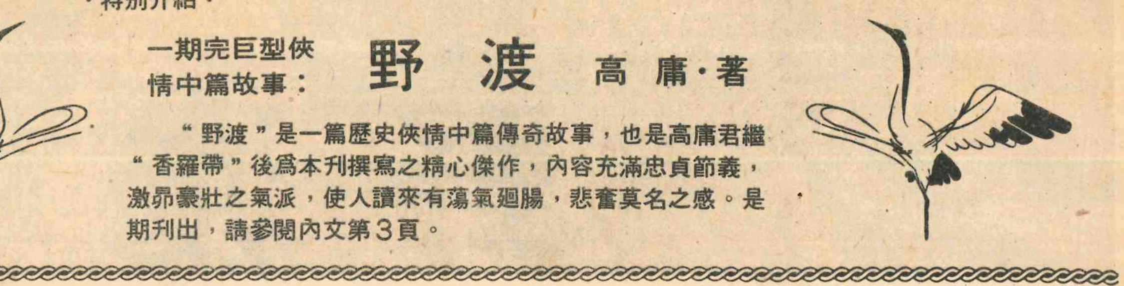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766





· 特別介紹 ·

一期完巨型俠情中篇故事：**野渡** 高庸·著

"野渡"是一篇歷史俠情中篇傳奇故事，也是高庸君繼"香羅帶"後爲本刊撰寫之精心傑作，內容充滿忠貞節義，激昂豪壯之氣派，使人讀來有蕩氣迴腸，悲奮莫名之感。是期刊出，請參閱內文第3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僑新字第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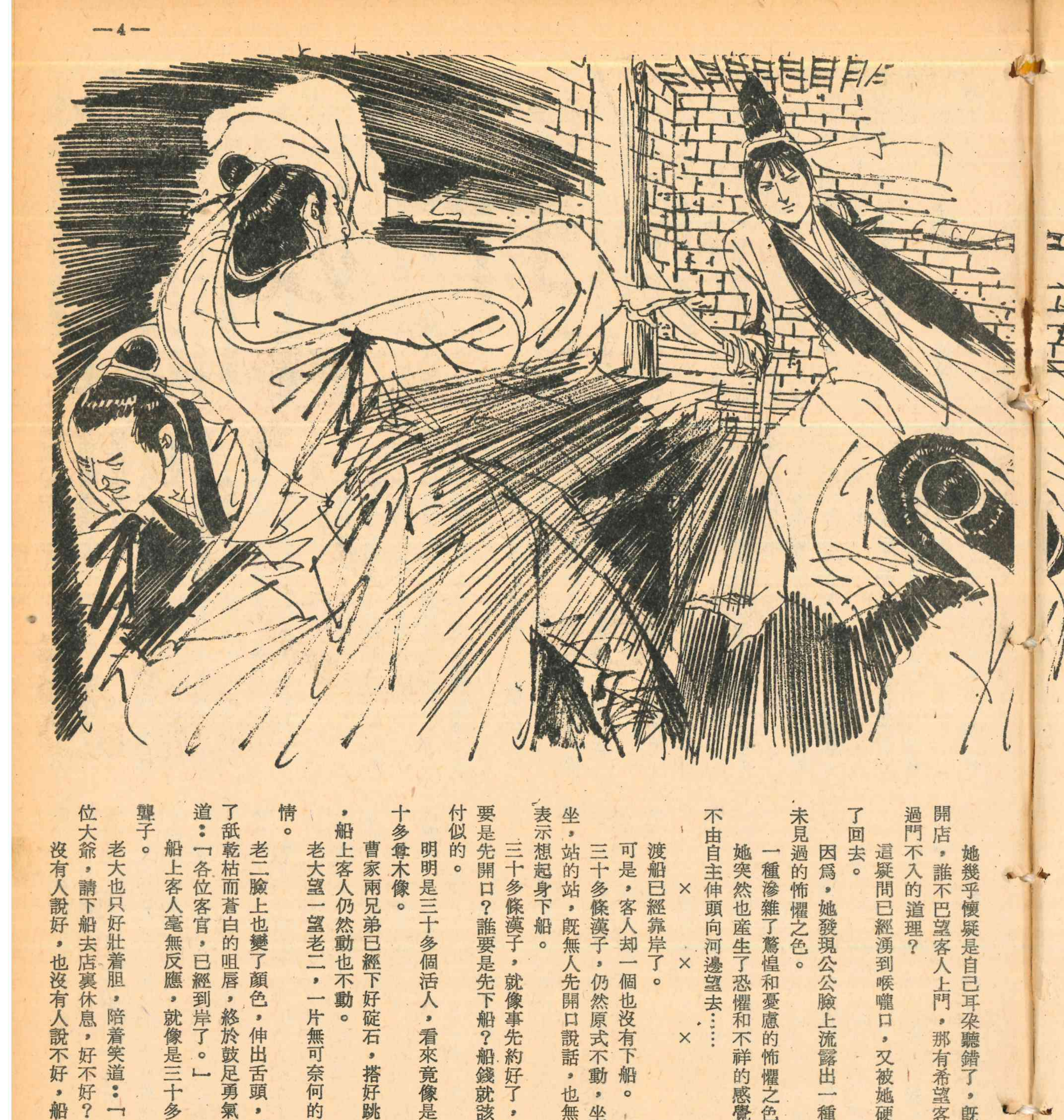
第76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冊港幣一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巨型中篇俠情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野渡



屍積如山阜 血流似紅潮

這是一處荒涼的渡口。

河水像一把刀，將蜿蜒的山路一切兩段，全靠曹家那條小木船，又把中斷的山路連接起來。

這渡口，就由曹老頭一家人經營着。不僅河裏那條船，北崗渡口還有一爿小小的酒店，都是曹家的人在掌管。

曹老頭管店舖，兩個兒子在河裏撐船，大媳婦當爐，二媳婦跑堂，後來二媳婦難產死了，才僱了個沒爹沒娘的小伙記長順充當跑堂打雜。

所以，人們索性就把這地方稱做「曹家渡口」。

曹老頭今年六十出頭了，圓圓胖胖的臉上，仍然紅光滿面，一團和氣。

儘管這兒並非通商要埠，能夠經營水陸碼頭，行船載客，設肆開店的，也絕不是普通人物。

曹老頭當然不是普通人，至少，他很精明，見識閱歷都很豐富，是個在風塵中打過滾的老江湖。

平時，來往曹家渡口的旅客並不多，只有趕集的日子比較熱鬧，那也大多是附近鄉間居民，幾張熟悉的面孔，就算閉上眼睛，曹老頭也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

可是，今天的情形却不同了。

× × ×

今天既不是節令，也非集期，然而，清晨第一趟渡船從對岸回來，就載來滿滿一船人。

平時一趟只能渡十來個人的小木船，這次竟載了兩倍不止，連船舷上都站了人，少說也有三十多。

奇怪的是，雖然超載，船身吃水却並不深，好像這三十多條漢子，全是稻草紮的一樣。

這些人，個個面目陌生，打扮也各不相同，有的穿着短袖薄衫，有的竟穿着厚重的皮袍子，有的很斯文，有的却像地獄中凶神惡煞。

顯然，這些人既非同行，也絕不是朋友，偏偏都搭上這清晨第一班渡船，偏偏都是由南岸往北岸，這就未免太巧了。

曹老頭正在店門口閑眺，渡船還沒攏岸，已看見船上的情形，不禁眉頭一皺，轉身便向店裏走。

小伙子長順蹲在門前生爐子，濃濃的黑烟，像烏雲似的籠罩着半個山坡。

大媳婦春娘，剛洗好菜，正清理着廚台。

曹老頭催促道：「別忙熱食，先準備酒和鹵味，客人就要上門了。」

春娘抬起頭，詫道：「一大早上門的客人，那有喝酒的？」

曹老頭道：「今天的客人跟平時不同，但願他們連冷酒也不喝，只是下船就走才好。」

春娘一怔，不覺張大了咀。

她幾乎懷疑是自己耳朶聽錯了，既然開店，誰不巴望客人上門，那有希望客人過門不入的道理？

這疑問已經湧到喉嚨口，又被她硬咽了回去。

因爲，她發現公公臉上流露出一種從未見過的怖懼之色。

一種滲雜了驚惶和憂慮的怖懼之色。

她突然也產生了恐懼和不祥的感覺，不由自主伸頭向河邊望去……

× × ×

渡船已經靠岸了。

可是，客人却一個也沒有下船。

三十多條漢子，仍然原式不動，坐的坐，站的站，既無人先開口說話，也無人表示想起身下船。

三十多條漢子，就像事先約好了，誰要是先開口？誰要是先下船？船錢就該誰付似的。

明明是三十多個活人，看來竟像是三十多尊木像。

曹家兩兄弟已經下好碇石，搭好跳板，船上客人仍然動也不動。

老大望一望老二，一片無可奈何的神情。

老二臉上也變了顏色，伸出舌頭，舐了舐乾枯而蒼白的咀唇，終於鼓足勇氣說道：「各位客官，已經到岸了。」

船上客人毫無反應，就像是三十多個聾子。

老大也只好壯着胆，陪着笑道：「各位大爺，請下船去店裏休息，好不好？」

沒有人說好，也沒有人說不好，船上就像坐着三十多個啞巴。

曹家哥兒倆只覺得背脊發麻，額頭上直冒冷汗。

這些人一大早就趕來過渡，連第二趟船也不願等，抵岸却不肯下船，難道一個個全是瘋子？

突然，坐在中艙的三個白衣人同時站了起來。

三人同樣面貌，同樣年紀，同樣打扮，甚至舉止動作也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胸前白衣上綉着三種飛禽。

一個綉的飛鷹。

一個綉的巨鵰。

另一個，却綉的是一隻貓頭鷹。

綉飛鷹的仰面看看天色，首先開口道：「時間還早得很。」

綉巨鵰的接道：「喝幾杯早酒也很不錯。」

綉貓頭鷹的道：「走！」

話出口，三條白影已同時破空飛起，上了河岸。

三個白衣人一走，其餘的人，也紛紛站起，爭先恐後的下了船，飛步向酒店趕去。

他們剛才誰也不肯先下船，現在却突然改變了主意，誰也不肯再留在船上。

這情形，就像小孩玩「搶位子」的遊戲，剛才坐在船上，怕座位被人搶走，現在又怕酒店裏的座位被別人捷足先得。

曹家兄弟長吁了一口氣，正準備抽跳板開船，再去南岸做第二趟擺渡，忽然發現船上還有一個人沒走。

那人盤膝坐在船尾，面向河心，背對

着山坡，使人無法看見他的面貌。

能看見的，只有他身上那件土灰色的粗布蔴衣，和頭頂上那灰色髮髻。

看來，此人年紀總在五旬以上，而且衣着簡陋，顯得頗爲窮困。

曹家老大見他只是個孤零零的窮老頭，胆量頓時又壯了許多，拍着船板叫道：「喂，老人家，該下船啦。」

蔴衣人沒有回頭，只淡淡的道：「爲甚麼？」

曹家老二道：「爲甚麼？這話倒問得挺新鮮，難道你不知道這是渡船？」

蔴衣人道：「是渡船又怎樣？」

曹家老二道：「渡船就得擺渡，咱們已經載你過來，還得去載旁的客人。」

蔴衣人搖一搖頭，說道：「你們不用去了。」

曹家老大忍不住笑道：「老人家眞會說笑話，咱們是靠擺渡生活的，總不能把船空停在這兒讓你坐着玩兒。」

蔴衣人道：「爲甚麼不？」

曹家老大道：「咱們要賺錢養家活口，有船不載客，誰給咱們渡錢？」

蔴衣人道：「我給。」

反手一揮，一個烏黑發亮的東西，直投入曹老大手中。

那東西體積不大，接在手裏硬硬圓圓的，上面猶有餘温。

細看，原來是塊鐵鑄的小圓牌，正面雕着七個虎頭圖形，排列成北斗七星狀，反面鏤着十個字。

曹家老大不認識字，茫然道：「這東西能當錢用？」

蔴衣人緩緩道：「不但能當錢用，還能買你們全家性命。」

×　×　×

太陽已經高掛在半空，屋子裏漸漸熱起來。

曹家小店樑矮簷低，尤其悶熱。

地方本來已不够寬敞，七八張小桌，突然擠了三十多條漢子，當然更熱。

曹老頭坐在櫃枱內，額上不停的冒着汗。

春娘當爐，早已汗透重衫。

小伙子長順要往來送酒送菜，擠進擠出，更是汗流浹背，混身都濕透了。

可是，那三十幾條漢子，儘管不停的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却沒有人流過一滴汗。

酒，一罈一罈向外搬，十多口酒罈已經見了底，竟看不出誰有半分酒意。

除了喝酒吃肉，很少人開口說話，即使說話，聲音也低得不能再低，匆匆數語，便停止了交談。

他們好像抱着同一個目的，好像都在等待甚麼，但彼此之間，顯然並不都是朋友。

曹老頭冷眼旁觀，額上的汗珠，更多了。

他看得出，這些人，都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他們等待的，也絕不是甚麼好事。

然而，他不明白，這些人爲甚麼偏偏選中了曹家渡口？偏偏看上了這荒涼冷僻的地方？

艱苦建立的家業，得來非易，他只能默求上蒼保佑這批瘟神早些吃飽喝足，早些走，越早越好。

無奈天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店裏這些人，就像屁股上塗了漿糊，根本沒有起身離去的意思，店外却又來了一個人。

這人才到店門口，裏面三十多條漢子突然都停了吃喝，不約而同，發出一聲輕噫！

敢情，來的是個花朵般的美嬌娘。

這妞兒好美，也好惹眼。

瞧那雪白的臉蛋，滾圓的大眼睛，修長的身裁，纖細的腰肢，穿一身大紅色短衫長褲，一雙大紅綉花鞋，頭上盤着長長的髮辮，手裏拿着個長長的紅布包袱。

看模樣，大約二十二，三歲，混身上下，一片鮮紅，眞像一朵正在盛開的玫瑰花。

難怪店裏三十多條漢子，眼睛全都直了。

曹老頭連忙從櫃枱裏擠出來，迎了上去，笑着道：「姑娘，你是想過渡？還是要打尖？」

紅衣女沒回答他的話，却向店裏望了望，一伸舌尖，道：「哇！好熱鬧呢。」

曹老頭忙道：「是的，小店已經客滿了，實在對不起。」

他一邊說，一邊不住的向紅衣女遞眼色，希望她趕快離開，千萬別沾惹那些江湖人物。

紅衣女却好像沒有看見，皺皺眉道：「我走了十幾里路，腿都疲死了，就不能騰出個位子讓我休息休息嗎？」

曹老頭壓低聲音道：「姑娘，實在對不起，你最好再辛苦幾步，繞過那邊山腰，就有店舖了，那兒菜比咱們這裏的好，地方也比咱們這裏寬敞，姑娘請過那邊去吧……」

話沒說完，店裏忽然响起一聲震耳大笑，道：「他奶奶的，這倒是奇聞，客人上門，居然硬往外推，還誇別家手藝比自己好，老子眞是第一次碰見這種怪事。」

說話的是個又高又壯，宛如半截鐵塔似的大漢，滿臉虬髯，就坐在離店門不遠處一張桌上。

同桌還有四人，個個體壯如牛，神情慓悍，胳膊都像別人大腿一般粗細。

這五條大漢擠坐在一張小桌子上，看去就像一座人山，其中任何一個，都比紅衣女高大了一倍不止。

紅衣女側着頭看了看，居然毫無畏怯的意思，還朝那發話的虬髯大漢露齒一笑，道：「可不是，我也覺得這位掌櫃好奇怪，倒像怕我白吃白喝不給銀子似的。」

搭訕的就怕女人不開口，紅衣女這一番笑語，恍如春風解凍，說得滿屋子男人都笑了。

虬髯大漢尤其得意，胸脯拍得震天價响，道：「小妞，別信那糟老頭的，你儘管放鬆褲帶吃喝，多少銀子全算俺牛大爺的帳。」

曹老頭可急了，又低聲道：「姑娘，我是好意，小店的確已經客滿了。」

那虬髯大漢接口道：「沒關係，小妞，你來咱們這張桌子坐，大家擠一擠暖和些。」

紅衣女眼角斜瞟，嫣然一笑，道：「

眞的嗎？」

虬髯大漢道：「誰哄你，誰就是狗養的。」

回頭向同桌四人揮手，道：「兄弟，朝裏挪挪屁股，讓個位子出來。」

那四人一邊笑，一邊擠，果然騰出一個座位。

紅衣女郎也不客氣，提着包袱跨了進來。

滿屋子人都呆呆望着那裹在大紅衫褲中，欵擺移動的胴體，有的直嚥饞涎，有的不禁對那五條大漢投以羨慕的眼光。

其中有些人，一定正懊悔自己沒有及時搭訕，才讓一朵鮮花，插在那五堆臭牛屎堆裏。

紅衣女泰然自若的坐了下來，含笑向五條大漢道：「諸位眞是好人，這年頭，像諸位這樣的好心人實在不多了。」

虬髯大漢大笑道：「不錯，你今天遇上咱們兄弟，就算你走運了，你想吃啥？喝啥？儘管吩咐伙計，咱們兄弟請客，全包到底。」

紅衣女道：「那我先謝謝啦。」

虬髯大漢道：「不用客氣，咱們嶗山牛家兄弟，外貌雖然粗些，却最懂得憐香惜玉。」

紅衣女哦了一聲，道：「原來諸位是遠從山東來的。」

虬髯大漢揚眉道：「山東人都是直爽漢子，一根腸子通到底，你聽過景陽岡打虎的武松麼？他就是咱們山東人。」

紅衣女笑着道：「不錯，我還聽過武松有個嫡親哥哥，名叫武大郎，他也是山東人。」

虬髯大漢臉上一熱，沒言語了。

滿屋子人却哄然大笑起來。

紅衣女扭頭四顧，道：「怎麼？難道我說錯了嗎？」

虬髯大漢尷尬的笑道：「沒錯，沒錯……咱們不談這個。小妞，你要吃啥？早些吩咐伙計送來。」

紅衣女道：「你眞的要請客？」

虬髯大漢道：「當然，大丈夫說話豈能不算數。」

紅衣女微微一笑，道：「好，我只要兩件東西。」

虬髯大漢立即向長順招手道：「伙計，過來聽着，弄錯了一樣，老子就撕下你一隻耳朶。」

長順早就在旁邊等着了，忙道：「姑娘，你想吃點甚麼？」

紅衣女豎起兩個指頭，緩緩道：「我要一壺冷酒，還要一塊磨刀石。」

×　×

冷酒，磨刀石。

嶗山五兄弟怔住了。

滿屋子的人全怔住了。

長順還怕自己沒聽淸楚，又問道：「姑娘要吃磨刀石？」

紅衣女嫣然笑道：「傻瓜，磨刀石怎麼能吃，那是用來磨刀的，譬如你們厨房裏的菜刀鈍了，切不動菜了，不是要用一塊長長的石頭把它磨鋒利麼，我說的就是那塊石頭。」

長順吶吶地道：「可是，姑娘要那石頭……」

紅衣女道：「難道你們連磨刀石都沒有？」

長順吶吶地道：「有是有，不過……不過……」

他實在不明白這位嬌滴滴的姑娘要磨刀石做什麼，只好求助的望望櫃枱裏的曹老頭。

曹老頭還沒來得及表示，紅衣女已接口道：「有就快些拿來，可別忘了這位大爺剛才的話，弄錯了要撕耳朶的。」

長順看看虬髯大漢，再摸摸自己的耳朶，連忙答應着去了。

那虬髯大漢突然也摸摸自己的耳朶，彷彿紅衣女那最後一句話，竟是說給自己聽的。

他也突然發覺自己弄錯了。

×　×

冷酒和磨刀石全送來了。

紅衣女將酒淋在磨刀石上，然後緩緩解開那隻紅布包。

她解得很慢，很仔細，鼻子裏還輕輕哼着小調，顯得心情十分愉快，就好像少女在拆解情人贈送的禮物。

滿屋子的人都屛息靜氣注視着她的雙手，隨着那十個纖巧指頭的轉動，人人的心跳幾乎都已停止。

說不出爲什麼，大家都忽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一旦那包袱解開，很可能就會有驚人的事將要發生。

牛家兄弟臉上已變了顏色，十隻眼睛瞪得像十個銅鈴，瞬也不瞬望着那紅布包袱。

包袱狹長而沉重，裏面很可能是件兵刄。

在座都是身懷武功的高手，難道會畏懼區區一柄兵刄？

當然不會。

使他們畏懼的，是那紅衣女的神情和她哼着的小調。

那神情，那小調，使他們突然想起一個人。

一個江湖中人人聞名喪胆的女人。

辣手小紅娘。

×　×

很多人都聽過「辣手小紅娘」的名號，但很少人見過她的面貌。

因爲，見過她的人，迄今仍活在世上的已經不多了。

據江湖傳說，「辣手小紅娘」有三大嗜好。

一是殺人如蔴，心狠手辣。

二是喜穿紅色衣服，尤其紅得像血的顏色。

三是偏愛西廂記，書中的詞曲莫不稔熟，每當要動手殺人的時候，總愛哼上幾段西廂記的鼓詞兒。

現在，紅衣女哼的，正是「張生月下跳粉牆」的一段——隔牆花又低，迎風戶半拴，偷香手段今番按，怕牆高怎把龍門跳，嫌花密難將仙桂攀，放心去，休辭憚，你若不去呵，望穿她盈盈秋水，蹙損她淡淡春山。

這本來是充滿綺麗風光，旣温馨，又香艷的一段曲子，聽在衆人耳朶裏，却令人毛骨悚然，遍體冷汗。

×　×

包袱解開，裏面果然是一把刀。

紅衣女拔刀出鞘，一片森冷的刀光，映着她雪白嬌嫩的臉蛋。

她嫵媚的笑了，輕挽羅袖，開始緩緩磨刀。

滿屋子人都瞠目望着她，六七十隻眼睛，都隨着移動的刀身而轉動。

許多人的臉，也變得像刀光一樣的慘白。

紅衣女熟練的磨着刀，口裏却輕輕唸道：「脫我綺羅衫，着我血衣裳，挽我紅綾袖，磨刀霍霍向猪羊。」

輕盈的動作，嫵媚的笑容，看來就像一個愉快的小媳婦，正在廚下調理饍事。

滿屋子人，心都在往下沉落。

虬髯大漢突然抱拳道：「姑娘莫非就是名聞江湖的……」

紅衣女道：「我叫小妞，千萬別稱我姑娘，弄錯了當心被撕下耳朶。」

她臉上笑靨依舊，語氣却冷得可以凍死人，一面仍在磨着刀，看也沒看虬髯大漢一眼。

虬髯大漢接不上話，只得嗒然垂下了頭。

同桌另一大漢又道：「咱們兄弟遠從山東來，沒見過姑娘金面，常言說：不知者不罪……」

紅衣女道：「諸位是打虎英雄武松的同鄉，武松什麼時候向女人認過錯？」

那大漢嚥了一口唾沫，也不說話了。

紅衣女却笑了笑，道：「天氣並不熱嘛，諸位幹嘛直淌汗？敢情是人多擠着太暖和了？」

可不是，何止牛家兄弟，滿屋子的人誰不在淌汗，但那是冷汗，絕不是熱出來的。

紅衣女的刀已經磨好了，忽然一伸手，從虬髯大漢臉上拔下了兩根鬍鬚，橫放在刃口上，輕輕一吹，立成四段。

虬髯大漢本想呼痛，才張口，又急忙忍住。

紅衣女笑問道：「疼嗎？」

虬髯大漢連連搖頭，道：「不疼，不疼！」

紅衣女道：「刀够快了吧？」

虬髯大漢忙又點頭，道：「快！够快了。」

紅衣女道：「剛才，好像聽你們說過，嶗山牛家兄弟最懂得憐香惜玉，是眞的麼？」

虬髯大漢道：「是，是眞的。」

紅衣女將刀放在桌上，緩緩舒臂，伸了個懶腰，笑道：「如果現在我解鬆褲帶，你們請我吃什麼？」

虬髯大漢道：「這——」

他突然發覺紅衣女笑得好邪門，包含在笑意中的，竟是森森殺氣。

看來，一場生死之搏，已經絕難避免了。

既然無法委屈求全，目光一掃同桌四人，突然飛起一拳，直向着紅衣女劈面擂去。

牛家兄弟心意相通，虬髯大漢一出手，其餘四人也同時發動。

拳頭，短刀，鋼鞭……一齊出手，雨點般向紅衣女洒落。

這情形，已經不能稱爲搏鬥，五條大漢宛如餓虎撲羊對付一個女子，別說動兵刃，擠也能把她活活擠死。

紅衣女竟然坐在原位上動也不動，只冷冷哼了一聲，舉手一拍桌面，那把刀立刻應聲彈起，到了紅衣女手中。

刀光一閃，冷電般的寒芒繞身疾轉了半匝。

牛家兄弟突然僵住不動了，握拳的仍然握着拳，挺刀的仍然挺着刀，掄鞭的仍然掄着鞭……

只是，五顆斗大的人頭，已經滾落地上。

紅衣女站起身子，揮了揮衣袖，五具無頭屍體才砰然倒地。

隨着屍體摔倒的聲音，滿屋子人都嚇得從座位上跳了起來。

其中只有三個人坐着沒動。

就是那三個面貌相同，年紀相同，衣着相同，胸前銹着三種飛禽的白衣人。

曹家小店僅有兩道門戶。

一是前門，可通山道和渡口碼頭，另一道後門，可通天井和後屋臥房。

辣手小紅娘在前門。

三名白衣人却坐在緊靠後門的一張桌子上。

辣手小紅娘刀劈牛家五兄弟，店裏衆人全都魂飛胆落，只有他們仍然端坐未動，就像根本沒有看見。

辣手小紅娘冷峻的目光在衆人臉上掃過，緩緩道：「哦……巢湖盤龍寨，武夷四醜城，仙霞六友，巫山一霸天……嘿嘿，好一場盛會，南七省綠林道上知名的高人全到齊了嘛。」

站得最近的兩人，正是巢湖盤龍寨正副兩位總寨主，一名柯猛，一個名叫于宏志。

柯猛連忙欠身施禮，道：「姑娘，咱們兄弟倆可沒敢開過口，更沒敢招惹姑娘生氣。」

辣手小紅娘淡淡一笑，道：「我也沒說你們招惹了我，可是，萬丈高樓由地起，我總得找個距離最近的開頭，你們說是不是？」

于宏志駭然驚聲道：「姑娘的意思，是——」

辣手小紅娘笑道：「沒有什麼意思，只不過想借你們給站在後面的人，做個榜樣。」

笑語中，刀光一捲，兩顆頭顱應刀飛起。

辣手小紅娘左手疾抄，將兩顆血淋淋的人頭平放在桌上，然後向另外四個醜漢子露齒一笑，道：「怎麼樣？四位城主覺得這一刀還差强人意吧？」

武夷四醜城的四位城主已經心驚胆裂，腿都攤軟了。

「噗通」一聲，四個人都跪倒地上，連連磕頭道：「姑娘開恩饒命，我們願意立即返回武夷，永不再踏入江湖——」

辣手小紅娘道：「別這樣沒出息，男兒膝下有黃金，豈能低頭跪婦人。」

四醜同聲道：「只要姑娘開恩，你就是我們的親姑奶奶，親祖宗。」

辣手小紅娘掩口笑道：「那可不敢當，俗話說：醜人多作怪。看來你們的花招

當眞不少。」

四醜道：「姑娘明鑒，我們眞的是誠心誠意，絕不敢有半點花招。」

辣手小紅娘道：「你們稱霸閩贛，不是挺跋扈，挺威風的嗎？怎麼這會兒又裝得這樣可憐了？」

四醜道：「我們知道錯了，今後一定痛改前非。」

辣手小紅娘搖頭道：「那兒還有什麼今後，我若放過你們，對盤龍寨兩位寨主怎好交待。」

話落，刀光又起。

四醜突然跳了起來，拔脚就跑。

剛奔出店門外五六步，忽又一齊仆倒地上。

衆人這才看清楚，原來四醜的身子已攔腰斬斷，變成了八截。

× ×

森冷的刀鋒上，看不見一滴血。

血，在辣手小紅娘的眼睛裏。

她三次出刀，連殺十一名黑道高手，已經殺紅了眼。

可是，她臉上的笑容始終沒有消失過，仍然笑得那麼美，那麼甜。

甜美的笑容，忽然停留在六個文士打扮的人身上，緩緩道：「久聞仙霞六友倜儻風流，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仙霞六友已經嚇呆了，聽了這句話，才發覺自己正距離辣手小紅娘「最近」。

六個人，心裏同時一寒，急忙想往後退。

辣手小紅娘笑道：「現在想退，已經來不及了。」

仙霞六友情知哀求也沒有用，把心一橫，同時拔出了兵刃。

辣手小紅娘點點頭道：「對，這樣才像個男子漢，縱或是死也死得英雄些。」

六友中的老大，是個白淨面皮的中年文士，名叫「鐵扇子」陳桐，刷的抖開了鐵骨扇，先護住前胸要害，沉聲道：「姑娘，我們跟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難道姑娘眞的存心要把此地的人，全部斬盡殺絕？」

辣手小紅娘答道：「依你猜呢？」

陳桐道：「仙霞六友自知不是姑娘的敵手，但姑娘若決心斬盡殺絕，說不得，只有捨命一拚。」

辣手小紅娘道：「拚不拚反正都是死，不過，你們能有這份勇氣，總是值得佩服的。」

陳桐道：「姑娘說這話，未免太狂了，仙霞六友縱或微不足道，在場還有二十餘位高人，如果大家同仇敵愾，聯手自衞，姑娘未必便能穩操勝劵。」

辣手小紅娘聳聳肩，道：「那就得試一試才知道了，其實，在我看來，六個人跟二十六個人並沒有什麼分別，人多一齊上，反而省得我多費幾次手脚。」

陳桐側跨一步，大聲道：「諸位同道聽清楚了沒有？這位姑娘話已經說得够明白，絕不會留下一個活口，與其束手待斃，最後仍難逃一死，大家何不齊心聯手，或許還有一綫生機。」

衆人早就聽得一清二楚了，只是，黑道中人私心最重，誰也不願意在這種節骨眼上首先出頭，得罪辣手小紅娘。

只有巫山一霸靳破天生性魯莽，手提白骨槌，挺身而出。

辣手小紅娘點頭笑道：「很好，靳老大不愧是血性漢子，慷慨赴死，壯志可嘉，還有那一位不甘落在人後的嗎？」

後面雖有幾人也躍躍欲動，聽了這話不由自主又縮了回去。

這些人並非沒有捨命一拚的胆量，而是心存僥倖，希望仙霞六友先打頭陣，要死讓仙霞六友先死，要逃最好自己先逃。

靳破天一時衝動挺身而出，回頭見衆人都沒有動靜，不覺又感到後悔，再想退回去，已經來不及了。

只得硬着頭皮，抱拳一拱，道：「在下並非搶着出頭，只是有句話，想向姑娘請教。」

辣手小紅娘道：「靳老大一向豪邁，怎麼今天變得如此斯文了，有話請直說，千萬別客氣。」

靳破天道：「咱們跟姑娘，井水不犯河水，究竟爲了什麼，姑娘非置咱們於死地不可？」

辣手小紅娘笑了，斜目而覷道：「靳老大，你是眞不明白？還是明知故問？」

靳破天道：「在下是眞的不明白。」

辣手小紅娘道：「那麼，我也請教靳老大一件事，諸位不早不晚，偏偏在今天這個時候，不約而同都趕到曹家渡口來，又是爲了什麼？」

「這……」靳破天遲疑了一下，道：「其中緣故，在下就算不說出來，相信姑娘也已經知道了。」

辣手小紅娘笑道：「是嗎？那我來這兒的目的，即使不說出來，諸位也該想得到了。」

靳破天道：「這麼說，姑娘是石孝先的朋友？」

辣手小紅娘搖搖頭，道：「我跟他素不相識，談不上朋友兩個字。」

靳破天道：「那想必是石家鏢局禮聘來的帮手？」

辣手小紅娘撇撇嘴角，道：「憑他石家鏢局那點資財聲望，還請不動我。」

靳破天道：「然則姑娘來意是——」

辣手小紅娘道：「老實告訴你吧，你們是爲什麼來的，我也是爲什麼來的，祇不過，我跟你們的主意有點兒不同。」

靳破天眼睛一亮，欣然道：「姑娘既是跟咱們同樣目的，那就好商量了，反正這一票紅貨，爲數頗鉅，大家何妨開誠合作……」

辣手小紅娘搖頭道：「我不想跟任何人合作。」

靳破天道：「不合作也可以，咱們都願意追隨姑娘，以姑娘馬首是瞻，只求事成後能分潤少許餘額，任憑姑娘賞賜多少，於願已足。」

辣手小紅娘又搖頭道：「我也不想分潤任何人。」

靳破天乾笑道：「姑娘若不願分潤，那也容易，咱們現在告退，絕不再插手這票紅貨。」

辣手小紅娘道：「我也不打算讓任何人走。」

「這——」靳破天臉上的笑容僵住，再也說不出話來。

辣手小紅娘道：「這就是我跟你們主意不同的地方，我一向做事不需幫手，也不想讓見過我的人事後去對外宣揚，那樣會斷了我的下次財路。」

斬破天駭然變色，張大了嘴，却發不出聲音。

辣手小紅娘嫵媚的笑道：「你是不是想對我說：『姑娘請放心，我們絕不會對外宣揚。』是嗎？」

斬破天連連點頭，終於鼓足氣力吐出一句話：「請姑娘相信咱們……」

辣手小紅娘輕嘆了一口氣，道：「我倒願意相信你們，可惜我手中這把刀，却從不相信任何人。」

話聲甫落，寒光已飛閃而出。

斬破天一聲慘呼還沒出口，整個身體已被從頭至股，劈成了兩半。

只這麼一刹眼間，斬破天竟變成了斬「破人」。

仙霞六友看得心胆俱裂，陳桐急發一聲呼嘯，鐵骨扇刷的一收，人已疾急飛身躍起。

就在他身子離地的刹那，扇上三十六根鐵骨，突然化作一蓬骨針，向辣手小紅娘迎面射去。

其餘五個人也紛紛出手，有的判官筆內發出棗核釘，有的劍身中射出連弩，有的洒出金錢鏢，有的打出袖箭……

仙霞六友，都是暗器名家，出手之後，各自騰身飛縱，分由六個不同的方向逃走。

他們也想到，暗器未必能傷得了辣手小紅娘，但在如雨點般暗器攢射之下，辣手小紅娘要想分頭攔截六個人，當然也同樣辦不到。

六個人中，只要有一二人逃脫，他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暗器如暴雨摧花，人影如勁矢破空。

辣手小紅娘既未攔截，也沒有追擊，只將刀身展動，迎向那漫空射來的暗器。

暗器射在刀身上，發出一連串叮叮噹噹脆響，宛如一首悅耳的音樂。

棗核釘，鐵骨針，金錢鏢，連環弩，飛刀，袖箭……分由四面八方，匯射向一點，又像夜間爆開的烟花般，射向四面八方。

已經飛掠出丈餘外的仙霞六友，却突然從半空中直摔下來。

六個活人，成了六具屍體。

各種暗器全部物歸原主——發棗核釘的，被棗核釘貫穿咽喉；用鐵骨針的，被鐵骨針插入肺腑；洒金錢鏢的滿身洞孔；射袖箭的變成了刺蝟……

辣手小紅娘仍然站在原地動也沒動，臉上笑靨仍然那麼美，那麼甜。

店裏還剩下十幾個人，全都嚇傻了。

× ×

十幾雙眼睛，驚恐的，望着辣手小紅娘。

十幾雙手，緊緊揑着一手冷汗。

十幾顆心，幾乎已停止了跳動。

辣手小紅娘低頭看看手中寶刀，忽又唱道：「非是我貪，不是我敢，知他怎生喚做打參，大踏步直殺入虎窟龍潭……」

才唱到這裏，不知是誰突然發出一聲驚呼，轉身向店後奔去。

其餘的人也同時返身回奔，瘋狂般衝向後門。

現在，大家只有一個相同的想法，那想法就是——誰逃得最快，誰才有活命的希望。

店內本已狹窄，又被翻倒的桌椅堵塞了通路，衆人心急逃命，在前面的唯恐落後，在後面的只想搶先，爲了活命，有些人，竟不惜揮刀砍殺，企圖能殺開一條血路。

辣手小紅娘沒有追趕，却順手從桌上抓起一把竹筷，向上一抛，展刀飛劈。

竹筷被刀光一絞，一斷爲二，二變成四，宛如狂風驟雨般，射向那些奔逃的人羣。

慘叫聲應手而起，那逃得稍慢的，紛紛兵刃脫手，中籤倒地。

辣手小紅娘似乎對那種兵刃撞擊墮地的聲音具有偏愛，含笑唱道：「莫不是步搖得寶髻玲瓏？莫不是裙拖得環珮玎咚？莫不是鐵馬兒簷前驟風？莫不是金鈎雙控，吉叮璫鼓響簾櫳？」

曼妙的詞曲聲中，十幾名奔逃的漢子喪亡大半，衝到小店後門的，已經所剩無幾了。

就在這時候，三名白衣人突然出手。

誰也想不到後門有人埋伏，三名白衣人手裏也沒有兵刃，只見他們一揚手，袖中竟飛出寒光，當者莫不胸腹洞穿，倒地而死。

接連幾聲慘呼，僅餘的幾個人也倒了下去。

曹家小店內外，橫屍遍地，宛如屠場般。

三名白衣人整一整衣衫，踏着死屍走了過來，併肩站在辣手小紅娘面前。

辣手小紅娘看看三人胸衣上所綉飛禽，臉色不禁一變。

但轉瞬間，又恢復了鎭定，擧手理理鬢髮，含笑道：「連百禽宮的人也來了，敢情這票紅貨的價值果眞不小嘛。」

綉飛鷹的白衣人拱手道：「咱們是奉宮主之命，專程爲姑娘而來。」

綉亘鵰的立刻接道：「敝宮主料定姑娘會在此地露面，特命咱們在此恭候。」

綉貓頭鷹的道：「宮主車駕就在附近，請姑娘隨咱們去一趟。」

三人輪流發言，語氣却完全相同，就像從一個人口裏說出來。

由此可見，這三人必然心意相通，熟諳合擊之術。

辣手小紅娘似乎有些意外，說道：「爲了一票紅貨，百禽宮宮主竟然親自趕來了？」

綉飛鷹的道：「宮主此來，非僅只爲那票紅貨，同時也是爲了要見見姑娘。」

辣手小紅娘說道：「哦！那又是爲什麼？」

綉亘鵰的說道：「只因咱們少主仰慕姑娘武功超凡，風華絕代，渴欲與姑娘一唔。」

辣手小紅娘詫異道：「你們少主見過我？」

綉貓頭鷹的道：「少主雖未見過姑娘，却已因思念姑娘成疾，如今病勢十分沉重，所以務必請姑娘撥冗賜見一面。」

辣手小紅娘忽然臉紅了。

她平生殺人如蔴，心狠手辣，只有在殺得性起時，眼珠子會發紅，可從來不知道臉紅是什麼滋味。

現在她居然臉紅了，那是因爲三名白衣人話說得太露骨，太不够含蓄。

女人沒有不喜歡被異性讚美傾慕的，但像這樣直統統當面說出來，却使人縱有七分喜悅，也難免有三分羞惱。

辣手小紅娘羞惱成怒，怒極反笑，挑了挑眉，道：「這麼說，你們少主很喜歡我了？」

綉飛鷹的道：「正是如此。」

他答得挺快，敢情並未發覺對方的語氣已經不善。

辣手小紅娘哼了一聲，說道：「能被堂堂百禽宮少宮主看中，這眞是莫大的榮幸。」

綉亘鵰的道：「這是少主和姑娘有緣，所以……」

辣手小紅娘搶着道：「所以，我應該受寵若驚，趕緊去向他叩謝封誥，然後就乖乖做百禽宮的嬪妃，將來老宮主一死，我就是娘娘，再等少宮主也死了，我就變成太后，對不對？」

第三名綉貓頭鷹的白衣人越聽越不妙，急道：「姑娘誤會了——」

辣手小紅娘突然仰天大笑，唱道：「不是俺一家兒喬坐衙，說幾句衷腸話，我則道你文學海樣深，誰知道你色胆有天來大。」

三名白衣人大驚失色，不約而同道：「姑娘且慢動手，聽咱們解釋——」

辣手小紅娘那還有心情聽他們解釋，寒光一閃，刀已出手。

三名白衣人的武功，却不是泛泛之輩，三人同時一錯身，同時揚手，「錚」的一聲響，手中突然多了三柄細窄狹長的軟劍。

三劍交叉斜擧，竟然將辣手小紅娘的刀身架住。

辣手小紅娘神色微變，冷笑道：「百禽宮的袖中藏劍，果然名不虛傳。」

腕間一抖一收，耀眼的刀光突然一化爲三，分向三人劈出。

三名白衣人急忙撤劍旋身，三柄劍車輪般一個疾轉，三條人影各自踉蹌退出四五步。

刀光劍影一觸即分，白衣上洒落幾縷鮮血。

綉飛鷹的左耳不翼而飛。

綉亘鵰的胸前破了半尺長一道裂口。

綉貓頭鷹的傷得最輕，右邊眉毛被刀風削去一片油皮，雖未見血，眉毛却少了半截。

辣手小紅娘緩緩道：「姑念你們是奉命行事，姑娘刀下破例留一次活口，回去轉告你們宮主，等這兒事完以後，他不找我，我也會找上百禽宮去。」

綉飛鷹的道：「姑娘既然傷了百禽宮門下，石家鏢局這票紅貨，就別想能順利得手了。」

辣手小紅娘道：「那是我的事。」

綉亘鵰的道：「咱們宮主本來有意助姑娘取鏢，是姑娘錯會好意，不領百禽宮這份情，逼咱們反助石孝先。」

辣手小紅娘淡淡一笑，道：「那是你們的事。」

綉貓頭鷹的大聲道：「你自恃武功，目中無人，將來一定會後悔。」

辣手小紅娘道：「那是將來的事。」

臉色一沉，接着道：「你們如果不走，現在就要後悔了。」

三名白衣人，不敢再說，飛步出店而去。

紅娘裝陷阱　三俠入牢籠

紅日當空，時已近午。

辣手小紅娘望望天色，再看看滿地死屍，不禁皺了皺眉。

「店家！」

叫了兩聲，無人回應。

其實，曹老頭一家都平安無恙，只不過被剛才一番砍殺嚇傻了，躲在櫃枱角落裏，誰還敢應聲出來。

辣手小紅娘喃喃道：「看來人已經死光了，不如索性放一把火，連屋子帶屍全燒了吧。」

話才說完，曹老頭已經連滾帶爬奔了出來，哀叫道：「姑娘，千萬燒不得，求求你，千萬燒不得。」

辣手小紅娘忍不住笑道：「好一個糟老頭，看來這破屋子比你性命還重要？」

曹老頭連連磕頭道：「小人已經六十多歲了，一輩子就剩下這幾間破屋，還想留給兒孫遮風躲雨，姑娘，求你殺了我吧，千萬別放火燒房子。」

辣手小紅娘點點頭，道：「好！你起來，我不燒你的房子，也不殺你們，可是你們得替我做點事。」

曹老頭道：「只要姑娘能饒過咱們，做什麼咱們都情願。」

辣手小紅娘道：「你家裏總共有幾口子人？」

曹老頭道：「小人還有兩個兒子，一個媳婦，一個小伙計，老小五個。」

辣手小紅娘道：「都在櫃枱裏麼？」

曹老頭道：「都在。」

辣手小紅娘道：「你把他們全叫出來，先在屋後掘個大坑，把這些屍首埋了，然後把血漬清洗乾淨，桌椅也整頓復原，要像什麼事都跟沒有發生過的樣子。」

她說一句，曹老頭就應一聲，心裏却不明白她要幹什麼，口裏又不敢問。

辣手小紅娘道：「等一會，有一隊鏢局達官爺，要押着鏢由這兒經過，他們來的時候，要好好招待，不許露出驚慌失措的樣子，更不准亂說話。」

曹老頭道：「是。」

辣手小紅娘道：「從現在開始，我也在廚房幫忙做菜，如果他們問起，你就說我也是你媳婦。」

曹老頭道：「是……啊，不，不，小人可當不起……」

辣手小紅娘笑道：「那就說我是你的女兒也可以，反正，一切都要自自然然，不能有任何破綻，你聽明白了嗎？」

曹老頭連聲道：「明白了，就這麼簡單？」

辣手小紅娘道：「不錯，就這麼簡單，如果你們做得好，事過以後，我會給你

們一筆重重的賞錢，足够你們舒舒服服過一輩子，再也不用擺渡開小店了。」

曹老頭道：「小人不敢盼望賞錢，只求姑娘高抬貴手，饒過小人一家就心滿意足了。」

辣手小紅娘道：「可是，你們若露了半點破綻，壞了我的事，你知道我會怎麼樣？」

曹老頭忙道：「姑娘請放心，小人絕對不敢壞姑娘的事。」

辣手小紅娘冷冷一笑，道：「那就最好。」

她好像有些疲倦，打個呵欠，在桌邊坐了下來，將那柄剛殺過人的刀，重又包進紅布包袱裏。

曹老頭急忙喚出兒媳和小伙計長順，匆匆動手掩埋屍體，清理店房。

男女老小總共五個人，要掩埋三十多具屍首，本已十分吃力，加以曹老頭年邁，長順又太小，媳婦春娘是個婦道人家，幾曾見過這樣滿屋子血淋淋的死屍，手脚全軟了，那兒帮得上忙。

眞正能動手幹活的，只不過曹家兄弟兩人而已。

看看已經晌午，屍體才掩埋了一半。

辣手小紅娘皺眉道：「時間來不及了，剩下的屍體暫時別掩埋，先搬進後面屋子裏堆着。」

曹家老大正抗着兩具屍體向外走，聽了這話，連忙轉身回來。

就在他轉身的時候，懷裏忽然掉出一樣東西。

那是個烏黑發亮的小圓牌，落地後直向前滾，恰巧滾到辣手小紅娘腳邊停住。

辣手小紅娘順手檢了起來，才一看，臉突然變色。

那小圓牌正面鏤着七個虎頭，排列成七星形狀，反面刻着十個字：

「虎頭列七星，見令如見人。」

辣手小紅娘的手忽然顫抖起來，臉色一片蒼白，額上也冒出了冷汗。

對這個毫不起眼的小圓牌，她似有太多的恐懼，就像那圓牌上鏤刻的不是七個虎頭，而是七道制人死命的符咒。

曹家老大也呆住了，他怎麼也不明白，一個殺人如蔴的女强盜，怎會對一面小鐵牌如此驚惶畏怯？

難道那送他圓牌的蔴衣人，是個更凶惡的强盜？

辣手小紅娘一長身跳了起來，左手飛快地抓住曹家老大的衣領，右手緊緊捏着那塊小圓牌，直湊到他的鼻尖上，低喝道：「這東西是從那兒得來的？快說！」

曹家老大結結巴巴道：「是……是一個客人……給我當……當船錢的……」

辣手小紅娘沉聲道：「那人呢？」

曹家老大向渡口呶呶嘴，道：「還，還在船上……」

話猶未完，辣手小紅娘已經風一般捲出店門，向渡口如飛而去。

× × ×

渡船仍泊在岸邊。

蔴衣人也仍在渡船上。

他仍然面向河心，背朝河岸，盤膝坐在艙板上，紋風不動，就像一尊木人。

辣手小紅娘來勢如瘋，人近船傍，卻突然頓住了身形，在離船五尺外，就停了下來。

兩道冷電般的目光，瞬也不瞬凝視着蔴衣人的背影，好半晌，才輕咳了一聲：

「嗯哼！」

蔴衣人沒有開口，也沒有回頭，就像根本沒有聽見。

辣手小紅娘等了片刻，拱拱手道：「閣下身懷『虎頭七星令』，敢問是——」

蔴衣人仍然不答。

辣手小紅娘又道：「這麼說，閣下就是易北斗易老前輩了？」

蔴衣人毫無反應，既未承認，也沒有否認。

辣手小紅娘道：「這眞是失禮得很，想不到，易老前輩也會爲石家鏢局這票紅貨趕來，早若知道，我也不敢那麼的放肆了。」

蔴衣人仍舊沒有絲毫反應，簡直就像是一尊釘在船板上的假人。

辣手小紅娘卻知道，那絕不是一尊假人。

因爲，天下沒有人敢冒充「人王」易北斗，更沒有人敢仿易北斗的「虎頭七星令」。

卽使假人也不敢。

× × ×

江湖中人，沒有不知道「人王」易北斗的，無論正邪門派，黑白兩道，只要見到「虎頭七星令」，莫不胆寒三分，唯命是從。

然而，卻沒有任何人眞正見過易北斗的廬山眞面目。

每次「虎頭七星令」出現，易北斗必然就在附近，但每次露面現身的，絕不是同樣一個人。

有時，是個十八歲的小伙子，有時又是個八十歲的老頭兒，甚至有時是男人，有時又是女子，美醜俊姸，千變萬化，令人莫測高深。

有人說：易北斗精擅易容術，故能化身千萬。

也有人說：易北斗並不是一個人，共有七位好友，合用一個名字，輪流出現，所以有「虎頭七星令」的刻句。

更有人說：易北斗本是個棄嬰，幼時被一隻母虎啣去，在虎窩中長大，後來卻把一窩大小七頭猛虎全殺了，因此才以虎頭排成七星形狀，虎爲獸中之王，故而易北斗就自稱人中之王……

臆測傳言，莫衷一是。但只有一件事是千眞萬確的，那就是虎頭七星令出現，黑白兩道人物必須退避三舍，誰不遵從？誰就死。

這就難怪辣手小紅娘也會對蔴衣人如此恭敬了。

無奈她一再低聲下氣，那蔴衣人卻始終不理不睬，毫無反應。

辣手小紅娘將虎頭七星令恭恭敬敬放在船板上，說道：「老前輩出令現身，想必也是爲了石家鏢局的紅貨而來，這件事，不須老前輩親自出面，晚輩已經安排妥當了，鏢貨一到，便可垂手而得。」

她故意停頓了一下，看看蔴衣人，那蔴衣人並沒有表示，才繼續說道：「事成之後，晚輩情願以四成，奉獻老前輩，聊

表一點敬意。」

蔴衣人仍然沒有開口，卻緩緩搖了搖頭。

顯然，他對四六拆賬的建議不同意。

但他總算有了表示，總比不理睬要好得多。

辣手小紅娘忙道：「老前輩一定也看見了，爲了這票紅貨，晚輩已經殺了三十餘名黑道高手，並且不惜開罪了百禽宮，晚輩只取六成，難道還不行麼？」

蔴衣人沒說行，也沒說不行，又恢復了不理不睬。

辣手小紅娘想了想，又道：「好吧，晚輩爲了表示尊老敬賢的誠意，咱們二一添作五，兩份平分，老前輩，總該滿意了吧？」

蔴衣人搖搖頭，卻舉起右手，伸出了三個指頭，一字一字道：「三七。」

這是他第一次開口，簡短兩個字，就像一盆冷水澆在辣手小紅娘頭上。

辣手小紅娘幾乎要跳起來，叫道：「什麼？三七分？老前輩你——」

蔴衣人道：「我七成，你三成。」

辣手小紅娘氣得發抖，苦笑道：「老前輩請憑憑良心，晚輩出生入死，身担風險，僅得三成，老前輩卻坐在這兒白拿七成，這……」

蔴衣人緩緩道：「這是我對你特別優待，換一個人，我最多給他兩成，還得我老人家心情愉快才行。」

辣手小紅娘道：「老前輩既然抬舉我，就可憐可憐晚輩吧，咱們四六分，晚輩只取四成如何？」

蔴衣人斷然道：「不行。易某人一向言出必踐，不喜歡跟人討價還價。」

聽他口氣，敢情出生入死刼鏢的是他，坐享其成的倒成了辣手小紅娘。

但是，辣手小紅娘卻忍下了這口悶氣，仍然陪着笑臉道：「好吧，老前輩說三七分，晚輩也不敢爭多論少，反正這是意外之財……」

蔴衣人道：「這也是兩廂情願的事，你若覺得太吃虧，現在不幹還來得及。」

辣手小紅娘忙道：「不，晚輩還沒說吃虧，其實，老前輩肯答應晚輩三成，已經是天大恩惠了。」

蔴衣人冷冷道：「你明白就好了。老實說，我老人家拿七成，却要替你承担多大的風險。」

辣手小紅娘連聲道：「是，是。」

蔴衣人道：「你可知道石家鏢局這趟鏢價値多少？出動了多少高手護送？」

辣手小紅娘道：「晚輩祗聽說這是石家鏢局開業以來，所保的最重一次鏢貨，據傳聞，是京師一位大官托運的，爲了裝載鏢貨，石家鏢局曾經掩門三天三夜，整整裝滿了二十餘輛大車……」

蔴衣人嗤道：「錯了。」

辣手小紅娘一怔道：「錯了？」

蔴衣人沉聲道：「這是家實鏢局有史以來所保的最重一次鏢，石家鏢局爲了這趟鏢，曾經掩門三天三夜，這些都不錯，但若說鏢貨裝滿二十幾輛車，卻是石孝先故意放的謠言。」

辣手小紅娘道：「哦？」

蔴衣人壓低聲音道：「老實告訴你吧，這是一票暗鏢，雖然價値鉅萬，却並非現銀，而且，除了石孝先親自護送外，還有幾位絕頂高手在暗中隨行保護。」

辣手小紅娘急問：「是那幾位？」

蔴衣人道：「南劍陳雪峯，無影神鞭劉鐵心，再加上一個鐵拂塵寒雲師太。」

辣手小紅娘失聲道：「這不是雲夢三俠麼？」

蔴衣人道：「不錯，正是名震武林的雲夢三俠，你想想看，憑你一個人，能將鏢貨刼到手？」

辣手小紅娘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却懷疑的道：「老前輩這消息確實可靠嗎？」

蔴衣人決然道：「千眞萬確，絕對可靠的。」

辣手小紅娘道：「可是，雲夢三俠都是世外高人，向不涉俗務，尤其鐵拂塵寒雲師太身爲佛門弟子，怎麼肯替石家鏢局護送暗鏢？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蔴衣人道：「信不信是你的事，消息卻絕不會假，所以，你剛才任性開罪百禽宮，未曾刼鏢，先樹强敵，實在大大的不智。」

辣手小紅娘雖然有些後悔，口裏卻不肯承認，笑了笑，又道：「如今既有易老前輩鼎力相助，難道還怕勝不了雲夢三俠麼？」

蔴衣人道：「我老人家自信能獨擋雲夢三俠，你有把握勝得了石孝先嗎？」

辣手小紅娘說道：「那倒沒有什麼困難。」

蔴衣人道：「萬一百禽宮插手呢？」

「這——」

辣手小紅娘遲疑了，她雖然自負能致勝石孝先，卻沒有把握同時制勝石家鏢局和百禽宮高手。

沉吟了好一會，才聳聳肩，道：「百禽宮目的也在刼取鏢貨，論理不至於會反助石家鏢局吧？」

蔴衣人輕笑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個人若在情場失意，因愛成恨，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

辣手小紅娘不覺低下了頭。

蔴衣人道：「現在只有兩個辦法，一是你儘快找到百禽宮宮主，用言語先安其心，要他參與刼鏢，再許他一成好處，不過，那一成得從你份內扣除。」

辣手小紅娘道：「第二個辦法呢？」

蔴衣人道：「第二個辦法，由我老人家獨自對付雲夢三俠和百禽宮，讓你下手刼鏢，但事後必須改爲二八拆賬。」

辣手小紅娘心裏暗罵，卻不敢當面反抗，默然良久，終於點頭道：「晚輩願意選擇第二個辦法，寧可少拿一成，也不願白白便宜了百禽宮。」

蔴衣人仰面看了看天色，道：「既然如此，我老人家索性再助你一臂之力。」

從袖中取出兩粒藥丸，反手擲在船板上，道：「這兩粒藥丸，黃色的是迷藥，白色的是解藥，你將黃色藥丸放進酒或茶水裏，任他雲夢三俠功力再高，也會被迷倒，但是，石孝先爲人很精明，可能要你先嘗茶酒，你必須預先服下白色藥丸化解迷藥，才不會露出破綻。」

辣手小紅娘連忙收拾起藥丸，道：「多謝易老前輩。」



鉄拂塵寒雲師太和石家鏢局局主石孝先護衛着一面重厚紗的文弱公主朝曹家店緩緩馳來。

蔴衣人道：「彼衆我寡，一切要以智取方爲上策，能够不動手，最好就不要動手，你先去店裏準備，到時候，我老人家自會露面。」

辣手小紅娘連聲答應，高高興興的去了。

等她去遠，蔴衣人才緩緩轉身，拾回那面「虎頭七星令」，反覆看了看，低笑道：「虎頭列七星，見令如見人。呸！見你娘的大頭鬼去吧！」

「咕咚」一聲，虎頭七星令牌被摔進河裏。

盪漾的水波中，映出易北斗的臉。

這位使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一代人王，竟然是個三十來歲的年輕人。

× × ×

曹家小店內的屍體已經全部搬進了後房臥室。

地上血漬，也已清洗乾净，桌椅都恢復了原狀。

曹家兄弟倆和小伙計長順，被辣手小紅娘趕入後面柴房，店裏只剩下曹老頭和春娘，一個掌櫃，一個當爐。

辣手小紅娘也改變了裝束，用一件土布女衫，遮住身上紅衣，臉頰塗些油污，掩去本來面目，手臂彎搭着一塊抹桌布，完全一副村姑模樣。

陷阱已經佈置妥當，只等石家鏢局的紅貨運到了。

午刻將半，遠處突然傳來馬蹄聲。

辣手小紅娘跳了起來，沉聲對曹老頭翁媳倆道：「你們聽清楚，神態要從容鎮定，就像平時一樣，誰要敢亂說一個字，露出一絲破綻，你們全家五口，一個也別想活。」

曹老頭戰戰兢兢的道：「是……是的，我們一定照姑娘的吩咐做，絕不敢多開口。」

辣手小紅娘揮手道：「記住，快去接待客人。」

曹老頭喏喏連聲，急忙奔出櫃枱，兩匹健馬已到了店門口。

馬上坐着兩個年逾半百的老人，一個文士打扮，背後斜插一柄四尺闊劍。另一個滿臉濃鬚，神情威猛，腰際纏着一條烏金絲繞的長鞭。

南劍陳雪峯和無影神鞭劉鐵心。

兩騎馬在店門外山坡上一齊勒住，曹老頭連忙含笑上前招呼道：「二位爺是要過渡嗎？」

南劍道：「不錯，這渡口是你經營的麼？」

曹老頭道：「是。」

無影神鞭道：「就只有河邊那一條小船？」

曹老頭道：「是。但一趟載送兩人兩騎，還能載得動。」

無影神鞭道：「可是咱們一共有五人五騎——」

話未完，南劍已搶着道：「這是個荒僻小渡口，自然船隻簡陋，說不得，只好分批過去了。」

曹老頭道：「二位爺請先在小店休息一會，小老兒立刻叫人去準備渡船。」

南劍點點頭，道：「好，多預備酒食，咱們也有些餓了。」

兩人下馬，把韁繩交給曹老頭牽走，卻負手併立在山坡前閒眺。

無影神鞭忽然低聲道：「這渡口形勢險要，却怎會如此平靜？」

南劍道：「不錯，我也覺得情形有些反常，咱們得特別謹慎才好。」

無影神鞭道：「你先進店裏等候，兄弟去搜搜那條渡船。」

南劍點頭道：「多加小心。」緩步走進店內。

剛坐下沒一會，辣手小紅娘便低着頭迎了過來，一面拭抹桌子，一面問道：「客官想吃點什麼？」

南劍隨口答道：「先來兩壺酒，另外準備幾份熱食，咱們還有幾位朋友，隨後就到。」

辣手小紅娘又道：「一共有幾位客官？早些吩咐了，廚下好準備。」

南劍陳雪峯道：「連咱們，共是五個人，……」

話聲突然一頓，兩道炯炯迫人的目光落在辣手小紅娘的手背上。

那雙手，又細又白嫩，雖然握着抹桌布，却絕不像做過粗活的手。

目光再由雙手移向辣手小紅娘臉上，那張塗了油污的臉，也不像受過風霜日晒的樣子。

南劍心中一動，道：「姑娘是這店裏的——」

辣手小紅娘忙道：「我叫小桃，這爿小店就是我爹經營的，啊！那邊櫃枱就是我爹，掌廚當爐的就是我大嫂春娘。」

南劍輕哦了一聲，笑道：「小桃姑娘大約不常在店裏帮忙吧？」

辣手小紅娘道：「是嘛，我爹最疼我，總不讓我帮忙店裏的事，咱們本來僱了個小伙計，今天正好告假回去了，我才出來帮忙跑跑堂。」

南劍道：「這就是了，我看姑娘這雙手，就不像做粗活的手。」

辣手小紅娘忙縮手藏在身後，却故作羞怯的笑了笑，道：「不來啦，爺幹嘛拿人家的手取笑。」

南劍哈哈笑道：「不是我取笑，是你爹太疼你，荒野渡口，想不到竟有如此標緻的姑娘，難怪你爹捨不得教你帮忙店務了。」

說着，一伸手，竟扣住了辣手小紅娘的左腕脈門。

辣手小紅娘絲毫沒有躲閃，任他扣拿着手腕，却裝作吃驚道：「爺，你這是幹什麼？咱們雖然做小生意，却是規規矩矩的人，請你快放手。」

南劍非但不鬆手，反而斜睨笑道：「姑娘今年十幾了？」

辣手小紅娘道：「十六歲了，爺問這幹什麼？」

南劍道：「還沒有婆家吧？」

辣手小紅娘低下頭，不言語。心裏却在暗罵：姓陳的，老不修，姑奶奶且讓你佔點便宜，等一會非多砍你幾刀不可。

辣手小紅娘不答，却以求助的眼光望着曹老頭，羞怯的叫道：「爹——你看嘛，這位爺越說越不像話了。」

曹老頭見她手腕被扣住，心裏突然生出一股衝動。

他雖然不知道南劍的來歷，看外貌，不像是壞人，而辣手小紅娘在店裏肆意屠戮，現在又強迫佈置陷阱，分明沒有存什麼好心，如果趁此機會，揭發她的圖謀，豈不是就……

啊！不行，萬一事情鬧開，這兩位客人却制不住她，自己全家五口就別想活命了。

正拿不定主意，南劍忽然大笑着放了手道：「好一個逗人喜愛的小姑娘，店家，你有這樣一個女兒，下半輩子就不用愁了。」

辣手小紅娘脫開手，早已一溜烟跑回廚下。

曹老頭却暗暗嘆了一口氣，苦笑道：「小孩子不懂事，客官請多包涵。」

口裏在客氣，心裏却在惋惜：你別看她外表逗人喜愛，那兒知道她是個殺人不貶眼的女魔王。

辣手小紅娘再從廚下回來，在桌上佈好五副杯筷和兩壺酒。

她好像對南劍仍懷着戒懼，總是低着頭，離他遠遠地，放下杯筷，立刻又轉回廚房。

不一會，無影神鞭也回到店中。

南劍低聲問道：「可有什麼發現？」

無影神鞭道：「沒有，渡船和碼頭附近都很平靜，看來風聲並未洩漏。」

南劍搖了搖頭，說道：「你不要太小覷黑道中人，那些人耳目靈敏，若說風聲能完全瞞過他們，那是絕不可能的，但此地居然如此平靜，却令人想不出其中的緣故來。」

無影神鞭道：「正反咱們多加小心，只等渡過這條河，平安抵達海口，以後就不用担心了。」

南劍陳雪峯輕吁一聲，說道：「但願如此……」

正說着，馬蹄聲入耳，山道上又馳來三騎快馬。

南劍和無影神鞭，雙雙起身，迎了出去。

來的是兩男一女。

女的最前面，一身灰色緇衣，項垂佛珠，年紀在五旬左右，雙目精光閃爍，衣領後斜插着一柄塵拂。

不用猜，這老尼姑準是雲夢三俠中功力最高的「鐵拂塵」寒雲師太。

石家鏢局的局主石孝先却走在最後，穿一件寶藍色夾袍，下擺束紮在腰際，露出淺花緞質褲管，一副倒趕千層浪血色護腿，背揹九環金刀，國字臉，臥蠶眉，混身勁裝，器宇軒昂，不愧是名震江湖的鏢局主人。

兩騎中間馬鞍上，却是個文弱公子。

此人衣着華麗，中等身裁，沒有携帶兵刃，臉上却垂着一幅厚厚的面紗，令人無法分辨他的五官面貌，也無從估計他的年齡，從衣着和打扮看，頂多二三十歲，而且十分瘦弱。

但寒雲師太和石孝先兩騎馬，一前一後，護衛着他，却顯得對他頗爲尊敬的樣子。

除了這三人三騎，並無一輛鏢車，沒有一個趟子手或隨行人件。

三人身上和馬四上，也看不出有什麼

特別值錢的物品，那蒙面文弱公子雖然帶着一個小包袱，份量也並不沉重，就算裏面全是黃金，最多也只有百把兩而已。

這就是石家鏢局承保的重鏢？連人帶馬一齊算上，也說不上「價值鉅萬」呀？

就爲了保這趟鏢，石家鏢局會掩門裝載了三天三夜？

就爲了保這趟鏢，居然值得邀請「雲夢三俠」隨行護送？

就爲了這趟鏢，連「人王」易北斗和百禽宮也驚動了，還害得辣手小紅娘一口氣宰了三十多黑道高人……

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嘛。

辣手小紅娘的心，已經冷了一半，如果不是跟易北斗有約在先，她眞想撒手走了。

× ×

幸虧她並沒有眞走。

因爲她忽然發現雲夢三俠和石孝先，對那文弱公子表現得太尊敬，尊敬得簡直有些近乎巴結。

而且，那文弱公子對手中包袱也太重視，一直緊緊抱在胸前，好像生怕會失落了似的。

唔！包袱裏，一定有珍貴東西。或許是罕世難求的古玩，或許是價值連城的珠寶……

易北斗不是說過：這是一趟暗鏢，雖然價值鉅萬，却並非現銀。

不錯，就是那個包袱。

辣手小紅娘心又動了。

就在這時候，雲夢三俠和石孝先已經像捧鳳凰似的，將那文弱公子迎進店內。

文弱公子朝南坐下，擺了擺手，雲夢三俠和石孝先才敢側着身子坐下。

四個人左右橫坐，却空着北力座位無人佔用。

剛坐下，寒雲師太便擧目四顧，並且低聲道：「附近有沒有查看過？」

無影神鞭搶着答道：「已經搜查過，一切都很平靜。」

寒雲師太道：「船隻呢？」

無影神鞭道：「也查過了，只是，這兒僅有一艘小船，每次能載兩人兩騎。」

寒雲師太想了想，道：「那倒不要緊，稍等飯後，你們可以過河去，然後放空船回來載運馬匹，咱們留在最後過渡，這樣反而比較安全。」

說着，眼睛望了望那文弱公子，口裏却向石孝先問道：「石施主有什麼意見沒有？」

石孝先道：「全憑師太作主。」

寒雲師太點點頭，道：「自從離京，我心中就始終有一種預感，總覺得途中一定會發生事故，但直到現在，竟然平靜無事，倒的確出人意外。」

石孝先道：「這是三俠威名遠播，那些宵小之輩，自然不敢輕捋虎鬚了。」

寒雲師太正色道：「事情決不會這樣簡單，江湖黑道中，頗有幾個難纏的人物，如果石施主以爲他們會畏懼我們三人那點虛名，那就太小覷他們了。」

石孝先道：「師太指的是——」

寒雲師太道：「譬如說：人王易北斗，羅浮百禽宮，還有辣手小紅娘這批人，個個都是桀敖不馴的脚色，他們除非沒有得到風聲，只要得到風聲，沒有不下手的道理。」

石孝先點點頭，沒接口，顯然，他也同意了寒雲師太的看法。

無影神鞭道：「咱們久聞那易北斗的名字，始終沒有遇見過，他若眞來，兄弟倒要會會他。」

南劍道：「聽說那易北斗早已洗手退隱，多年未在江湖出現，只不知這消息確不確實。」

寒雲師太道：「黑道中人，行踪飄忽，時隱時現，誰也無法肯定，連我們三個不也是一樣，歸隱許多年，現在照樣又入江湖了。」

無影神鞭說道：「咱們這次的情形不同……」

寒雲師太截口道：「我們有我們的原因，人家有人家的理由，我並沒有說易北斗一定會現身，但防着點總是好的。」

無影神鞭憤憤的道：「他不來算他運氣，他若來時，兄弟憑腰際神鞭，非讓他『人王』變成『驢孫子』不可。」

寒雲師太一皺眉，說道：「瞧你，老毛病又犯了，幾十歲的人，說話還這樣粗鄙。」

無影神鞭望了那文弱公子一眼，連忙避席欠身道：「黃……黃公子恕罪，在下是個粗人，話一多，就忍不住帶出髒字，眞是該死！」

那文弱公子居然沒有回禮，也沒有開口，只擺了擺手，示意無影神鞭不必太多禮數。

旁邊的石孝先却替他回答道：「劉大俠請坐，出門在外，原應該隨便些，用不着太拘泥了。」

這情形，直看得小紅娘暗暗納罕。

甚至曹老頭翁媳，也對那位從未開過口的文弱公子充滿了懷疑。

他究竟是什麼身份？幹嘛用面紗蒙臉？同行四位武林高人，爲什麼都對他如此恭敬？

若說他也是護送暗鏢的武林高手，外貌和年齡都不像。

若說他是鏢貨的主人，頂多有幾個錢，石孝先和雲夢三俠，怎會對他這樣巴結的？

他除了緊緊抱着那個小包袱，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但石孝先和雲夢三俠對他恭而敬之，他竟然端坐領受，一點都不客氣。

世上有誰能令雲夢三俠如此恭敬？又有誰夠資格公然領受雲夢三俠的恭敬？

辣手小紅娘把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在腦海裏反覆衡量，怎麼樣也想不出這個人來，內心不免暗生戒意。

她決定在下手之前，一定得先設法探出那神秘公子的身份，至少要證明他是不是武林中人。

恰好這時候，春娘已將酒菜備好，正等着送上桌子。

辣手小紅娘考慮了一下，終於把捏在掌心的藥丸重又收起，用木盤托着酒菜，低頭走了出去。

× ×

桌上幾個人大約都有些餓了，看見了熱騰騰的酒菜送到，都自動來幫忙端菜取

酒。

寒雲師太取出一支銀針，先將酒菜一一試過，證明無毒，才由石孝先雙手捧到黃公子面前。

南劍陳雪峯便搶着拿起酒壺，親自替他斟酒。

那位黃公子既未禮讓，也沒有客套，竟好像視爲理所應當，受而無愧。

辣手小紅娘故意留在桌邊不走，儘拿眼睛瞅着那位黃公子臉上瞧，掩口輕笑不止。

石孝先臉色一沉，道：「小姑娘，這兒不用你侍候了，你去吧！」

辣手小紅娘笑道：「我看這位公子爺好奇怪喲，臉上掛着一塊布，怎樣吃東西呢？」

石孝先揮手叱道：「去！去！去！小孩子不許在這兒胡說八道。」

辣手小紅娘撇撇嘴，裝作十分委屈的樣子，嘀咕道：「去就去，幹嘛那樣兇霸霸的，人家又沒有說什麼，難道看看也不行呀？」

說着，故意裝出生氣的模樣，一扭身子，却將手中空木盤暗向那黃公子肘部撞了過去。

黃公子雙手抱着包袱，辣手小紅娘的目的，就是想把那個包袱撞落地上，試試裏面是什麼東西。

眼看就要撞上了，那黃公子居然毫無警覺，並未閃避。

辣手小紅娘正暗暗高興，冷不防一隻手橫伸過來，不早不晚，恰好按住了木盤邊沿。

只聽寒雲師太徐徐說道：「姑娘，當心一些，別撞着客人了。」

辣手小紅娘忙道：「啊！對不起，老師太，沒碰着你吧？」

寒雲師太道：「碰着我，倒沒有甚麼，你若碰着這位公子，只怕要吃不完兜着走。」

辣手小紅娘擧手拍拍胸口，道：「幸虧沒碰着，敢情這位公子身上有病，經不得撞碰的？」

寒雲師太道：「你怎麼知道他身上有病？」

辣手小紅娘道：「我猜這位公子多半感染了風寒，不然，幹嗎臉上戴着面紗？那一定爲了怕河邊風太大。」

寒雲師太說道：「不錯，原來你很聰明。」

辣手小紅娘道：「我也是胡亂猜猜罷了，這位公子果眞受了風寒，我叫嫂子做一碗濃濃的薑湯，加些紅糖，吃下去發一身汗，很快就會好了。」

寒雲師太道：「謝謝，他已經吃過藥，不勞費心。」

辣手小紅娘道：「眞的一點都不麻煩，我這就去告訴嫂子……」

石孝先突然一伸手臂，冷冷說道：「站住！」

辣手小紅娘道：「這位客官，還有甚麼吩咐？」

石孝先目光如電，冷冷注視着她的眼睛，沉聲道：「你是這店裏的甚麼人？叫甚麼名字？」

辣手小紅娘道：「我叫小桃，這店就是我們家開的。」

石孝先道：「啊？是眞的麼？」

辣手小紅娘道：「騙你幹嘛？不信你問他。」手一揚，却指着南劍陳雪峯。

南劍微微一笑，道：「不錯，她是店家的女兒。」

石孝先皺眉道：「這就奇怪了，我怎麼沒有看見過你？」

辣手小紅娘暗吃一驚，急忙笑着道：「我也沒有見過你呀，大約你從前沒來過咱們曹家渡。」

石孝先道：「半月以前，我曾經從這兒經過，記得那時是個半樁小子跑堂。」

辣手小紅娘笑道：「對，他叫長順，是我們僱的伙計，今天剛好告假回家去了。我平時都住在城裏姨媽家，爹不許我幫忙幹活，怕我把手做粗了，難怪你沒見過我。」

石孝先輕哦一聲，似有些半信半疑，揮揮手，道：「這兒沒你的事，你快回廚房裏去，未得呼喚，不必過來侍候。」

辣手小紅娘有些不甘心，但眼角一瞟店門外，忽然得意的笑了。

「咱們是開店做生意的，諸位不用我侍候，我還得侍候別的客人呀。」

「現在那有別的客人？」

「喂，那不是進來了嗎？」

一點也不錯，門口正施施然走進來一個人。

來的是個年輕人，三十不到，書生打扮，衣着很陳舊，脅下挾着一把雨傘，一個包裹。

使辣手小紅娘心裡暗喜的，正是那個包裹。

因爲那包裹狹狹長長的，分明是件兵刃，而且，包兵刃的是一件蔴布外衣。

辣手小紅娘一眼就認出來，那正是人王易北斗剛才所穿的蔴衣。

至於書生的年齡，已經用不着去推測眞假了，易北斗經常用不同的化身出現，剛才既能扮成老頭兒，現在何嘗不能改扮成窮書生。

× ×

石孝先和雲夢三俠對這位窮書生的出現，都同時產生了警惕，大家停止了吃喝，目光都齊齊投注在窮書生身上。

南劍陳雪峯低聲道：「此人來得好古怪，咱們騎馬他步行，怎麼一路上從未看見他？」

寒雲師太道：「山路不止一條，也許他是由別的地方來的。」

無影神鞭擲箸欲起，道：「小弟去盤盤他的海底……」

寒雲師太沉聲道：「不許造次，這兒是渡口，人人都來得，別沉不住氣。」

微頓，擧起酒杯，說道：「咱們吃咱們的，多注意他就行了，萬一有事故，石施主只管護衞黃公子，凡事都由咱們三人應付。」

議論間，那窮書生已在門口一張桌子邊坐了下來。

辣手小紅娘立刻迎過去，一邊抹桌子，一邊問道：「相公，要吃點甚麼？」

窮書生抬起臉，對她露齒一笑，道：「對不起，我只在這兒坐一坐，不吃東西行嗎？」

只坐不吃東西？那怎麼行。

辣手小紅娘連忙壓低聲音道：「喂！這樣不太好，你得多少吃點東西，別讓他們起疑心。」

窮書生却尷尬地道：「可是，我身上沒有錢呀！」

辣手小紅娘道：「不要大聲嚷嚷，你裝窮也不能太過份，吃碗陽春麵總該吃得起吧。」

窮書生苦笑道：「我是眞窮，不是裝窮。」

辣手小紅娘不想跟他多嚕嗦，逕自扯開喉嚨向厨房叫道：「陽春麵一碗，多加青菜。」

誰知那窮書生突然跳了起來，連連搖手道：「不要，不要，我在路上已經吃過一個乾饅頭，實在吃不下東西了。」

辣手小紅娘氣得狠狠瞪了他一眼，嗄聲道：「你這是甚麼意思？怕人家不注意你嗎？」

窮書生愁眉苦臉道：「姑娘，我眞的沒有錢，你何必要我當塲出醜嘛。」

辣手小紅娘怔了怔，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窮書生道：「我是個落第秀才，舉試累次不中，才落魄到這步田地。」

辣手小紅娘詫道：「這麼說，你不是易老前輩？」

窮書生嘆口氣，道：「姑娘，別提『往前背』，就是被這句話害的，未入塲時，大家都說要『往前背』，誰知題目都出在後半截，可把我們這些『老往前背』的人整慘了。」

辣手小紅娘張口瞪目，有如墮五里霧中。

看情形，這窮酸不像是易北斗，可是，他怎麼會有那件蔴布外衣呢？

如果他是易北斗，爲甚麼又故意裝瘋賣傻，不肯透露身份？

辣手小紅娘有些窘，也很氣，心裏暗道：你裝傻，難道我就不會裝傻？反正咱們是二八拆賬，你分八成的不急，我還急個屁。

想到這裏，索性賭氣轉回厨房去了。

那窮書生如釋重負般嘆了口氣，搖搖頭，仍舊坐下，不吃不喝，只望着店外的河水發呆。

他好像眞是窮得一文不名，正爲渡河的船錢發愁。

這些經過，石孝先和雲夢三俠都看在眼裏，他們雖然沒有聽見辣手小紅娘說了些甚麼，却已感覺到，這窮書生來路很可疑。

無影神鞭幾次想去盤問，都被寒雲師太用眼色制止，並且密囑衆人快些吃喝，早早過渡，不必去招惹是非。

那文弱公子吃得很少，蒙臉面紗始終沒有取下來過，吃東西時也不例外。

窮書生發了半天呆，突然回頭望望文弱公子，竟起身走了過來。

寒雲師太等人臉色齊都一變，不約而同，放下了杯筷。

辣手小紅娘心裏得意的笑道：好啊，你總算沉不住氣了吧？

窮書生先向文弱公子露齒一笑，然後抱拳當胸，長長一揖，道：「敢問兄台也是準備要過渡嗎？」

文弱公子默然不答。

石孝先却接口說道：「閣下有甚麼指教？」

窮書生道：「不敢，小可只是想請教一下，諸位是否也要往南岸去？」

石孝先道：「是又如何？」

窮書生笑道：「不瞞諸位說，小可一介窮儒，千里返鄉，身上已無餘貲，如果諸位也要過河，不知能否携帶携帶，讓小可搭一次便船。」

石孝先搖頭道：「對不起，你我素昧平生，歉難同船。」

窮書生似乎未料到會被人一口回絕，怔了怔，才尷尬地笑一笑，又道：「這位老管家，何苦拒人千里之外呢？小可雖然貧窮，也算得是斯文中人，跟貴上同列杏壇，何況諸位人馬衆多，總難一次渡過，携帶個把人，只是頷首之勞，對諸位並無損失……」

石孝先冷冷道：「在下說過了，素昧平生，歉難同船，難道閣下沒有聽見？」

窮書生道：「老管家，出門在外的人，總要與人方便，小可只求舷邊一席之地，老管家又何必……」

石孝先道：「閣下，你可知道咱們是甚麼人？」

窮書生搖搖頭，道：「不知道。」

石孝先道：「讓我老實告訴你吧，咱們是鏢局的人，身有重任，不便跟陌生人同船，萬一有甚麼意外，咱們承擔不起，閣下也難脫關係。」

窮書生哦了一聲，連忙作揖道：「原來如此，這倒是小可太冒失了，對不起，對不起。」

石孝先反而有些不好意思，道：「情非得已，希望閣下多原諒。」

無影神鞭個性梗直，見那窮書生滿臉失望之色，心裏倒覺得不忍，道：「相公眞的急着要過河？」

窮書生道：「正是，小可落魄異鄉，窮途潦倒，家中却有老母倚閭而望。」

無影神鞭道：「既然如此，你就跟着我一起過渡吧。」

窮書生道：「眞的麼？」

無影神鞭道：「等一會我和這位陳兄要先過去，你可以跟咱們一同走，只是有個小小條件。」

窮書生忙道：「任何條件小可都願意接受，請儘管吩咐。」

無影神鞭道：「把你那隨身包袱給咱們看看，你願意嗎？」

「這——」窮書生臉上一紅，赧然道：「包內只有幾件舊書破衣，實在不堪入目。」

無影神鞭道：「東西破舊沒有關係，咱們只是恐怕那裏面藏着兵器，不能不防範萬一。」

窮書生急急道：「小可是本本份份的唸書人，怎麼會帶着兵器？」

無影神鞭道：「如果沒有，看看又何妨？」

窮書生想了想，嘆道：「好吧，承諸位答允携帶小可過渡，諸位就是小可的恩人，我也顧不得羞慚了。」

說着，將包袱雙手遞給了無影神鞭。

無影神鞭先拿在手裏掂了掂，份量很輕，不像有兵器的樣子，再解開外面蔴衣，裏面果然僅有兩件舊衣，幾本破書和三四個乾硬饅頭。

這證明窮書生說的不假，他的的確確已經落魄得不名一文，才靦覥求搭便船。

無影神鞭倒有些不好意思，順手將一錠大約十两重的銀塊塞進包袱裏，笑道：「這算是咱們送給你的旅費，你先吃點熱食，畧等片刻，咱們用完飯，會招呼你一同上船。」

那窮書生接回包袱，却把銀子仍舊還給無影神鞭，道：「小可只求搭一次便船，諸位的盛情，小可心領，却不敢收取諸位的銀錢。」

無影神鞭詫道：「這是爲甚麼？」

窮書生道：「小可雖窮，也是聖人門徒，君子不受儻來之財，古有明訓，小可豈敢因貧窮而沾辱聖門清譽，這一點，務必求諸位體諒。」

無影神鞭眼中一亮，肅然起敬道：「相公節操如此清高，令人好生敬佩，適才多有冒瀆失禮，這點薄敬，就算劉某表示一份欽意如何？」

窮書生道：「那就越發不敢領受了，劉兄如當小可是朋友，咱們君子論交，若涉及財帛，豈非太俗氣。」

無影神鞭心裏更加敬佩，忙道：「不錯，不錯，劉某終是個俗人，想的儘是這些俗念，相公休見怪，今天咱們這個朋友交定了。」

窮書生道：「小可一介貧儒，怎敢高攀。」

無影神鞭道：「君子論交，說甚麼貧富，在下劉鐵心，請問相公高姓大名？」

窮書生道：「不敢，小可姓易，賤名北斗。」

「啊——」

宮主顯奇技　師太拚偕亡

易北斗。

這三個字，就像三根尖銳的針，突然刺進了衆人的耳朶。

雲夢三俠和石孝先，都大吃一驚，不約而同跳起身來，帶刀的抽刀，佩劍的拔劍……

最興奮要算辣手小紅娘了，她耐性等了許久，等的就是這一刻，現在總算等到動手的時候啦！

不過，她興奮雖然興奮，並沒有搶先出手，因爲她心裏仍在耿耿難忘「二八」拆賬的窩囊氣，所以只遠遠站在厨下，存心坐山觀虎鬥，看看易北斗怎樣應付雲夢三俠。

誰知那窮書生已經嚇傻了，瞪目望着雲夢三俠，吶吶道：「諸位……這是做甚麼？難……難道我說……說錯話了……」

無影神鞭沉聲道：「你是易北斗？」

窮書生道：「是啊，我的名字就叫易北斗。」

南劍道：「是容易的易，北斗七星的北斗兩個字？」

窮書生道：「沒有錯呀，就是這幾個字。」

南劍冷哼了一聲，道：「這麼說，閣下就是名滿江湖的人王易北斗了？」

窮書生搖手道：「諸位千萬不要誤會，我雖然名字叫易北斗，却不是甚麼人王，也沒有名滿江湖，諸位請相信我，我只是一個落第秀才。」

無影神鞭眉頭微皺，道：「那你爲甚麼偏偏也叫易北斗呢？」

窮書生哭喪着臉道：「名字是父母取的，我有甚麼辦法，我父親姓易，我也只好姓易，北字是輩份排行，我們家以前是開米店的，我哥哥叫易北擔，我叫易北斗，還有個弟弟叫易北升……」

無影神鞭道：「你不是江湖中的巨盜易北斗？」

窮書生道：「當然不是，我若是盜匪，剛才你送我銀子怎會不要。」

無影神鞭想了想，突然低喝道：「好！我倒要試試你的眞假。」

右臂探處，勁風應手而生，軟鞭已像靈蛇般飛捲了過來。

窮書生失聲尖叫道：「救命呀——」

呼聲未落，雙足腿彎已被軟鞭纏住。

無影神鞭本來站在店屋內側，不知何時已掠到店門，手腕一抽一抖，竟將窮書生凌空拋出店外。

窮書生身軀離地，早嚇得半死，兩手緊緊抱住頭，連「救命」也叫不出來了。

就在他那將墮地的刹那，無影神鞭又疾追而到，長鞭一捲，纏住他的腰際，喝一聲：「起！」再度將他拋向空中。

窮書生身不由己，倏起倏落，變成一個凌空旋轉的「陀螺」。

無影神鞭就成了玩「陀螺」的人，長鞭飛捲，人影起落，在曹家小店門前大展神鞭絕技。

接連七八次拋擲，無影神鞭才收了手，托住窮書生的身子，將他輕輕的放落地面。

窮書生却已臉色蒼白，氣喘吁吁，整個人就像麵條似的，站也站不直了。

無影神鞭笑了笑道：「看來你的話不假，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此北斗非彼北斗。」

窮書生只是搖頭喘氣，說不出話來。

無影神鞭拍拍他的肩頭，道：「易相公，你先去船上休息，咱們就這一塊兒過河去。」

窮書生感激的點了點頭，一步一幌，自向坡下去了。

×　×

辣手小紅目睹這番經過，不禁納悶起來。

她絕不相信世上眞有這種巧事，兩個易北斗會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出現，尤其那窮書生還帶着蔴布外衣。

但如果窮書生的確就是人王易北斗，爲什麼寧受戲弄，不肯動手呢？

難道他是存心「扮猪吃老虎」，準備等紅貨過江之後，一個人獨吞？

嗯！很可能，這倒不可不防。

辣手小紅娘望望文弱公子須臾不肯離手的包袱，心裏冷笑一聲，急忙轉身進入柴房，將曹家兄弟倆放了出來，連哄帶嚇，暗暗叮囑了一番話……

等她再回到店內，無影神鞭和南劍正牽着馬匹，準備下船。

辣手小紅娘故作殷勤道：「爺們要走啦？怎麼不再喝一壺酒就走？」

南劍笑道：「咱們有急事，必須先走，姑娘把酒留着，等我回來時，連謝媒酒一塊兒喝吧！」

辣手小紅娘臉上裝作羞怯的樣子，心頭却在暗罵：姓陳的，先走算你幸運，且等姑奶奶收拾了這三個，那時叫你哭都哭不出來。

目送南劍和無影神鞭上了船，渡船也駛離碼頭，辣手小紅娘不覺仰面向天，長長吐了一口氣。

現在，她已經不必再去猜測窮書生是不是眞正的易北斗了，就算是的，對大局也沒有影响。

店裏只剩下寒雲師太，石孝先和那文弱公子，一旦動手，石孝先勢必要全力護衞那文弱公子，眞正需要對付的，不過寒雲師太一人而已。

辣手小紅娘沒有跟寒雲師太動過手，也久聞老尼姑一柄鐵拂塵，在雲夢三俠中功力最高，但她深信自己威震江湖的「出鞘一刀」，必然可以穩操勝券。

只要解決了寒雲師太，石孝先是更是「馬尾綁豆腐」提也不用提啦。

她再看看文弱公子手裏那個包袱，忍不住綻露出得意的笑容。

那個包袱現在雖然還在文弱公子的手裏，幾乎已等於就是辣手小紅娘囊中之物了。

如果東西到手，易北斗又不在，那時候……嘿嘿……

想到得意處，正沾沾自喜，目光忽然接觸到一張笑臉。

那是寒雲師太，正含笑向她招手，道：「姑娘，請過來一下。」

辣手小紅娘狐疑地道：「老師太還要添酒麼？」

寒雲師太道：「不是，你過來，我要問你一句話。」

辣手小紅娘心念疾轉，人却有些遲疑起來。

她倒不是害怕，而是在考慮要不要帶着兵刃。

藏刀的包袱，就在櫃枱內伸手可及的地方，如果要動手，現在也該是時候了。

然而，寒雲師太的笑容很和善，又使她有些猶豫，易北斗也曾說過：能不動武，最好不要動武，對力並非無名之輩，縱能獲勝，也必然很吃力。

她迅速衡量了一下利害得失，終於空着手走出櫃枱。

寒雲師太也親切的迎過來，低聲道：「姑娘，你們家有方便的地方麼？」

哦！敢情老尼姑急了，想入厠。

辣手小紅娘連忙點頭道：「有啊，就在後院靠柴房旁邊那一間。」

寒雲師太道：「麻煩你帶我去，好不好？」

辣手小紅娘毫不思索道：「好，你跟我來。」

這眞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最難對付的雲夢三俠，兩個過了河，一個要入厠，剩下石孝先，那還不是「甕中捉鼈」——手到擒來。

她只顧高興，却沒想到厠所一邊是柴房，另一邊靠着臥房。

柴房裏，還關着一個小伙計長順。

臥房裏，更熱鬧，堆着滿滿一屋子死屍。

× ×

寒雲師太走近厠所門前，突然停步，聳聳鼻子道：「咦！這是什麼氣味？」

辣手小紅娘道：「氣味？那一定是厠所很久沒有清洗了，有些臭。」

無影神鞭劉鐵心施展神鞭絕技，把窮書生像玩陀螺般拋來拋去。

寒雲師太道：「不對，不對，這是血腥味。」

辣手小紅娘心裏撲通一跳，連忙笑道：「哦，我想起來啦，咱們今天清早才宰了一頭羊，八成是羊血沒有冲洗乾淨，老師太的鼻子可眞靈，怎麼一下子就聞出來了。」

寒雲師太皺皺眉，突然一側身，竟拉開了柴房的房門。

小伙計長順只當是辣手小紅娘進來了，急忙跪下，連連磕頭道：「姑娘饒命……姑娘饒命……」

寒雲師太忽然變色，沉聲道：「這孩子是什麼人？」

辣手小紅娘臉上也變了顏色，故作驚怒之狀，道：「好呀！小鬼，原來是你躲在柴房裏，上次你偷東西咱們饒了你，你倒食髓知味，又來下手了。」

說着，便想衝進去。

寒雲師太橫臂一攔，道：「且慢，他眞的是小偷？」

長順叫道：「我不是，我……」

辣手小紅娘搶着道：「你還敢不承認，上次你偷了咱們家五斤多米，一塊牛肉，兩大包鹽，我大哥要揍你，還是我替你說情，你敢不承認？」

長順吶吶道：「我……我……」

辣手小紅娘道：「你再敢不承認，當心我一刀一刀割了你。」

長順想到她殺人就像砍瓜切菜般容易，果然不敢再否認了。

寒雲師太道：「小兄弟，不用怕，如果你沒有偷過東西，就放大胆告訴我，有我替你作主。」

長順望望辣手小紅娘，被她怒目一瞪，連忙低下了頭。

辣手小紅娘立刻又換上笑臉，道：「老師太，你瞧，他不是承認了嗎？」

寒雲師太淡淡一笑，道：「人不飢寒，不起盜心。就算他眞的偷過你家東西，也請姑娘看在貧尼份上，饒了他吧。」

辣手小紅娘笑道：「老師太眞是菩薩心腸，既然你替他講情，那還有什麼好說的。」

寒雲師太合十道：「多謝姑娘。」

辣手小紅娘指着長順，說道：「這次看在老師太份上，又算你走運，還不快些滾。」

長順喜出望外，連忙磕頭道謝，飛也似的奔了出去。

「回來！」

一聲低喝，嚇得長順連忙又停住了腳步。

辣手小紅娘好心道：「要走由後門走，當心在前面被我爹撞見，會活剝了你的皮。」

長順只求能活命，那管什麼前門和後門，連忙答應着急急轉身。

可是，就在他奔出後門的時候，辣手小紅娘瞅着寒雲師太正檢視柴房，突然順手一掌，拍在他的背心上，低聲道：「快跑！」

緊接着，就砰然掩上門扉。

掩門的聲音，正好遮蓋了長順屍體倒地的响聲。

寒雲師太竟然毫無所覺，她做夢也想不到，小伙計長順剛出枉死城，就踏上了黃泉路。

她當然更想不到，如果沒有她好心說情，長順或許還不至於送命。

辣手小紅娘輕吁一口氣，盈盈笑道：「老師太，你請力便吧，我得去前面招呼客人，不陪你啦。」

寒雲師太道：「好的，等一會渡船回來，記住告訴我一聲。」

辣手小紅娘口裏應着，轉身向外走，心裏却暗笑不已。

她對自己的機智應變，一向很自負，對今天運氣之佳，尤其感到欣慰。

可不是嗎？現在店裏只剩下一個石孝先，論機會，憑身手，要刼那紅貨還不是跟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想到那些價值連城的珍寶，辣手小紅娘不由自主加快了腳步。

但是，當她正要跨進店屋的刹那，突然臉色一變，急忙又縮了回來……

山道上，出現一列白色的行列。

八匹白色的健馬。

兩乘白色的轎子。

八名穿白衣的轎伕。

馬上騎士，也是一身雪白衣服，胸前繡着八種不同飛禽。

轎子帘兒低垂，轎門帘上各繡一隻斗大的鳳凰。

另外八名轎伕，每人胸衣前都繡着一隻麻雀。

從衣着服飾和氣派，一望而知，是「百禽宮」宮主的車駕到了。

× ×

辣手小紅娘再也想不到百禽宮主會在這個節骨眼出現，一時竟亂了主意。

店裏的石孝先更是大吃一驚，霍然起身，九環金刀已拔出鞘來。

兩人雖然想法不同，心情的緊張却完全一樣，各人都認定百禽宮的人馬是衝着自己來的。

石孝先是吃驚。

辣手小紅娘却是焦急。

就在吃驚和焦急中，百禽宮的人馬已到了店門外。

兩乘轎子在十餘丈外緩緩放落，八名白衣騎士也一齊滾鞍下馬。

那三名曾傷在辣手小紅娘刀下的白衣人，赫然也在其中。

辣手小紅娘心裏一動，忽然想到一條「縱虎搏狼」之計，連忙返身奔回後院，猛敲着厠所門扉，嗄聲叫道：「老師太，快些出來，不好了，不好了……」

寒雲師太大約剛方便好，一面整衣，一面急急開門出來，道：「什麼事？」

辣手小紅娘滿臉驚懼之色，怯生生的拉住老尼姑的衣袖，顫抖着聲道：「求求你，老師太，求你務必要救我們全家的性命。」

寒雲師太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不要害怕，慢慢告訴我，我一定替你作主。」

辣手小紅娘道：「老師太，我先請你看一些東西。」

說着，拉開了臥房房門。

寒雲師太駭然變色，失聲道：「這些人是被殺的？」

辣手小紅娘故意不回答她的話，又從懷裏摸出易北斗所給藥丸，抽播着交給了寒雲師太。

寒雲師太詫道：「姑娘，這是什麼藥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辣手小紅娘一面拭淚，一面哽咽道：「這件事，說起來話長，我害怕死了，眞不知道該從何說起……」

寒雲師太道：「你擇那重要的，長話短說，快些告訴我。」

辣手小紅娘好像深諳「激將」三昧，知道越是吞吞吐吐，對方越會心急，越心急，就越容易相信自己的話。

所以，她故作驚怯，直到老尼姑催問了好幾遍，才唏噓着說道：「今天一大早，不知從那裏來了許多强盗，忽然在我們的店裏打了起來，這些人，都是被打死了的……」

寒雲師太道：「難道全死光了？」

辣手小紅娘道：「不，他們殺來殺去，最後都死在一批穿白衣服的人手中，那些穿白衣服的人，胸前都綉着各式各樣的飛鳥，刀劍都藏在袖子裏，殺人就像切豆腐一樣……」

寒雲師太變色道：「啊！百禽宮門下，他們的人呢？」

辣手小紅娘道：「他們把死人搬進臥房裏，然後就走了，不過，臨走以前，却給了我們這顆藥丸。」

寒雲師太道：「他們有沒有說，這藥丸是做什麼用的？」

辣手小紅娘道：「有，他們說：等一會有男女五個人要從這兒經過，到時候，就把這藥丸溶在酒裏，送給那五個人喝，如果不照吩咐做，當心把你們全家老小一齊殺光。」

寒雲師太輕哦一聲，冷笑道：「原來是蒙汗藥。姑娘，你爲什麼沒有照他們的吩咐行事呢？」

辣手小紅娘道：「我……我害怕，不敢下手，我看你們都是好人，他們都是壞人，所以……所以……」

寒雲師太道：「所以你也不忍心害我們，對不對？」

辣手小紅娘點點頭，裝作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

寒雲師太笑道：「難得你年紀輕輕，便知道分辨善惡。你放心，咱們不會怪你，還會謝謝你這番好意。」

辣手小紅娘道：「可是，那些穿白衣服的强盗，一定不會放過我們全家。」

寒雲師太畧一沉吟，道：「沒關係，你們全家可以跟咱們一起離開這兒，過河之後，我會送你們很多很多錢，足够你們到別的地方，舒舒服服過一輩子。」

辣手小紅娘口中吶吶地，道：「可是……可是……」

寒雲師太道：「還可是什麼？」

辣手小紅娘反手指着店外，道：「那些穿白衣的强盗，現在已經來了。」

寒雲師太一震，道：「當眞？在什麼地方？」

辣手小紅娘道：「就在店門外。」

寒雲師太一頓足，說道：「你怎麼不早說！」

翻手摘下肩後拂塵，飛步向外奔去。

到了後院門前，果見百禽宮人馬已截住去路。

寒雲師太脚下微停，低聲對辣手小紅娘道：「這些强盗自有咱們對付，你趕快從後門偸繞出去，告訴你兩個哥哥，叫他們儘快將剛才渡河的兩人再載回來。」

辣手小紅娘口裏答應着，身子却沒有動。

她討厭百禽宮插手，同樣也不希望雲夢三俠獲勝，當然更不願把易北斗接回來坐享其成。

無論那窮書生是不是眞的易北斗，她都不想再見到他了。

所以，她在釋放曹家兩兄弟的時候，已經密令他們送人過河以後，立刻將船鑿沉，根本沒打算讓無影神鞭他們再回來。

× ×

寒雲師太從後院奔進店房，兩名白衣人也恰好由前門跨了進來。

這兩人，一個胸前綉着飛鷹，一個胸綉巨鵰。

他們的傷口已經敷藥包紮，衣服也更換過了，先前的狼狽像已不再有，神情又恢復了冷肅和驕傲。

兩人四道目光，在店裏掃視了一遍，齊齊落在石孝先和寒雲師太身上。

綉飛鷹的眉頭微微一皺，拱手道：「敢問這位可是雲夢三俠的寒雲師太？這位可是石家鏢局的石局主？」

石孝先緊護着文弱公子，沒有開口。

寒雲師太點點頭，道：「不錯，二位準備怎麼樣？」

綉巨鵰的道：「辣手小紅娘怎麼不見了？」

寒雲師太道：「很抱歉，咱們沒有看見什麼辣手小紅娘。」

綉飛鷹的又說道：「難道她會躲起來了？」

寒雲師太冷冷道：「你們問我，我去問誰？」

她是出家人，最恨殺生，剛才見了滿屋死屍，對百禽宮已懷着極深敵意，語氣自然不會和善。

綉巨鵰的怔了怔，道：「她專爲刼鏢而來，怎會離開，莫非你們的鏢貨已經被她刼走了麼？」

寒雲師太沉着臉道：「你怕被她搶先得手，就輪不到你們了，是不是？放心！直到現在爲止，還沒有誰敢動石家鏢局的鏢貨，你們百禽宮若有胆量，儘管衝着我老尼姑來吧。」

綉飛鷹的大怒道：「寒雲師太，你不要盛氣凌人，咱們百禽宮不會輕易放過你的。」

寒雲師太冷然一笑，道：「那好極了，老尼姑就在這兒，隨時候教。」

「哼！」

兩名白衣人互望了一眼，轉身退出店外。

寒雲師太一擺拂塵，低聲道：「石局主好生保護公子，貧尼出去會會這些心狠手辣的匹夫。」

石孝先道：「師太，彼衆我寡，咱們最好堅守待援，何必急於動手？」

寒雲師太道：「百禽宮已經將趕來刼鏢的黑道中人殺戮殆盡，一場血戰，勢所

難免，倒不如由貧尼先迎出去，以免驚了公子。」

說完，向文弱公子微微一欠身，大步走了出去。

兩名白衣人正在轎邊陳報經過情形，突見寒雲師太出店，不禁都怒形於色。

綉飛鷹的躬身稟告道：「啓宮主，那老尼姑目中無人，居然出來向本宮挑釁來了。」

綉巨鵰的接道：「請宮主示下，先取鏢貨，不怕辣手小紅娘不肯就範。」

轎中默然沒有回應，好一會，才傳出一聲極輕的嘆息，一個沙啞的口音道：「那丫頭當眞不在店裏麼？」

綉飛鷹的道：「屬下已經查看過，沒有發現她的踪跡。」

沙啞的聲音又道：「雲夢三俠，眞的也只有老尼姑一個人在場？」

綉巨鵰的道：「正是。」

沙啞的聲音停了片刻，才緩緩的說道：「這麼看來，那丫頭可能已經被雲夢三俠中另外兩人引開，這倒是個難得的好機會。」

綉飛鷹的道：「宮主推斷極對，此時下手，正是大好良機。」

沙啞聲音道：「可是，寒雲老尼姑功力不弱，你們只怕不是她的敵手。」

綉巨鵰的道：「宮主請放心，屬下等八人聯手，一半對付老尼姑，一半刼取鏢貨，易如反掌。」

沙啞聲音道：「好吧，你們就試試看，只是不許再挫了百禽宮的威名。」

「遵命。」

兩名白衣人同聲應諾，舉手一抬，八人立卽分爲兩隊，快步向寒雲師太迎去。

將近店門，綉巨鵰的所領三人一齊停步。

綉飛鷹的領着另外三名白衣人，突然左右散開，對寒雲師太形成包圍之勢。

寒雲師太冷笑道：「狐狸尾巴果然露出來了，只是你們還不配跟老尼姑動手，去叫你們宮主出來。」

綉飛鷹的道：「百禽宮主，身份何等尊貴，豈能輕易出手，你若識時務，趕快要石孝先將鏢貨交出來，別讓咱們多費手脚。」

寒雲師太仰面大笑，道：「鏢貨現成，只要你們勝得了老尼姑手中這柄拂塵，儘管拿去。」

綉飛鷹的大喝一聲，道：「你以爲咱們不敢？」

話出人動，雙臂疾快的一沉，欺身而上。

其餘三人不用招呼，也同時出手。

百禽宮擅使「袖中藏劍」，兵刃都隱藏在臂肘處，表面上看起來，百禽宮門下全是赤手空拳，其實，每人袖中至少都有兩柄利劍。

寒雲師太當然知道，但她故作不知，身子紋風不動的站在原地，暗中却已將功力貫注在拂塵上。

她號稱「鐵拂塵」，手中拂塵却並不是鋼鐵製成的，可是，此時將眞氣凝注在拂塵上，那馬尾紮的拂塵，根根筆直，竟比鋼鐵還要堅硬。

四名白衣人由四個方向欺身直上，同時揚臂出手，「錚錚」連响，寒光閃現，四柄劍一齊從袖中射出，鏗鏘所指，幾乎籠罩了老尼姑全身。

寒雲師太突然一抖手腕，大喝道：「撤手！」

鋼絲般的拂塵，應手帶起一陣勁風，宛如孔雀開屏，向四週飛擊而出。

只聽一片清脆的金鐵交擊聲，四名白衣人同時凌空翻滾，倒飛出一丈開外。人，都沒有受傷，四柄劍却已從中折斷，散落在地上。

百禽宮門下，都不禁駭然變色。

寒雲師太傲笑道：「百禽宮的『白衣天禽八俊』，原來也不過如此！」

綉巨鵰的白衣人怒叱一聲，道：「老尼姑少賣狂，今天叫你知道『天禽八俊』的厲害。」

一揮手，領着另外三名白衣人飛撲了過去。

他們本來是準備趁機衝進店去奪取鏢貨，現在因見寒雲師太功力强，不得不改變主意，先對付老尼姑。

綉飛鷹的和三名同伴雖被拂塵震斷了兵刃，人却並未受傷，一齊翻身重又加入了戰圈。

百禽宮的「袖中藏劍」最少有兩柄，折斷其一，對實力並沒有多大影响。

何況，有了一次經驗，「天禽八俊」出手都特別謹愼，小心翼翼，儘量不跟寒雲師太的拂塵硬接，反而紮穩了陣脚。

八個人團團圍住寒雲師太，風車似的轉動，劍光交錯，此發彼收，配合得嚴絲入扣，天衣無縫。

轉眼間，八個人已迅快絶倫的攻出七十二劍，場中却聽不到一絲兵刃交擊的聲音。

但見人影飛旋，劍光霍霍，寒雲師太宛如浸沉在一片白茫茫的劍霧中。

寒雲師太果然不愧三俠之首，一柄拂塵揮洒開來，勁風遍佈週圍五尺，當眞是風雨不透。

辣手小紅娘躲在後院門角，却不由得意的笑了。

像這樣纏鬥下去，沒有半個時辰，絶難分出勝敗，此時下手，正是天賜良機。

她輕吁了一口氣，正準備溜進店裏去取自己的兵刃，一隻脚才跨進門檻，突然身後有人輕噓道：「別忙着進去，再等一會。」

辣手小紅娘吃了一驚，急回頭，却見那自稱易北斗的窮書生，不知什麼時候已站在院子裏。

這位仁兄仍然一副落魄像，脅下仍然挾着蔴衣包袱和雨傘，正露出滿口白牙，望着她嘻嘻直笑。

辣手小紅娘只覺從背脊冒起一股寒氣，嗄聲道：「你什麼時候回來了？」

窮書生道：「剛到不久，他們在前門打得正熱鬧，所以只得從後門進來。」

辣手小紅娘訝聲道：「你是怎樣回來的？」

窮書生道：「坐渡船回來的呀。」

辣手小紅娘怔了怔，道：「你又回來幹什麼？」

窮書生道：「回來收賬嘛，姑娘，別忘了咱們約好二八拆賬的。」

辣手小紅娘心裏一沉，道：「你……你眞的就是易北斗？」

窮書生道：「我本來就是易北斗，難道你不信？」

辣手小紅娘道：「可是……」

窮書生道：「你是不是看我年紀太輕，不像？那麼你告訴我，應該多少歲才像呢？」

這話倒把辣手小紅娘問住了，本來嘛，「人王」易北斗化身無數，誰也不知道他眞正有多大年紀。

窮書生又笑道：「如果你爲了先前叫我易老前輩太吃虧，從現在起，不妨叫我易大哥，甚至叫易小弟也可以，反正那只是一個稱呼，無論怎麼叫法，我都不會介意的。」

辣手小紅娘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遍，凝目問道：「南劍和無影神鞭，現在怎麼樣了？」

窮書生笑道：「那還用問嗎，一到對岸，就被我擺平了，不過，我念在無影神鞭待我不錯，只讓他們在對岸休息一會，沒要他們的性命。」

辣手小紅娘道：「兩名船伕呢？」

窮書生道：「當然也一起放倒了，這兩個傢伙不存好心，才抵岸，就想把船鑿沉，被我每人賞了一記耳光，雖不至死，也够他們在床上躺個十天半月了。」

辣手小紅娘對他雖然有些懷疑，却不能不相信這話是眞的。

因爲她的確吩咐過曹家兄弟，要他們在船抵岸後，立刻將渡船鑿沉，以絕窮書生和雲夢二俠的退路，一定是曹家兄弟行事不愼，被這窮酸發覺了。

想不到一番心機，竟未能如願，如今人既然趕回來了，無論是眞是假，且先將鏢貨弄到手再說吧。

辣手小紅娘道：「咱們約好由你對付雲夢三俠和百禽宮，我只負責刼鏢，現在咱們應該怎麼辦？」

窮書生道：「一切當然仍照原訂計劃行事，不過，現在老尼姑既然跟百禽宮幹上了，咱們落得省點力氣，且等他們兩敗俱傷以後，咱們再坐享漁人之利，何樂而不爲。」

辣手小紅娘道：「話雖不錯，但他們這一戰，絕非一時半刻能够打完，咱們也得提防夜長夢多，又發生其他意外。」

窮書生道：「不會的，他們打不了多久，就快分出勝負了……」

話還沒完，突聽白色轎子裏一聲斷喝道：「住手！」

隨着這喝聲，劍光人影，倏忽閃退歛止。

天禽八俊退掠到轎前，個個挽首垂臂，臉上都有愧色。

原來八人雪白的衣衫上，或多或少，都留下被拂塵掃破的裂縫。

反觀寒雲師太，却衣袍完整，分毫無損，只不過以一對八，激戰太久，眞氣畧有些浮動而已。

× ×

轎中沙啞的聲音冷冷道：「丟人現眼的東西，都給我站到一邊去。」

天禽八俊滿臉羞愧，躬身應諾，默默退到轎側。

沙啞聲音道：「啓簾！」

兩名轎伕，應聲捲起了轎簾子。

百禽宮主緩步從轎中跨出。

對面衆人——包括店門前的寒雲師太，店屋裏的石孝先，以及後院門角邊的辣手小紅娘和窮書生在內，都覺得眼睛突然一亮。

誰也想不到，百禽宮宮主，竟是個女人。

她，頭戴金質朝天冠，身着綉鳳大紅袍，外罩一件金色披風，生得眉目如畫，雍容而高貴。

但是，她說話的聲音却低沉沙啞，顯得很蒼老。

寒雲師太心裏突然昇起一股寒意，只覺這少婦的語音和外貌太不相稱，若非駐顏有術，實際年齡比外貌大得多，就是練過什麼特殊的武功，使音帶受到損傷。

練功和音帶本來不會發生直接影响，那多半是爲了增進功力，經常吞服特製藥物，才損失喉部音帶。

無論是屬於前者或後者，這位百禽宮主必然身懷絕技，是個難纏的强敵。

寒雲師太戒心一起，連忙深吸一口氣，暗暗調勻體內眞氣，一面不由自主向河中張望，希望南劍和無影神鞭能發現這邊激戰的情形，儘快趕回來馳援。

這一看，心裏却大吃一驚。

渡船已經駛回泊靠在碼頭邊，船上空無一人，對岸也人踪杳然。

南劍和無影神鞭顯然已渡過對岸，怎會不在岸邊等候接應呢……

正在驚疑，百禽宮主已經到了近前，微微一笑，道：「雲夢三俠果然名不虛傳，老師太的鐵拂塵更是令人大開眼界。」

寒雲師太忙收攝心神，含笑欠身道：「宮主過獎了。」

百禽宮主道：「三俠清譽遠播，老師太更是神仙中人，爲什麼竟冒紆尊降貴，替石家鏢局走鏢護貨？」

寒雲師太笑了笑，道：「人各有志，正如百禽宮富甲天下，竟不惜冒盜賊之名，仍然企圖刼取鏢貨一樣。」

百禽宮主臉色一變，冷聲道：「本宮不希罕區區鏢銀，此次取鏢，是爲了另一目的。」

寒雲師太道：「貧尼等此次爲石家鏢局護鏢，同樣也是爲了另一目的。」

百禽宮主道：「老師太能賜告那是什麼目的嗎？」

寒雲師太道：「很抱歉，此事關係非小，恕貧尼無法奉告。」

百禽宮主點點頭，道：「看來老師太不僅武功高强，口才也超人一等，咱們今天非得見個眞章不可了。」

寒雲師太道：「宮主有興，貧尼自當奉陪。」

「好！」

百禽宮主只說了這一個字，向後一擺頭，天禽八俊立刻簇擁着兩乘轎子，倒退出三丈以外。

這意思很明顯，百禽宮主是準備以精純內力跟寒雲師太較量，內家高手相搏，場地太窄無法全力施展。

換句話說，這將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决戰，一旦動手，必然十分激烈，百禽宮主

覷寒雲師太爲勁敵，寒雲師太也絕對不敢小覷百禽宮主。

曹家小店內外，忽然都靜了下來，人人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等待着激戰的來臨。

雲夢三俠名滿大江南北，百禽宮威鎭嶺南，這一戰，可能只是瞬息間便分出勝負，也可能纏鬥上千百招，才能分出强弱，但事關雙方威譽，誰也輸不得，彼此勢將全力以赴，却可以斷言。

寒雲師太深吸一口氣，又緩緩吐出，拂塵橫擧平胸，左掌竪立，打個問訊，道：「宮主請亮兵刃。」

百禽宮主微微一笑，道：「百禽宮袖中藏劍，隨身皆是兵刃，老師太請儘管進招吧！」

寒雲師太低宣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貧尼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話完，微一欠身，左掌突然疾快的一翻，遙遙拍了過去。

百禽宮主既未閃避，也沒有招架，仍然輕攏披風，含笑屹立，好像存心要硬挨一掌。

寒雲師太掌勢雖發，却是虛招，一則不願落「先手」之名，二則也想試探對方的眞實功力。

一見百禽宮主毫無反應，頓覺不妙，急忙一挫腕，撤回了掌力。

就在她撤力變式的那一刹那，百禽宮主突然大笑道：「老師太何必要這樣客氣呢？」

笑聲中，金光一閃，人已欺到寒雲師太左側。

她語音沙啞，笑聲尤其刺耳，就像一把鈍銼在鐵板上拉動，使人聽來毛髮悚立，混身冒起鷄皮疙瘩。

可是，她就利用對方微一分神的刹那，突然發動。

寒雲師太完全沒想到她的身法會這麼快，急忙一個旋身，左掌右拂塵，閃電般一齊橫擊而出。

「蓬蓬」兩聲，掌力和拂塵都擊在百禽宮主的金色披風上。

人影倏合立分，寒雲師太斜閃出五尺以外，心頭狂跳，餘悸猶存。

再看百禽宮主，却仍然滿臉笑容，那一掌一拂塵，似乎連她半根毫髮也沒有傷到。

她的雙手，仍然緊裹在披風內，根本就沒有伸出來。

顯然，那件金色披風一定是特製的，足可承受兵刃砍劈和內家掌力的攻擊。

但她爲什麼已經欺身到了近側，却不出手攻擊寒雲師太，反而給寒雲師太出手的機會？

難道她衝過去，就是爲了想挨一掌和一拂塵？

她究竟是爲了藉此炫耀金披風的妙用？還是存心戲弄寒雲師太？

再不然，她或就是有天生有挨打的癮了？

× ×

衆人都在驚疑未定之際，百禽宮主突然又發出刺耳的笑聲，說道：「老師太小心了。」

聲出人動，金光一閃，又向老尼姑撲去。

寒雲師太這次已有了準備，馬步一沉，吐氣開聲，迎面一掌直劈過去。

這一掌，結結實實打在百禽宮主前胸上，其聲沉悶，如擊敗革。

百禽宮主直被掌力震得倒退了七八步，身子連幌了幾幌，仍然分毫未傷。

只見她長吁了一口氣，笑盈盈說道：「打得好，打得好，你若想死得快些，就再打重一點。」

一面說，一面果然又飛身反撲過來。

寒雲師太既驚又怒，力貫右臂，猛然一拂塵揮去。

塵尾擊在百禽宮主身上，只將她打得連轉了幾個轉身，絲毫也傷不了她。

只要身體一站穩，百禽宮主總是不顧一切又衝了上來。

然而，她始終沒有出過手，一退又進，反覆衝撲，倒眞像是故意送上去讓寒雲師太揮打抽擊似的。

接連七八次衝撲，寒雲師太反而有些心寒胆怯起來。

老尼姑闖蕩江湖，身經百戰，却從來沒有遇見過這種只挨打不還手的敵手。

而且，她發覺自己的眞力已經漸漸耗去，百禽宮主却似乎越挨打越有勁。

開始的時候，她每次能將百禽宮主擊退一丈開外，後來雖然仍用出全力，却只能將她擊退六七尺，再後來，即使施出十二成力量，也僅能將她擊退兩三步。

同時，寒雲師太更發現，每被擊退一次，百禽宮主的嗓音就改變一次。

她的聲音本來很沙啞難聽，現在竟漸漸變得清脆悅耳了。

說得明白點，寒雲師太每出手一次，耗去一分眞力，百禽宮主分明竟獲得一分益處，出手的人功力在減退，挨打的人功力却在增强。

寒雲師太越打越心驚，一面揮掌，一面後退，漸漸覺得手在發軟，心在發抖，已經無法再出手。

百禽宮主反而越挨打越有精神，步步進逼，毫不放鬆。

到現在，勝負似乎已經用不着再分辨了。

這樣糾纏下去，挨打的一定獲勝，打人的鐵定落敗，而且會敗得很慘……

× ×

這是一場奇特的决戰，既未驚天動地，也不够精彩激烈，却使店中觀戰的人，一個個看得目瞪口呆，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誰也沒有見過這種決戰，誰也不知道百禽宮主用的是什麼武功。

辣手小紅娘焦急地道：「不能再等了，咱們得趕快動手才行。」

窮書生道：「爲什麼？」

辣手小紅娘道：「寒雲師太眼看就要落敗，若等百禽宮主將鏢貨得手，那時就更難下手了。」

窮書生想了想，道：「但現在他們還沒有眞正分出勝負，咱們如果動手，勢必會引起他們聯手截奪，縱然搶得鏢貨，也脫不了身。」

辣手小紅娘突然泛起一抹疑雲，不由回頭又向窮書生打量了一下。

這人外貌可疑，連口氣也不像是「人王」易北斗，一個號稱「人王」的黑道翹楚，怎會說出如此怯懦的話來？

她心念轉動，便冷冷道：「那麼，依你之見，咱們應該怎麼辦？」

窮書生道：「咱們最好以靜待變，等他們眞正分出勝負之後，那時再見機行事吧。」

辣手小紅娘道：「到那時候，你自問有把握能勝得百禽宮主？」

窮書生道：「笑話，我若連百禽宮主也勝不了，還能算是人王嗎？」

辣手小紅娘冷笑道：「好，別忘了咱們的約定，雲夢三俠和百禽宮由你對付，我只管刼鏢……」

正說着，忽聽一聲驚呼，鬥場中已發生了驚人變化。

寒雲師太在全力擊出十餘招後，眞力已耗損過半，却見百禽宮主越挨打越有精神，那掩藏在金色披風內的身體，漸漸堅如鋼鐵，穩如磐石，拂塵和掌力硬擊在上面，其聲如金鐵交鳴，已經無法再將她擊退。

老尼姑突然發覺自己上當了。

敢情百禽宮主所練的，竟是武林失傳已久的「蛤蟆神功」。

「蛤蟆神功」名稱雖然欠雅，却是武林中最神奇的一種內家功夫，據說是一位「杖脊人」所創。

「杖脊人」，就是「職業挨打人」。

那時候，官府刑罰中，有一項「脊杖」，列爲五刑之一，也就是俗稱的「打板子」，無論官民犯罪，被判「脊杖」若干，便當場脫下褲子，由刑役一五一十鞭打，打完了，莫不皮開肉綻，鮮血淋漓。

後來因政治腐敗，賄賂公行，凡是有錢的人被判「脊杖」，每每化錢僱一個人代替挨打，於是，就有人專以替打爲業，人家犯了法，他去挨屁股，因而被稱爲「杖脊人」。

據說有一位「杖脊人」，本來習過武功，後因貧病潦倒，厚着臉皮以挨打爲業，漸漸挨打得多了，習以爲常，竟不覺其苦，反以爲樂。

而且，每在挨打時，口裏呼痛，心裏却生出奇想。

他忽然想到，癩蛤蟆被人鞭打的時候，不是拚命鼓氣抗拒嗎？人爲什麼不能像蛤蟆一樣，在挨打時鼓足氣，痛楚可以減輕，如果再進一步，將對方施用的力氣，蓄存在自己體內，等到對方力氣耗盡，自己却蓄了滿身力量，然後一鼓發作出來，反擊對力……

這一分靈感，果然使他悟出一種方法，那就是「鼓氣蓄力」，但他火候淺，只能「鼓氣」承受杖責，却想不出蓄力反擊的門徑。

以後，他將這一奇想告訴了一個和尚，那和尚乃是佛門高僧，內功修爲極精，認爲這種「挨打不還手」的辦法，大和我佛慈悲之念，便虔誠閉關潛修，最後，終於悟出「蛤蟆神功」。

習練「蛤蟆神功」，必須輔以丹砂藥物，故喉部畧有損傷，但也是功夫火候的一種標示，功力越深，語音越沙啞，挨打蓄力越多，聲音就變得越清脆。

這種功夫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必須讓對力先動手，自己不能主動攻擊對力，再加以丹砂藥物配製不易，後來漸漸不爲武林中人所喜，以致失傳了。

忠貞死節義　虎將護金龍

寒雲師太發覺百禽宮主練的竟是「蛤蟆神功」，便立即改採守勢，步步後退，可惜爲時已晚。

這時，百禽宮主業已借力蓄力，反弱爲强，猛然抖開披風，雙掌齊出，展開了反擊。

她蓄力已久，這一發動，自然威勢凌厲，一出手便將寒雲師太劈了個大觔斗。

寒雲師太人雖未傷，心胆已怯，一面招架，一面倒退，同時向店裏的石孝先叫道：「事急了，貧尼捨命阻敵，施主護衞黃公子快走。」

百禽宮主大笑道：「事到如今，還想往哪兒走？」

石孝先還沒有動，「天禽八俊」已經一字排開，據守住店外通路。

這情形，的確是沒有辦法走了，石孝先武功本已遜於寒雲師太，一柄刀既要護人，又要護貨，絕難闖出重圍。

情勢已危急萬分，然而，那位文弱的黃公子，却端坐在店內，似乎一些兒也不驚慌。

石孝先手橫九環金刀，侍立在黃公子身傍，手心緊緊捏着兩把冷汗。

百禽宮主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老師太，你們留下鏢貨，本宮不爲已甚，放你們離去。」

她口裏笑話，手上却沒停，掌風橫掃直劈，又將寒雲師太摔了個觔斗。

强弱之勢已明，寒雲師太連招架也困難了。

老尼姑勢窮力拙，仍然咬牙苦撐，捨命擋住店門，想爲石孝先和黃公子守住一條出路。

百禽宮主又道：「老師太，盛名得來不易，你若再因循不決，只怕一世英名，就要付與流水了。」

寒雲師太不答話，突然奮起全力，猛揮拂塵，向百禽宮主臉上掃去。

「蛤蟆神功」鼓氣僅限於身軀四肢，功力絕難達到面部五官，老尼姑這一拂塵，正是避堅就弱，攻其必救。

誰知百禽宮主却哈哈一笑，身子不退反進，雙掌齊出，閃電般一翻手腕，竟將拂塵塵尾抓住。

百禽宮主手上畧加了兩分力，人如山屹嶽立，紋風不動，冷哂道：「老師太莫非想表現一下『蜻蜓撼石柱』的絕……」

最後一個「技」字還沒說出來，忽聽寒雲師太一聲大喝，突然將拂塵向前一送，身子也緊跟着騰飛而起，連人帶拂塵，一齊向百禽宮主衝撲過去。

百禽宮主沒防到她會情急拚命，急忙揮掌迎擊，腳下疾退。

人影飛撲，掌風怒捲，只聽一聲悶哼和一聲慘呼同時併發……

場中情勢突變，鮮血噴洒了一地，兩個人都變成了血人。

寒雲師太被一掌震飛，直跌進曹家小

店內，口中鮮血狂噴，人已奄奄一息。

可是，在她左手掌心裏，却緊握着兩顆血淋淋的眼珠。

百禽宮主仍舊挺立在店門口，滿臉鮮血直流，兩眼已變成兩個血窟窿。

× ×

這突然發生的變化，使原來已成定局的勝負，刹那間又混亂起來。

雙力觀戰的人，都同樣吃驚，同樣震動。

天禽八俊不得不撤去包圍，急急趕到百禽宮主身邊。

石孝先也驚慌地扶起寒雲師太，顫聲問道：「師太，傷勢如何？」

寒雲師太搖搖頭，喘息着道：「不，……不要管我……快……快走……」

石孝先含淚從懷裏取出一個藥瓶，倒出三粒藥丸，匆匆納入寒雲師太口中。

藥丸入腹，寒雲師太喘息了片刻，精神似乎畧爲振作，又道：「貧尼拚着一死，可惜無法護送公子安抵海口，陳，劉二友未見露面，想必也已凶多吉少，石局主，這千斤重担，就在你一人肩上了。」

石孝先含淚點頭，道：「師太請放心，這瓶『紫陽丹』，是大內御用的療傷聖藥，你好生調息一會，等內傷稍癒，咱們再一同走……」

「不！」寒雲師太斷然道：「貧尼生死事小，公子安危事大，石局主，你們不走，貧尼死難瞑目。」

石孝先惶恐萬分地說道：「可是……可是……」

他欲言又止，其意却甚明，百禽宮主雖然負傷，店外，有天禽八俊，憑他一個人，仍然沒有突圍的把握。

寒雲師太低聲催促道：「石局主，良機轉瞬卽逝，你此時不走，就更沒有機會脫身了，貧尼拚捨這條性命，替你擋住天禽八俊。」

說着，她果然掙扎着，從地上坐了起來。

那被稱爲黃公子的文弱少年一直沒有開過口，這時突然挺身站起，道：「老師太不用担心，讓我親自去會會他們。」

寒雲師太和石孝先大驚道：「公子，千萬使不得……」

黃公子道：「沒關係，他們要的只是這個包袱，就把包袱給他們好了。」

石孝先急道：「那怎麼行，包袱中的東西，萬萬不能失去……」

寒雲師太也喘息着道：「公子，咱們寧可粉身碎骨，絕不能失去包袱，包內物件若落在這批歹徒手中，公子也無法抵達海口了。」

黃公子長嘆一聲，頷首道：「這我知道，但事迫至此，如果二位眞的喪了性命，東西仍會落在他們手中……」

突然一聲輕笑，有人接口道：「那倒不見得。」

隨着笑語聲，辣手小紅娘和窮書生一前一後，從院門走了出來。

石孝先急忙旋身，橫刀護住黃公子，沉聲道：「你們是……？」

窮書生道：「在下易北斗。」

辣手小紅娘笑盈盈道：「刀頭滴鮮血，嬌軀着紅裳，問我名和姓，人稱辣手小紅娘。」

石孝先和寒雲師太心頭一震，不禁駭然變色。

× × ×

人活着，是爲了一份希望。

一個人寧願捨命赴死，往往也是爲了要實現那份希望。

寒雲師太的希望，就是寧願犧牲自己，爲黃公子和石孝先爭取一綫生機。

現在，她的希望破滅了。

她捨死忘生，不惜跟百禽宮主同歸于盡，好不容易得手，萬想不到，易北斗和辣手小紅娘會在這個節骨眼上突然出現。

人王易北斗，辣手小紅娘，兩人中任何一個，都是難纏的高手勁敵，何況雙雙同時現身。

寒雲師太一番心血盡付流水，只覺腦中一陣暈眩，幾乎昏迷過去。

但是，不知打那兒來的一股力量，却使她搖搖幌幌從地上站立起來，踉蹌前奔幾步，將身體擋在黃公子前面。

雖然只是那麼短短幾步路，已經牽動了內腑傷勢，她人雖强撐站着，鮮血却大口大口湧出，染紅了僧衣，洒落遍地。

辣手小紅娘看得直搖頭，笑道：「老師太，你不行了，幹嘛這樣激動，連老命都不顧呢？」

寒雲師太「嘓」地一聲，吞下一口鮮血，怒目道：「你們這兩個孽障，若敢傷公子一根毫髮，老尼姑非將你們碎屍萬段不可。」

辣手小紅娘道：「喲！幹嘛說這種狠話？姓黃的是你的什麼人？值得你這樣替他賣命。」

寒雲師太冷冷一哼，說道：「你不必問，反正你若想傷人刼物，除非先殺了老尼姑。」

辣手小紅娘聳聳肩，道：「現在要殺你，倒也不是什麼難事，不過，老師太放心，咱們只要東西，並不想殺人。」

寒雲師太叱道：「休想！」

辣手小紅娘笑了笑，道：「其實，老師太應該想開一點，你傷了百禽宮主，這血仇是化解不了啦，就算咱們不出手，你們也脫不了身，與其將東西便宜了人家，何不咱們交個朋友……」

寒雲師太截口道：「休想。」

辣手小紅娘並不生氣，又道：「老師太，事實已經擺在眼前，只有咱們合作，這位黃公子才有脫身的希望，珠寶再珍貴，總是身外之物，你又何必……」

寒雲師太厲聲道：「休想！休想！休想！」

辣手小紅娘嘆了一口氣，回頭對窮書生道：「看來交易是談不攏了，雲夢三俠歸你負責，閣下就請動手吧！」

窮書生點點頭，感慨地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唉！古人之言，誠不我欺也。」

說着，舉步向寒雲師太走來。

「站住！」石孝先突然一抖九環金刀，沉聲喝道：「姓易的，你也是江湖成名人物，居然有臉乘人之危，對一個身負重傷的人下手？」

窮書生道：「我本不想乘人之危，是你們太不識時務了，當此生死關頭，你們

竟然捨不得區區財物。」

石孝先道：「別說區區財物，便是性命，咱們也捨得，但咱們隨身所帶，並沒有太多財物，只不過旅途所需百餘兩黃金而已。」

辣手小紅娘嬌笑一聲，道：「石局主眞會說笑話，敢情拿咱們都當作三歲小孩看待麼？」

石孝先正色說道：「信與不信，全在姑娘，但石某人句句實言，決無半個字虛假。」

辣手小紅娘道：「果然是眞的，那就好辦了，石局主只要把包袱交給咱們，事情豈不就解決了嗎？」

石孝先道：「抱歉，這辦不到。」

辣手小紅娘道：「只不過區區百兩黃金，難道石局主捨不得？」

石孝先道：「這不是捨不捨得的問題，而是包中之物，對你們無用，對這位黃公子却十分重要。」

辣手小紅娘微笑道：「是嗎？那倒要請教，包中之物，究竟是些什麼？」

石孝先道：「這却恕難奉告。」

辣手小紅娘格格笑道：「你不說，咱們也知道，包中雖然不是黃金白銀，却是價值連城的珠寶，對不對？」

石孝先既未承認，也沒有否認。

辣手小紅娘又道：「這樣吧，咱們也用不着再打啞謎了，念在這位黃公子是斯文人，咱們退讓一步，請公子打開包袱給咱們瞧瞧，如果眞的只有百兩黃金，咱們非僅分毫不取，更奉贈黃金百兩，護送三位過河，如果是珠寶，咱們也只取珠寶，仍然護送三位平安渡河，這條件該很優厚了吧？」

不錯，這條件的確已經够優厚，尤其從辣手小紅娘口裏說出來，只怕還是她平生第一遭。

寒雲師太却想也未想，便斷然拒絕道：「不好。」

辣手小紅娘不覺一怔，道：「老師太，這是咱們最客氣的做法，你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寒雲師太道：「只要老尼姑還有一口氣在，你們就休想動那包袱。」

辣手小紅娘一挑雙眉，道：「好！咱們就試試看。」

寒光一閃，突然出手，匹練般的刀光，向寒雲師太疾捲而到。

寒雲師太雖然身負重傷，却早想到辣手小紅娘會動手，而且，也早知辣手小紅娘「出鞘一刀」迅快絕倫，自己根本無法閃避。

因此，她根本就沒有準備閃避，反而雙臂齊張，以「餓虎撲羊」的勢子，飛身向小紅娘撲去。

兩人幾乎是同時發動，雙力都快逾電光石火。

石孝先一聲驚呼還未出口，辣手小紅娘的刀，已閃電般刺入老尼姑腹部。

就在刀尖入腹的刹那，寒雲師太突然張口，「噗」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

辣手小紅娘來不及閃避，登時被噴得滿臉鮮血，雙目全被血水迷住，心裏大驚，急忙仰身欲退。

然而，寒雲師太的兩條手臂，却像鋼箍一般，緊緊抱住了小紅娘的肩膀。

老尼姑先挨了百禽宮主一掌，內腑已被震碎，再挨辣手小紅娘一刀，當然是活不成了。

但，她在臨死之前，却牢牢的抱住了殺人不眨眼的辣手小紅娘，鼓足最後一口餘氣，厲聲大叫道：「石局主，保護公子快走……」

這是她最大的心願，也是她捨生就死的唯一代價，其聲凄厲，刺耳驚心。

石孝先只覺心血沸騰，熱淚盈眶，突然振臂出刀，九環金刀直劈橫掃，向窮書生疾攻三刀，顫聲道：「公子，請快些朝後院走。」

黃公子顯然已被眼前的慘烈情況驚呆了，怔怔站着，竟忘了舉步。

這時候，辣手小紅娘雙目被血水所封，人已被寒雲師太緊緊抱住，手中有刀，却抽不出來，急切間，無法擺脫寒雲師太，當然更無法分身攔截奪鏢。

窮書生雖然自稱「人王」易北斗，武功却出人意外的稀鬆，被石孝先一輪疾攻，竟亂了手脚，連連倒退，根本顧不得攔阻。

而百禽宮門下，正忙着替宮主敷藥治傷，天禽八俊都在前門，正是千載難逢的脫身機會。

可是，這機會，却被黃公子白白錯過了。

轉瞬間，辣手小紅娘已經掙脫了寒雲師太的抱持，抹去了臉上血水。

當她發現窮書生竟不是石孝先的對手，先是一驚，接着發現黃公子仍然呆呆站在原地，又不禁一喜。

心念動處，人已如脫弦之矢，向黃公子撲去……

石孝先連聲催促，不見黃公子行動，却發覺辣手小紅娘已經脫身，這一驚，眞是心顫胆裂。

身形疾轉，連忙捨了窮書生，揮刀迎向辣手小紅娘。

然而，辣手小紅娘却遠非窮書生那麼容易對付。

兩人迎面相遇，雙刀交擊，寒芒飛閃，石孝先左臂已中了一刀，皮開肉綻，鮮血迸出。

辣手小紅娘志在刼鏢，不想纏鬥，一招傷了石孝先，身形毫未停頓，已衝到黃公子面前。

突然，破空聲响，一縷勁風，疾射腦後。

辣手小紅娘急忙一個旋身，刀鋒反掃，將一枚透骨釘震飛。

目光掠過，這才發現暗器竟是窮書生射來的。

辣手小紅娘怒道：「姓易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窮書生手持雨傘，將傘頂遙對小紅娘，笑道：「沒有什麼意思，我只是想讓姑娘知道，這柄傘，名叫『追魂飛花血羅蓋』，傘中所藏暗器，不下三百餘枚，在這狹窄店屋內，縱然武功絕頂，也沒有辦法全部躲過。」

辣手小紅娘變色，道：「你不是易北斗？」

窮書生道：「我若再說是，只怕姑娘也不會相信了，好在那只不過一個名字，是誰並不重要，姑娘只要記住這柄傘的名字就行了。」

突然斜退一步，沉聲道：「石局主，你最好也不要妄動，傘中暗器，足可把你們三人射成蜂窩。」

石孝先連忙將刀插在地上，拱手道：「石某認栽了，一切但憑吩咐，只求千萬別傷了這位黃公子。」

窮書生笑道：「這容易，在下要錢不要命，石局主請那位黃公子把包袱擲過來，在下轉身就……」

「走」字還未出口，忽聽一聲冷笑道：「辦不到！」

話音入耳，辣手小紅娘已經閃電般奪下黃公子手中包袱，一個轉身，藏進黃公子背後。

石孝先驚呼失聲道：「兩位快別動手，有話都好商量，萬不能傷人。」

辣手小紅娘冷哼道：「傷人的不是我，你要保全這位黃公子，就叫那窮酸讓開去路。」

窮書生揚了揚傘柄，道：「沒有那麼簡單，不留下包袱，誰也別想離開這間小店。」

辣手小紅娘道：「咱們就試試看。」用刀柄一頂黃公子腰部，喝道：「向前走！」

石孝先急叫道：「姑娘，千萬使不得，石某這兒跟你跪下了。」

「噗」地一聲，果然屈膝跪倒，連連叩頭不已。

寒雲師太拚死護主，雙手緊抱辣手小紅娘。

辣手小紅娘詫道：「這姓黃的究竟是你什麼人？他的死活，難道比你自己的性命還重要？」

石孝先顫聲道：「姑娘，求你放開黃公子，你要財物，石某願親筆書據，憑據去石家鏢局支取，傾家蕩產，在所不惜，你要性命，石某願意引頸受戮，決不皺一下眉，但求你不要傷黃公子一絲毫髮。」

辣手小紅娘道：「他也只不過一個有錢人家的公子罷了，值得你傾家蕩產再賠上性命？」

石孝先道：「這一點，請姑娘不必追問，石某願以性命保證，包袱內絕不是珠寶財物，萬望二位高抬貴手，不可作無益之爭。」

辣手小紅娘冷笑道：「聽你這麼說，我倒非看看他是何許人物了。」

說着，便想扯下黃公子的覆臉面紗。

「住手！」

黃公子突然低喝道：「你們縱然見了我的面貌，也不會認識，如果一定要見見，我自己會取下來。」

他身處危難之中，談吐竟然十分鎭定，語句徐而不急，隱隱含着一股懾人的威嚴。

一向桀驁不馴的辣手小紅娘，也不由自主收回了手，訕訕地道：「好吧，那就勞駕自己動手了。」

黃公子道：「姑娘，眞想見見我的面貌？」

辣手小紅娘說道：「見見又有何妨？我得了公子的珠寶，總該認識原主人是誰呀。」

黃公子道：「如果我告訴你，那包袱內並沒有珠寶，姑娘相信嗎？」

辣手小紅娘掂了掂包袱，道：「看來份量不輕，我想，就算不是珠寶，一定也是很值錢的東西。」

黃公子道：「不錯，是很值錢的東西，但這東西落在姑娘手中，却只有兩種結果。」

辣手小紅娘笑道：「那兩種？」

黃公子道：「一是大失所望，一是後悔莫及。」

辣手小紅娘揚揚眉，道：「小紅娘自從出道以來，希奇古怪的事見得太多，失望或許難免，却從來沒有後悔過。」

黃公子道：「這一次，你一定會後悔，因爲包袱裏的東西，對你非僅無益，反會替你惹來殺身大禍。」

辣手小紅娘道：「是嗎？公子說得這樣神秘，等一會，我倒非要仔細瞧瞧不可了。」

語氣突然一變，道：「黃公子，現在可以取下你的面紗了吧？」

黃公子默然片刻，長吁一口氣，道：「好，千里相逢總是緣，就讓你見——」

石孝先大聲道：「公子，行踪一露，後患無窮。」

黃公子搖搖頭，輕嘆道：「生死皆有命，如果我命中註定難脫此刼，縱然行踪再隱密又有何用。」

說着，舉手摘下了覆臉面紗。

× × ×

那是一張陌生的臉，却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白皙的面孔上，畧帶着幾分倦容，但眉目清癯，不怒而威，使人一見，竟不期然產生出一股莫名的敬畏之意。

是什麼原因？誰也說不出來。

這張臉，絕不屬於江湖中人，甚至也絕不屬於平常富豪人家，那清越脫俗的容貌，威嚴冷肅的眼神，好像天生就跟一般俗人不同。

那神采、那威儀、那氣度……分明與生俱來，絕對不是裝作得出的。

辣手小紅娘一向自視甚高，狂傲不羣，可是，面對這張陌生的臉，却好像感到自己忽然矮了半截……

她心神微顫，連忙移開目光，對窮書生笑了笑，道：「怎麼樣？閣下還有興趣想再看看包袱裏的東西嗎？」

窮書生說道：「有又如何？沒有又如何？」

辣手小紅娘道：「如果你也不怕惹上殺身之禍，咱們倒可以談談條件。」

窮書生道：「什麼條件？」

辣手小紅娘道：「合夥仍然有效，只不過拆賬的方法要改一改。」

窮書生道：「怎樣改法？」

辣手小紅娘道：「二八拆賬還是二八拆賬，只是，你兩成，我八成。」

窮書生哼道：「你以爲東西在你手中，就是你的了？告訴你，在『追魂飛花血羅蓋』面前，你連看一眼也休想。」

辣手小紅娘笑道：「你眞的認爲我畏懼你那柄破傘？」

窮書生道：「不信邪就試試看。」

辣手小紅娘道：「好，咱們就較量一下，只是別連累無辜，你先讓這位黃公子避開。」

窮書生道：「可以，只要你願意，我也不反對。」

辣手小紅娘微微一笑，擧刀平胸，對黃公子一欠身，道：「公子請退開一旁，當心暗青子會傷着你。」

她本來是挾持黃公子作護身盾牌，現在突然改變主意，反勸黃公子離開，不免使人大感意外。

石孝先急忙一躍而起，道：「公子，快請過這邊來。」

誰知黃公子却搖搖頭，說道：「不。二位在動手較量之前，能否先聽我說一句話？」

辣手小紅娘道：「請說。」

黃公子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二位都是武林高人，何苦爲了一件毫無用處的東西，自相殘殺。我再重申一句，那包袱內，絕非珠寶，二位何以總不肯相信呢？」

辣手小紅娘笑道：「這就叫『不到黃河心不死』。包袱內如果不是珠寶，又何須勞動石局主和雲夢三俠護送？」

窮書生也道：「不錯，咱們只知道這一票暗鏢，價值鉅萬，如果不是珠寶，那會是什麼？」

黃公子長嘆了一口氣，道：「既然二位一定不肯相信，何不將包袱解開，當面看個明白……」

石孝先急道：「公子，解不得！千萬解不得！」

黃公子擺擺手，道：「不要緊，東西既已在他們手裏，遲早總得讓他們看見，石局主，你已經盡了力，一切後果，由我來承担吧。」

石孝先沒有再爭辯，却低下了頭，淚水滾滾直落。

看來，他似有滿腹羞慚無法出口，只有藉那滾滾熱淚，冲淡內心的負疚。

辣手小紅娘望望窮書生，道：「咱們就解開包袱看看？你意下如何？」

窮書生道：「我當然同意。」

突然一人厲聲接口大喝道：「我不同意。」

隨着話聲，兩條人影閃電般從後院衝了過來，一奔窮書生，一奔辣手小紅娘。

這兩人出現得太突然，行動也太迅捷，面目猶未看清，劍光已飛射到小紅娘身前，同時，勁風疾倦，一條長鞭也搭上了窮書生手中的「追魂飛花血羅蓋」。

窮書生急按傘柄機簧，射出一大蓬透骨釘，足有四五十枚之多。

可是，他手中的「追魂飛花血羅蓋」，已被長鞭扯動，失了準頭，數十枚透骨釘，全都射在牆上。

等他再想調過傘柄，肩頭已重重挨了一掌……

辣手小紅娘因爲有黃公子擋在身前，應變較爲從容，也認出兩人竟是「雲夢三俠」中的南劍和無影神鞭。

心頭一驚，急忙揮刀招架。

南劍顯然顧慮怕誤傷了黃公子，劍勢不敢大開大闔，辣手小紅娘的刀法又迅快絕倫，十分潑辣，刀光如怒濤翻湧，毫不退縮。

這時，她若想先傷黃公子，實在易如反掌，但她竟然放過了大好機會，未對黃公子下手。

就在這刹那間，石孝先已經搶回九環金刀，奮身衝入戰圈，一面橫刀護衞着黃公子，一面大聲道：「陳大俠，不要放走了她，包袱還在她手中。」

南劍道：「放心，她跑不了。」

手上一緊，劍招倏變，展開了凌厲攻勢。

辣手小娘紅一柄刀使得霍霍生風，滴水不透，與南劍陳雪峯互相搶攻，絲毫不讓。

一個是名滿武林的劍術高手，一個是威震江湖的使刀英豪，刀劍盤旋，寒光交錯，週圍數丈，盡被一片刀光劍影籠罩。

看情形，辣手小紅娘要想勝過南劍陳雪峯，固然不易，若想全身自保，應該並無困難。

那邊的窮書生和無影神鞭，却顯然分出了高下。

窮書生的武功，分明不是無影神鞭劉鐵心的敵手，「追魂飛花血羅蓋」在層層鞭影中，也失去發射暗器的機會，若非店屋狹窄，使長鞭受到限制，窮書生只怕早已落敗了。

他自己也知道情勢不利，忙叫道：「小紅娘，咱們的合夥還算不算數？剛才你的條件是不是眞心話？」

辣手小紅娘笑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窮書生道：「如果是眞心話，我願意接受二八拆賬，咱們帶着東西走。」

「走？」辣手小紅娘大笑起來：「現在想走，只怕沒有那麼容易了。」

無影神鞭接口道：「不錯，現在你兩個趁早束手受縛，還想往那裡走！」

長鞭掄飛，「拍」地一聲，窮書生左肩上已挨了一鞭。

這一鞭，雖然要不了窮書生的命，却也打得他衣破血出，張牙咧咀，倒退了兩三步。

窮書生叫道：「小紅娘，咱們是唇亡齒寒，我若失手，你也沒有好受的。」

辣手小紅娘道：「你現在才說這種話，不嫌太遲了麼？早知如此，在船上你就該先下毒手。」

窮書生道：「可是，我用『霧香丸』燻翻他們，少說也得一個對時以後才能醒，誰知道——」

「拍！」一鞭橫掃過來，打斷了他的話，也在他手背上添了一道血痕。

窮書生五指一鬆，「追魂飛花血羅蓋」險些脫手墮落地上。

辣手小紅娘冷笑道：「閣下，這是你自作自受，你就自己認命吧，對不起，我可不想奉陪了。」

一振腕，疾攻幾刀，盪開劍幕，飛身向後院衝去。

南劍急施「移形換位」身法，連變了三個方位，竟然無法攔住她。

窮書生見辣手小紅娘突圍欲走，心裏大急，忙虛幌一招，轉身向前門奔走。

可是，他却忘了自己的對手是無影神鞭。

長鞭不利於近搏，但遠擊追襲，正是專長。

窮書生剛奔出三四步，腦後風响，長鞭已接踵追擊而到。

「劈拍」一聲，鞭梢正中後頸。

窮書生只覺頸項火辣辣一陣熱，如被火烙，一聲痛呼猶未出口，右腿又被軟鞭捲住。

無影神鞭一抖手腕，窮書生就像吞餌的魚，被活活「釣」了起來……

石孝先急叫道：「劉大俠，快去追辣手小紅娘，這窮酸交給我了。」

× × ×

窮書生中鞭被擒的時候，辣手小紅娘已衝到後院門口，只要奔入後院，四面皆可脫身，再想追截就不容易了。

突然，一條人影，出現在門口，正擋住了小紅娘的去路，低喝道：「想往那裏跑？」

辣手小紅娘看也沒看，刀光一閃，迎面揮去。

她的「出鞘一刀」下，不知毀過多少成名高人，那人又直挺挺站在門口，別說是個人，就算是鐵鑄的柱子，也會被一刀揮成兩截。

誰知這一刀竟揮了個空。

門口那人腳下不動，只是上身向後一仰，寒森森的刀鋒掠胸而過，連衣服也沒有碰到。

他的身子，就像一個上輕下重的「不倒翁」，一仰之後，接着，又向前一傾，左手却屈指輕彈，「叮」然一聲，正中刀身。

辣手小紅娘突覺虎口一痲，幾乎握不住刀柄。

幸虧她反應迅捷，身形順勢向右疾轉半匝，才算卸去刀身反震之力，將前衝的勢子穩定下來。

於是站穩了，却驚出一身冷汗。

她做夢也想不到，後院門口居然埋伏着如此高人。

從那人的身法和出身推斷，武功顯然高過雲夢三俠很多，這個人，會是誰呢？

辣手小紅娘急於想看看那人的容貌，無奈南劍陳雪峯已經隨後追到。

緊跟着，無影神鞭劉鐵心也趕來了。

一劍一鞭，頓時將辣手小紅娘圍了個風雨不透，竟使她無暇看清門口的是什麼人。

辣手小紅娘驚怒交加，突然激發了凶性，嬌叱一聲，刀光倏盛，本來如匹練般的刀光，忽化作一團滾動的光影，混身上下，盤繞若飛，招發連環，生生不絕。

南劍和無影神鞭都感到，那刀法招式雖是守勢，然而，從光影中透射出的刀罡勁炁，却已灼膚生痛，蠢然欲出。

後門口忽然傳來一聲低喝道：「風雷十八斬！二位當心——」

喝聲未落，刀光突斂，一條人影踉蹌退出了戰圈。

那是無影神鞭劉鐵心，左手臂已中了一刀，鮮血迸流。

南劍大吃一驚，忙不迭收劍躍退。

辣手小紅娘並未追擊，却凝神對後門外道：「是何方高人？請進來見見。」

門外緩步走進來一個人。

「是你！」—

辣手小紅娘不禁瞪大了眼睛。敢情那進來的竟是曹家小店的店主——曹老頭。

× × ×

曹老頭空着手，步履緩慢，神情肅然，兩眼深沉的望着辣手小紅娘，徐徐說道：「小紅娘，你太過份了，這包袱豈是你能拿的，還不快些還給黃公子。」

辣手小紅娘沒有回答他的話，只沉聲問道：「你是誰？」

曹老頭道：「不必問我是誰，我叫你把包袱還給黃公子，你就照我的話去做，否則，誤了大事，你縱然粉身碎骨也難補償。」

辣手小紅娘道：「我憑什麼要照你的話做？」

曹老頭緩緩擧起雙手，道：「就憑我這雙肉掌。」

他雙掌虛提，十指微屈，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異樣，突然掌心向外一翻，十個指甲竟倏忽暴長出一寸多，指尖血紅，宛如野獸利爪。

辣手小紅娘駭然驚呼道：「『血影虎爪』——」

曹老頭緩緩說道：「不錯。血影藏利爪，徒手搏虎狼，宇內尊北斗，江湖號人王。」

辣手小紅娘不由心裏打個寒噤，失聲道：「人王易北斗。」

曹老頭道：「我改名換姓，隱居在這荒涼渡口已經將近十年，本來決心不再涉足江湖，所以，你們在這裏火併殘殺，甚至冒我的名字招搖詐騙，我都隱忍不問，可是你們鬧的太過份了，長順是個孩子，

你爲什麼連他也不放過？如今更胆大包天，竟然敢奪刼聖——」

說到「聖」字，突然一頓，沒有再說下去。

恰巧在這時候，只聽石孝先焦急地道：「百禽宮的人忽然撤走了，必是發現了公子的面貌，易前輩，咱們不能够再躭擱了。」

大家循聲望去，果然，百禽宮的人轎都已經渺無踪影。

曹老頭臉色微變，沉聲道：「小紅娘，亡羊補牢尚未晚，快把包袱給我。」

辣手小紅娘却一旋身，退到厨下爐灶邊，右手橫刀護身，左手竟然將包袱舉向灶口，冷笑道：「你們最好別仗着人多想强奪，逼急了，我寧可將包袱丢進火爐裏燒掉。」

曹老頭怒道：「你若敢毁損包袱，今天非活劈了你不可。」

辣手小紅娘道：「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我得不到的東西，誰也別想得去，如果不信，那就試試看。」

熊熊爐火，映着她一身紅衣和森冷的刀鋒，看來，她是眞的說得出做得到，不惜先毁包袱，再決死戰。

衆人面面相覷，誰也不敢妄動。

曹老頭嘆口氣，道：「你要怎樣才肯交還包袱？」

辣手小紅娘說道：「很簡單，兩個條件。」

曹老頭道：「請說吧。」

辣手小紅娘道：「讓我知道這位黃公子的身份，同時讓我看看包袱裏究竟是什麼東西？」

曹老頭道：「這兩個條件，其實等於一個，你若見了包袱中東西，自然知道黃公子的身份，如果知道公子的身份，就不難想到包袱中是什麼東西。」

辣手小紅娘道：「那就算一個條件也行。」

曹老頭却搖搖頭，道：「可惜這條件無法辦到。」

辣手小紅娘道：「爲什麼？」

曹老頭道：「不爲什麼，只是事關重大，不能够告訴你。」

辣手小紅娘眉峯一挑，冷笑道：「這麼說，你是逼我毁掉這包袱了？」

曹老頭沉吟了一下，道：「小紅娘，這樣好不好？你先將包袱還給黃公子，讓他們過河先走，我再將內情告訴你。」

辣手小紅娘道：「不行，不讓我瞭解內情，休想我會交出包袱。」

曹老頭喝道：「你——」

辣手小紅娘接口說道：「我並不想毁損包袱，但是若有人逼我，那就另當別論了。」

曹老頭急怒塡胸，幾次想出手，又强忍下來。

他自信若全力施展，三招內可以制服辣手小紅娘，可是，在這三招時間裏，包袱也一定會被燒毁了。

南劍和無影神鞭更是沒有主意，大家都惶然望着那爐火上的包袱，心裏空自焦急，却不知該如何是好。

突然，遠遠傳來一聲號角。

衆人聞聲變色，顯然，那號角使他們產生了某種不祥的預感。

石孝先道：「這一定是百禽宮的人洩漏了消息，正施放號角召集鷹犬，公子，咱們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南劍道：「石局主請先護送公子過河，這兒的事，留給我等料理，取回包袱，咱們會隨後趕來。」

曹老頭道：「公子請放心，老朽保證會平安取回包袱，縱有追兵，也決不放他們一人一騎渡河。」

辣手小紅娘却道：「這保證只怕靠不住，首先得問我答應不答應。」

正說着，第二聲號角又傳過來。

石孝先低聲催促道：「事急了，請公子快走。」

誰知黃公子却搖搖頭，道：「不！我決定不走了。」

石孝先和雲夢雙俠不約而同道：「公子——」

黃公子擺了擺手，說道：「你們不用勸我，宇內雖大，莫非王土，我縱能避過眼前，焉能避過永久，與其亡命天涯，倒不如抛却榮華，還我本來面目。」

石孝先等人都愕然相顧，做聲不得。

黃公子望着慘死的寒雲師太，不覺長嘆了一口氣，又道：「你們本來都是隱世高人，悠遊林泉，何等逍遙，如今却爲了我而重蹈鋒鏑，犧牲了性命，其實，我也只是個平凡的人，不過承祖上餘蔭，比你們多享受幾年榮華富貴而已，國破家亡，咎由自取，我又何忍再爲了一己之安危，連累你們無辜的人捨命捐軀。」

南劍和無影神鞭急忙欠身道：「這是我等心甘情願的。」

黃公子凄然一笑，道：「不，你們生平未受朝廷點滴恩惠，臨難慷慨赴死，這份盛情，我一輩子不會忘記，正因我虧負你們和天下人太多，上蒼才使我領受應得的責罰，我怎能再使你們冒凶險，再替自己增罪孽。」

接着，向石孝先道：「石局主，請把這位書生放開，讓他去吧。」

無影神鞭道：「公子，這人假冒易前輩的名號，已犯江湖大忌，必須交由易前輩處置。」

黃公子望望化名曹老頭的易北斗，道：「我不懂江湖的規矩，不知易壯士是否能看我薄面……」

易北斗連忙欠身道：「公子吩咐，易某焉敢不從，只是，此人係萬毒門三大毒使之一，混身携有各種毒藥和暗器，必須先搜身，才能放他。」

石孝先道：「前輩怎知他是萬毒門的人？」

易北斗微笑道：「十多年前，易某曾跟萬毒門主歐陽一鶴相識，那時候，正逢萬毒門和鳳尾教有場過節，我爲了替他們排解，曾留下一面『虎頭七星令牌』，想不到這小輩今天竟用來假冒我的名號行詐，大約他見我十年未出江湖，以爲我早已死了。」

石孝先一抖九環金刀，刀尖直指着窮書生的咽喉，喝道：「你叫什麼名字？有沒有假冒易前輩名號做過其他壞事？快說實話。」

窮書生忙道：「我姓柯名丁山，本是

萬毒門三大毒使之一，前年門主病故，萬毒門瓦解星散，我才開始獨自闖蕩江湖，可是，我從來沒敢做壞事，也不敢再用毒，這次爲了想刼奪鏢銀，才第一次假冒易老前輩的名號，只冒用了這一次，就已將令牌抛進河裏，而且，我身上僅有暗器和迷藥，並沒有任何毒物，諸位不信，可以搜查。我若有半句虛假，寧願亂劍穿身，不得好死。」

南劍道：「看來倒是眞話，他若帶着毒物，剛才就不會僅用迷香對付咱們，也用不着再假冒易兄的名號嚇人了。」

石孝先立即動手，將柯丁山搜查了一遍，果然不錯，身上除了暗器之外，並沒有毒物，便解開了他的穴道。

柯丁山千恩萬謝，就想離開。

易北斗道：「等一等，你這次雖無大惡，却因你迷倒雲夢雙俠，才使寒雲師太喪了性命，今天的事，你也脫不掉一份責任。」

柯丁山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易北斗道：「你先在旁邊站着，等一會還有用你的時候。」

柯丁山不敢不從，只得應諾。

易北斗轉對辣手小紅娘道：「現在就剩下你一個人了，只要你交出包袱，過去一概不究，時機急迫，咱們必須儘快護送黃公子過河，小紅娘，你千萬不要自誤誤人。」

辣手小紅娘冷冷道：「不行，你們不答應我的條件，休想我交還包袱。」

易北斗臉色一沉，道：「小紅娘，爲人不可太過份，我已經好話說盡，你爲什麼一定要鬧得玉石俱焚？那對你有什麼益處？」

辣手小紅娘道：「這眞奇怪了，包袱內若不是珠寶，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那位黃公子究竟是什麼身份？你們一個個對他阿諛奉承，就像兒子對親爹一樣……」

易北斗厲聲喝道：「住口，你敢再說一個字對公子語涉不敬，當心易某割下你的舌頭。」

辣手小紅娘也火了，抗聲道：「要動手請來吧，今天姑娘我是了秤錘鐵了心，別說舌頭，要腦袋也儘管來拿。」

說着，竟舉起包袱，準備投入火中。

易北斗等人都不由大驚失色……

「慢着！」

黃公子突然大聲道：「姑娘的條件，只是要想看看包袱裏是什麼東西？同時要知道我的身份，對嗎？」

辣手小紅娘道：「不錯。」

黃公子道：「好！我答應你。」

石孝先等人異口同聲道：「公子，千萬不能……」

黃公子淡淡一笑，道：「事到如今，何須再隱瞞身份？你們不用担心，且退後一些，讓這位姑娘自己解開包袱。」

石孝先等人面面相覷，似很猶豫。

黃公子又道：「這是我決定的，一切後果由我承担，各位請退後。」

易北斗望望石孝先等人，輕嘆一口氣，緩步向後退去。

衆人無奈，盡皆默然後退，人人面帶愧疚之色。

黃公子却向辣手小紅娘笑道：「姑娘可以放心解開包袱了，我保證他們絕不會趁機搶奪。」

辣手小紅娘仍然懷着戒備之心，一手握刀，一手將包袱從火爐上移開，輕輕放在切菜的桌案上。

黃公子道：「姑娘若覺得不方便，我來代勞如何？」

辣手小紅娘道：「不必，公子只要站在他們的前面，別讓他們輕擧妄動，就够了。」

黃公子道：「放心吧，他們不會。」

辣手小紅娘兩眼凝視着衆人，右手刀緊護着前胸，只用左手，解開了包袱的結口。

裏面包着兩件東西……一個皮製紅色小革囊和一隻用黃綾包裹的力盒。

小革囊，份量頗沉，似有金銀之類財物。

力盒內却不知放的什麼物件。

辣手小紅娘首先抖開了革囊。裏面是一份僧人用的度牒，幾錠白金，還有些散碎銀兩。

白金和銀兩總值不過百兩，怎麼說，也稱不上「價値鉅萬」。

辣手小紅娘皺皺眉頭，又解開那黃綾包裹的力盒。

她的眼睛，必須監視易北斗等人動靜，右手必須握刀戒備，只能用左手解開那黃綾結扣，所以解得很慢。

就在這時候，號角聲又起。

這一次，聲音已近了許多，距渡口約莫在十餘里外。

石孝先催促道：「小紅娘，你能否快一些，咱們絕不會趁機動手，只希望不要躭誤了公子渡河。」

辣手小紅娘道：「你們要走儘管走，我又沒攔着你們，但這盒子裏的東西，我却得仔細看個明白。」

石孝先道：「可是，你要看就快，何必這樣提心吊胆。」

辣手小紅娘冷笑道：「防人之心不可無，你們這麼着急幹什麼？難道這些東西是偸的，怕失主追來了？」

石孝先怒道：「你這丫頭，滿口胡說八道些什麼？」

辣手小紅娘道：「怎麼？說中你們的心事，惱羞成怒了是不是？哼！你們若是好人，革囊中怎有和尙用的度牒？行動怎會這樣神秘？」

石孝先氣得頓足低吼，但却說不出話來。

黃公子淡淡笑道：「石局主，何須作此無謂爭辯？別催她，讓她慢慢看吧。」

易北斗低聲叫道：「公子行踪已洩，追騎將至，易某斗胆，請公子先行上船渡河。」

黃公子笑着搖搖頭，道：「我說過了，天下雖大，莫非王土，權力榮華如過眼烟雲，我已經看透了這些，心無所懼，要來的就由它來吧。」

易北斗道：「公子縱無爭奪之心，奸人却有加害之意，何苦將寶貴生命，徒膏虎吻狼唇。」

他們在交談的時候，辣手小紅娘一面傾聽，一面仍在繼續解那黃綾上的結扣。

從談話中，她恍惚感覺到，這位黃公

子絕非尋常百姓，很可能是某一官宦巨室的後代，甚至……

「嘟……」

又是一聲號角傳來，其聲已近在五里之內。

石孝先混身一震，急道：「公子，時機不再，求公子珍惜萬金之軀。」

黃公子仍然平靜地搖搖頭，道：「不必再勸我，我已經決定不走了。」

話剛說完，易北斗突然閃電般出手，一指點在黃公子右背「鳳尾穴」上。

南劍陳雪峯及時展臂，扶住了黃公子的身軀。

辣手小紅娘大吃一驚，急忙橫刀戒備，以防易北斗突施暗襲。

然而，易北斗並沒有趁機發難，却撩衣跪倒，對黃公子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說道：「寡急從權，良民迫不得已，罪該萬死。」

說完站起來，向石孝先揮了揮手，又道：「諸位請先下船，易某隨後就到。」

石孝先和南劍陳雪峯沒有開口，匆匆抱起黃公子，出店而去，只留下了無影神鞭。

易北斗目送三人已到碼頭，才長長吁了一口氣，轉面對辣手小紅娘道：「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你今天的所作所爲，可能會鑄成瀰天大禍，按國法，就該寸磔棄市，誅連九族。」

辣手小紅娘冷哼道：「哼，我犯了什麼罪？」

易北斗道：「你冒瀆聖駕，刼持國璽，這該是什麼罪，你自己衡量吧。」

辣手小紅娘愕然道：「什麼？冒瀆聖駕？刼持國璽？難道，那黃公子並不是姓黃，——」

易北斗道：「他是姓皇，却是皇帝的皇，告訴你，他就是當今聖上……建文皇帝。」

辣手小紅娘心裏機伶伶打個寒戰，駭然變色。

旁邊的柯丁山，也張大了嘴，滿臉驚疑。

易北斗道：「你們這兩個蠢物，誤信傳言，却不想想現在是什麼時候，當今聖上因欲削減蕃權，燕王舉兵南下，京師已經被攻陷了，在這兵亂時候，那還會有人委運重鏢？即或有，石家鏢局怎敢接受？縱然敢接受，又怎會驚動雲夢三俠參與護送？這點簡單道理，你們怎麼不想想？」

辣手小紅娘道：「可是，江湖中傳言，都說石家鏢局保的是暗鏢，價值鉅萬，相信這消息的不止咱們兩人。」

易北斗苦笑了一下，道：「不錯，聖駕是萬金之軀，這也的確可算是價值鉅萬的暗鏢，可惜並非金銀珠寶，却是個活生生的人。」

辣手小紅娘道：「皇帝深居大內，遇有變故，有御林軍保護，怎會跟石家鏢局扯上關係？」

易北斗道：「這事說來話長，詳細情形，我也不太清楚，據南劍說，燕王兵到的時候，聖上和另外兩位大臣，準備易裝僧人逃出大內，不料被亂兵衝散，聖上只由一名太監陪同，暫匿民家，那位太監跟石孝先素識，因而想出這條『瞞天過海』的計策。想不到消息仍然洩漏，竟被江湖中人以訛傳訛，說成了鉅萬暗鏢。」

辣手小紅娘道：「這也可能是南劍一面之辭。」

易北斗搖搖頭，道：「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雲夢三俠能爲了這件事捨命捐軀，豈會是虛假的，你若還不相信，解開方盒看看就明白了。」

辣手小紅娘急忙解開黃綾，啓開了裏面方盒子。

她的臉色，遽然由白而紅，緩緩低下了頭。盒中果然是一方玉璽……大明皇朝的傳國璽。

辣手小紅娘掩上盒蓋，面對方盒跪了下來。

那雖然只是個木盒和一方玉質印章，却是一代帝王最高權力的象徵。

辣手小紅娘再强項跋扈，也不能不對皇權屈膝低頭。

直到現在，她才明白石孝先何以對「黃公子」的身份守口如瓶？雲夢三俠何以甘願捨命捐軀？而「黃公子」何以會具有那種攝人的氣質，超俗的風采……

她除了爲自己的錯誤感到惶恐，爲自己的愚昧感到羞慚之外，一時竟不知該如何善後。

過了好一會，她才匆匆結好包袱，雙手奉交給易北斗，赧然道：「易老前輩，請容我親去河邊向聖駕謝罪。」

「不必了。」易北斗接過包袱，面色凝重地道：「現在不是叙禮的時候，咱們必須儘快送聖駕過河。」

順手將包袱交給了無影神鞭，說道：「劉兄，快走吧，船抵對岸，就請將渡船鑿沉，以斷追騎，但消息既洩，海口恐怕是不能再去了，爲了安全，最好改變出海避禍的計劃，回奔內陸，另覓深山古刹藏身。」

無影神鞭接過包袱，道：「易兄怎麼不一同走？」

易北斗搖搖頭，道：「我還有更重要的事，無法隨駕護送，如果有緣，異日或可重會，只是……」

無影神鞭道：「只是什麼？」

易北斗道：「那撐船的曹家兄弟和春娘，雖然跟我多年，一直並不知道我的眞實身份，他們也並非江湖中人，諒必不敢信口招禍，洩漏聖駕行踪，還望劉兄矜全，放他們另謀生路……」

無影神鞭正色道：「這是什麼話，難道易兄還担心咱們會殺人滅口？」

易北斗苦笑了一下道：「若站在維護聖駕的立場，那樣做也是應該的，我只是因爲跟他們相處多年，心有不忍而已。」

無影神鞭道：「易兄請放心，聖上絕不是那種心胸狹窄多疑的人，咱們也絕不會做出那種事。」

易北斗拱手道：「多謝劉兄。」

無影神鞭欠身答禮，輕嘆了一口氣，出店而去。

不多久，渡船離開碼頭，駛向對岸。

易北斗望着那遠去的船影，不禁感慨地道：「貴爲帝王，尚且如此，人生還有什麼可貪可爭的。」

辣手小紅娘也有些黯然失神，喃喃道：「我一輩子沒見過皇帝，想不到竟會在

這兒遇見，早若知道，也不會鬧出這場錯過了。」

易北斗道：「這是你的運氣好，如果你早知道，可能惹出更大的錯過。」

辣手小紅娘道：「爲什麼？」

易北斗道：「今天一早趕來曹家渡口的，只有百禽宮事先知道眞實風聲，他們本想攏絡你聯手，却被你拒絕了，否則，你不知會鬧出多大的風波來。」

辣手小紅娘道：「他們怎麼事先得到風聲呢？」

易北斗道：「燕王帳下，也頗有武林高人，百禽宮必然早被收買，準備攔截聖駕。」

辣手小紅娘道：「那他們爲什麼又忽然撤走了？」

易北斗道：「他們是見我露了面，百禽宮主又身負重傷，無力再戰，才不得不暫時退去。」

辣手小紅娘道：「提起百禽宮主，我倒想起來了，他們來時有兩乘轎子，一乘坐的是百禽宮主，另一乘却始終不見有人露面，我本來猜想一定是少宮主，可是，他眼見做娘的身負重傷，爲什麼竟不出手相助？」

易北斗突然笑道：「你以爲百禽宮少宮主，是個怎樣的人？」

辣手小紅娘道：「我沒見過，但想也想得到，八成是個狂妄自大，好色如命的大色鬼。」

易北斗搖頭道：「不，你錯了。」

辣手小紅娘不禁一怔，問道：「怎麼錯了？」

易北斗道：「你只聽天禽八俊傳說，說少宮主對你如何傾慕，如何思念，便判定他是個大色鬼？」

辣手小紅娘道：「難道不是？」

易北斗笑道：「其實，百禽宮的少宮主，才只有七八歲，即使眞是個色鬼，也只不過一個小色鬼而已。」

辣手小紅娘失聲一哦，不由呆住了。

這消息，的確大出她意料之外。

如果早知道百禽宮少宮主只是個小孩子，她或許眞會跟百禽宮聯手，不致於錯把柯丁山認作易北斗，那樣一來，以後的種種演變，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如果她協助百禽宮，參與攔截建文帝，結果是福？是禍？誰又能逆料？

人的一生命運，往往就決定於這一瞬間的際遇，這一切，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誰又能抗拒？

辣手小紅娘不能。

柯丁山當然也不能。

但是，柯丁山却好像還不知道命運已經註定了一切，突然向易北斗一抱拳，問道：「易老前輩，事情已了結，晚輩可以走了麼？」

易北斗沒有回答，却反問道：「你以爲事情眞的已經了結？你以爲自己眞能走得了？」

柯丁山張着口，竟再也說不出話來。

因爲他已發覺小店外的山坡上，出現了大批人影。

來人數近百名，有黃衣帶刀侍衞，有身着白衣的百禽宮門下，更有頭戴紗冠，穿着錦袍的東西兩廠高手……業已將曹家小店圍得水洩不透。

易北斗微微一笑，道：「許多年沒有見到如此熱鬧的場面了，好像竟有些胆怯起來。」

辣手小紅娘緊一緊刀柄，奮然道：「我就喜歡熱鬧，人越多，殺得越過癮，你們先瞧我的。」

她正想挺身而出，不料却被柯丁山攔住。辣手小紅娘道：「怎麼？你想跟我爭先？」

柯丁山尷尬地笑道：「不敢，我只是想提醒姑娘一件事。」

辣手小紅娘道：「什麼事？」

柯丁山道：「姑娘別忘了，咱們約好是二八拆賬的，我這柄『追魂飛花血羅蓋』，正是對付人多的最好工具。」

辣手小紅娘忍不住笑了，輕嘆道：「去你的二八拆賬，姑奶奶就是上了你的當，你還有臉提起呢！」

易北斗笑道：「好了，二位都不要爭，咱們三一三十一，公平分配，大家一塊兒出去吧！」

面對成百名高手，三人談笑生風，了無懼色，併肩走出店門……

× ×

這將是慘烈的一戰，也必然是最豪壯的一戰。

慷慨赴敵的三個人，都是江湖黑道中惡名遠播的人物，然而，這一戰，却是他們平生最光輝的一戰。

他們已經做了自己認爲應該做的事，至於勝負存亡，早已不在意中了。

沒有人知道這一戰的結果如何。因爲追截建文帝的鐵騎，並無一人生還，從此，人王易北斗，辣手小紅娘和天毒使者柯丁山，也沒有再在江湖中出現。

只有一件事是人所共知的。

那就是，燕王追緝建文帝的方向，始終指向海口，其後，三寶太監鄭和奉命七次出海，遠及南洋，始終未能獲悉建文帝的下落。

建文帝的下落，在歷史上成了一個謎，曹家渡口血戰的結果，在武林中也成了一個謎。

——全文完——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無音奇簫」 馬雲・著

一支鋼製的古簫無意中被人發現，但奇怪的是它無法吹奏出音響來，爲甚麼？沒有人知道。當有人知道其中奧妙時，已經太遲了，因爲一場驚天動地的災難就發生在眼前！「無音奇簫」是鐵拐俠盜故事中的新創作，下期在本刊發表，敬請留意。

簡易推拿療法

蓋世雄・文

一、拿法

拿法：此法是推拿科强刺激的手法之一，適用於四肢，肩，頸，腋下腺各個部份，根據病的虛實，要鬆緊適宜，不可用死勁。實則重拿，虛則輕拿。緩緩而行，或停片刻再拿。比方遇着重症，例如脊椎炎而引起的脊椎奇形彎曲，呼吸困難時，施行醫生須站在病人背後，以膝蓋抵住病人的脊椎，而用兩手拿其腋下及其前方，疏通其肺氣，使呼吸困難立即解除而獲得舒暢。拿法刺激比較劇烈，可藉以去風散寒，疏通經絡。遇虛症而氣下注的，拿時從雙脚底湧泉穴，由下而上。氣擁塞於胸，拿時從肩部順由上至下。遺精可拿其大腿內側血海，箕阿等穴，關閉其精門。驚厥，氣閉，拿其足肢腋下腺中府，雲阿諸穴，去疏氣活血。

拿法用於臨床，要趁病人呼吸平穩，全身放鬆，毫不緊張之時進行。

拿法是用手指提拿肌肉，一般常結合穴位提拿。提拿動作較急速，在一個部位提拿二三次即可。拿的強度以達到發生酸脹感爲度，拿後病者感到非常輕鬆，要是拿後感覺痛的，說明用力太大，拿的手法有三指拿，五指拿和抖動拿。單雙手均可，醫者用大手指和其他幾指分作對稱勁，提拿治療部份的肌肉。

其中動作的要領是：用大手指和食指，中指的指端部份，對稱地拿住一定的部位進行短時間的擠壓，用勁要由輕到重，不能突然用力，動作須緩和。其中三指拿法是用大手指，食指和中指提拿，適用於較小的部位，如拿肩井，拿委中，拿頸部等。五指拿法是用手指和其他四指提拿，適用於面積較大，肌肉較多的部位，如大腿前面（股四頭肌），小腿後面（排腸肌）等。抖動拿法是用手指拿住肌肉後，作輕輕的抖動，並逐漸放鬆拿住肌肉的手指，這適用於腹部推拿。

二、搾法

搾法是用手背近小指側部份附着於一定的部位上，以腕部內外靈活轉動進行連續不斷的滾動，可單手操作，或雙手交替進行，也可雙手同時滾動。此種手法是推拿本科最常用，最基本的手法之一，它所刺激的面積較其他手法爲大，深透力强，運用此法很快地就能深透到肌肉組織的深層，使生理機能發生感應，促進血液，淋巴循環，調整神經傳導功能，此法適用於腰，背，臀部，四肢和頸部。主祛風散寒，通經疏絡，消炎止痛等，又能鬆鬆關節的粘凝。

動作的要領是手足半握拳狀，從小魚際的側面和小指掌關節的上方，接觸需要推拿的部位，着力按壓，同時用力作旋後滾動，這時還應微微伸開各指來助勁，在手作旋後滾動時，着力點要在各掌指關節的上方手背部。如此一滾一回，用力要平均而有節律。滾動的手應像吸附在身體上一樣，不能跳動或擊打。滾動時逐漸向前移進。在進行搾法療治時，手用力要柔軟穩實不可使用蠻勁。所用壓力，能使對方肌膚深層產生適應而體表不甚疼痛爲要。

三、摩法

用手掌掌面或食指，中指，無名指的指面附着於一定的部位上，以腕關節連同前臂作環圓形移動摩擦（俗稱盤旋），就叫摩法，壓力的大小，以病者舒適爲宜。此手法是本科內比較輕軟柔和的手法，在治療中常用於胸腹腔或局部之炎症，對消化系統疾患甚爲有效，能理氣和中，舒氣活血，消炎退熱。其中有單手摩，也有雙手同時摩。摩時一般是回旋地在皮膚表面摩動，力量傳達到皮膚和皮下組織。摩動時的力量也是由輕而重，頻率則要看病情的需要，靈活應用，慢的一分鐘摩動三十——四十次，快的一分鐘摩動可達二百次。摩法常在一次推拿的開始時應用，或在按法之後進行。摩的手法一

各種重要手法圖示

推法

A 對前額及肋部的「推」

雙手在治療部份施壓，微微向前向後移動，不要離開接觸點，直至該部位發紅爲止。

使用大姆指面壓住，向上下或兩旁移動。

此手法可應用於頭部，前額，頰部，肋部及小兒。



般有指摩，掌摩和掌指摩三種。指摩法是用姆指的指面平伏地在身體某部或穴位上作摩動，有用單姆手指摩，也有雙手姆指摩。雙手姆指摩時，必須注意動作的協調，着力要一致，除姆指平伏接觸皮膚外，其他四指稍稍分指張開，微屈各指間關節，在摩時不能接觸皮膚。摩動時主要用腕力使手回旋地擺動。一般在頭痛或視力不良時，在頭面部，頸後部，兩側風池穴等處摩動。在背部，腹部亦可用雙手姆指回摩法。掌摩法是用掌心平伏在身體上進行摩動。一般單用單掌進行操作，掌摩時着力要平均，頻率要慢，並沿順時鐘方向進行摩動。掌摩一般適用於面積較大的部位，多用在胸腹部和背部。如小兒食積氣滯，胸脅飽脹時，可摩二脅部，小兒傷食，可摩腹部，腰部扭傷，可摩腰背部。掌根摩法是用掌根部大，小魚際着力在身體上進行摩動，摩動時各指微微翹起，各指間和指掌關節稍稍屈曲，用腕力左右擺動。操作時可以兩手交替進行，如此，一邊擺動，一邊進行，頻率快的可達一分鐘一〇〇——二〇〇次。掌根摩法適用於腰背部，如腰背痛或感冒時，在背部上下摩動。這種手法，能產生溫熱感覺，使病人得到舒服輕鬆。

四、按法

由於着力部位不同，用勁輕重不一及適用範圍各異，因此一般有按，點，壓之分，但從動作要領來看，則大同小異，所以總稱按法。

按法是用手掌或手指按壓在身體某一部位的一種推拿法。有單手按，雙手按，手部按等，作按法的力量，必須由輕而重，逐漸增加，使病人有一定的壓迫感，但以不痛爲度。在按法結束時，不宜突然放鬆，應當慢慢地減輕按壓的力量。按法可以持續較長時間按壓一個部位，或者有間斷地，有一定頻率地按壓。在施行按法後，須結合一些其他手法。按法的作用，可淺至皮膚，深達骨骼內臟，可根據需要而改變按壓的強度。按法分爲掌按法，指按法和肘按法三種。掌按法是用掌心按壓患處，有單掌按，雙掌按，雙掌相對按三種。掌按法一般用在病痛範圍較廣的部位，如腰痛或腹痛均可用掌按法，整個頭部都痛，可用雙掌相對按。在腹部掌按時，按壓的手必須隨着病人的呼吸而起伏，這樣可以避免病人發生不舒服的感覺。有時醫者要把掌心揑熱，趁熱而按，會產生很好的效果。指按法是用姆指的指面按壓在經穴處，或者按壓在痛點上。按壓時用力必須適當，不要使病人覺得疼痛，指按可一手姆指按，也可用兩手姆指相對按。如前額疼痛時，則要用兩手姆指相對按太陽穴等。肘按法是用肘部按壓穴位或痛處，適用於腰，臀部或某些穴位，如環跳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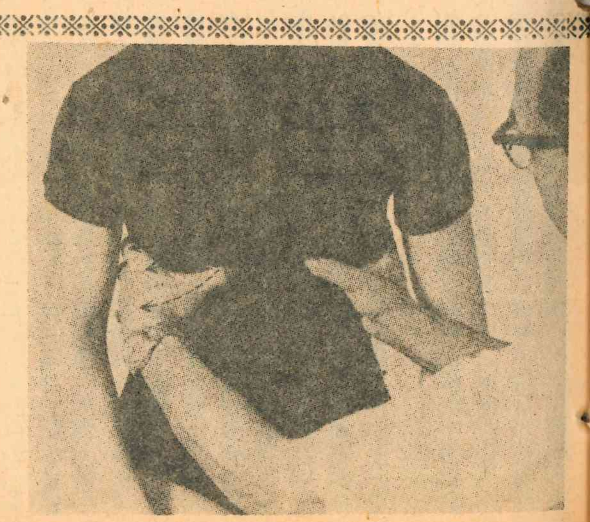
五、點法

點法是醫者用姆指峯，中指和食指的中節，或屈肘關節以突起的尖咀部份，點取某一部位或穴位，用力下壓，以深透爲度，用以止痛。這種手法，是推拿科中最强烈的一種攻瀉手法，可散寒祛風，通暢經絡。多用於體格結實者之實症，可施於全身各個部份。

六、搖法

醫者握患者適當部位，例如腕部，作前後左右回旋動作，首先朝裡搖，緩緩而行，不可操之過急。頸部及上肢患者，可坐着或站着接受治療，下肢患者則須仰臥在床上，腰部患者坐立均可。此法是推拿科常用的輔助手法之一，它適於全身各活動關節强直粘凝，以及肌肉硬化等症。主通腠理，開關節，使產生熱氣，上薰於脈絡，能帮助患者增强肢體的活動能力。此法可分爲搖頭，搖肩，搖寬和搖腰等。

搖頭是患者取坐位，醫者站於患者後面一手托下頷，另一手按頭頂部。雙手以相反的方向慢慢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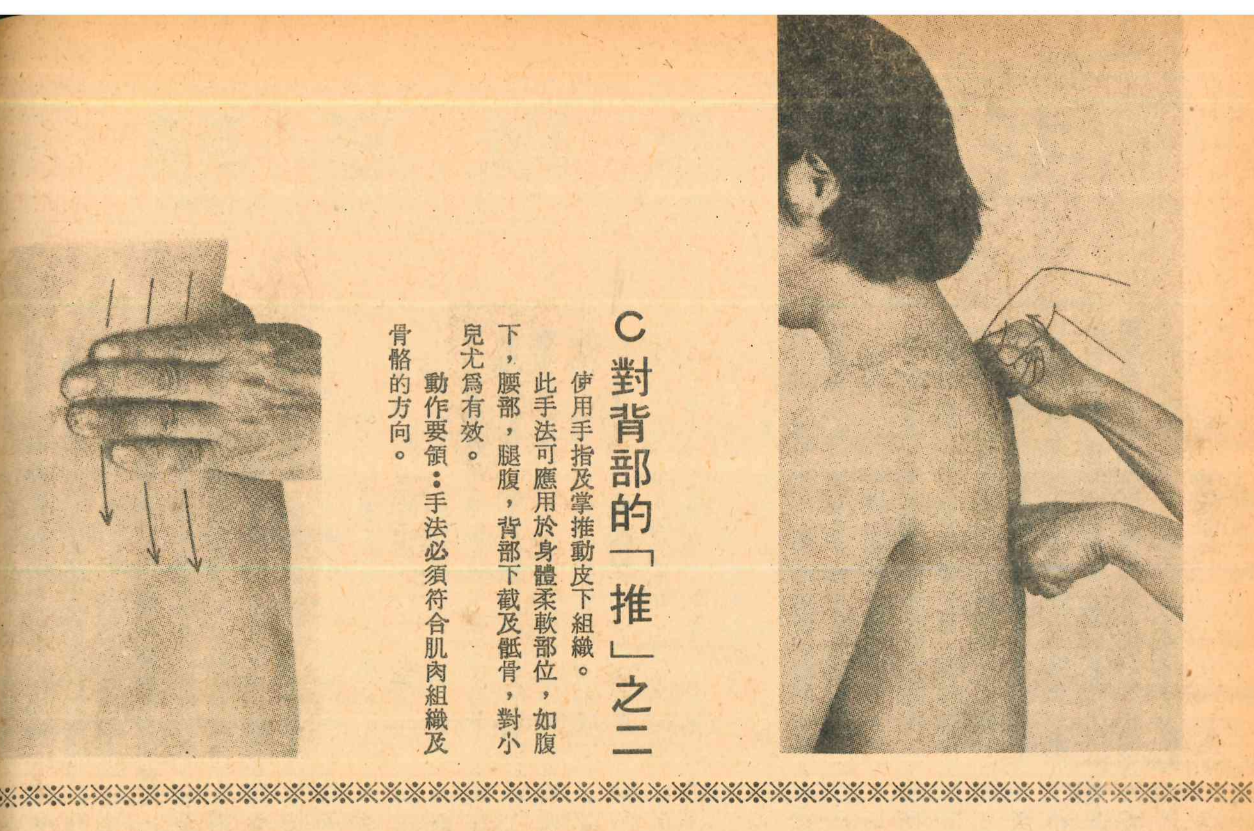
B 對背部的「推」之一

將手命拳，姆指內屈，各指指節突出，呈雞冠形。

手勢如圖，坐直懸屈。一邊移動，一邊盤旋。

起手法可應用於背部，肘底，膝底，大腿及頸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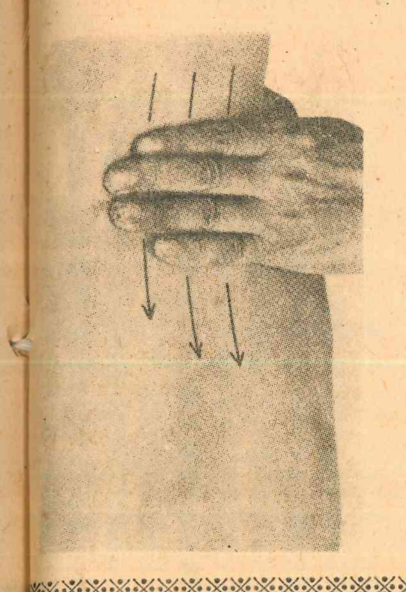


C 對背部的「推」之二

使用手指及掌推動皮下組織。

此手法可應用於身體柔軟部位，如腹下，腰部，腿腹，背部下截及骶骨，對小兒尤為有效。

動作要領：手法必須符合肌肉組織及骨骼的方向。



搖動頸部數次，待肌肉放鬆後，即使頸部盡量轉向一方，並趁頸部向回轉的趨勢，雙手突然向反向用力拔動頸部。這種回拔手法，每次只做一次，不宜重覆。拔後，患者常頓覺頸部靈活舒暢。搖肩法則有三式，第一式是患者取坐位，醫者以弓箭步站於患者側面，一手捏住患者的手掌，一手捏住腕部，使患者上臂伸直，然後轉動上臂，在轉動的過程中，醫者雙手必須交替地捏住患者的腕部，不能放脫。第二式仍舊是患者取坐位，患肢屈肘。醫者以同側上肢的前臂托捏住患肢前臂，另一手按在患肢肩部，作順時鐘和逆時鐘方向搖動。第三式患者也是取坐位，患肢伸直放鬆。醫者以同側上肢的手，捏住患肢的手，另一手按在患肢肩部，作順時鐘和逆時鐘方向的動搖。搖時以捏患肢的手施巧勁，像是紡棉花樣。搖寬法是使患者仰臥，醫者站於患者的側面，一手扶住膝蓋，一手捏住小腿下三分之一處，寬和膝關節呈半屈狀。然後沿順時鐘和逆時鐘方向輪流轉動寬關節。搖腰法進行時，醫者必須站穩，隨着搖動的方向，轉移重心，並要有足夠的力量，如力量不足，搖動的幅度不宜過大，以免傾倒。此法有兩式，一式是患者取坐位，醫者以騎馬勢站於患者的一側，或以弓箭步站於患者的對面，一手通過患者的腋窩，繞至肩部，另一手經腹前抱住對側腰部，着患者全身放鬆後，搖動脊椎。第二式則令患者面對椅背，兩手緊執椅背橫身，身體微向前傾兩腿站穩。醫者以弓箭步站於患者後面，兩手緊扶患者腰際，着患者全身放鬆後，以患者軀體縱軸為中心，搖動脊椎。

七、抖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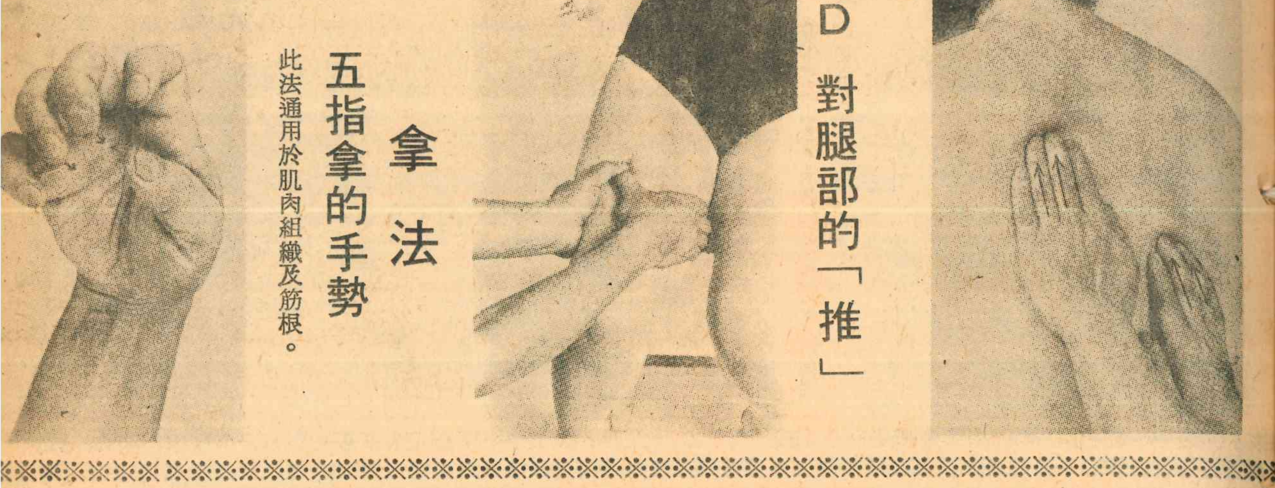
抖法是抖動肢體的一種推拿法，它的性質是屬於被動運動的一種，醫者着患者正坐，兩肩鬆開，手臂放下，醫者作微屈膝彎腰狀，用兩手對稱握住患者一臂的腕部，微微用力向上送，作波浪式的顫動。這是推拿科裏面的一種興奮手法，一般應用於上肢，但下肢亦可應用。主骨和關節，產生熱氣，上熏脈絡，舒鬆肌肉，消除疲勞。抖上肢法是患者取坐位，醫者站在患者的一側，兩手分捏患肢的五指，並拉緊上肢，然後作抖動動作。抖動的幅度由小到大，使波動一直傳到肩部。如此抖動三至五次即可。第二式是患者取坐位或站位，醫者站在病人的體側。一手固定患者的肩部，另一手抓住患肢的手，拉緊患肢作上下，或左右的抖動。至於抖下肢法，則令患者取臥位，醫者站於患者的腳後方，兩手分捏患肢的足趾及腳背，提起下肢作抖動，如此抖動三至五次即可。

八、搓法

醫者兩手伸開，掌心空虛，對患者所須治療的部位，作對稱的托抱，然後前後移動，須柔軟平均，如獅子盤球，由上至下，由下至上，不得間歇。此種手法也是推拿科中的拿手法之一，適用於四肢兩肋部位，主疏肝，平風，解郁，舒鬆經絡，減輕疲勞，和提神舒氣。搓法分掌搓和掌側搓兩種。掌搓法是用左右掌相對地置於被搓肢體的兩側，進行搓動。在搓上肢時，可着患者取坐位，上肢自然下垂，或相對坐，把患者上肢擱在醫者的肩上。在搓下肢時，可令患者取半坐位，屈曲膝關節，或平臥在床上，將患肢擱在醫者的肩上，搓動上肢時由肩到肘，由肘到肩，下肢由膝到寬，由寬到膝的來回搓動。掌側搓法是用兩掌的尺側面相對置於被搓肢體的兩側，進行搓動。患者和醫者的體位和掌搓相同。這手法作用較深，患者常覺疲脹感。

九、捏法

捏法是用手指擠捏肌肉，軟帶組織的一種推拿法。捏時姆指在上，其他各指在下，等到捏住肌肉之後，手指才上下輾轉擠捏前進。操作時，必須隨着肌肉的外形輪廓進行。可用兩手交替操作，也可兩手同時操作。這是推拿科中小手法之一，適用於四肢末梢，對刺激末梢神經，產生提神的作用。捏法分三指捏法和五指捏法兩式，前者用姆指，食指和中指進行操作，各指指面捏住肌肉後，用腕力一邊捏，一邊轉動前進。這適宜於範圍較小的部位，如手指，手掌及前臂等地方。在較狹小的部位當用指尖捏入深處捏。後者用五隻手指進行操作，操作手法與三指捏相同，適用於面積較大的部位，如大腿，小腿，肩部等地方。



D 對腿部的「推」

拿法

五指拿的手勢

此法適用於肌肉組織及筋根。

十、揉法

揉法是用手指或手掌在皮膚上作揉動的一種推拿法。揉動的手指或手掌不移開接觸的皮膚，僅使該處的皮下組織隨指或掌的揉動而滑動。醫者動作要領為肩部放鬆，肘關節屈曲，肘部離開被操作部位二——三寸，掌面保持水平，手指任其自然，指間略微分開。腕關節為主動，連動前臂，使附着部份作靈活的迴旋揉動。附着部份必須隨着腕部活動作輕柔的揉動，切不可用蠻勁。動作須均勻協調，壓力須漸次增强，腕部活動幅度要逐步擴大，腕部迴旋速度每分鐘一五零——一七零次。

操作上有指揉和掌揉兩種。指揉法是以姆指的掌面緊貼皮膚，作回旋的揉動。適用於狹小的部位或穴位上，常在單指指後配合應用，以緩解單指指法而引起的痠脹反應。掌揉法是以掌根或全掌緊貼皮膚，沿順時鐘或逆時鐘方向迴旋的揉動。適用於面積較大的部位，如腹部背部等處。掌揉時手掌雖與皮膚緊貼不移動，但該處皮下組織的滑動範圍可越揉越大，用力也可逐漸加重，掌揉的頻率一般較慢，一分鐘約五零——六零次。揉法主消腫止痛，祛風散熱，與摩法的區別為重為揉，輕為摩。

十一、纏法

醫者以大姆指頭少商在患部用似「推」的手法，劃成半圓形，越快越好，每秒鐘須達四五次，這又叫做「心功勁」，在臨床上取其對患處纏綿不絕之意。醫者要發動全身之氣，集中施術之指。此法多施於氣閉，氣厥，氣脫等症處於危險之時，有回陽的妙用。施術部位多選用膻中，兩脇下，鳩尾，上腕，中腕，丹田，天區，章門，期阿，氣海……等穴，操作要領如「推」法，肩，肘，腕關節要鬆開，腕須下垂，端平吸定，精神集中，兩目不可盯住手，快推慢走，輕而不浮，重而不滯。

十二、擦法

擦法是用手指或手掌在皮膚上摩擦的一種推拿法。擦法的用力須看患者皮膚的反應而定，不宜過重，其作用僅達皮膚及皮下組織。擦的頻率一般在一分鐘一百次以上。此種手法在臨床運用很廣，週身均可，一般分三種手法，即平擦，側擦和魚際擦。但也有人稱「推」法的，這樣就叫平推，側推，魚際推和抱推等等，運用此種手法，還須配合潤滑油，它可以潤滑皮膚。患者必須脫去衣着，才能進行治療。

平擦法是醫者以正掌着於患處或有關部位上，以掌根為重點，着力向前後或左右推動。側擦法是醫者用尺側小魚際處於患者有關部位上，作前後推動。魚際擦法是醫者用姆指大魚際處之柔軟組織，貼於患者有關部位上，作前後或左右推動。

十三、抹法

抹法是用手指按在皮膚，以均等壓力抹向一邊的一種推掌法。一般多用姆指平面，雙手同時操作。抹法的特點是用均勻持續的壓力，緩緩移動。頭痛時可結合應用抹法，一般用雙手姆指從印堂穴分開抹向太陽穴，然後再沿頭部兩側，抹向風池穴或者抹向聽宮穴，反覆兩三次，患者常覺頭目清醒，還可用於使腫脹的組織消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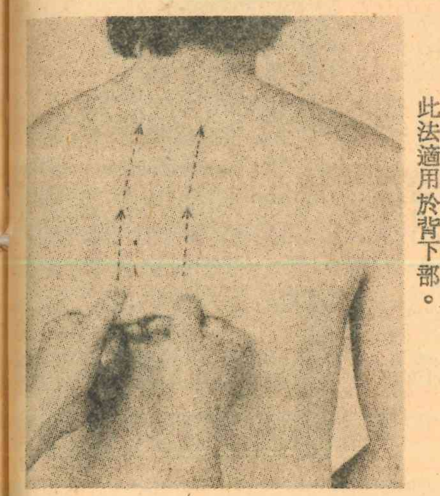
十四、拍法

拍法是用指或掌輕輕拍打身體的一種推拿法。



捏法

捏法的兩種手勢



捻法

醫者用兩手指羅紋上下對稱性捕取某一部位，用力內收。此法適用於背下部。

可以單手或雙手進行，用力須輕巧又有彈力，所以要求腕關節的活動非常靈活。在雙手操作時，還要求雙手的動作協調。可分為指拍，指背拍和掌拍三種。

進行指拍時各手指張開，指間和掌指關節畧微屈曲，然後用指面拍打在患者身體上。此法適用背部和胸部，在小兒推拿中比較常用，指背拍法是各指畧微分開，微屈指間及掌指關節，用食指，中指，無名指和小指的指背着力拍於患者身體上，此法適用於四肢，在胸部和背部，也可應用。掌拍法是掌心隆起，各指並攏，使掌中留一空間來拍打患者身體。此法適用於背部，臀部等處。拍法可以興奮神經，鬆弛肌肉的緊張，調整機能，從而促進新陳代謝，使痲痺現象逐漸消失。

十五、捶法

用拳捶擊身體的推拿法叫捶法，其用力較拍法大，着力較深，可達肌肉，關節和骨骼。操作時主要以腕部用力，動作要求協調，靈活，着力由輕而重，同時要有彈性，速度由慢而快，或慢一陣快一陣交替進行。一般兩手同時操作。可分臥拳捶，直拳捶和側掌捶三種。

臥拳捶是兩手虛握拳，使食指，中指，無名指和小指的第二指節的指背面排齊，着力捶於身體上。此法適用於肌肉很厚的部位，如大腿等部位。直拳捶法是兩手握拳，各指畧微分開，將大姆指屈於拳中，或墊於食指，中指之間，拳眼向上，用拳的人側緣捶於患者身上，此法適用各關節處。側掌捶法是兩手各指伸直並分開，以手的尺側緣捶於患者身體上。此法適用於肌肉較厚的部位，如大腿，背部等處。

十六、伸法

對活動功能障碍的關節，可用伸法帮助其伸展。這是屬於被動運動性質的一種推拿法。操作前，必須仔細檢查患肢關節的能動幅度，然後用緩慢，均衡，持續的力量作適當的張伸，一般不應該使患者發生疼痛。絕不能突然用力或用蠻勁牽伸，每次治療前均須充分地估計患肢關節可能增加的幅度，逐漸增加其伸展的範圍。操作時必須安置好醫者和患者的體位。常用的有伸肩和伸肘兩種。

伸肩法是患者取坐位，醫者半蹲作騎馬勢站於患者的一側，將患肢放在醫者的頭後，使其肘恰好搭在醫者的肩上，醫者兩手圍抱患者的肩部，然後慢慢地站起，根據患者肩關節可能外展和前屈的程度，保持在一定高度，持續約二三分鐘後再放鬆。休息片刻，再作第二次伸。第二次伸展的高度可畧微增加，但不能勉強，如是反覆進行三——五次卽可。伸肘法是患者和醫者相對坐，醫者用手抬住患肢肘部，並將患肢的手夾在醫者腋下。另一手按住患肢的肩部，然後推肩抬肘，作牽伸動作。用力的大小和伸展的幅度，也必須根據患者的情況而定，決不可用蠻勁。

十七、屈法

屈法是指對活動功能障碍的關節帮助其屈曲的一種推拿法，性質屬於被動運動的一種。操作時要用巧勁，不可勉強用力，多用在下肢，如屈小腿和屈寬。

屈小腿法是使患者俯臥，醫者站於患肢的側面，一手按住膝蓋，一手揑住脚底，使寬，膝和踝關節同時屈曲。醫者此時用力下壓，帮助屈曲，患者也隨勢主動的用力屈曲，盡量使大腿靠近身體。屈曲的幅度須依關節活動的可能來決定。屈寬法是使患者仰臥，醫者一手托住其兩脚脚底，另手扶住膝蓋部，使兩側膝和寬屈曲到一定限度，然後彈動性地推送，逐漸加大屈寬程度，使大腿接近腹壁，接着托住脚底的手改為托住臀部，使身體作前屈動作。操作時要注意循序漸進，根據患者活動的可能，隨着屈寬程度的加大而逐漸增强推送力量。這種手法不但促進寬關節的活動，同時有發展脊柱向前折屈的作用，因此適用於某些慢性腰痛，强直性關節炎。另外對腰椎間盤突出症也有促進該盤突出部份回納的作用。

十八、踩法

踩法是用脚在患者身體上作重覆踩壓的推拿方法，常用於腰部。患者俯臥在一張較矮的推拿床上，在胸部和大腿部，各墊以約三十厘米高的枕頭，使腰部架空。醫者兩手攀於推拿床上方設置好的固定橫木上用一脚輕輕踩於患者的腰骶部，先輕輕踩壓幾次，漸漸增加力量。一踩一鬆，有節律地使患者的脊柱像一根担着重物走路的扁担那樣，起伏彈動。着患者隨着一踩一鬆的節律而張口一呼一吸。踩的力量必須由輕到重，最後達到有效的强度。一次重覆踩二零次左右。休息一下再踩，一次治療可踩三，四回，這種踩法，用在腰椎間盤突出症時，有促其復位的作用。

按法





A對太陽穴的「按」。
B對背部的「按」。

中國武術史料

堅賢

近年來國人好武之風甚盛，武俠片、武術書都極為通行。武館的開設，也盛極一時，據日前西報所載，中國的「功夫」一字，已經收載於外國最新的辭典。在 Boxing 一字之外，添多了一個語源來自中文的新字。

又據來自台灣的消息，鑑於現時國人好武之風，强身健體，值得提倡，因此教育部已蒐集了有關國術史料十五篇，編成「中國武術史料」一書，共十八萬字，已然付印。

現在，又數次約請在台的國術專家舉行座談會，尋求今後發揚國術的正確途徑。

從前的讀書人並不全是弱不禁風，也有許多是文武兼資的。明末大儒黃梨洲（宗羲），就是一個精通技擊的人。大概因為當時目擊時艱，有志復國，所以讀書之外，兼及技擊，我從前讀「梨洲遺書」，頗注意他有此番苦心，而一些早期的武術史料，亦見載於「梨洲遺書」之中。

我在初中時代，因為好讀一些講述廣東武俠名家的通俗小說，有一套流通甚廣以洪熙官作主角的，讀得尤熟。因讀武俠小說的關係，因而加入南華體育會為學生會員，晚上無間風雨，到南華體育會去，投拜羅漢門名師葉雨亭門下，學習初步的拳術。時至今日，葉師墓木已拱，所習拳術亦已拋荒多年，所能記憶的，僅限「潭腿」，「功力拳」一些粗淺的拳術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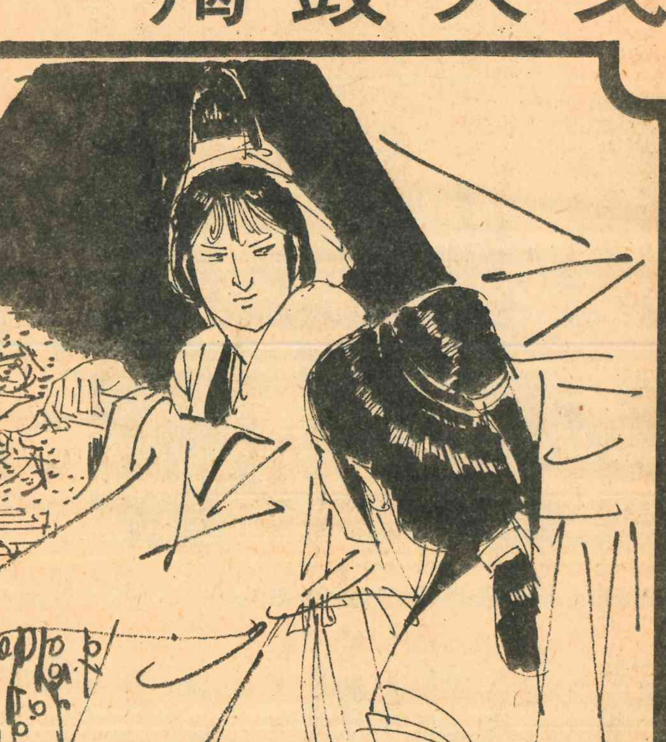
由於習武的關係，我搜集了一些相當精彩的國術書，其中有萬籟聲的「武術滙宗」，由商務出版，是包羅最廣的一本武術書。以「火燒紅蓮寺」小說著名的平江不肖生（向愷然），他亦深通拳術，著有專書，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當時黨國元老張之江等人，是提倡國術最力的人，軍隊中有國術教練，各大城市也開設訓練班，因此，國術專書，出版甚多，其中現在手邊仍存的，有吳圖南的「太極拳」與精武體育會趙連和、陳鐵生等名師所演式的幾種國術書。

最值得一說的，是「文學研究會」會員，燕大教授郭紹虞，他早年也以「郭希汾」一名，在商務刊有「中國體育史」一册，其中特詳於中國國術部份，這本書現在仍有翻印，可見多年來好的國術書多麼缺乏。

羯鼓天戈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一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石楓絶處逢生，獲得高人拯救，解除身中奇毒，並得高人重視，收他和月兒爲徒，授以武林絶响的奇功異技，半年後，石楓、月兒離開師門，向潼關五聖府進發，他們要往拯救被擄的王家玉和春花秋三婢，途遇桐柏一霸鄖飛虎攔擊，月兒搶先出手，僅一招便將鄖飛虎擊退，鄖飛虎不服，向石楓叫陣，但他手下的湛秉坤却挺身請門，他距石楓八尺之外站定，石楓向他平推一掌，掌勢柔和軟弱，湛秉坤江湖經驗老到，不信石楓掌力如此不堪，乃不敢大意，以八成眞力迎擊，波的一聲，石楓掌力一觸即散——

雙拳排萬難　丹心救玉人

湛秉坤笑了，他笑的是：自己適才過慮。

只是他笑容還掛在面頰之上，忽然變爲驚怔之色。

原來繼石楓那股軟弱的掌力之後，另有一股潛力逼了過來。

這股潛力來得無聲無闃，但勁道却大得出奇，不過，他身爲排教三老，自信還有拒抗之能，縱然不再出掌相抗，最多不過逼退數步而已。

他心中在想着，應變可是快得出奇，不待勁力接實，便已運功護身，同時以十成眞力擊出一掌。

他這一掌推出，忽然響起一連串的波波之聲，他像狂風巨浪中的一葉孤舟似的，在不斷的顫抖與一退再退，最後終於悶哼一聲，向地上仆倒下去。

他沒有死，但傷勢却比鄖飛虎沉重的多。

鮮血染黑了他的灰袍，一張臉也變得像白紙一般的難看。

四週觀戰之人傻了，他們幾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實。

石楓分明只推出一掌，湛秉坤却是兩次出招。

而且他們明明感到石楓的掌力已被震散，湛秉坤何以會受到這般沉重的傷害？

除了石瘋子擅於邪術，否則無論怎樣解釋，決不會有如此可怕的現象。

人們戰慄了，不管武功多高之人，也無法與邪術相抗。

好漢不吃眼前虧，這等事兒還是避之則吉。

看熱鬧的先開溜，找碴的一行也悶聲不響的一鬨散去。

這時場中清凈了，除了習習晚風，就只剩下石楓跟月兒兩個。

他們相視一笑，然後緩步走回客棧。

原本鬧鬨鬨的客棧，這時也顯得靜寂無比，別人還地爲良，悅賓客棧之內，只剩下他們夫婦兩個客人了。

這一戰使得石瘋子聲譽大噪，也使得他們夫婦成了人見人怕的瘟神煞星，他們明晨上道，縱然不是武林中人，也像遇到

蛇蠍般遠遠的避開他們。

見到此等情形，月兒大爲氣惱，她撇着櫻唇道：「這是怎麼啦？公子。」

石楓道：「別人怕咱們，那不是很好麼？」

月兒道：「可是，你再瞧瞧他們的神色。」

石楓道：「不管這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何必管別人怎樣。」

如此一來，他們倒省了不少的麻煩，一直到達潼關，再也沒有發生什麼意外之事。

×　　×

五聖府在潼關東南的筆架山下，它的建築，與潼關一樣的壯觀巍峨。

因爲它是天下第一家，在武林中具有無比的聲勢與威嚴。

自然，此等空前的尊嚴，是五聖兄弟經過無數次的辛苦奮鬥所獲得的成果。

因爲任何一個成功的人，都是經過一段艱苦的歷程的。

然而，創業固然不易，守成了更爲困難。

現在五聖功成名就，萬派尊崇，很自然地養成一種驕矜之氣，平素的言行之中，就有點目無餘子了。

在五聖來說，他們功力之高，天下不作第二人想，驕傲一點，算不得怎樣的過份。

而且，他們總是領袖羣倫的前輩高人，縱然驕狂自大，做事還不至太過離譜。

但他們五聖的兩位寶貝兒子，及九名親傳弟子可有點走了樣，只要他們興之所至，任何事他們都做得出來。

在殷村對石楓下毒之事，就是他們一時高興的傑作。

當時他們沒有留下石楓，却將王家玉及春花秋三名婢女留了下來。

一方面固然是方濟方淵兄弟功力過高，另一點是王家玉主婢在散功散毒力控制之下，武功已打了一個折扣。

在拚鬥百招之後，王家玉主婢未能脫身而走，結果是她們被生擒活捉，結束了這場戰鬥。

走脫了石楓，方氏兄弟這邊還死亡三個，傷了兩人，這對五聖府來說，是一件十分丟臉之事，因此，方氏兄弟一怒之下，就將王家玉主婢帶往潼關。

五聖府大厦千間，藏幾個人自然不易發現。

再說，只要瞞着五聖，誰敢管方濟兄弟的閒事？

於是他們準備北上徐州，再沿關洛大道直趨潼關。

對王家玉來說，這實在是一樁極度難堪之事，堂堂的一位千金小姐，居然被人牽着鼻子走！

總算這一路之上，方氏兄弟並未對她們怎樣折磨，只是五聖府驕狂的氣燄，却使她們十分不耐。

這天他們到達徐州，住進東園附近的一家客棧，此地緊靠子房山，是一個鬧中取靜的所在。

晚間王家玉無法入睡，因爲她惦念着石楓及月兒。

她們主婢四人，已服過散功散的解藥，只是武功被封閉而已。

但石楓月兒到那裏找解藥呢？他們雖然逃出魔掌，却令人難以忘懷。

王家玉的功力頗高，這一路之上，她曾經不斷的運功衝穴，但她失敗了，五聖府制穴的手法太過高明，她白白浪費了不少睡眠的時間。

現在她放棄了逃走的念頭，但一顆心說什麼也安不下來。

明月滿窗，夜色似乎十分美好，王家玉向沉睡中的春兒等瞥了一眼，便披衣而起，向庭院中走去。

此處雖是客棧，庭院仍然清幽，因爲，五聖府包了後院，等閒之人是不敢闖入的。

王家玉瞧了一下月色，蓮步輕移，走向着幾盆盛開着的盆景。

但她脚下忽然一窒，美麗的嬌靨呈現一片詫異之色。

她的武功雖被封閉，耳目之靈仍異於常人。

王家玉發覺這夜色深沉的庭院之中，已經有人先她而在。

「啊，是你……」

「嗯，姑娘雅興不淺！」

王家玉發覺先她而在的，竟是五聖府的大公子方濟，一位容貌英俊，武功極高的青年。

挑挑眉，寒着臉，她不想睬理這位目空四海的狂人，嬌軀一轉逕向客房走去。

「姑娘！咱們就不能小談片刻？」

微風掠衣而過，方濟已攔住了她的去路。

「與階下囚談天，閣下也不怕有失身份？」

她連正眼也不瞧着方濟，粉頰之上冷得像一片嚴霜。

方濟仍微微一笑道：「妳聽我說，姑娘……」

王家玉嬌叱道：「不要叫我姑娘，讓開！」

方濟沒讓開，俊臉上仍是一片笑意。

「告訴你吧，姓方的，我有丈夫，你應該稱我一聲夫人。」

「哦，尊夫是那一位幸運兒？」

「石楓，就是你們暗中下毒之人。」

「咳，這實在不幸得很！」

「不要得了便宜賣乖，姓方的，謀害了我丈夫，你們就得付出慘痛的代價。」

「哦，嘿嘿……當眞麼？石夫人，這回只怕會叫妳失望。」

「哼，別以爲五聖府就可以爲所欲爲，我要你們姓方的人人死絶，府第化灰，並不是什麼困難之事。」

方濟面色一變，道：「妳當眞這麼恨我麼？」

王家玉冷冷道：「你們以卑鄙無恥的手段，謀害咱們夫婦，殺夫之仇，我焉能不報！」

王家玉滿面怒火，方濟却神色漠然的淡淡道：「這只怪咱們遇的太巧了，我奶娘新近練成的七竅紅，總得找一個試用之人。」

王家玉怒叱道：「拿別人的生命來試驗你們煉成的毒藥？」

方濟說道：「這沒有什麼，一將成名萬骨枯，要成功一件事，犧牲是難以避免的。」

視人命如兒戲，他竟然還有一套歪理，而且侃侃而談，面色不變，此人心腸之狠，實在駭人聽聞。

此時王家玉再也忍耐不住了，她雖明知武功被人封閉，與方濟這等高手動武，必將自取其辱。

但她依然纖掌一伸，毫不遲疑的向方濟的臉上抽去。

她自然無法抽到方濟，她那隻粉嫩柔酥的玉腕，反而送到方濟的手掌之內。

「姑娘！人生數十年，不過像過眼烟雲罷了，妳何必那麼死心眼，念念不忘那個姓石的？再說，我喜歡妳，憑五聖府，憑在下，那一點不比姓石的强？聽我的話，姑娘，我會好好的待妳的。」

這一轉變，大出王家玉意料之外，她雖是不願，但羊入虎口，她連掙扎一下的力量也沒有了。

因爲方濟屈指一彈，又制住她兩處穴道，然後挾住她的嬌軀，奔進了他居住的客房。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適才分明銀月高掛，此時却忽然響起了一聲焦雷。

這一陣驚雷來得十分兇猛，連方濟的床榻也爲之晃動不已，過了不少時間，一切才算平靜了下來。

其實這算不得眞正的平靜，因爲方濟的床榻之上，還有一股嚶嚶啜泣之聲。

「姓方的，你不會得到好死的，害人生命，淫人妻子，天地間如果有因果的話，你會遭到惡報的。」

「咳，這就是妳的不是了，咱們已成了夫婦，我遭了報，對妳有什麼好處？」

方濟對王家玉施了强暴，這實在是她的不幸，但如果她當眞是個重視名節的女子，她雖是無力拒抗，却可以自求解脫。

但她沒有，雖然明知方濟心如蛇蠍，是一個難以付託終身之人，竟在木已成舟的情況下而遷就了既成的事實。

唯一沒有鑄成的錯誤，是她沒有再要春兒等執行陪嫁丫頭的職責，因爲春兒等不願，她也沒有强人所難。

在徐州一住月餘，遊遍了當地名山勝景，這才聯騎西指，向潼關五聖府進發。

在五聖府，方濟先將王家玉主婢藏於偏院，然後找他的爹，報告此次遊歷中所發生的事故。

方濟的生父是五聖中的老二，名叫方明山，方淵的生父是四聖方鎭山，全是縱容子女，極端護犢的人物。

這也難怪，老大方采山只有一個女兒，老三方燕山也只有一位千金，老五方關山的夫人最美，提起水紅蓮，誰都會稱讚一聲這位名噪中州的第一美人。

可惜水紅蓮是一隻不會下蛋的鷄，結婚十餘年，她竟無法獲得一男半女。

中原五老，就只得方濟方淵兩個傳宗接代之人，他們還能不將這兩位公子看得像寶貝似的？

方濟報告經過，自然有他的一套說詞，那就是石瘋子罪該萬死，而王家玉與他又是那麼情投意合。

只要方濟能說出一點理由，方明山必然認爲絕對正確，而王家玉又是那麼美麗，無論儀態談吐，都令人感到高雅脫俗。

因而中原五聖同意了方濟的請求，決定將王家玉收爲兒媳。

而且他們擇了一個黃道吉日，要在下月初十那天，爲方濟的婚禮大大的熱鬧一下。

五聖府的大公子結婚，自然是一件轟動江湖之事，只要是武林中人，誰不想借機會瞻仰一下五聖的丰采？

因此，武林羣豪八方薈萃，像水歸大海一般向潼關滙集。

從初一起，潼關城裏就人山人海，聚集了數不清的黑白兩道。

江湖原是一個製造是非恩怨的所在，這般人一旦聚在一起，新仇舊恨，難免會挑了起來。

不過，他們全是五聖府的客人，作客之時找碴，對主人是一項不敬和藐視的行爲。

爲了避免開罪五聖，他們不得不克制自己，縱然仇深似海，也要等待離開中州地面再說。

由此可見中原五聖的聲威，實在是前無古人。

同時五聖府對這般份子複雜的客人，也做了一番防範，從初一開始，就由九大弟子分區巡察。

×　　×　　×

石楓與月兒初一就到達了文鄉，由於天色已晚，他倆就在此地歇了下來。

文鄉是潼關東面的衞星鎭集，距離五聖府約莫三十餘里。

住在這兒自然較住潼關差了一點，距五聖府也遠了二十八九里之多。

石楓不想張揚，他認爲住文鄉較潼關清淨，而且他們很不容易找到一個房間，到潼關未必能夠找到寄宿之處。

這家客棧名叫「太華」，房間不算少，客人已住到九成。

晚餐之後，石楓正想歇息，一陣剝啄之聲，忽然響了起來。

在江湖之上，石楓沒有朋友，除了店伙，不會有人前來敲門的。

因此，他淡淡地道：「門沒有關，進來。」

房門應聲推開，進來的却是一個年約五旬的藍衣老者，石楓方自一呆，月兒已啊了一聲道：「副會主！你老人家幾時來的？」

此人原來是青龍會的副會主魯才，他哈哈一笑道：「老夫比你們早來約莫一個時辰，妳們小姐呢？她住在那兒？」

月兒神色一黯道：「不知道，咱們是來找小姐的。」

魯才愕然道：「不知道？還有春姑娘她們呢？」

月兒道：「春姐姐她們是跟小姐一道的，只要找到小姐，春姐姐自然也有着落了。」

魯才忽然面色一沉道：「好，妳跟我來。」

月兒道：「到那裏去？副會主。」

魯才道：「妳適才說的這些，現在去對會主說。」

月兒道：「會主也來了？」

魯才道：「不錯，而且正住在本店之中。」

月兒緩緩立起，目注石楓道：「公子！我去去就來。」

石楓冷冷道：「妳不必去，姓曾的有什麼事叫他自己來說就是。」

月兒吶吶道：「這個……」

在月兒的處境，實在有點進退兩難，勿怪她要口齒吶吶，而舉止失措了。

因爲她的身份只是一個丫頭，青龍會主曾非，却是王家玉的阿姨。

在積威之下，她不敢反抗曾非的召喚，可是石楓是她的丈夫，丈夫不允，她又怎敢逕行前往？

魯才瞧到月兒的神色，不由對石楓怒哼一聲道：「你就是石瘋子？」

石楓道：「你說對了，石瘋子正是在下。」

魯才冷冷道：「出來，老夫要教訓教訓你，再將你送官治罪。」

石楓道：「要比劃麼？在下不反對，至於送官治罪麼，在下犯了什麼法？閣下必須說個明白。」

魯才道：「拐誘婢女，人贓俱獲，就憑這一點，要擺平你並非難事。」

月兒接口道：「不要這麼說，副會主，咱們小姐已經嫁給石公子了，我是陪嫁丫頭，追隨石公子是應該的。」

魯才一怔道：「什麼？妳們小姐嫁給姓石的了？我不信。」

月兒道：「這是何等重大之事，月兒怎敢信口胡言，副會主如是不信，將來見到小姐，你老不妨當面詢問於她。」

魯才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將妳的話告訴會主就是。」

月兒道：「謝謝副會主。」

目送魯才離去，石楓哼了一聲道：「此人當眞有點莫名其妙，如若不是看在家玉的份上，我一定要他爬着回去。」

月兒道：「長江兩岸，全是青龍會的勢力，連排教都要瞧他們的顏色，曾會主又是小姐的姨娘，咱們不得不忍耐一點兒了。」

石楓道：「忍耐是有限度的，他如是傷了咱們的自尊，咱們就不能再行容忍了，而且，妳要記住，妳是石楓的妻子，不再是任何人的丫頭，在心理上，妳應該尊重妳自己。」

月兒螓首一垂，道：「我知道了，公子。」

石楓對這位美如嬌花，心地良善的妻子十分喜愛。

而且她太年輕，十六歲還是一個孩子，他做丈夫的就應該担當保護她的責任。

適才的話，含有幾分教訓的口吻，月兒雖是不會怪他，他也有點過意不去，因此，健臂一伸，就將她那一握柳腰摟了過來。

「月兒……」

「嗯……」

「妳不高興了？」

「沒有。」

「我適才說的……」

「我會聽你的話的。」

「那就好，妳先上床去，我門了門就來。」

他要關門，但雙手還沒有伸出，一隻長統快靴忽然插了進來。

那是一隻尖尖仄仄，令人瞧一眼就會心動的快靴。

只要瞧到那隻快靴之人，必然會尋根究底，一路瞧看下去。

尤其是男人，決不會放棄瞧看它主人的機會。

石楓是男人，一個生理十分正常的男人。

因此，他的目光，沿着一條動人的曲綫，一寸一寸的向上搜索。

靴統之上，是一個圓圓的膝蓋，及一截膚光緻緻，粉嫩酥搓的大腿。

自然，這條迷人的粉腿，是由一條祺裝的岔縫之處撐出來的。

再往上瞧，圓臀如鼓，像要厥上半邊天似的，單憑這份模樣兒，已經足够叫人心動神搖了。

自然，那細細柳腰，挺得像山峯似的胸脯，都有足够叫人犯罪的誘惑之力。

如若說她是一個天生尤物，她是可當之無愧的。

她的嬌靨，也堪稱一個美字，雖然眼角之旁，添上了幾條風霜的跡痕，並不足損傷她動人的風韻與美麗。

當石楓接觸到她的目光之時，她展出了一口潔白的貝齒。

石楓不是一個好色之人，何況，曾經滄海難爲水，有了王家玉主婢，天下的女色他都不屑一顧了。

然而，他却呆住了，雙目直視那張迷人的粉頰，一時竟收它不回。

「我可以進來麼？石大俠。」

「門是開着的。」

她要進來，石楓並沒有峻拒，只是他那語氣之中，却找不出半點歡迎的成份。

對石楓的冷漠，她似乎絲毫沒有放在心上，嬌靨還是帶着微笑，腰肢一扭，雙脚跨了進來。

月兒原已上床，此時急忙起身向來人一禮道：「客中招待不週，會主請坐。」

敢情來人竟是青龍會主，勿怪月兒要起身讓座了。

起身讓座，以石楓妻子的身份來說，並沒有半點差錯。但青龍會主却重重的哼了一聲，一雙美目之中，也射出兩縷凌厲的光芒。

月兒對這位青龍會主似乎十分畏怯，她竟然嬌軀一顫，螓首也跟着垂了下去。

石楓見狀大爲氣惱，冷冷道：「會主如若沒有什麼緊要之事，咱們何不明天再談。」

青龍會主面色一霽，道：「正是有一樁緊要之事，才不得不打擾石大俠。」

石楓道：「請說，石某在聽着。」

青龍會主道：「在我說那樁事兒之前，必須先了解我那姪女兒與石大俠的過往之事。」

石楓道：「月兒，妳告訴她。」

月兒咳了一聲，遂將怎樣離開洛加山，如何聯騎出遊，爾後他們兩情相悅，遂結爲夫婦，以及在殷村遭到五聖府的毒手，才落得夫妻分離的經過，作了一番簡要的敘述。

石楓不想讓青龍會主知道他們在仙女觀習藝之事，接道：「在下命不該絕，散功散竟中和了七竅紅，這只怕是五聖府沒有料到的，在下與月兒趕來潼關，是想査詢家玉有沒有被方氏兄弟所擄。這是全部的經過，閣下還想知道什麼？」

青龍會主道：「够了，只不過……咳，叫我怎麼說呢？」

石楓道：「說不說全在會主，在下並無勉强之意。」

青龍會主長長一吁道：「我那姪女兒託身於石大俠，必然認爲石大俠是堪託終身之人了，唉，估不到良緣天妒，竟生出令人難以想像的變化！」

月兒道：「會主認爲那方氏兄弟，會不會擄去咱們小姐？」

青龍會主道：「妳說錯了，妳們小姐，確在五聖府中，只不過那不能稱爲擄刼的。」

石楓道：「此話怎講？」

青龍會主道：「這正是我要告訴你的，嘿嘿……」

告訴什麼她不講，反而雙目盯着石楓，發出一陣令人難耐的奸笑。

石楓冷冷道：「會主要說的就是這些麼？」

青龍會主道：「自然不止這些，我只是要向石大俠提個醒兒。」

石楓哼了一聲，並未問她提個什麼醒兒。

青龍會主揚了一下柳眉，接道：「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我希望石大俠能够看開一點。」

石楓道：「在下經得起任何風浪，有什麼事會主不妨直說。」

青龍會主道：「石大俠遠來潼關，必然知道天下武林齊集此地的原因了。」

石楓道：「聽說五聖府有一樁喜慶之事。」

青龍會主道：「不錯，這樁喜慶之事却與石大俠大有牽連。」

石楓一怔道：「怎麼說？」

青龍會主道：「五聖府的喜慶，是大公子方濟將於本月十日結婚，石大俠可知道那位新娘子是何等之人？」

石楓心頭一動道：「是王家玉？」

青龍會主道：「不錯，正是我那姪女兒。」

月兒大聲道：「不，小姐不會背棄石公子的，縱然眞如會主所說，小姐必已失去武功。」

青龍會主面色一沉，道：「妳怎知方大公子沒有給家玉服食解藥？哼，她與石大俠既無父母之命，又無媒妁之言，這也能算做結婚？跟我走，明天去侍候妳們小姐。」

月兒原本頗爲激動的，此時忽然冷靜了下來，她以斬釘截鐵的口吻道：「不，小姐將我給了石公子，我就是他的人了，縱使小姐甘心嫁給姓方的，我也不能不跟着我的丈夫！」

青龍會主勃然大怒道：「好大的胆量，妳認爲憑石瘋子那點玩藝，就能保護妳不成！」

曾非說話之間，突然一掌飛出，五指倏地一攏，猝然扣向月兒的腕脈。

月兒分明瞧見青龍會主曾非一掌飛來，她依然卓立如山，神色上顯得一片漠然的。

直待曾非的指尖將要觸及她的腕脈，她才忽然翻腕一抓，反向青龍會主的手腕扣去。

這一招簡直是神來之筆，無論青龍會主曾非的功力多高，要逃避此等絕世武學「煉魂手」仍是力與心違。

不過，月兒不想使曾非太過難堪，只是在她的腕脈之上輕輕一扣，便鬆手急退兩步。

領導長江兩岸的青龍會主曾非，見識武功兩皆不凡，她以驚詫無比的目光，呆呆的瞅着月兒，半晌，才咳了一聲道：「妳使的是煉魂手？」

月兒還沒有答話，石楓已接下去道：「會主神目如電，實在令人心折，我想妳應該放心了，咱們夫婦，還有一點自保之能。」

青龍會主忽然哈哈一笑道：「何止自保，煉魂手是絕代奇功，石大俠夫婦身負絕藝，今後武林將是賢夫婦的天下了。」

一頓接道：「適才我只是試試尊夫人，希望石大俠不要介意。」

此人不愧是叱咤風雲的一方雄主，臉色變換之快，也是無人能及。

而且她那不卑不亢的神態，十分順耳的言語，縱然是極爲不滿之人，也會對她暗暗稱許的。

她瞧了石楓月兒一眼，忽然長長一嘆道：「家玉心智之高，在咱們女人之中稱得是極端傑出，她所選中的人，自然不會錯的了，只是她陷身五聖府，怕不是終日以淚洗面，石大俠既來潼關，就應該積極拯救我那姪女兒才是。」

她是在稱許，也是在關心，那語氣之中，更有一份濃厚的感情。

她說話的神態，你只要瞧她一眼，就會對她生出信賴之心，這位青龍會主，實在是一個十分可怕的人物。

月兒果然大爲着急，立即皺着柳眉對石楓道：「公子！會主說的是，咱們事不宜遲！」

石楓道：「不要急，月兒，初十還有九天，咱們來得及的。」

青龍會主道：「家玉是我的姪女兒，救人之事我是義不容辭的，石大俠準備怎樣進行，咱們應該好好的商量一下。」

石楓道：「會主盛情令人心感，不過，在下此時心亂如麻，待在下好好的思忖一下之後咱們再作計議。」

青龍會主道：「那我就不打擾兩位了，咱們明天見。」

石楓道：「會主好走吧，恕在下不送了。」

送走青龍會主，月兒滿面焦急之色道：「公子！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石楓沉思半响道：「曾非說的對，我與家玉既無父母之命，又無媒妁之言，此等婚姻的基礎，實在薄弱得很。」

月兒道：「你不能這麼說，公子，咱們小姐是將清白的身子交給你的。」

石楓點首道：「我知道，不論咱們的處境怎樣險惡，咱們都應該拯救於她，只是……」

月兒道：「只是什麼？公子。」

石楓道：「如若家玉甘心嫁給姓方的，妳說咱們應該怎麼辦？」

月兒道：「不會的，公子，小姐如若不是重視名節之人，她豈會年逾二十才嫁給你。」

石楓道：「但願如此，好啦，咱們歇息吧。」

月兒道：「咱們現在就去五聖府，好麼？」

石楓道：「現在天色過晚，待咱們趕到五聖府，已經接近天明了，今晚好好的養足精力，明晚咱們早點上道。」

月兒道：「我眞担心，唉，一個錦衣玉食的千金小姐，怎能够忍受那囚徒的生涯！」

石楓道：「不必担憂，月兒，姓方的既要娶她，就不會叫她受苦的。」

月兒道：「可是……」

石楓道：「聽我的話，月兒，早點歇息吧，有事明天再說。」

他知道月兒主僕情深，說什麼她也會放心不下，只得擁過她的嬌軀，輕憐密愛的在她耳邊緩緩解說，直到天色黎明，她才朦朧睡去。

兩個時辰之後，她忽然一躍而起，雙眼還沒有全部睜開，便嬌聲呼喚道：「公子！咱們走。」

石楓一把攬着她的纖腰，無限憐惜的一嘆道：「月兒，天不黑怎麼能走？快穿好衣衫咱們吃飯去。」

月兒委委屈屈的跟着他到食堂進食，一雙秀眉始終就沒有舒展過。

他們飲食剛罷，一陣吆喝之聲忽然由店外傳來。

接着奔進來兩名緊衣窄袖的彪形大漢，雙手向腰際一叉，大聲叱喝道：「大家注意，六公子駕到。」

六公子是何許人物，石楓與月兒全然不知，但滿堂食客像是聽到站立的命令一般，呼的一聲，全部站了起來。

唯一例外的是石楓夫婦，他們依然若無其事的在言笑自若。

「公子！那六公子是誰？像是大有來頭似的。」

「可能是一位前輩高人吧，但江湖之上，似乎從未聽到過這位高人的傳聞。」

「咱們要不要廻避一下，別叫人家瞧着咱們岔眼。」

「妳說的是，可是找碴的已來了。」

不錯，那兩名叉腰瞪眼的大漢，果然已經氣勢汹汹的奔了過來。

這兩人身材一般的粗壯，走過來向桌前一站，就像兩座鐵塔似的。

他們對石楓夫婦瞧了一眼，其中一人道：「你們的耳朶有毛病麼？爲什麼不站起來？」

石楓冷冷道：「站不站起來是咱們的事，閣下不嫌管的太多？」

大漢面色一變道：「你敢瞧不起咱們六公子？報出你的字號讓咱們兄弟伸量伸量。」

石楓道：「沒有這個必要，再說，憑你老兄就想要在下報字號，嘿，只怕還差了一點。」

另一大漢怒叱道：「老魏，六公子就要到了，快廢了這小子免得給六公子瞧着生氣。」

姓魏的大漢道了一聲好，呼的一聲，一隻斗大的拳頭已衝向石楓的前胸。

此人身高力大，拳風虎虎，論身手，確也有幾分門道。

但他這一拳似乎擊在一個强有力的彈簧之上，只感到拳頭一陣劇痛，龐大的身軀便已糊裏糊塗的飛了起來。

吧答一聲亘响，姓魏的摔了個四脚朝天，還算好，只不過肩頭脫了一層油皮，並沒有什麼要緊。

只是這個人丢不起，身形一躍而起，撩衣撒出了一把明幌幌的單刀。

與他同來的大漢，也撒出了一把纏着紅綢的囊子，兩人目射兇光，虎吼着向石楓撲去。

「住手。」

一聲洪亮的叱喝，適時傳了過來，兩名撲向石楓的大漢如响斯應，同時一個急旋，雙手跟着垂了下去。

「參見六公子。」

原來是六公子，並不是什麼前輩高人，瞧年齡，最多不過二十四五。

別看他年歲不大，那份氣燄却有點够人瞧的。

他穿着一件天青色的長衫，手中執着一柄繪着山水人物的綢面摺扇，臉形畧顯削瘦，雙目烱烱有神。

最令人一目之下就難以忘懷的，是他那副雙眼朝天，傲視羣倫的神態，似乎除了天上的悠悠白雲，沒有人值得他正眼一顧。

他沒有瞧看滿堂食客，只是向石楓月兒掠了一眼，便回復那雙眼翻天的冷傲神態。

姓魏的大漢已收起單刀，手指石楓夫婦向六公子禀告道：「禀公子，這兩人對您老十分不敬，而且還敢出手傷人。」

「哦。」

六公子似乎十分詫異，他不相信當今之世，竟有對他不敬之人。

他哦了一聲，目光一垂，再向石楓夫婦瞧去。

魏姓大漢說的不錯，滿堂食客都在躬身肅立，只有這一對夫婦坦然在座，縱然不能說他故意找碴，最少對他這位六公子是存有輕視之心。

對六公子心存輕視，簡直是胆大包天，如若不給他一點懲罰，這口氣他怎能嚥得下去！

於是，他脚下一跨，以沉穩凝重的步伐，直衝石楓夫婦的桌前。

六公子這一發威，堂中食客都知道一場惡鬥在所難免，他們希望瞧瞧六公子的絕藝飽飽眼福，因而自動的讓開了場地。

追隨在六公子身後的，是一名陰陽臉的老者，及兩名三旬出頭的壯漢。

這名陰陽臉的老者，可不是一位等閒人物，提起「兩面閻羅楮愛孟」，任誰都要憚忌三分。

此時他向六公子道：「六公子！這件事交給老朽吧。」

六公子沒有吭聲，只是向後面讓了兩步。這表示他同意了兩面閻羅楮愛孟的請求，將石楓夫婦交給他來處理。（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惡花蜂梁强監視着太白義樵武炳輝，同往熱窩見魚老爺子，武炳輝趁梁强與店伙老蕭說話疏神之際，驀起發難，將梁强擊斃。白天星將錢痲子藏身於方大娘餃子店的消息藉閒談透露給尹文俊主僕後，又將思疑宮少奇或也被人綁架於方大娘的可能性告知烏八，藉以挑起宮寒這批人從中生釁。這日品刀會上輪到將刀郭威出場品刀，將刀郭威登上品刀台，登記過姓名年齡籍貫後，當衆發出他將對刀的看法，他說出三點精闢的理論，他的見解，較之前此的快刀馬立，狠刀苗天雷，又不知高出多少倍——

窖中隱秘洩 院內血腥聞

將刀郭威於掌聲中退回耳台。

掌聲足足延續一盞熱茶之久，才慢慢平息下來。

今天的大會結束了，但廣場上人潮依舊，人人都似乎有着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很明顯的可以看出，萬一這位將刀明天也不能倖免，一定會在每個人的心頭，刻下永遠無法磨滅的陰影！

這是品刀大會一個新的高潮。

自從快刀馬立死去之後，七星鎮上的人第一次對另一名刀客產生了深厚的親切感！

尹文俊似乎也很激動，他轉身向白天星問道：「你覺得這位將刀怎麼樣呢？」

白天星長長嘆了口氣道：「我那位師弟看樣子大概是沒有希望了。」

尹文俊一楞道：「什麼沒有希望？」

白天星道：「由於以往的一些刀客，不是喪命，就是棄權，再不然便是胡亂咆吼一通，我滿以為我那位師弟可以穩操勝券，但照今天的情形看起來，希望恐怕是微乎其微了。」

尹文俊眨了眨眼皮道：「你的意思，可是認為這位將刀，一定不會遭遇意外，最後終能成為七星刀的得主？」

白天星反問道：「你說呢？」

尹文俊一想道：「我說？這種事情，我怎麼知道？」

白天星聳聳肩道：「我也不過這樣說說而已，誰又知道以後的變化。」

張弟從人叢中走了過來，臉色一片肅穆。

白天星笑道：「別談你的感想，你想要說什麼，我已代你說過了。」

張弟緊繃着面孔，一聲不响。

尹文俊笑着站起身來道：「不談這些了，我們去熱窩喝酒吧！」

他右手一托，擺了個請的姿態，左手則曲去背後，迅速朝仍然站在酒担子旁邊的尹福打了手勢。

這個手勢當然只有尹福一人看得懂。

尹福酒已喝完，正準備付帳離去，看到這個手勢之後，立即摸出十數枚青錢，在空碗中堆成三疊，打着眼色遞去那賣酒漢子的手上。

青錢在酒碗裏堆成三疊是什麼意思，當然也只有那賣酒的漢子看得懂。

× ×

熱窩裏鬧哄哄的一片，一切都似乎沒有什麼改變。

賣的酒菜，還是兩樣。

一壺淡淡的酒，一盤薄薄的羊肉片，加起來是十分銀子，只要你叫這樣一份酒菜，你就可以在這裏一直耗下去，高興坐多久就坐多久。

客人方面，也是一樣。

吃的，喝的，賭的，玩的，差不多也仍舊是那幾張老面孔。

若是一定要說有什麼改變得與往日不同，那也許便是白天星今天對待老蕭的態度。

白天星今天對待這位熱窩裏的龍頭伙計，好像顯得特別熟絡。

「老蕭。」

「是！」

「桌子抹抹乾淨。」

「是！」

「拿幾壺酒，切幾盤肉來。」

「是！」

他喊的還是老蕭，稱呼並沒有改變。但誰也不難聽出，他今天的語氣中，似乎含有一種像一家人般的親切感。

而老蕭今天也好像顯得特別殷勤，不斷哈腰，不斷應是，臉上的笑容看起來也似乎特別順眼。

為什麼今天每個人的心情，看起來都是那麼樣的愉快呢？

因為今天天氣特別好？

還是因為受了將刀郭威一篇詞嚴義正的品刀演說所影响？

只可惜這種愉快的氣氛，並未能保持多久。

就在老蕭把四份酒菜送上桌子，剛剛轉身離開的時候，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突然發生了！

× ×

一名矮矮胖胖的藍衣老人，突然帶着嚴肅得近乎冷峻的神情，從大廳外面走了進來。

跟在藍衣老人身後的，是兩名青衣勁裝大漢。

看到這名藍衣老人走進來，尹文俊一張面孔登時變了顏色。

他不安地動了一下身子，似乎想起身躲避，但那老人眼光滿廳一掃，就已經看到了他。

藍衣老人帶着一臉寒霜走過來，尹文俊只好勉強站起來，紅着臉道：「易總管好！」

藍衣老人向前跨上半步，單膝微微一屈道：「奴才向公子請安！」

冷冰冰的聲音，一點也不像是奴才的口氣。

尹文俊結結巴巴的道：「老……老……爺子，還……還好吧？」

藍衣老人轉過臉去，狠狠瞪了尹福一眼，同時重重的哼了一聲！

那意思好像說：是你把公子帶到這種地方來的，對嗎？嘿嘿，你幹得好事！

尹福垂下頭，像是一下矮了三尺。

尹文俊陪着笑臉又道：「總管一路辛苦，先坐下來喝杯酒，有話慢慢說，這次……其實……也……也……不能算是尹福錯……」

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轉向張弟道：「你瞧瞧人家大戶人家的規矩！」

他說這句話的聲音不低，藍衣老人當然不會聽不到，但藍衣老人連望也沒有望他一眼。

尹文俊似乎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忙向藍衣老人為兩人引見道：「這兩位是文俊新交的……。」

藍衣老人冷冷打斷他的話頭道：「老爺子交代，請公子馬上跟奴才回去！」

張弟仰臉哼了一聲，道：「沒人留客，早走早好。」

尹文俊僵在那裏，似乎感到有點左右為難。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嚴命不可不從，尹兄還是請回去吧！」

尹文俊嘆了口氣，帶着一臉無可奈何的神色，向白天星拱拱手，苦笑一聲，欲言又止，然後又嘆了口氣，便跟在藍衣老人身後走了。

白天星等主僕一行五人出了大廳，忽然也嘆了口氣道：「算我沒有口福，一碗香噴噴的紅燒獅子頭，剛剛擺上桌子，又被人端跑了！」

張弟忍不住轉過臉來道：「你說什麼——獅子頭？」

白天星微笑道：「是的，江浙一帶的名菜，說得正確一點，應該是出自揚州，這道菜的做法是：五花肉兩斤，鷄蛋四枚，醬油，薑末，白糖……」

張弟瞪眼道：「誰問你這些？」

白天星笑道：「那麼你問什麼？」

張弟道：「你說獅子頭剛剛擺上桌子，又被人端跑了，是什麼意思？」

白天星笑道：「你真的不懂？」

張弟道：「我如果懂，我還問你幹什麼？」

白天星又嘆了口氣道：「不懂也好，免得我又多費唇舌。」

張弟眼珠轉了幾下，忽然道：「你意思難道是說……」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面孔突然脹得通紅。

白天星微笑道：「懂了，是嗎？」

張弟紅着臉道：「我不相信一個女人會扮得這麼像，會有這麼大的胆子。」

白天星喝了口酒，悠悠然道：「有這麼大胆子的女人當然不太多。」

張弟怔了怔道：「這女人是誰，難道你認識？」

白天星又喝了口酒，緩緩地道：「她要不是懷疑我已認出了她，剛才這位易總管就不會這麼快出現了！」

張弟道：「你既然識破了她的詭計，剛才你為什麼不當場拆穿她？」

白天星苦笑笑道：「那有什麼好處？再說，在目前僅是懷疑，尚不能十分確定，大家保留幾分，以後還好相處，豈不比一下撕破面皮強得多？」

張弟不覺又是一怔道：「你是說——這女人——她…就是…就是…消魂娘子楊燕？」

白天星一使眼色，張弟立即住口。

有人走過來了。

走來的是老蕭。

老蕭是從白天星背後走過來的，腳步輕得像隻貓。

張弟雖然不明白白天星何以要對老蕭這樣一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此防範，但心底下却不得不佩服白天星這份過人的警覺性。

白天星像是根本不知道身後來了人，慢慢端起酒杯，嘆了口氣，說道：「這位尹大才子想想也是可憐，已經是二十出頭的人，竟被一個老管家管得像個孩子似的。唉！」

老蕭很巧妙的一轉身，向鄰座一名大漢哈腰道：「蔣爺要不要再來點酒？」

那位蔣爺果然又要了一壺酒，老蕭哈腰應是而退。

這一來張弟的警覺心也提高了。

他等老蕭去遠，才壓低聲音道：「你認為這個老蕭也有問題？」

白天星臉一側道：「誰人告訴你？」

張弟輕輕一哼道：「你少要瞞我，如果你不是在想主意整他，今天你絕不會對他故意如此親熱。」

白天星笑道：「你懂不懂做人的道理？做人難道不該處處待人親切一點嗎？」

張弟又哼了一聲道：「算了吧！烏八和錢痲子都是你親切過的人，一個下落不明，一個到現在喉頭上還貼着膏藥！你若再對他們親切一點，不把他們性命親掉才怪。」

白天星笑笑，沒說什麼。一雙眼光則游移不定，不時在兩名押牌九的漢子身上打轉。

張弟沒有看到那兩名漢子，就是看到，他也不會特別留意。

因爲那只是兩個賣白酒的漢子，跟其他賭徒混雜在一起，根本瞧不出有什麼特別碍眼之處。

白天星忽然笑着道：「我們一起過去押兩把怎麼樣？」

張弟搖頭道：「我對這玩藝兒不感興趣。」

白天星笑道：「那麼你對什麼玩藝兒有興趣？就坐在這裏，喝這種水酒？」

張弟緊皺着眉頭道：「我在思索一件事，但這件事却使我越想越胡塗。」

白天星道：「那一件事？」

張弟道：「就是消魂娘子楊燕這個女人，我始終想不透她究竟在幫誰的忙？」

白天星道：「依你的看法呢？」

張弟又皺了一下眉頭道：「如果她眞是毒影叟古無之的外甥女，照理說她就該幫的是毒影叟才對。但是，從種種跡象看來，她跟那老毒物之間，顯然根本就沒有聯絡！」

白天星點點頭。

這是事實。

毒影叟古無之露面得很晚，而且這老毒物事事喜歡獨斷獨行，看來手底下似乎沒有幾名黨羽。

如果沒有充份備用的人手，絕無法於轉眼之間，就派出一名假總管，以及兩名假家丁作接應！

張弟接着道：「如說這女人是謀害刀客那一伙人的同黨，表面上看起來，雖然順理成章，但事實上却又有矛盾存在。」

白天星道：「什麼矛盾？」

張弟道：「七絕拐吳明與謀害刀客之兇徒是同路人，這點該沒有疑問吧？」

白天星點點頭。

張弟道：「那麼，這女人如果跟他們是一家人，七絕拐以五十両銀子的代價，僱烏八在這女人的後面釘梢，又該作何解釋？」

白天星又點點頭，這表示他對這一點也無法作適當的解釋。

張弟道：「現在，只剩下最後的兩批人了。」

這兩批人，無須明說，當然指的是以小孟嘗吳才，和七步翁魚山谷爲首的那兩批。

張弟道：「有一點似乎毫無疑問，那便是這女人絕不可能跟七步翁魚山谷那一批人有勾援。」

白天星再度點頭。

這也是事實。

因爲消魂娘子如果是七步翁的人，星河倒瀉金雨就不該相信七絕拐吳明失踪，是因爲七絕拐吳明可能已取得大悲寶藏！

張弟又皺起了眉頭道：「如今九九歸一，照說該只剩得一個小孟嘗吳才了。可是，細細一想，似乎也不太可能。」

白天星道：「爲什麼？」

張弟道：「今天，幾乎人人都已認定，只要找到錢麻子，便可以獲得寶藏，吳才那一伙人，當然也不例外。錢麻子如今正由黑鷹幫加以保護之中，這事雖非盡人皆知，但在吳才那伙人來說，已根本不是一個秘密。這女人如果是吳才的人，她僞冒京中才子之身份，故意與你接近，又是爲了什麼？」

白天星點點頭，等他繼續說下去。

張弟道：「難道你能說，這女人設法接近你，是爲了替吳才他們向你打聽錢麻子的下落？」

白天星搖搖頭。

表示這不可能。

他雖然已以語出無心的方式，爲那女人指出一條明路，但那完全是出於他的自願，絕沒有人事先能預料到這一點。

張弟道：「所以，可以斷言，這女人接近你的目的，無疑是雙重的。一方面固然是想在你的身上，看能不能發現一點有關錢麻子的消息，而另一個主要的目的，顯然是想證實你究竟是不是那位眞正的一品刀！」

白天星點頭，因爲這番假設，的確入情入理。

張弟接着道：「如果你也承認這一說法，那麼，我的懷疑，就可以成立了！根據毒影叟所作之透露，姓吳的目前手頭拮据非常，最迫切需要的，不是那批寶物，至於誰是眞正的一品刀，他應該沒有理由如此關心。同時，姓吳的如今有了飛腿追魂這樣一個重要的謀士，應該更不會勞師動衆，捨生財正路不走，而冒這種不必要的風險！」

白天星不由得又點了一下頭。

從他的眼色中可以看得出來，如果說他是贊同張弟這番精微的分析，無寧說他是非常高興看到張弟憑冷靜的頭腦，對事事物物，都能作深入的推敲！

張弟皺皺眉頭，又道：「這就是我的看法，任何假設，都可以找到解答，但問題却依然存在：這女人究竟在幫誰的？」

白天星喝了一大口酒，又吃了兩片羊肉，才慢慢的道：「比較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

張弟道：「你認爲應該如何解釋？」

白天星道：「也許是因爲我們知道的還不够多。」

張弟道：「這話怎麼說？」

白天星道：「我的意思就是說，目前七星鎭上，也許還存在着一批我們完全不知道的人物，這女人說不定便是這批人物之中，唯一被我們知道的一個。」

張弟懷疑地道：「你認爲眞有這種可能？」

他好像怕白天星聽不懂他的話，接着又道：「如果這女人屬於另一批人馬，她何以會跟小孟嘗吳才處得那樣接近？她當初又爲何甘冒生命之險，受七絕拐吳明的驅使？」

白天星深深嘆了口氣道：「是的，問題太多太多了，如果一個個的牛角尖鑽下去，眞能叫人發瘋！」

張弟也輕輕嘆了口氣道：「那就不談也罷，否則我還眞想再問問你另外的一個問題。」

白天星點頭道：「問吧！沒有關係。有話悶在心裏，總不是辦法。」

張弟喝了口酒道：「那天夜裏，我們從花家集回來，你說鐵三掌蔡龍等人，如弄清了你是眞正的一品刀，反而不會加害於你，當時你雖然沒有說出原因，但事後你已作過暗示，那是由於他們想從你身上找到大悲寶藏，因爲他們懷疑一品刀的一身武功，是從大悲老人遺留的秘笈上學來的。獲得大悲老人武學秘笈的人，應該不會不知道那批寶藏的下落。你當時的想法，是否如此？」

白天星點頭道：「不錯。」

張弟道：「那麼，我就要問了，既然他們認爲一品刀才是大悲寶藏的得主，何以他們後來又相信大悲寶藏是落在錢麻子手上呢？」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這個問題就比較簡單多了。」

張弟道：「哦？」

白天星笑笑道：「除了後來增強他們信心的那幅明妃畫像不算，關於這個問題，他們無疑早就爲自己設想過了。」

張弟道：「如何設想？」

白天星笑道：「他們想到的解答，可能分爲兩種。」

張弟道：「哦？」

白天星道：「他們的第一種解答是：錢麻子獲得寶物在先，一品刀獲得秘笈在後！如此解答，看來好像矛盾，其實兩者之間並不衝突。一個人見了大批財物，心花怒放之餘，匆促間漏下一本薄薄的秘笈，當然不算一件什麼稀奇事！」

張弟道：「第二種情形呢？」

白天星道：「第二種解答是：一品刀獲得全部寶物之後，由於一時大意，藏放之所落在錢麻子眼裏，被錢麻子趁其不備，偷偷來了個大搬位。同時這也正可以解釋錢麻子來到七星鎭的原因：這麻子是避風頭來的！」

張弟仔細一想，覺得這兩種解釋，果然都很合理，當下忍不住又問道：「俗語說得好：紙包不住火。錢麻子畢竟揹的只是一口黑鍋，如果這麻子落在一個有心人手上，眞象一旦拆穿，麻煩豈非馬上就要落在你的頭上？」

白天星笑着搖搖頭道：「這種機會我想不太多。」

張弟道：「你指的是那種機會？是指錢麻子不會落入別人之手？還是指眞象不易拆穿？」

白天星道：「眞象不易拆穿。」

張弟道：「何以見得？」

白天星道：「因爲第一個上當的人是弓無常，弓無常已經死了，錢麻子在死無對證之下，怎麼辯白也洗刷不清。」

他忽然笑了笑，道：「如果你要說的話已經說完，我可要去押上兩把，殺殺手癮了。」

× ×

推莊的是趙老闆。

趙老闆今天的手氣似乎很不壞，枱面上吃進的注子，堆得像座小山。

當莊的手氣好，下家自是不妙。

這時擠在枱子四週的幾十名賭徒，一個個面孔通紅，有的不住抹汗喘氣，有的粗話罵不絕口。

其中只有押天門的兩個大漢是例外。

這兩個漢子面貌生得很相像，似是一對兄弟。兩人看上去長相雖然極其粗獷，但賭品却好得出奇。

他們因爲下的注子比別人大，天門的牌，都是由他們兩人輪流抓。

兩人一個坐在莊家正對面，一個站在這人的身旁，一隻脚在板櫈上，準備隨時跟坐着的那人跟點子。

一副牌抓進來，一人分一張，兩人輪着要點子，喊的全是行話，聲腔頓挫有緻，如唱山歌。

「點燭上香，天地玄黃！」

這就是說，要點子的人拿到了一張蠟燭籤，么六短牌七點，來天地牌最理想，可以配成「天九」或「地九」。

「天地帶虎頭，越粗越風流。」

這是最常聽到的兩句話，表示要點子的人抓到了一張七點或八點，天地牌或虎頭十一，都可以將點子配定。

點子當然不是一喊就喊得來的，但不論輸贏如何，這對像兄弟似的漢子，臉色都是一成不變，好像根本沒將這十両八両銀子的進出放在心上。

白天星慢慢往裏擠，最後就在這兩名漢子身邊，佔定一個位子，站了下來。

那些賭徒當中，當然有認得他的人。

在上門下注的就有一個。

這人名叫盧九，在黑皮牛二隔壁開了一家什貨店，平常生意不錯，只可惜辛辛苦苦賺來的幾個錢，差不多全都繳給了熱窩。

盧九一看到他，立即招手道：「白頭兒，來來，來這裏押，這一門他奶奶的霉透了！」

白天星笑道：「這是什麼話？伙計。霉透了的門子叫我押，拖我下水？」

盧九忙道：「那裏的話，想托你的福氣，壓壓莊家的點子罷了。」

白天星搖搖頭道：「你找錯人了，我今天的運氣也不怎麼好。」

盧九道：「你一把都沒押，怎知道運氣好不好？」

白天星唉了一聲道：「剛才碰到一個不講理的傢伙，幾乎送掉老命，出門遇上這種事，賭錢不輸才怪！」

盧九像是吃了一驚，睜大眼睛道：「居然有人敢找你白頭兒的麻煩？」

白天星道：「爲何不敢？」

盧九眨了眨眼皮道：「聽說你白頭兒也是個練家子，你那位師弟又是新選的刀客，誰找上你們師兄弟，豈不是活膩煩了麼？」

白天星苦笑道：「如果換了你盧九兒，自然又當別論。」

盧九一哦道：「對方是誰？」

白天星道：「一個姓梁的，聽說外號叫做什麼惡花蜂。」

那個一隻脚踩在板櫈上的漢子，聞言神色微微一動，同時用脚尖在另外那名漢子屁股上輕輕點了一下。

被點的那名漢子，微微點頭，表示他也已經聽到了。

趙老闆似乎沒有聽到，牌洗好砌好，開了門子，揚起骰子，大聲吆喝道：「下，下，再不下我可要滿莊啦！」

滿莊的意思，就是已經贏够了，打算歇手不推，讓賢。

這當然只是一種恫嚇，但這種恫嚇還眞有效。

於是，大家紛紛搶着落注，彷彿銀子在咬手似的。

盧九當然也不願平白損失押一把的機會。

他匆匆放下兩吊錢，才又接着問道：「那姓梁的怎麼樣？」

白天星道：「他在方大娘餃子店附近東張西望，好像發現了一件什麼稀奇古怪事似的，我不過隨口勸了他幾句，想不到竟惹起他的不滿。」

盧九道：「你怎麼勸他？」

白天星道：「我說方大娘家裏沒有男人，他這樣探頭探腦的，很可能引起街坊的閒言閒話……」

盧九道：「你這話也沒有說錯呀！」

白天星苦笑道：「可是——」

莊家亮牌了。

天五！

天門人五，下門長三，上門無名九配無名七，臭六。

獨賠上門！

盧九樂開了，他顯然認爲這全是白天星爲他帶來的好運，匆匆忙忙的押下第二注之後，又興緻勃勃的抬起頭來道：「可是怎樣？」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可是那位梁大仁兄却好像我破壞了他的好事似的，兩道眉毛登時豎了起來，像要把我一口吞下去，樣子好不怕人。」

盧九道：「後來呢？」

白天星聳聳肩膀道：「後來？嘿！後來還不是靠兩條腿子跑得快！」

第二條牌又開了！

還是上門贏。

下門三點，天門癟十。

天門抓牌的那個漢子，忽然嘰咕着站了起來道：「奶奶的，今天的牌眞是有鬼，怎麼押也不見起色，我看我們最好還是先去後面瀉瀉霉氣……」

兩個漢子一走，馬上有人補了空位。

這種人來人往的場所，走掉兩名輸家，當然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盧九連中了兩把，笑逐顏開，樂不可支。

白天星目送那兩名漢子進了後院，唇角不禁油然浮起一絲不易覺察的笑意，因爲他無疑也押中了一注。

× ×

西天一片艷紅，太陽快要下山了。

方大娘餃子店裏，只剩下一個客人；方二嫂已從店後拿出一盞罩子燈，這個客人當然是今天最後的一個客人。

這最後的一個客人，是個年約三十餘歲的褐衣漢子。

這漢子分兩次一共叫了四十個水餃，已經吃得差不多了，現在他正在慢慢吃着最後的一隻餃子。

方大娘人雖痴肥如桶，十根手指頭，却靈活無比。

她揭起一張餃皮子，撥撥弄弄，摺摺揑揑，一個餃子就好了。

方大娘還在包餃子。

褐衣漢子朝平枱上那一排排已經包好的餃子偷偷溜了一眼，雙目中不禁現出一股陰森的譏誚之意。

——已快打烊了，還在包個不停，這些餃子包給誰吃？嘿嘿！

方二嫂點亮了罩燈，褐衣漢子也慢慢的站了起來。

兩個餃子一文錢，褐衣漢子數了二十枚青錢放在桌上，抹抹咀巴，打着飽呃慢慢的踱出了店門。

接着，店門很快的就關上了。

方大娘長長的噓了口氣，放下最後一個餃子，吃力地從方櫈上站起。

方二嫂拿來一隻大竹籃，把平枱上的那些餃子，以敏捷的手法，全部檢了起來，然後捧着竹籃，快步走向店後灶間。

小丫丫忽然從後院中奔了進來，喊叫道：「娘，快點送餃子去，宋大叔說他餓了！」

方二嫂道：「你去告訴他們，就說剛關店門，餃子已經下鍋，馬上就送去。」

小丫丫點點頭，一跳一蹦的，轉身又走了。

方大娘像隻肥鵝似的，一擺一擺的走去灶後坐下，一面添柴火，一面口中嘀咕着道：「全是些餓鬼投的胎，一天要吃四五頓，一頓要吃那麼多，還不斷嚷着餓呀餓的……」

方二嫂笑笑道：「不要緊，這已經是他們最後的一頓了。」

方大娘抬頭道：「哦——中午你送餃子去，他們怎麼說？」

方二嫂道：「宋四說外面風聲越來越緊，等天黑了以後，他們決定另外換個地方。」

方大娘道：「換去那裏？」

方二嫂道：「宋四沒有說，我也沒有問，或許會先送去城裏藏上一陣子也不一定。」

方大娘嘆了口氣道：「早走早好，這幾天我們的罪也受够了，飯吃不下，覺睡不着，成天担心會有人突然闖上門來。唉，這那像是過日子！」

方二嫂笑道：「娘放心好了，後面那地方隱蔽得很，就是有人找上門來，他們也不會找到什麼的。」

門後陰影中，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站了一個人。

她們婆媳說的話，這人都聽到了。

當方大娘發出埋怨時，這人神色一動，作勢便待撲出，及至聽得方二嫂這樣一說，這人眼珠一轉，又向後縮回身子。

鍋子裏的餃子，慢慢的泛湧着浮了上來。

餃子熟了。

方二嫂把餃子撈入一隻提桶，然後提着一桶餃子，走向西廂。

天已經完全黑了下來。

西廂屋中，沒有點燈，也看不到一個人影兒。

方二嫂摸黑走進去，輕輕喊道：「丫丫，丫丫。」

臥房床下一塊木板忽然慢慢向上翹起，一片淡淡的燈光，跟着由木板四週照射出來。

接着出現的，是小丫丫那張惹人憐愛的俏臉蛋兒。

小丫丫頭一伸，又縮了回去：「宋大叔，我娘送餃子來了！」

不一會，另一張臉孔從木板下面探了出來，這人大概便是宋四。

一個缺咀！

宋四在笑，一對大黃板牙，全從咀唇裂開的部份露了出來。

方二嫂走過去，遞出提桶。

宋四笑道：「辛苦你了！二嫂。」

他接提桶時，順勢在方二嫂手背上摸了一把。

這位兔唇宋四大概眞的餓了，只不過餓的也許不是一張肚皮。

方二嫂只是縮回手，並沒有什麼不快的表示。

她男人交上的是些什麼朋友，她當然比別人來得清楚；吃點小虧，忍過去了，什麼事都沒有；要是嚷將出來，對誰也沒有好處。

她每次送餃子來，每次都要被摸上一把，只摸手背，已經是算好的了。

宋四接過提桶，嘻嘻一笑，又道：「外面店裏情形怎麼樣？」

方二嫂道：「還好。」

宋四道：「有沒有發現什麼形迹可疑的客人上門？」

方二嫂道：「沒有。」

宋四忽然壓低了聲音，說道：「今晚換不換地方，到現在還沒作決定，如果今晚還在這裏，下半夜我眞想出來走走。咳！咳！」

他將走走兩個字說得很含蓄，再加上兩聲輕咳，用意自是格外明顯。

方二嫂只當沒有聽到，畧畧提高聲音，向地窖中喊道：「丫丫，奶奶喊你，該吃晚飯啦！」

丫丫上來了，宋四只好縮縮脖子退了下去。

× ×

院子裏一片漆黑。

方二嫂拉着丫丫，走出西廂，母女兩個才走下石階，就被四隻强有力的手，突自背後伸出，一下捂住了咀巴。

方二嫂奮力掙扎，不斷蹬踢扭動。

她心中的焦急多於害怕。

因爲她這時關心並不是自己，而是愛女小丫丫，她要看看小丫丫怎樣了，但那兩隻手臂實在太强壯，使她根本沒有動彈的餘地。

不過，她還是馬上就看到了愛女小丫丫被刼持的情形。

那是勒住她的那個人，幫着她轉過去的。那人似乎也很希望她早點看個清楚。

方二嫂一看到小丫丫被刼持的情形，馬上就停止了掙扎。

她雖然無法看到從背後勒住自己的那個人生做什麼樣子，但此刻以手臂勒住小丫丫的那個人，她却一眼就認了出來。

勒住小丫丫的那個人，正是剛才在這裏吃餃子的那個褐衣漢子！

褐衣漢子以一隻左臂將小丫丫連頭夾臉圈在臂彎中，左手拎着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刀，刀尖就抵在小丫丫的肩頸之間。

形勢非常明顯，只要她一嚷嚷，小丫丫細嫩的頸子上，無疑就要立即出現一個大血窟窿！

那人見方二嫂不再掙動，知道他們採取的手段已經形成，他勒住方二嫂的手臂，也稍稍放鬆了一些。

他們將母女倆拖去院中一角，勒住方二嫂的那人低聲道：「只要你這娘們乖乖聽話，大爺們擔保你們母女倆太平無事，否則，哼哼——」

否則怎樣，自是不難想像得到。

方二嫂無法出聲，只好以點頭作答。

那人似乎相當滿意，於是接着問道：「熱窩裏的那個錢麻子，是不是藏在西廂地窖下面？」

方二嫂點點頭。

那人道：「有幾個人在看着他？」

方二嫂豎起三根指頭。

那人道：「你是說假話？眞的只有三個人？」

方二嫂點點頭。

那人道：「這三人在黑鷹幫中地位如何？」

方二嫂搖頭。

搖頭的意思，可以解釋爲地位不高，但也可以解釋爲她對這事不清楚。

所以那人想了一下，又道：「你是說三人地位都不高？」

方二嫂搖頭，同時豎起一根指頭。

那人道：「一個地位很高，另外兩個地位不高？」

方二嫂點點頭。

那人聲音一沉，嚴厲地道：「現在，你這娘們聽清楚了：我們把你女兒綁上，暫時放在這裏，你帶我們過去，設法將下面那三個傢伙，一個一個的哄出來。如果你表現得不够好，被那幾個傢伙識破了，我們就先宰了你，回頭再來宰掉這個小丫頭！」

方二嫂打了個冷戰，身子也不由得跟着索索地顫抖起來。

但她還是勉强點了一下頭。

只要愛女小丫丫不受傷害，她什麼事情都願意做。

那名褐衣漢子一點也不浪費時間，他將牛耳刀插回刀鞘，迅速取出一捲布條，像裹粽子似的，片刻之間便將小丫丫綁了個結結實實。然後，兩人又押着方二嫂，悄悄掩入西廂。

× ×

「宋四叔！」

「誰？」

「我。」

「方二嫂？」

「嗯。」

「什麼事？二嫂。」

「宋四叔，你出來一下，我有話跟你說。」

「來啦！二嫂。」

一聲輕響，床下那塊木板，又被撐了起來。

缺咀宋四探出腦袋，四下畧一張望，便看到方二嫂正站在房門口朝他招手。

宋四的兔唇一下咧得大大的，連板牙上面的紅肉根子都露出來了。

他得意地想：「如何？嘿嘿！十個女人九個肯，只怕男人咀不穩。我摸她的手，她動也不動，我就曉得這娘兒心思已經活動！」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長嘯

笑裏藏刀劫火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尉遲鵬爲情所迷，不顧後果的將解除後山禁制的法訣傳授沈雁容。岳懷冰日來經前輩異仙鐵筆太歲的傳授，功力大進，那日與尉遲青幽互較，不愼傷了尉遲青幽的寶劍，尉遲青幽悻然而去，岳懷冰要追去道歉，蒼鬚奴勸他俟她火氣稍平後再去，免碰釘子，岳懷冰一想也是，遂獨自返回冷香閣，詎甫進房中，竟發覺沈雁容端坐房中，岳懷冰訝異她竟能闖過後山禁制，向她詢問，沈雁容不予置答，黯然向岳懷冰坦舒情懷，岳懷冰不待她再說下去，猝然接口要她不要再說下去……

沈雁容冷笑，道：「我今天晚上來就是聽你一句話！你說吧！」

「這是不可能的！」

岳懷冰在說這句話時，用力的握着拳，在自己腿上擊了一下，臉上充滿了憤慨和激動。

沈雁容呆了一下，她的臉看起來似乎一下子爲之痲木了：「爲什麼不可能？」她喃喃的道：「現在這裏沒有外人，就只有我們兩個，只要你點頭，我就——」

岳懷冰冷笑一聲，說道：「妳不要再說下去了！」他說着站起來，凄然又道：「沈姑娘，我明白妳的心意，但是，這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爲什麼不可能？」

「因爲妳爹是我仇人！」

「我爹是我爹——」她忽然走過去，道：「岳大哥，只要你點頭，我可以不要我爹……我跟你走！」

岳懷冰一驚抬頭——他眞的想不到她會說出這些話，他到是低估了她！

「怎麼樣？」

沈雁容一雙明澈的眸子逼視着他，臉上帶着滿滿的一層紅暈！

「沈姑娘——」他苦笑着道：「妳想得太天眞了……」

沈雁容道：「這些我都不要聽，我只聽你一句話！」

岳懷冰冷笑道：「姑娘！妳把我岳懷冰看錯了！」

「這意思是你不願意？」

「我從來就沒願意過！」

「你——」她臉色一陣發白，一連後退了幾步，道：「好……我總算認識你了，我知道——你現在眼睛裏只有一個尉遲青幽！」

「那是我的事！」

「好！」沈雁容頻頻苦笑着道：「你旣然無情，我就無義！」

她的臉刹時間變爲鐵青，倏地轉過身來，掠窗而出。

岳懷冰追向窗前，似見窗外白光連閃了幾下，已自消失了她的踪影，看情形果然她熟悉開啓禁制之法——這一點確是他所想不通的。

轉過身子來，他心裏不禁浮上了一層傷感。

他從來沒有和女人交往過，當然也不曾傷害過任何女人的心！

現在當他感覺到已經傷害了一個女人時，內心確實有些不是滋味。

其實，如果當他嚐受到一個女人懷恨報復的手段時，他將會感覺到更不是一個滋味了！

× ×

「玄都仙子」郭彩雲打量着手裏的白色石圈，臉上頓時湧現出一片喜悅——

她看着面前的沈雁容，道：「有了這個『如意千匙環』，我們就可以隨便進出後山了！看上去，尉遲鵬那個小子眞是被妳迷住了——看來，他顯然不知道這千匙環的妙用！」說到這裏站起身來，用姆指按在石環上一個凸出的篆體字上，向着窗外一揚，頓時就由石環內飛出一圈栲栲大的白色光影。

眼看着那圈光影越飛越大，迅速的向外展開，直到擴大得看不見爲止。

奇怪的是凡是圈影擴大之處，面前的景緻立刻現出本來樣子，郭彩雲佈施的仙法禁制，顯然爲之失效！

可是，當郭彩雲手指再按向另一個凹下的篆文時，卽見飛出的光圈又重復幻小收回，先前所現出本來的景緻，又重復消失！

看到這裏，郭彩雲不禁呆了一下，轉向沈雁容道：「這東西，眞是尉遲小狗給妳的？」

沈雁容點頭道：「是他給我的！」

郭彩雲嘆息了一聲，道：「這個大傻瓜！」

她反覆的看着手裏的圈子，肯定的道：「如果我沒記錯，這枚『如意千匙環』乃是當年尉遲眞人隨身法寶之一，大概是因爲尉遲鵬法力不足，才贈送給他，這小子竟會這麼糊塗，將這等貴重的一件奇珍至寶，隨便的給了妳，其實，他們有了這一件寶物，我所設計的任何禁制，都得失效——」

說到這裏嘆息一聲，慶幸的道：「還好！如果早一天落在尉遲青幽或是蒼鬚奴那個醜八怪手裏，我們摘星堡的一切防務，都將形同虛設了！」

沈雁容怔了一下道：「師父妳老人家打算……怎麼對付他們？」

郭彩雲想了一下，道：「聽妳這麼說，那個姓岳的分明是有了奇遇，並且目前功力大進，雖然我很懷疑，他是不是眞的得到了傳說的那口『蒼鷹仙劍』，可是這個人顯然是天一門第四代掌門的接班人，看來是不會錯了！」

她畧一思量，遂卽點頭道：「——我必須要在他功力還沒有十分成熟以前下手除了他，才能永絕後患。」

沈雁容登時呆了一下，低頭不語！

郭彩雲道：「當然，我主要的目的，並不在此——」

沈雁容頓時抬頭道：「師父妳的意思……是？」

郭彩雲臉上現出了一些笑容，她長得旣美，姿色又艷，看上去不過三十出頭，正是無限綺麗的少婦年華——只是誰又會想到在如此姿色之內，隱藏着那般貪婪狠毒的一顆婦人之心！

她道：「我的目的只是在收取那片火雲！」

「噢——」沈雁容一驚點頭道：「我知道那片大火雲，每天『酉』時一定出現，師父妳是說的那片雲？」

郭彩雲頷首笑道：「不錯，妳旣然知道，那就更好了——」

她那雙明銳的眸子，在沈雁容臉上一轉，含着微笑道：「這兩個月來，妳由我這裏學得的劍術，實在已比妳父親都要强多了，妳是個很聰明的女孩子，我已經決定收妳爲正式弟子，把一身道法劍術都傳授給你！」

沈雁容道：「謝謝師父誇獎——」

她確實很聰明，已經體會出郭彩雲必將有新的任務要關照她了。

果然郭彩雲話聲微頓，遂卽緊接道：「只是，在我沒有正式收妳入門之前，却要妳替我辦一件事，妳願意去做麼？」

沈雁容道：「師父請關照，弟子萬死不辭！」

郭彩雲微笑道：「好孩子——妳聽我說！其實這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妳要仔細的聽着，到時候就不會出岔子！」

說完由身側，取出了一個紅色扁平的匣子，打了開來，裏面是一個同色，大如手掌的扁形玉瓶，瓶子的式樣，宛若一隻鵲雀！——

關於這隻朱瓶，沈雁容昔日曾在白金頂「無相居士」的洞府內，看見郭彩雲展示過，是以還留有深刻的印像。

郭彩雲看着手中朱瓶道：「這只朱雀瓶，是我千言萬語，說盡了好話，才由青城山朱雀叟那裏借來的，是朱雀叟的鎭山之寶。」

說完，她把匣內朱瓶取到手中，微微一幌，那隻原本僅有手掌般大小的瓶子，頓時加大了一倍。

郭彩雲手握朱瓶笑道：「妳不要小看了這隻瓶子，據說朱雀叟早年是在元江無意得到，後來經過朱雀老人多方攷證，證明此寶乃是千年前古仙人『騎鯨客』的心愛至寶，這隻瓶子的奇特之處在於瓶身，乃是採取兩極萬年磁鐵精英的提煉，內中瓶頸部份，有當年騎鯨客所裝設的一枚『聚火神珠』，是以凡屬五金以及任何火性東西，皆在這朱雀瓶收取的範圍之內！」

沈雁容立時會意道：「師父可是要用這隻瓶子，收取後山的大片火雲？」

「我就是這個意思！」郭彩雲含笑道：「照說，由我自己出手，萬無一失，只是，因爲外子當年曾經協同九老，合力對付過黑石公，這個老魔頭，記仇極深，他如今雖然被關在石內，我未必就怕了他，只是，他一旦認出了是我，少不了有許多痲煩，如果改由妳出手的話，就不會有這些痲煩了！」

對於「黑石公」被壓在石峯下面的故事，沈雁容連日來已由尉遲鵬處知道了一個大概，只知道他是一個厲害的魔頭，因當年爲惡極重，乃被尉遲眞人聯合「青雲九老」之力，共同將之以法力制伏，壓在黑石峯下，算來這已是數十年前之事！

郭彩雲似乎對於這件事沒有細說！

沈雁容道：「師父不是曾經說過，要把黑石公這個人救出來麼？」

郭彩雲道：「我的確有這個意思，但不是現在——」

她冷笑一聲，又道：「據我所知，黑石公唯一懼怕的，正是這片火雲，只要我一日控制着這片火雲，這個老魔頭就不得不一日聽我指揮！」

「只是現在時候還不到！」她像是胸有城府的樣子，微微一笑，又道：「在雪

山後山乃是一塊福地，我們道家四九天刼，不久就要來了，如果我能在天刼來臨之前，佔據了這個地方，再以黑石公供我驅策抵禦天刼時的水火風雷，必能安全渡過——這就是我的如意算盤，妳現在可明白了？」

沈雁容心裏怦然一動，這才第一次明白了師父的用心，只是她早已養成了對郭彩雲的絕對服從，聽後點頭表示會意！

郭彩雲於是把朱雀瓶的用法，以及要她怎麼做的各樣細節，詳細的跟她講述了一遍。

沈雁容聰明伶俐，很快的就學會了。

郭彩雲很高興，贈送了她一口長劍，沈雁容謝了師父，把「朱雀瓶」等藏好在身上。

她已與尉遲鵬約好了見面，於是畧事整理，就心懷叵測的騎着她的胭脂馬來到了他們素日見面的老地方。

——尉遲鵬早已來了。

乍然看見了她，尉遲鵬臉上充滿了微笑。

這些日子的約會以來，兩個人已斷混得很熟了。

尉遲鵬飛快的迎上來，一把把她由馬上抱了下來。

沈雁容發出了「咯咯！」的一陣嬌笑之聲，分出一隻手攀住了他的頸頸。

兩個人在亭子前面打着轉兒！

「把我放下來……」她嬌笑着道：「……別鬧，我今天有事跟你商量！」

尉遲鵬嘻笑着，身形縱起，抱着她已來到了亭內！

他把她輕輕的擱在石桌上。

看着她那張吹彈可破的嫩臉，以及細白粉酥的一截玉頸，他忽然心旌一搖，忍不住低下頭猛然向她的頸項間吻了過去！

沈雁容嬌喘着叫了一聲。

「你——放開我，放開……」

奈何尉遲鵬力大無窮，緊緊的擁抱着她，竟使得她一時掙脫不開。

他像是一隻野獸般的，撲吻着她的頸項，臉上，頭髮……

忽然，他向她咀上吻過去。

經過了一番頗為急劇的掙扎，沈雁容用力的推開了他的臉——

她用一種驚慌失措的眼色看着他——先前所有的一些幻覺，似乎在她重新的審視之下消失了，她忽然發覺到這張臉竟是那般的陌生，對於自己竟是那麼的沒有意義——

坦白的說——「他」絕非是自己心上人，佔據自己心裏的人只有一個——岳懷冰！

不是他！

不是他——尉遲鵬！他永遠也沒有法子和岳懷冰在自己心裏競爭，雖然他心地善良，面相英俊，一如岳懷冰，自己也曾每每的把他幻想成岳懷冰！

然而，那只是一種幻想！

方才的一刹那，她幾乎把他當成是岳懷冰了，但是這一刹間，他却又從幻想深處醒轉了過來！

岳懷冰是岳懷冰，尉遲鵬是尉遲鵬！

這兩個人永遠不能混為一談！

一刹那，她清醒了許多。

她忍不住眼前的凌辱，驀地，把尉遲鵬一掌推開！

「你滾開——你不是他——」

接着，她一個咕嚕，由石桌上疾翻了下來！

尉遲鵬無防之下被他推得倒在地上。

他迅速的翻身站起，用着極為驚奇的眸子打量着她，後者在他驚奇的注視之下，似乎忽然明白了眼前的處境，臉上微微現出一些歉疚！

「妳怎麼啦？」

尉遲鵬一臉張惶的走過來！

沈雁容緩緩的坐下來，搖搖頭苦笑不語。

尉遲鵬直眉豎眼的看着她道：「妳剛才說甚麼？說『我不是他』，他是誰？」

沈雁容臉上一紅道：「別胡說，我甚麼也沒說！」

尉遲鵬又握住了她一隻手。

這一次她不再反抗了。

她眼睛含着一臉淚水，帶着一種多少有點「無可奈何」的微笑瞧着他，道：「不要胡鬧了，我還有事跟你商量呢！」

尉遲鵬注意力只在她那一隻宛若柔荑細膩的玉手上！

他無限鍾愛，輕憐密意的把玩着，根本就沒有聽見她在說些甚麼！

沈雁容看着他乾嘆一聲道：「我在跟你說話呢！」

尉遲鵬才似忽然一驚道：「啊——妳說甚麼？」

沈雁容道：「我要你幫忙……我想收取一點火雲！」

「火……雲？」

尉遲鵬顯然還不太明白，微微吃了一驚！

「不錯，是火雲，你肯不肯幫忙？」

「火雲？妳說的是甚麼火雲？」

「還會是甚麼火雲？」沈雁容道：「就是你們後山天天出現的那片火雲！」

尉遲鵬一笑道：「妳說要收取？」

「是呀！」

「妳有甚麼法子收取？」

「當然有法子！」沈雁容眸子一瞟他道：「只要你肯幫忙！」

尉遲鵬莫明其妙的道：「我實在是不懂妳的意思，那片火雲熱度能熔化金石，妳有法子收它？」

沈雁容微微嗔道：「你只說肯不肯幫忙吧，儘扯這些閒話幹甚麼！」

尉遲鵬笑笑道：「妳是知道的，只要妳要我做的事，我都會答應的！」

「眞的？」

「當然是眞的！」

「鵬哥你對我眞好！」她反握住他的手搖撼了一下！

尉遲鵬目光痴痴的看着她，有些兒神不守舍！

「你聽着——」她關照他道：「等一會我收火雲的時候，你去想辦法纏着你妹妹和蒼鬟奴，別叫他們看見！」

尉遲鵬忽然一怔，這才想到了事情遠比自己所想到的要嚴重許多——

「妳要這些火雲幹甚麼用？」

「你不要問嘛——好不好？」

尉遲鵬怔一下，納悶的道：「這些雲

內就是隔着十幾里以外，人也會被烤得受不了，妳用甚麼法子去收它？妳要來作甚麼用？」

沈雁容立時作色，把身子背向一邊！

尉遲鵬笑道：「妳不要生氣，我只是隨便問問，我是怕妳不知道這厲害，萬一受了傷怎麼辦？」

沈雁容才回過臉來道：「我不會受傷的，其實這些火雲並不是我要！」

「是誰要？」

「是我師父！」

「可是！」尉遲鵬吶吶的道：「妳師父要這些火雲做甚麼？」

「聽說是為了抵禦天刼用的！」

「噢！」尉遲鵬點了點頭，說道：「要眞是這樣，倒也沒有甚麼！其實，妳師父原本可以光明正大的來跟我們商量，如果僅僅只要一點點火雲，我妹妹不會不答應她的！」

沈雁容道：「你妹妹絕對不會答應她的！」

尉遲鵬呆呆的想着，心裏盤算着這件事會有甚麼樣的後果？

他原本就是十分敦厚，不工心計的一個人，更何況早已為沈雁容美色所迷。

沈雁容的一顰一笑，早已控制了他的一切！

現在當沈雁容那張美麗的臉，期待的看向他時，他早已失去了主張！

「你不答應？」

「不——我答應！」

沈雁容站起來笑道：「好，我們現在就走吧！」

尉遲鵬沒精打采的站起來，說道：「只是……」

沈雁容一笑道：「你放心，我不會害你的！」

× ×

「酉」時剛至——

大片的火雲，呼嘯着由北面的山窪子湧了出來，刹時之間天地俱變成了紅色！

像是一片畝許方圓的紅色地氈，一時間風雷滾滾，烈焰燻天。

附近山崖在方一接觸到這片火雲的光焰之時，頓時發出了一片荷荷之聲，冒出了嬝嬝白烟。

這附近大片樹木，早已為火雲的烈焰燒烤成了黑色的木炭。

這片大火雲在空中呼嘯聚積轉動的時候，焚熱的光焰，使得這些早成為木炭的黑色樹幹，每一棵都成了紅色的火樹，整個的這一片山嶺，不分岩石，泥土，樹木通體都變為一色的紅！

然而這只是一刹那的時間，眼看着它們在盤空疾轉數十圈之後，倏地昇空直起，瞬息間已昇高千百丈。

這時天空的顏色，艷麗可人！

遂即就看見聳立在後嶺的那座黑花石峯頂尖上，像是閃電般的閃出一道白光！

大片火雲，即如同起駕的雁羣，迅速的，向着白光閃處，風掣電馳般的移了過去！

沈雁容早已得了師父的傳授，選擇了一個最有利自己的位置站好，她手裏拿着一面紅色的三角小旗子！

就在這片火雲初現的一刹那，她搖動了一下手裏的小旗子！

頓時，就有一蓬青色的光罩，把她整個的身子罩住！

眼看着當空火海也似的大片紅雲，已來到了近前，在離着黑石峯頂千百丈高下，呼嘯着打了一個轉兒，遂即緩慢的冉冉下降。

沈雁容雖然藏身在一個石洞口，又有郭彩雲所贈的法寶護身，然而饒是如此，就在當空火雲漸漸下降時，兀自覺出炙膚燒肌般的一陣奇熱刺痛！

那片火雲循着一定的軌跡，在落向黑石峯頂約數十丈左右的距離之時才停住了下落的勢子。

這時就由黑石峯頂側四週，一連閃出了四五道白光，像是閃電般的明滅不已！

那片大火雲，頓時就開始轉動起來。

開始時甚為緩慢，然而在白光數閃之後，轉動的勢子可就愈來愈快，一時間烈火熊熊，赤焰滾滾，焚熱之勢平添了數十倍！

一聲尖銳的人嘯，起自石峯之內，乍然聽在耳中，眞有點毛髮聳然的感覺。

隨着那片火雲疾速旋轉的勢子，熱力繼續增加，流焰飛星，往往飛濺出數十丈外！

眼看着那座黑色的石峯，在火雲低壓疾轉的勢子裏，不過是急短的瞬間，竟然變為赤紅色！

即聞得石內的人嘯之聲，也因之趨於更慘烈。

當眞是人世間奇慘無比的酷刑！任何人在聆聽着這種凄厲絕倫的嘯聲之後也會為之赫然動容！

嘯聲裏，混合着咒詛與怒罵——只是你却無論如何也聽不出他嘴裏嚷罵的是些甚麼！

眼看着那團佔地將近畝許的大紅雲，在短瞬的時間裏，由橘色變為赤紅，由赤紅又轉為淺紫，而後深紫，隨後又轉為黃色——

最後轉變為純白色！

焚燒的程度，到此亦達到了極點！

地面上響起了一陣輕而密的劈拍之聲，眼看着崖石以及泥土的表面上，都燃起了尺許來高的綠色火焰！

石內的嘯聲，到了這個時候，似乎已經聲嘶力竭，由一度的異常尖銳而轉為低沉，嘶啞，漸漸的趨於安靜。

即見當空大片火雲，由如飛的疾轉勢子裏也漸趨於緩慢！顏色亦漸次的變幻着，由白而黃而紫——最後還原到來時的橘紅色。

空氣似乎一下子安靜下來。

大片的火雲在一度耀武揚威之後，隨即收歛鋒芒，稍事停留之後，即緩緩的向上昇起。

這時候佇立在一旁的沈雁容，才倏地躍身出現！

她遵從着師父郭彩雲的吩咐，早已將「朱雀瓶」，執在了手中，身子一經躍出，即將手中朱瓶向上一揚，即由瓶口之內，噴泉似的噴出了一道白光！

說時遲，那時快！

這道白光一經出瓶，刹時間已變為百十丈長短的一道經天長虹。

像是神龍經天，長虹倒捲般的，圍繞着當空待去的大片火雲，一捲一吸！「嗖！」的一聲，全數收入瓶口之內！

沈雁容萬萬沒有想到竟是這麼簡單！當時收下了護身的青色光罩，把手上朱瓶搖了一搖！立刻間又化爲巴掌大小！

她剛剛把瓶子放入懷內收好！却聽得身側石峯之內，傳出了一個老人嘶啞的喘息之聲道：「外面是甚麼人？」

沈雁容心裏一驚，慌忙又躍回石洞門口，忽然想到對方是被刑押封鎖在百丈石壁之內，萬無能力向自己出手之時，她的胆子頓時放大了。

石內老人又復出聲道：「是……誰？我知道你就站在附近，既有收雲之功……可想絕非泛泛之輩，爲甚麼躲躲藏藏，未免太也小器——」

隔了一會兒，大概是因爲沈雁容沒有出聲，他又說道：「朋友……你還沒有走吧……？」

沈雁容頻頻向着附近打量着，因爲她與尉遲鵬約好了，要等尉遲鵬來後，一齊回去！

可是石內的黑石公却頻頻發話，使得她爲之胆戰心驚！

過了一會兒，黑石公喃喃發話道：「……普天之下，能够有法力收取這些火雲的實不多見——」

他像是自己在對自己說——

「讓我想想看……噢！只有兩個人……嘿嘿……」

一面自語着，他遂即冷笑了起來！

「我已經猜出你是誰了……你大概是南湖的『火烝童子』向元召可是——？」

沈雁容仍是一言不發，她原想現在就走的，可是天色尚早，尉遲鵬曾關照過她，要她在天黑以後再行離開，可保不易爲人發現！

「不……不是，不是！」黑石公怪聲笑道：「我猜錯了，向元召還沒有這般功力……讓我再想想看——是了，是了！」

他嘶啞的笑了一聲，道：「——這麼說，閣下定是『青城山』的朱雀叟南道友南雲了？」

沈雁容頓時一驚！

她驚訝的是黑石公雖然並沒有猜到是自己，却猜到了「青城山」的朱雀叟，實在說已是相去不遠！

「南老兒——」黑石公冷笑着道：「一定是你，除了你的朱雀瓶，天下再沒有一樣至寶，能够在一刹之間收下這麼多的火雲……」

他緊接着怪笑了幾聲，道：「南老兒……你不要裝聾作啞的悶不作聲，我們不妨把話說說明白，要說起來，你老兒確實與我仇深似海，可是這些年我痛自反省，想起了當年所作所爲，確實有很多不對之處，所以……唉……」

這一聲嘆息，確像是發自地獄深處一般的冗長！

「……所以，我也想明白了，昔日的仇不報也吧……南老兒——你可在聽我說麼？」

沈雁容一時忍不住出聲道：「朱雀叟老前輩不在這裏，你只管胡說些甚麼？」

石內的黑石公頓時趨於安靜。

過了一會兒，他才道：「小姑娘，妳說的話是眞的？」

沈雁容道：「當然是眞的，久聽你法力無邊，原來你不過如此！」

「嘿嘿……」石內傳出一陣低沉的笑聲：「那麼，姑娘妳又是誰？」

沈雁容道：「我是誰你也不必要知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絕對沒有害你的意思！」

「當然，這一點我相信你，就好像妳同樣可以相信我是一樣的，是不是？」

「你當然不能害我！」

「爲甚麼？」

「因爲你關在石頭裏！」

「哈——妙！妙！」黑石公連聲的笑着道：「小姑娘，妳是尉遲家的甚麼人？——奇怪，他們家一向是沒有甚麼外人，怎麼最近却收了些外人——」

沈雁容道：「你又猜錯了！」

「這麼說，你不是『天一門』中的弟子了？」

「當然不是！」

「妳是誰？」黑石公吶吶道：「那片火雲可是妳親手所收？」

「是我收的！」

「用甚麼東西？」

「朱雀瓶！」

「妳看，我還是猜對了！」他怪笑了一聲，隔着石壁道：「不過——南老兒把這個瓶子一向視同拱璧，却怎麼會借給妳一個沒來由的小姑娘？」

沈雁容冷聲道：「這個，你就不用多管了！」

「好吧！」石頭裏的人說道：「無論如何，小姑娘，妳是我的大恩人，我却要感謝妳！」

「那倒不必！」

「大丈夫受人點水之恩，當報之以湧泉——妳收了這片火雲，等於減免了我一半的痛苦，我要好好的謝謝你！」

「你怎麼謝我？」沈雁容笑了一下道：「你自己還關在石頭裏又出不來！」

「小姑娘，那妳就錯了！」石內的黑石公凌笑着道：「我雖然身子在石頭裏，可是，這些年以來，却也練成了幾樣罕世無匹的玄功，聽妳口氣，小姑娘入道不深，可是？」

「不錯！」

「好，那麼，我可以成全妳！」

「成全我？」

「我只舉手之勞，我可成就妳三年靜坐之功。」

沈雁容一驚道：「眞的——？」

「不過，却要有一個交換的條件！」

「你想讓我把你放出來？對不起，我沒有辦法！」

黑石公哈哈一笑：「妳當然沒辦法，而且我也不會這麼想！」

「那麼你要我爲你作些什麼？」

「只要爲我減少一點痛苦罷了！」

沈雁容怔了一下道：「我剛才已把火雲收了，豈不是爲你永遠減少了痛苦？」

「不錯，那只是一部份，其實我所受的痛苦，還有許多，包括水，火，風，雷……各方面！」

說到這裏，便發出了一聲凄凉的嘆息道：「妳只不過爲我解決了『火』一方面的痛苦罷了！」

沈雁容看看天已快黑，可是尉遲鵬還沒有來，偏偏石內的黑石公又跟她聒聒不休。

當時她苦笑了一下道：「你雖然這麼說，我却是沒法子幇你的忙！」

「妳當然有辦法幇我的忙！」

「怎麼幇你忙？」

「好——小姑娘，妳可是站在左側前方？」

「不錯！」

「是在什麼地方？」

「你問這些幹什麼？」

「我只是看看，妳與我距離的遠近罷了！」

沈雁容道：「你不必知道——」

她看了一下天色，遂道：「好了，你不要再說這麼多，我馬上就要走了，告訴我怎麼才能够幇你忙？」

「你眞的要幇我？」

「我諒力而爲！」

黑石公道：「好！妳眞是一個仁慈的好女孩子！」

「快說吧，我要走了！」

「不要走，千萬不要走！姑娘，妳現在可以走到石峯上面來！」

沈雁容怔了一下道：「萬一被人家看見了呢！」

「絕不會，黑石峯與後山主峯看似很近，其實距離很遠。而且，我不會躭誤妳很久時間，妳只不過舉手之勞！」

說話之時，沈雁容早已躍上了石峯之巔。

她身子一縱上去，立刻蹲下來，却覺出石峯上的餘熱兀自可觀，熱烘烘的烤得人皮膚生痛。

「妳已經上來了……好……」

「快說，我怎麼幇你？我時間不多，我要走了！」

「好，好，不會躭誤妳的……姑娘，妳看看妳脚底下，有沒有四塊不同顏色的東西？」

沈雁容低頭一覷，果然看見就在眼前不遠，有四塊亮光閃閃的鐵板。

說時她已縱身上前，只見那四塊厚鐵板，分爲紅，黃，白，紫四種顏色，平平整整的鋪在石上，一半嵌在峯頂石面之內一半却露在外面。

正面看上去，亮光閃閃，有如鏡子一般的刺目，却在鏡面上雕畫着一些狀似梵文的圖案花紋。

「妳可曾發現了？」

「我看見了四塊鏡子！」

「對，對！就是這些東西——」黑石公發出極爲興奮的聲音，說：「可是紅，黃，白，紫四種顏色？」

「不錯！」

「姑娘！」黑石公激動的道：「用妳所有的力量，把這四塊鏡子搬開來！」

沈雁容冷冷一笑，說道：「我想我還是知道一下，這四塊鏡子的用處比較好一些！」

黑石公嘆道：「我剛才不是說過了麼，水火風雷，這四塊鏡子，每一塊都代表其中一種！紅色的是水，白色是火，紫色是雷，黃色是風！」黑石公哀求着道：「姑娘……我每天都身受着這四種東西的迫害，只要妳毀一樣，我就減少一樣的痛苦了！」

沈雁容打量着那四塊東西，每一塊看上去都有桌面一般大小，厚有一尺，足有數千斤重。

四塊銅鏡正中，有一面長形的銅籤，深深揷入在石頭裏面，露出石面的只有尺許長短的一截，上面雕刻着一隻烏龜的圖樣。

打量着這些東西，她自信無力掀開那四面鏡子，當下搖頭道：「我的力量不够大，搬不動！」

「妳試一試看！」

沈雁容果然試圖選其中一塊，兩手用力的扳着其中一角，想像裏，入手定必火熱燙手，誰知却不是這麼回事，非但不燙，却是凉得厲害。

她所搬動的這一塊，是紅色的，代表水。

果然鏡面上雕的儘是一些汹湧的波濤急浪，急浪之中，現出一隻巨大的龍身。

她雖然用盡了力氣，那塊大銅鏡却是紋絲不動。

她喘息了一聲，道：「實在對不起，我沒有辦法——」

說話時，她又另外換了一塊鏡面。

這一次，她選擇的是那塊「黃」色的鏡面，不意手觸處，頓時四山起了一陣大風。

只聽得「呼！」的一聲——

像是一陣龍捲風似的猛烈，沈雁容若非乘勢用力的抓住了當中的那面銅籤，整個身子差一點就被吹上了半天。

所幸她的手只不過匆匆一觸，遂即快收了回來，風勢也不過是一起即收。

有了這次經驗，她也就不敢再隨便的伸手觸摸另外兩塊。

同時，她也感覺到石中的黑石公確是够狡猾，因爲他並沒有把這些情形告訴自己，若非自己還算機警，眼前只怕救人不成，自身反倒先受其害。

她賭氣站起來，不想管他的閒事了。石內的黑石公發話道：「姑娘——妳沒有什麼吧！」

沈雁容冷笑道：「還算好，總算沒有被風吹下去摔死！對不起，我實在幇不了你的忙，我要走了！」

「嘿嘿……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小姑娘，妳想走已經太晚了！」

沈雁容陡然一驚——

黑石公陰險的笑道：「小姑娘，老實告訴妳吧，就在妳身子一踏上峯頂上時，妳已經走不脫了！」

「我不信！」沈雁容話聲一落，遂即用力的向着峯下縱去！

奇怪的是，她身子方自縱起了數尺高下，即發覺到足下石內，傳出了一股極大的吸力。

這股吸力就如同磁石引針也似的，把沈雁容方自縱起一半的身子，一下子吸了回來。

她身子沉重的墮落了下來，不禁大吃一驚。

（未完）

離魂俠

恢復靈智殲異族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步風爲白蓮教主韓敬山施術拘回白蓮教總壇，卓五絕，明燈俠和阿福，則在暗中跟綴柳步風，終於也找到來白蓮教的總壇，韓敬山立即施展邪術，役使柳步風跟隨他和血影人現身莊外，迎戰卓五絕，明燈俠和阿福，雙方面對面的對峙着，血影人首向明燈俠挑戰，韓敬山念動咒語，驅使柳步風出手，迎鬥柳步風的任務，因明燈俠已應允與血影人較搏，卓五絕因柳步風所擅的斬妖劍是由他所傳，不便出手，膫下的就只有阿福了，卓五絕因柳步風是無辜者，着阿福只可守不可攻。阿福一連躲過柳步風四劍後，突然運起內家眞力把刀鞘一擋柳步風長劍，柳步風被他內力震得登時顛退三步——

※※※※※※※※※※※※※※※※※※※※

柳步風一退即進，好像一個不顧死活的瘋漢，一路猛砍猛劈而上。

不過，出招雖然如瘋似狂，劍法却亂中有序，每一劍均極巧妙潑辣！

阿福見招破招，手脚毫不慌亂，但是他因不願傷害業已喪失心智的柳步風，故打來甚感蹩扭。

雙方一攻一守，打了將近五十招，阿福發現柳步風的體力不僅未見疲態，而且越戰越勇，他不禁有些沉不住氣了，開聲道：「卓谷主，這樣下去怎麼成呀？」

卓五絕哈哈笑道：「你現在嚐到『三十六路斬妖劍』的厲害了吧！」

阿福苦笑道：「少調侃，我快要忍耐不住啦！」

卓五絕道：「你非忍耐不可，要知咱們此來是要救他，如果你把他傷了，那豈不鬧笑話？」

阿福道：「不錯，你的意思是要我阿福讓他一場是不是？」

卓五絕搖頭道：「不，你對他說『甘拜下風』是沒有用的，他現在只知要你的命，不把你幹掉是絕不罷休的。」

阿福一面化解柳步風的猛攻，一面嚷叫道：「這怎麼辦？傷他也不行，認輸也不行，他奶奶的，這場架要我阿福怎麼打呀？」

卓五絕大笑道：「放鬆心情，不要跟他硬封硬架，以遊戲的方法對付不就行了麼！」

阿福忽然朗笑一聲道：「對啊！我怎麼想不起來，很久以前，我就玩過一隻老虎！」

說到此處，突然縱退數丈，向柳步風招手笑道：「柳步風，你過來，把場地讓給他們，咱們到這邊來玩玩吧！」

柳步風只知殺人，一見他縱退，立即飛撲過去，再度展開瘋狂的攻擊。

阿福虛應數招，隨即頓足而起，縱上屋頂，笑嘻嘻道：「傻小子，到這上面來吧！」

柳步風如影隨形的飛縱上去……

於是，他們老少倆的搏鬥，已變得無關重要了，站在場邊的卓五絕立刻走入場中，向韓敬山笑道：「姓韓的，咱們倆先開始如何？」

韓敬山點頭一笑道：「也好！」

他拔出懸腰長劍，舉步迎上去。

卓五絕未帶任何武器，準備空手對敵，他見對方拔劍，不禁微笑道：「你大概也練成了老夫的『三十六路斬妖劍』，今天老夫便考考你的火候！」

韓敬山冷笑道：「本教主正打算以閣下的絕學與閣下印證一番，如能以你的劍法收拾你那豈不是一件十分有趣之事？」

卓五絕笑道：「不錯，你進招吧！」

韓敬山面容一寒，開始準備出手。

若在一年前，要他像今天這樣與卓五絕正式交手，他是沒有這個胆量，但今天他却有十分的把握能够獲勝，原因是他不但已練成了「三十六路斬妖劍」，而且服下了一顆用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煉製而成的「長生不老丹」，他自認功力已增數倍，即使劍法不及卓五絕老練，雄厚的功力亦可補其不足，故心中十分的篤定，一點也沒怯意。

他以冷峻的目光注視卓五絕有頃，隨即開始游步，準備動手了。

卓五絕却如泰山般巍立不動。

韓敬山突然厲嘯一聲，手中長劍如電閃動，攻近卓五絕的右太陽穴！

所使劍法，果是卓五絕手創而冠絕天下的「三十六路斬妖劍」不錯。

卓五絕看到有人竟以自己創出的劍法來攻擊自己，心中實在覺得好笑，但是他也料到對方如無把握必不敢如此，故不敢大意輕敵，當下擰身錯開半步，於避開對方劍鋒的同時，左掌悄然推出，拍向對方左邊腰部。

他和明燈俠，阿福，血影人四人，不僅都有滿腹武學，而且功力非凡，隨便出手，即使打中的不是要害，也仍然可使對方受重傷的。

現在他推出的一掌，乃是他的不傳秘手，招式詭奇絕倫，過去敗在他這一掌之下的武林高手爲數不少，他一開始便使出這招秘手，是希望一舉克敵，給對方一個難堪。

那知韓敬山似有未卜先知之能，在第一劍走空的次一瞬間，竟亦同時推出左掌而且毫不偏差的迎上了卓五絕的左掌！

於是，剎那間，雙掌迎個正着，但聞「叭」的一聲脆响，强弱立分！

韓敬山身形一晃，倒退了一步。

卓五絕却顛退三步才勉强站住，他萬料不到對方功力竟然如此奇强，心中大驚，一張臉頓時脹紅，失聲道：「咦，不含糊啊！」

明燈俠是最知他功力之人，一見他竟被一個原是無甚名氣的韓敬山震退，臉色亦不禁爲之一變。

韓敬山試出自己的功力果然强於對方，心中十分高興，口發一聲朗笑，乘機欺身運劍攻出，叫道：「老殘廢，你的大限到啦！」

卓五絕由於心情激動，一時被攻得有些狼狽，但他畢竟是一位傑出的武林奇才，一陣慌亂之後，很快便冷靜下來，當下展開他獨特的身法開始與對方拚鬥起來。

但交手數十招後，明眼人已看出這一場搏鬥不會拖得太長，卓五絕雖然能够輕易的閃避韓敬山的每一招劍法，但是他因手無寸鐵，而且功力不及韓敬山雄厚，已失去了主動攻擊的能力，要想挽回劣勢似已不可能了。

明燈俠看出情況不妙，連忙拔劍出鞘，開聲道：「老卓，我的劍借給你吧！」

卓五絕奮力迎戰，大聲道：「不必，老夫要空手擊斃這個妖人！」

血影人一聽此言，不禁桀桀怪笑道：「對呀！你姓卓的乃是天下數一數二的高人，今天若不能空手取勝韓教主——」

一語未畢，場上突然已發生驚人的情況，這情況就是韓敬山的劍已掃斷了卓五絕的雙足，而卓五絕的右掌則深深插入韓敬山的心房！

「啊唷！」

韓敬山慘叫一聲，全身發抖起來。

明燈俠呆了。

血影人也呆了。

他們雖然料到戰事不會拖得太久，但也沒料到會結束這樣快，更沒料到會有如此慘烈的兩敗俱傷的場面出現！

卓五絕斷了雙足！

韓敬山被戳穿了心房！

這樣的情況是怎麼發生的呢？

原來，韓敬山在聽到卓五絕說要「空手擊斃他」時，心中頗感不是味道，也因此激起一股立刻殲敵之心，手中長劍突然使出一招不屬於「三十六路斬妖劍」的奇招，猝然低掃卓五絕的雙足，而卓五絕對他這一劍竟不予理會，等到韓敬山的長劍「刷！」的一聲掃斷他的雙足之際，他才乘機暴探右掌，像一把利刃一般戳入了韓敬山的心房！

韓敬山一下間面無血色，渾身抖動了幾下後，一顆頭便向前垂下，猝然死了！

他的心口一片血肉模糊，隱約可見到一片尚在跳動的心瓣！

而卓五絕的情形怎樣呢？

說來可笑，他只不過矮了一尺半而已，被掃斷的雙足整齊的擺在地上，而他仍未倒下，就以兩隻膝頭「站」在地上。

更怪的是：他的雙膝，不見一滴血流出，那被掃斷的一雙脚，也沒見一滴血流出！

他的面上也沒有一絲痛苦之色，反而洋溢着一片得意的笑容！

明燈俠也發現了他這種「反常」的情形，不覺驚咦一聲道：「老卓，你……」

卓五絕忽然跳開一步，哈哈笑道：「我沒事，過兩天我可以再裝上一雙！」

明燈俠一楞，繼之驚喜的叫道：「嘿——敢情你那一雙脚足是假的啊！」

卓五絕笑道：「不錯，這就是我能够站立起來的原因，去年我一發橫，就將兩條殘廢的腿鋸掉，然後裝上了假脚。」

明燈俠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血影人却氣得七竅冒烟，突然厲吼一聲，縱身朝卓五絕電撲過來！

他已變成一頭狂怒的野獸！

韓敬山的死，對他的打擊實在太大了，他爲了要利用白蓮教來造反，已花下了心血，如今韓敬山意外的死在卓五絕手裏，他的一切心血可說已經白白的浪費了，這種挫折叫他如何忍受得了，因此他現在已恨不得立刻擊斃卓五絕，以洩心頭之恨火。

明燈俠早已在提防他發動攻擊，這時見他縱撲過來，連忙迎上兩步，撤出長劍，衝刺而出，大笑道：「老朋友，你的對手是我啊！」

他的劍術，已修練到可發劍氣傷人於七步之內的境界，此刻刺出的一劍，便含有這種功力！

但是，劍氣吐出的次一瞬間，他突然發覺情況不對，發覺自己發出的一縷劍氣好像碰上了一道銅牆，使得自己的眞氣爲之一窒！

接着，又像是有一股滔天怒浪疾湧而至！

他心中一驚，疾忙斜身掠開。

卓五絕也同時警覺，雙膝一頓，縱身飄開三丈，落到場邊上。

「轟！」

一聲巨响，場上像打下一記脆雷，土沙激射而起，地面現出了一個深達三寸的圓坑！

這種內家劈空掌的功夫，卓五絕和明燈俠也都能够施爲，而且是當今武林第一流的角色，數十年來還沒有人能强過他們，但是今天看到血影人打下的這一記劈空掌，登時使他們目瞪口呆。

因爲，他們發現血影人——這個昔日功力悉敵的人物——其在功力方面的成就

，已增强不止一倍！

換句話說，血影人的劈空掌，其威力太可怕了，可怕到使他們不敢相信地步！

卓五絕看着地面上的那個大圓坑，駭然失色道：「我的天，數年不見，你老兄的功力竟然修練到這等地步了！」

血影人厲笑一聲，右掌猛揚，再推出一股驚濤駭浪般的掌風，朝他直捲過去。

掌風過處，地上竟被刮起了一層皮！

卓五絕不敢出手迎拒，一個鷂子翻身飛出數丈，大叫道：「我明白了，你一定是吃了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才有這等功力！」

明燈俠乘着血影人發掌攻擊卓五絕之際，身形直欺而上，振劍飛刺其背，喝道：「你接這一劍試試！」

血影人發覺背後劍氣逼近，連忙閃身避開三尺，但是仍然遲了半步，那迎風飄起的紅袍下擺，「嗤！」的一聲現出一道裂口！

劍未臨身而衣已破，這就是劍氣的厲害，只可惜明燈俠這一劍擊中的是衣服而不是人，血影人幾乎就在紅袍被刺破的同一時間，猛可轉身出掌，直拍明燈俠面門，厲笑道：「躺下！」

明燈俠一翻身摔倒地上，避開了他可怕的一掌，而於身子倒地之後，却反向他腳下滾去，手中長劍舞如一道銀龍，直捲血影人雙腳，口中也大笑道：「我躺下了，你飛上去吧！」

血影人果然被迫得往上飛去。

卓五絕也抓住這個機會，雙掌倏揚，發出一股凌厲的劈空掌，側擊身在空中的血影人，長笑一聲道：「對不起了老朋友，今天我們不得不聯手與你一搏！」

血影人身在空中，竟能活動自如，只見他右掌迎着下面的卓五絕一拍，立聞「波！」然一响，兩股掌風迎個正着，他的身子借反彈之力再向上飄起尋丈，然後斜斜的掠出三四丈，落到一幢房子的簷邊。

明燈俠自地上一翻而起，對着卓五絕笑道：「老卓，咱們今天二打一，已鬧了笑話，要是再不能打殺了這魔頭，就沒臉見人啦！」

卓五絕點頭道：「正是，所以今天非打殺他不可！」

兩人在交談中，一齊舉步向血影人欺去……

×　×

這時的白蓮教總壇——地下教壇中，也起了變故，坐鎭於教壇的周長老正準備派人出去打採戰況，韓雲娥忽然在他面前出現，帶着一臉酣睡剛醒的嬌慵姿態問道：「周長老，您在這兒幹麼？」

周長老對她一向沒有好感，以冷淡的語氣答道：「指揮教務！」

韓雲娥「哦」了一聲，注目又問道：「我叔叔哪裏去了呢？」

周長老道：「到上面去了。」

韓雲娥道：「夾谷大俠也上去了？」

周長老微一點頭道：「嗯！」

韓雲娥道：「有什麼事情？」

周長老道：「莊上來了三個大人物，卓五絕，明燈俠，阿福！」

韓雲娥吃了一驚道：「啊，他們找到本教來了？現在情况怎樣？」

周長老道：「不知道，我正想派人上去看看……」

韓雲娥道：「我去！」

說着，轉身欲去。

周長老冷冷道：「站住！」

韓雲娥停住腳步，回頭訝然道：「怎麼啦？」

周長老道：「妳不能上去。」

韓雲娥道：「爲什麼？」

周長老道：「這是教主的命令。」

韓雲娥恍然笑「哦」了一聲，道：「我明白，我叔叔怕我吃裏爬外，是麼？」

周長老道：「嗯！」

韓雲娥吃吃的笑道：「這眞可笑，眼下來的那三人，明燈俠和阿福跟我毫無交情，卓五絕則是對我痛恨入骨，我怎麼會去帮助他們呢？」

她一面說一面轉回周長老面前，接着笑道：「我叔叔要眞怕我背叛，何不把我關起來？」

周長老不願與她多談，冷漠地道：「妳回房裏去吧！」

韓雲娥一指他身後道：「你爲何把她放了出來？」

周長老回頭望去，見身後無人，立感不妙，但待想跳開業已太遲，只覺後腦「轟！」的一响，刹那間什麼感覺都沒有！

韓雲娥一掌擊昏周長老之後，迅速伸手入他懷中掏摸，剛剛摸到一串鎖匙，驀聞身後有人驚呼道：「韓姑娘，妳在幹什麼？」

走入教壇的，是執事范天原，他一踏入教壇，正見韓雲娥在掏周長老的口袋，不禁呆在那裏。

韓雲娥連忙以指豎唇，發出一聲輕噓，示意他勿張聲，接着向他招招手，低聲道：「范執事，你過來。」

范天原一下子捉摸不定，懵懵懂懂的走上前，問道：「周長老怎麼了？」

韓雲娥低聲道：「有外敵侵入教壇，殺害了周長老——來，快帮我把周長老抬進去。」

韓雲娥乘着他兩手抱起周長老之際，突地一掌劈出，正中其腦門，由於用力過重，范天原的腦門登時應聲下陷，仰身倒下，猝然斃命。

她隨卽將周長老和范天原的屍體一起拖去黑暗的角落丟下，然後便往囚禁凌天鳳的地方趕來。

這白蓮教的地下總壇，以剛才周長老坐鎭的那間教壇爲中心地帶，教中弟子未得召喚均不敢隨便進入，是以她擊昏周長老和打死范天原，才沒有被發現。

而一出教壇進入地道中後，便見各處戒備森嚴，每一個角落都有白蓮教的弟子在把守。

韓雲娥原是前任教主之女，又是當今教主韓敬山的侄女，故教中弟子均不敢干涉她的行動，看見她走到，還向她敬禮。

因此，她很順利的來到了囚禁凌天鳳的禁室外面，把守在禁室外面的是一個黃衣青年，他是白蓮教的「二十四精英」之一，曾得韓敬山的特別關照，故見韓雲娥到來，立起警戒之心，當下向她行了一禮道：「請問，韓姑娘到此有何貴事？」

韓雲娥道：「教主命我來提解凌天鳳出去。」

黃衣青年道：「可有令牌？」

韓雲娥道：「有的。」

她探手入懷，那知摸出的却是一把七首，但見白光一閃，七首已然「噗！」的一聲刺入黃衣青年的腹部！

黃衣青年雖在提防她搗鬼，却未料到她如此狠毒，一下間被刺得目瞪口呆，冷汗粒粒沁出顫聲道：「韓雲娥，妳……」

韓雲娥把刺入他腹部的七首轉了一下，接着抬腳踢出，黃衣青年應聲飛出數丈，落地便不動了。

她從容收起七首，掏出鎖匙開了門鎖，推門而入道：「凌姑娘，時候到——」

忽然，她呆住了。

禁室中空空蕩蕩的，沒有凌天鳳！

她一呆之後，不禁失聲道：「咦，她哪裏去了？」

話聲甫落，驀聞頭上風响，掉頭一看，赫然發現一雙腳已到面門！

她想閃避已來不及，整個臉部頓被踹中，砰然摔倒地上，後腦重重的撞上地面，一時撞得目冒金星，險些昏死過去。

伏擊她的正是凌天鳳，她施展壁虎功藏身於房門上方，乘韓雲娥發呆之際飛躍而下，踹中韓雲娥的臉部，她知道這一踹不至使韓雲娥受傷，故緊接着又撲落她身上，一再對着她肚子補上一掌！

「啊哎！」

韓雲娥叫了一聲，頓時失去了反抗能力。

凌天鳳不想立刻殺死她，當下運指點了她的軟麻穴，然後迅速將她拖出禁室，看見那個倒在地道上的黃衣青年身邊有一口長劍，便跳去拿起那口劍拔出，準備隨時迎戰來敵。

但此刻的地道中却很寂靜，沒見一個人趕來，她於是在韓雲娥身邊蹲下，開聲問道：「告訴我現在外面是什麼情况？」

韓雲娥呻吟一聲道：「凌姑娘，我是來救妳出去的，妳怎可如此待我？」

凌天鳳冷笑道：「算了，白蓮教沒一個是好東西，由妳當教主也不會比韓敬山好多少，我不打算跟妳合作！」

韓雲娥道：「妳不跟我合作，絕對活不了。」

凌天鳳把長劍抵上她心房，寒下臉孔道：「快告訴我現在外面是什麼情况？」

韓雲娥道：「我不知道，不過卓五絕一方絕對佔不了上風，因爲夾谷大俠和韓敬山功力已非昔比，如無意外，卓五絕三人恐怕全身而退的機會都沒有了。」

凌天鳳道：「柳步風呢？」

韓雲娥道：「他已變成被韓敬山所控制操縱的一具傀儡了。」

凌天鳳道：「妳能不能破解韓敬山的法術，使柳步風恢復正常？」

韓雲娥沒有回答。

凌天鳳手中長劍微微往前一送，嬌叱道：「快說！」

韓雲娥道：「假如我能呢？」

凌天鳳道：「那麼，妳快施法使他恢復正常！」

韓雲娥道：「這要有條件。」

凌天鳳怒道：「什麼條件？」

韓雲娥道：「帮我殺死韓敬山。」

凌天鳳冷笑道：「妳仍想當教主？」

韓雲娥道：「只要殺了韓敬山，當不當教主倒也無所謂。」

凌天鳳道：「好，我答應妳。」

韓雲娥道：「此外還有一個條件。」

凌天鳳柳眉一豎道：「妳是我劍下遊魂，最好別要求太多！」

韓雲娥道：「我的要求十分合理，只希望活命罷了。」

凌天鳳道：「這個可以，我不殺妳就是了。」

韓雲娥笑笑道：「我知道妳是不會殺我，我是要求你們保護我的性命安全。」

凌天鳳道：「這怎麼說？」

韓雲娥道：「夾谷大俠和韓敬山的功力已高得出奇，你們若殺不死他們二人，他們一定不肯饒過我，所以萬一他們今天死不了，你們須保護我不受傷害。」

凌天鳳想了想，點頭道：「這也可以，只要妳肯棄邪歸正，我們一定救妳。」

韓雲娥道：「那麼，妳解開我的穴道吧。」

凌天鳳道：「不，我要等見到柳步風恢復正常時，才能放開妳。」

韓雲娥道：「但是我必須進入韓敬山所設的法壇中，才能破除韓敬山的法術，而那間法壇的外面，有人把守着啊！」

凌天鳳道：「妳是說那間擺設有柳步風的草人的密室？」

韓雲娥道：「正是。」

凌天鳳道：「誰在把守？」

韓雲娥道：「二十四精英中五個。」

凌天鳳道：「那不要緊，我自己對付得了。」

說畢將她攬腰抱起，舉步走了出去。

她已恢復記憶力，故對於各處地道均極熟悉，但轉入另一條地道時，驀見眼前劍光一閃，有一柄劍自陰暗的地道上猛劈而來！

出劍襲擊的，是一個黃衣青年。

凌天鳳早有準備，一見劍光襲至，立時舉劍一格一絞一推，嬌叱道：「去！」

那黃衣青年登時顛退下去。

凌天鳳定睛一瞧，認出他是二十四精英中饒宗雄，臉色一寒道：「饒宗雄，白蓮教乃是邪惡之教，他韓敬山只想利用你們達到他謀取名利的目的，你到現在還不覺悟麼？」

那饒宗雄怒喝道：「好個叛教賤婢！莫逞口舌之利，吃我一劍！」

喝聲中，再欺身吐劍疾刺！

凌天鳳不願與他多費氣力，容得他長劍刺臨身前，也就是等他招式走老之際，猛可突施絕學，長劍「錚！」的撥開他的來劍，繼之衝前一大步，倒轉劍柄往他右肋骨一撞——

「蓬！」的一聲，饒宗雄「啊唷！」一聲慘叫，人已直飛出去。

身子落地後，已爬不起來了。

凌天鳳未繼續下殺手，飛步越過他，向外衝出，不料才奔出數十步，迎面又趕來一個黃衣青年，這黃衣青年使的是一對峨嵋刺，舞動峨嵋刺朝她便刺！

凌天鳳長劍上下翻飛，化解了對方的幾招攻擊，然後大喝一聲道：「擋我者死，讓我者生！」

她和柳步風是白蓮教弟子中的傑出人物，而且練成卓五絕的「三十六路斬妖劍」，成就勝過二十四精英多多，此刻她絕學再發，頓見劍芒迸飛，如龍舞爪！

「啊！」

黃衣青年一個招架失當，面上立中一劍，頓時鮮血飛射，倒下去了。

凌天鳳也不管他是死是活，又一路往前衝，當拐入另一條地道時，但見地道上一排挺立着四個黃衣青年，個個仗劍於手，面含煞氣，她也認出他們是二十四精英中的顏善治，紀長春，程文義，丁三財，當下住足冷笑道：「各位也要死麼？」

顏善治等四人不答，似乎只想準備搏殺。

原來，在他身後有兩間密室相連，那就是韓敬山擺設草人施法控制凌天鳳和柳步風的地方，而顏善治四人，便是奉命把守法壇者。

凌天鳳又冷笑一聲道：「白蓮教已覆亡在卽，你們當初也是被韓敬山拐騙來的，現在是你們脫離邪惡的機會，如果執迷不悟，別怪我劍下無情！」

顏善治四人「中毒」已深，對她的勸解已聽不進去，仍然站在那裏準備應戰。

凌天鳳見他們無覺悟之意，便不再多說，當卽放下韓雲娥，舉步欺上，喝聲「接招！」手中長劍倏忽攻出四劍，分取他們的身上要害。

顏善治四人一齊舉劍相迎，於擋開她的攻招之後，又一齊運劍攻出。

四柄長劍，分上下左右刺出！

凌天鳳叫聲「來得好！」長劍左右一撥，但聞「錚錚」兩响，已將顏善治和紀長春的劍撥開，同時沉左掌抬右脚，又是「拍拍」兩响，程文義和丁三財的劍也被她的掌脚破解掉了。

但顏善治四人不慌不忙，進退有法，四人同時退下一步，又同時變招攻出！

凌天鳳急於使柳步風恢復正常，也急於想衝出地下道支援卓五絕三人，故絲毫不肯讓步，見招不避不擋運劍搶攻而上。

五個人就在地道之上展開一場混戰。

打了四五十招，凌天鳳已漸漸佔了上風，畢竟她的劍法高出顏善治四人甚多，如果是在外面的空地上，她可能已得手，但此刻雙方是在狹窄的地道上搏鬥，她的劍法無法完全施展開來，因此雖然佔了上風，一時也收拾不下顏善治四人。

再戰數十招，她忽然靈機一動，大叫道：「柳步風！來得好，快帮我宰了這四個傢伙！」

顏善治四人一聽此言，以爲柳步風自身後趕到，頓時慌亂起來，當中的丁三財和程文義不覺掉頭後望——

「刷！」

劍虹一現，程文義斷了右臂，丁三財一顆頭顱離體飛了出去！

顏善治和紀長春大驚失色，慌忙彎身暴退，他們還以爲柳步風的確趕來了，於暴退中同時反手掃出一劍，但由於出手匆忙，紀長春的劍反而掃中了顏善治的左大腿，顏善治「啊哎！」叫了一聲，登時摔跌於地。

紀長春一呆，叫道：「顏兄——」

凌天鳳乘機揮出一劍，正中其胸，紀長春「荷！」的一聲，面部起了痙攣，慢慢倒了下去。

於是，四個人傷的傷死的死，全部解決了。

躺在地道上的韓雲娥看她以詭計取勝，不禁吃吃的嬌笑道：「凌姑娘，妳好聰明！」

凌天鳳走去將她拉起拖到密室門口，揮劍劈斷門鎖，抬脚踢開房門。

密室中，卽是法壇，裏面，有一張供案，其後豎立着一具草人——柳步風的替身！

凌天鳳道：「好了，現在妳趕快解除韓敬山的法術！」

韓雲娥道：「那草人的身上有一張符紙，妳拿過來我看看。」

凌天鳳走近草人跟前，見草人胸前揷着三支箭中間貼着一張黃色符紙，上面畫着奇形怪狀的字，當卽撕下拿給韓雲娥看，道：「就是這個麼？」

韓雲娥道：「不錯，就是這個……」

她仔細看過之後，隨卽閉目唸唸有詞，然後睜目說道：「凌姑娘，現在妳非解開我的穴道不可了，否則我無法施法。」

凌天鳳忖度有制服她的能力，於是運掌拍開她受制的穴道，警告道：「妳如敢要花樣，我馬上叫妳身首異處！」

韓雲娥笑道：「放心，我與你們無仇，今天我若不和你們站在一條綫上，恐怕也活不成了。」

她活動了幾下筋骨，便趨向供案前，拿起案上一支朱筆，再取來一張黃紙上畫了符，接着端起案上一杯净水，口中唸道：「赫赫揚揚，日出東方，吾此符普掃不祥，口吐三昧之水，眼放如日之光，驅邪使天蓬力士，破疾用鎭金剛，降伏妖怪，化爲吉祥，急急如律令勅！」

唸畢，吸杯中净水向草人身上噴去，然後點火將符紙燃燒了。

符紙燒盡，她伸手抽出草人身上的三支箭，又閉目唸唸有詞一番，最後睜目笑道：「行了，如果柳步風還活着，現在他已恢復記憶力了！」

× ×

他的感覺，彷彿是從毫無知覺的沉睡中突然清醒過來！

而清醒過來的一瞬間，他赫然發現阿福正揮刀直劈自己的肩膀，不禁駭然一震，失聲大叫道：「阿福！你——」

「碰！」

他的左肩膀中了一刀！

如果他不清醒，阿福這一刀是很難劈中他的，由於突然清醒，使他一下處於極度的驚愕之中，因此就中了一刀！

他痛得跌倒在地，感覺自己的左肩膀已經斷了。

但是不，他的左肩膀沒有斷，原因是阿福是以刀背攻擊他的，阿福到他清醒爲止，已經跟他鬥了七百招，現在才一招打垮了他。

柳步風怕他繼續下手，倒地之後，疾忙往旁一滾，同時大叫道：「阿福，我是柳步風呀！」

阿福也感到莫名其妙，愕然道：「怎麼攪的？你到現在才認出我麼？」

柳步風忽然發覺自己已然恢復了記憶

，以前想不起來的事情一下間統統想起來，不覺大喜叫道：「我想起來了！我想起來了！」

阿福一怔道：「你想起了什麼？」

柳步風興奮得滿面通紅，道：「我恢復了記憶力了！」

阿福聽了十分高興，笑道：「好極了！這大概是韓敬山已死之故……」

柳步風「噢」了一聲，又驚又喜道：「韓敬山——那妖人死了？」

阿福道：「正是，他是被卓五絕擊斃的，現在卓五絕和明燈俠正在聯手圍攻血影人。」

柳步風擺頭四望，急急問道：「在哪裏？」

原來，他在神智不清中，和阿福由莊中的空地上一路打到了莊前，故已看不見空地那邊的打鬥情形。

阿福一指莊中道：「他們正在空地上搏鬥，咱們快過去看看。」

說畢，做勢便欲飛撲入莊。

柳步風突然腦中靈光一閃，忙道：「老前輩別去！」

阿福脚下立卽一停，問道：「怎麼樣呢？」

柳步風趨近他身邊，向他耳語一番，最後道：「你看如何？」

阿福點着頭，大笑道：「好，就這麼辦！」

身子一彎，向莊堡右方低竄而去。

柳步風見他走了後，亦隨卽仗劍奔入莊堡中，轉眼趕到空地上，但見卓五絕，明燈俠仍在與血影人苦鬥不休，但看情形，卓五絕和明燈俠已佔了上風。

當下，他佯裝痴呆狀，一步一步走了過去。

血影人瞥見他到來，以爲他已殺了阿福，登時精神一振，急叫道：「柳步風！快來帮忙！」

柳步風雙足一頓，飛撲而入，揮劍朝明燈俠便劈，仍假裝受法術控制之狀。

明燈俠眉頭大皺，一邊運劍招架，一邊大叫道：「阿福！阿福！你攪什麼鬼？這傻小子歸你打發的呀！」

他叫了又叫，沒聽見阿福答話，心中感到不妙，道：「老卓，你看阿福是不是失手了？」

卓五絕一人獨鬥血影人，頓感壓力大增，心中也慌了起來，答道：「恐怕是的，他腦筋直，不懂得使巧，現在你可不能跟那小子戲耍了，快賣個破綻叫他上當，先打暈他再說！」

明燈俠也知道自己若不趕快打倒柳步風，他卓五絕必將傷在血影人之手，當下故意露出一個空門，欲引誘柳步風攻入，以便一舉克敵。

他認爲柳步風神智不清，八成會上當的。

那知這時的柳步風乃是假裝的，他另有自己的計謀，故看見明燈俠露出空門，並不乘隙進攻，反向血影人的身邊靠去。

明燈俠見他不攻反退，只好欺前刺出一劍，大聲叫道：「小子，你來呀！」

柳步風故意抬劍招架，於雙劍交擊之後，又故意顚退三步，更靠近了血影人。

血影人見他被明燈俠震退，以爲他已門得精疲力竭，乃一面攻擊卓五絕，一面向他打氣，道：「柳步風！殺！殺！殺了他！」

柳步風長劍一轉，突然倒刺而出！

「卜！」的一聲，長劍直刺入血影人的腰部，深入七八寸！

血影人神情陡地一呆，繼之突然厲吼一聲，反手一掌猛掃出去！

這是他生命結束前的最後一擊，所發出的掌力，是異常驚人的。

但柳步風早已防到他有這一手，他於長劍刺中對方之際，立時棄劍往旁掠出二三丈開外。

因之，血影人凌厲絕倫的一掌落了空，只將地面擊出一個大圓坑，他也發現柳步風避開了，當下慢慢轉身，慢慢移步向柳步風迫去，雖然他的面上戴着人皮面具，但任何人都可看出他此刻的神情是多麼的凌烈！

劍還揷在他的體內，他却還能行動，這份堅强的氣勢，使得卓五絕和明燈俠不覺看得呆了。

當然，他們兩人也爲柳步風的突然「臨陣倒戈」而驚奇不置，一時弄不懂柳步風到底成了一個什麼樣的人？

血影人的脚步仍然很沉穩，他邁着緩慢而有力的步履迫上八九步後，就慢慢的揚起雙掌，準備發出石破天驚的一擊——

卓五絕急急高聲叫道：「柳步風，快逃啊！」

柳步風站着沒動。

血影人陡然大吼一聲，雙掌向前一推，但是却沒有想像的情況出現，也就是說他沒有發出一點點的掌風，而整個身軀却隨着雙掌一推之下，向前仆倒，寂然不動了！

誰都看得出他已死了！

卓五絕長長透了一口氣，面泛笑容道：「柳步風，你已恢復記憶力了麼？」

柳步風點點頭，含笑答道：「是的，小可已完全恢復記憶了！」

明燈俠又驚又喜道：「阿福呢？」

柳步風道：「他已進入白蓮教的地下教壇，去援救凌天鳳，和消滅白蓮教的餘孽。」

明燈俠喜問道：「你是怎麼恢復記憶力的？」

柳步風轉目去看那韓敬山的屍體，道：「小可不知道，也許是這個韓教主已死，他的法術隨着自然消失之故。」

「不是，而是這位韓姑娘替你破除了法術的！」

凌天鳳的聲音忽然响到，老少三人循聲望去，正見她和韓雲娥及阿福自大廳走出來。

柳步風一見到她，不禁欣喜若狂的奔上前，一把將她摟入懷中，激動道：「天鳳！天鳳！」

恢復了記憶力的他，當然已知凌天鳳是他的「私訂終身」的妻子，而此刻大刧脫身，他心中的高興是無法以筆墨來形容的，他緊緊的抱住她，唯恐再失去記憶力和失去她似的。

凌天鳳流下興奮的眼淚，說道：「步風，一切都已成過去了，咱們再也不會分開了！」

（下期續完）

偵探技擊奇情故事

紅鏢

倪匡 文
盧令 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楊光達明白了玉娘子的身份之後，對她深惡痛絕的觀念，已發生動搖，玉娘子更對他說出三年前她與李四的情愛糾纏，和秦令雄脫離青帮後，與靈邱李家勾結，收買江北青帮高手，繼而暗中控制了整個江北青帮的事，最後，玉娘子又說出，江湖上流傳玉娘子親手挖去孫小三雙眼的事，全屬誣蔑之言，她根本就沒有見過孫小三，更不知他生作何等模樣，楊光達是老江湖了，雖然玉娘子說的話令人迷惑，但是，他已心中有數了——

玉娘吐隱密　鳳姐露奸情

楊光達緩緩點了點頭，道：「你們再向前去，一定更聽到了許多玉娘子做案的事？」

玉娘子道：「楊總鏢頭果然料事如神，越向前走，我們越是心驚，一直到了通州，我們無法再向前走去了，因爲，北青帮的幾個巨頭，齊集在青州等我們，那一仗……」

玉娘子講到這裏，現出了極其苦痛的神情來，停了半晌，才道：「跟着我去的六個人，一個也沒有逃出來，他們捨了命，才保我能够逃走，可是，我還不相信這一切全是李四安排的！」

楊胖子沉默無言，半晌，訝聲問道：「那麼，秦鳳姑費了這多的安排，她要的又是什麼？」

玉娘子沉着聲，道：「她所要的，是那帮山西客商的全部家產！連他們祖先傳下來的金窖，銀窖在內！」

楊胖子皺着眉，道：「我仍然不明白，她要打那帮山西客商的主意，來找我幹甚麼？」

玉娘子又冷笑了一聲，道：「若不是我出現，她也知道把戲玩不下去，早就成功了，她原來的計劃是，和你們一起到了靈邱，將你們所有人，全用藥毒死，然後扣留那帮山西客商，遣人去送信，用金銀來贖，總鏢頭，隨你怎麼想，你可想得到，被擄的肉票，會在山西靈邱李家？」

楊胖子嚇得心口怦怦亂跳，照玉娘子所說的，這條毒計，並不是不能够實行，那實在是太可怕了！

玉娘子又道：「天叫我找到了她，她一看毒計難行，自然變了主意！」

楊胖子的心中，亂到了極點，他疑疑惑惑地問道：「有一個鏢頭，死在那客店之中——」

玉娘子道：「就是她下的毒手，當時，我無法和你們講這些曲折。」

北霸鏢局的一個鏢頭忍不住道：「玉姑娘，你這話可不對了，那位死了的鏢頭，是想去找你——閒聊的！」

玉娘子揚了揚眉，道：「或許是，當時，我正在洗澡，她或者已躲進了我的房中！」

楊胖子和衆鏢頭互望了一眼，只覺得事情越來越離奇，玉娘子的話，也越來越難令人相信了。

玉娘子像是也覺察了各人懷疑的神情，低嘆了一聲，又道：「後來我再次出現，特意留下一柄槍，那是爲了要看看她，究竟是不是我懷疑的人。」

楊胖子「嘿」地一聲，道：「原來你仍未曾肯定冒你名行事的是她！」

玉娘子一挑眉，道：「要是我已肯定了，還用費這些周折麼？我只是從李四的身上想開去，想到李四的搭檔，除了她之外，不會有別人！我知道你會將槍交給她護身，晚上我又來刼客店——」

玉娘子講到這裏，向一個大漢一揮手，那大漢立時轉身，提過一個布包來，向桌上一放，將布包打了開來。一時之間，寶光奪目，布包中全是金珠寶貝。

玉娘子指着桌上，道：「那晚我得的東西，全在這裏，你可以帶回去，我原是想迫她出手的，誰知她聰明得很，只是胡亂放槍，看來她早已知道我的來意了！」

楊光達緩緩站了起來，他眞是越來越胡塗，然而他却明白一點：自己越快不要理這件事越好！

楊光達挺直了身子，道：「玉姑娘，或許你所說的，全是眞話，但是事情已經過去了，她本來的計劃，也難以實行，這件事——」

他講到這裏，乾笑了兩聲，又道：「也不關我們北霸鏢局的事！」

玉娘子轉身，望着窗外，像是全然未曾聽到楊胖子的話一樣，只是自言自語地道：「這場雨，不知下得多久？要是天亮前雨停了的話，五家聯保的鏢局，和那帮客商，明日正午可以到靈邱，必然會到李家去——」

玉娘子講到這裏，楊胖子心頭，立時狂跳了起來，他明白玉娘子的語中之意，那是說，毒計還是可以依照原來的計劃進行！

而這帮客商，楊光達對於他們的底細，雖然不是十分了解，但到底和他們在一起，走了兩天，從他們的排場，氣派看來，分明全是大同府一等一的富商，要是將這十幾個富商扣了起來，一個個要他們拿銀子來贖，這筆錢會達到甚麼數目，誰也算不上來，但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他們身上所帶的那三十二萬大洋買來的清宮寶物，與這筆數字相比較，簡直是不值一提！

楊胖子只覺得自己的全身，都在冒汗，因爲這件事，已不能說是和北霸鏢局，全然無關了。

自然，他要是置身局外的話，也根本沒有人會派他的不是，然而他自己却會感到極度的不安！因爲這條毒計，不實行便吧，眞要照玉娘子所說的那樣，實行起來，首先遭殃的，就是五家聯保鏢局的鏢頭，三十餘個楊胖子的同行，在楊胖子有危難之際，義無反顧，挺身而出的江湖漢子！如今，他們的處境是如此之凶險，楊胖子他能够撒手不管麼？

楊胖子淌着汗，他也不去抹，只是呆立着，雨彷彿越下越大，玉娘子轉過身來，道：「那五家鏢局的鏢頭，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那些客商，就算傾家蕩產，也不關我的事，我所要做的是，將李四的眞面目揭露出來，好令江湖上全知道他的陰謀，叫姓秦的事情敗露！」

她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又道：「本來，先父棄世，我對於帮裏的事，已經心灰意懶，但是既然有人用那麼卑鄙的手段對付我，我就要鬥到底！」

玉娘子在很長的叙述過程之中，一直是聲音輕柔動聽，像是在說着別人的事情一樣，可是她竭力隱忍着的激動，終於爆發，講到這裏，她陡地激動了起來，一拳打在桌上，拳頭緊緊地按在桌面之上。

玉娘子的拳頭，眞正像是玉琢出來一樣的細膩柔滑，可是這時，她的拳，有力地按在桌上，不會有任何人懷疑，這個拳頭，可能做出震驚江湖的事來。

楊光達吸了一口氣，道：「玉姑娘，你的意思是怎麼，願聽指教！」

以楊光達的身份而論，這樣的話講出來，已經是極其客氣的了，玉娘子立即道：「不敢，我就算到李家莊去，也沒有人會聽我的話，說不定，五家鏢局的鏢頭，還會聯手將我趕走，但是你就不同了，楊總鏢頭，你可以去揭露他們的陰謀！」

楊光達喃喃地重覆着玉娘子最後的一句話，道：「他們的陰謀！」

他抬起頭來，抹了抹汗，道：「玉姑娘，你的意思是，李四還在人間？」

玉娘子抿着嘴，點了點頭，她的神情雖然堅決，可是也許是在那一刹間，她想起了李四在萬龍崗的那一個月，她多少帶點茫然的神色。

楊胖子陡地吸了一口氣，北霸鏢局的人都知道，他們的頭兒，已經有了決定。

果然，立時自楊胖子的口中，悶雷也似，噴出了一個「好」字來，接着道：「我們再到李家莊去走一遭，這就走，但望能趕在他們的前頭！」

玉娘子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楊總鏢頭先走，我會即帶着人來接應！」

楊光達一面點着頭，一面已向各人揮了揮手，走到了門口，一伸手，拉開門來，門才一開，雨水像是迎面潑了過來一樣，楊光達只一站，前面的身子已經濕透了，然而他也只是那一站，立時就向外走了出去。楊光達一出門口，北霸鏢局的鏢頭，一起跟了出來，外面雨大得叫人連氣都喘不過來，在沒有閃電的時候，只是一片漆黑，人一到了雨中，就像是跌進了一條河水湍急之極的河中一樣。

楊光達走出了幾步，脚高脚低，連自己的牲口在甚麼地方也不知道，接着，玉娘子手下的十幾個大漢，也冒雨走了出來，替他們牽來了牲口，楊光達和北霸鏢局的衆鏢頭，翻身上了馬，牲口不安地跳動着，一撒繮，就向前衝了出去。

楊光達回頭看時，小店的燈光，已只成了朦朦朧朧的一點，轉眼之間，身子的四周圍，全被黑暗包沒，甚麼也看不見，而雨仍然那麼大。

× ×

雨下得眞大，雨打在瓦頂上的聲响，雨水順着瓦簷往下淌，落在階石上的聲响，令鐵雄睡不着。

鐵雄躺在床上，睜大着眼。本來，他是個遇事想也不想直性子人，可是這時候，他腦中却亂七八糟，不知在想些甚麼。

他睡的這間房間，李老太太說，原來是她大兒子的，鐵雄自然知道李家的老大，在生之日，比起李四來，名頭更加响亮。房間的壁上，還掛着一柄劍，那可能是李大生前用的兵刃，不過鐵雄拉開來看過，劍已經生銹了。不論怎麼鋒利的好劍，歸根結蒂，總是要生銹的，就像是不論怎樣的英雄，總歸會死一樣。

然而，鐵雄眞是在想着這種深奧的問題麼？當然不是，他躺着，可是不敢閉上眼睛，因爲他一閉上眼睛，就立時浮起秦鳳姑的倩影來。那樣水靈靈的大眼睛，比玉還細白的肌膚，那麼細的腰，那種令人甚麼也不想做的聲音，這一切，令得鐵雄這小伙子，感到說不出來的煩躁！

雨越下越大，他陡地站了起來，推開門，向外走去，一面脫了上衣，那麼大的雨，到大雨下去淋上片刻，或者可以淋走一點雜念，好好地睡一覺了！

他走出房間，在走廊上走着，還未曾走出走廊，他就停了下來，望着一扇緊閉的房門。

這條走廊，一共有四間房間，李老太太告訴過他，她四個兒子，曾經有過一起住在這裏的日子，而現在，四個兒子全不在了！

鐵雄這時望着的那間，就是李四的房間，現在，鐵雄知道，秦鳳姑在裏面。

鐵雄的脚，像是釘在地上一樣，他禁不住在想，她是不是已經睡着了？有沒有做夢？鐵雄又問自己，要是自己偷偷走進去，輕輕撫一下她的臉頰，或者將她柔軟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那樣做，有甚麼不對麼？其實一點沒有甚麼不對，那只不過是出於自己極度的愛慕之意，要是有一

念惡意，就叫雷打死！

雷聲隆隆，鐵雄仍然站着不動，儘管他心中思潮起伏，但是他還是站着不動。

他自己也不知站了多久，才發出了一下無聲的嘆息，繼續向外走去，雨聲仍然噪耳，不過，就在他跨出一步之際，他忽然聽到，就在他剛才停留的房門之內，突然傳出了一陣輕笑聲來！

那陣輕笑聲，毫無疑問，是秦鳳姑發出來的，笑聲是那樣動聽，叫人不得不站定了脚步，希望再聽一次。

鐵雄一站定，又是一陣笑聲，自房間中傳了出來，然而，那却不是鐵雄想再聽一次的笑聲，却是一個男人的笑聲，千眞萬確，是男人的笑聲！

鐵雄整個人都呆住了，像是剛才，那陣一陣震耳欲聾的雷聲，全打在他的身上一樣！

秦鳳姑的房間裏有一個男人！

鐵雄張大了口，幾乎立時要大聲叫了起來，他要叫的是一個「不」字，然而，雷聲才過，那男人的笑聲，和秦鳳姑的笑聲，混在一起，又傳了出來！

第一次是聽錯了，第二次就絕不可能又是聽錯了！

鐵雄只覺得自己的氣息粗了起來，在那剎那間，他像是自己最喜愛的一樣東西，陡地被人家用最卑劣的手段破壞了一樣，他的心中，感到了一陣絞痛！

他無法自己控制自己了，他的身子劇烈地發着抖，雙眼瞪着那扇房，眼珠像是要突了出來一樣，他的呼吸越來越急促。他的心中只想到一件事：那是不應該發生的，決不應該發生，像鳳姑那樣的人，決不會在丈夫死了之後回到家中，而另外又有男人在她的房間中！決不會的，鳳姑就像是一塊毫無瘕疵的水晶，決不可能有任何污跡來沾污她的！

雨依然很大，但是在鐵雄的耳際，却再也聽不到雨聲，他只聽到自己的心跳聲，他不由自主，向前跨出了一步，氣息更粗。

房間裏再沒有任何聲音傳出來，但是剛才傳出來的聲音，却已經像是利刃一樣，在鐵雄的心頭，劃上了兩道口子，似乎再難愈合了。

他跨出了一步，又跨出了一步，終於，手按在門上，陡地發力，用力一推，將門推了開來。

他那樣用力地推開了門，發出了很大的聲響，房間中很黑暗，但是他還是看到鳳姑陡地從床上坐了起來，也許是因爲天熱，鳳姑身上的衣服很少，身上也沒有蓋被子，她坐了起來，雙手掩在胸前，眼瞪得極大，而且，立即發出一下尖叫聲來。

鐵雄在鳳姑的尖叫聲之中，只覺得天旋地轉，他根本無法再去看清房間中的情形，他只是也發出了一下呼叫聲，接着，一個轉身，便向前奔去，「砰」地一聲響，撞在對面的一扇門上，將那扇門疾撞了開來，整個人仆了進去，他在衝進了那間空房間之後，一停也不停，又向前奔着，在將到窗前之際，身子躍起，整個人又撞在窗上，將幾扇窗子，撞得粉碎，人也跌了出去。

鐵雄跌出了窗子，外面就是院子，飄潑大雨向他淋了下來，可是那並沒有令得他的頭腦變得清醒些，他整個人的身子，彷彿是被一團烈火在燃燒着，他不住地喘着氣，向前奔着，奔過了幾個院子，闖進了馬廐，馬兒被突然闖入的鐵雄，驚得嘶叫起來，鐵雄拉過一匹馬，也不及去安上馬鞍，飛身上馬，抓着馬鬃，就向外直衝了出去！

他不知道自己要到甚麼地方去，他只知道，自己要走，走得越遠越好。

雨是那麼大，以致他聽不到蹄聲，他伏在馬背上，馬蹄濺起的泥漿，濺在他的身上，又被大雨冲刷乾淨，他拚命催着馬，馬兒在一片水霧的大雨之中，一直向前，疾馳了出去，一人一馬，似乎是直向世界的盡頭奔去。

鐵雄在陡地推開了房門之後，立時轉身撲了出去，接着就走了，他自然不知道在他走了後，又發生了一些甚麼事情。

在鐵雄撲進了對面的房間之後，在睡房裏的鳳姑，立時拉過一件衣服披上，來到了門口，她現出了十分驚訝的神色，望着對面房間被撞倒的門，和被撞碎了的窗，從她的神情看來，像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一樣！

鐵雄一直策馬向前馳着，他策的是一匹健馬，但是健馬也漸漸慢了下來。

鐵雄伏在馬上，在馬兒漸漸慢下來之際，他忽然哭了起來，他從小就不是一個愛哭的孩子，但這時，他却眞正哭了起來，哭得極其傷心。雨已漸漸小了，但是他臉上的淚水和雨水，還是交溶着，一起在淌下來。

鐵雄只覺得自己從來也沒有這樣委屈，這樣傷心過，他不顧一切，離開了大家，他願意爲了保護鳳姑而犧牲性命，但是，在鳳姑的房中，有一個男人，她幾乎沒有穿衣服，坐在床上！

天色漸漸由濃黑而變得灰暗，天亮了，雨也漸漸小了下來，鐵雄在馬上，挺了挺身子，伸手抹去了臉上的水，馬兒已經自動停了下來。

漸漸地，整個天空，變成了一片濃灰色，鐵雄怔怔地騎在馬上，一動也不動。不知過了多久，天色更亮了，他聽到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才震動了一下。

他循聲望去，只見七八騎疾馳而來，馬蹄濺着路上的泥漿，在細雨中馳來，當前一人，身子像是普通人的兩個，伏在馬上，正在拚命打鞭。

那熟悉的人影，使得鐵雄陡地感到一陣心酸，忍不住又「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鐵雄的哭聲，蹄聲，交雜在一起，一行七八騎，迅速地馳到了近前，帶頭的正是北霸鏢局的總鏢頭楊光達，後面跟着的，是北霸鏢局的鏢頭。

所有的人，身上全透濕了，沒有一絲地方是乾的，他們在鐵雄的身前勒定了馬，有的抹着臉上的水，有的連水也顧不得抹，只是怔怔地望着鐵雄。

人人都呆住了，他們之中，有不少是看着鐵雄長大的，每個人都知道鐵雄是一個楞小子，他們可以想像鐵雄會做任何稀奇古怪的事，但是不能想像鐵雄會哭！

可是這時，鐵雄的確是在哭，哭得就



楊胖子擲出一扇亮膈把林達三手中茶碗撞跌。

像是一個嬰兒一樣！他們並不奇怪會在這裏遇到鐵雄，因爲，趕了大半夜路，他們本就知道，離李家莊已經不遠了，而鐵雄是留在李家莊上的。

可是鐵雄却在哭！

楊胖子也有點手足無措，看來比突然遇上了高手突襲更無法應付，他翻身下了馬，停了一停，大喝道：「鐵雄，哭甚麼，你這渾小子！」

鐵雄抽噎着，道：「王八蛋才哭！」

沒有人笑，因爲人人看得出，鐵雄實在是不想哭的，他一定是遇到了眞正的傷心事，所以才會不由自主，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楊胖子沉着聲，道：「究竟甚麼事，你說！」

鐵雄心中又是一陣難過，但是他還是立時叫了出來，嚷道：「她房間裏有一個男人，她……根本連衣服也不穿，躺在床上！」

這幾句話，聽得人莫名其妙，一個鏢頭一把捽開臉上抹下來的雨水，大聲道：「渾小子，甚麼人，是你的老婆房裏另外有人麼？」

鐵雄一聲怒吼，瞪大了眼，望着那鏢頭，看他的神氣，就像是要和人拚命一樣，但是他隨即低下了頭，嘆了一聲，道：「我說李四嫂。」

楊胖子陡地一怔，忙道：「究竟怎麼一回事？你又怎知她房裏有男人？鐵雄，是不是你不規矩？」

鐵雄雙手握拳，「砰砰」地搥着自己的胸口，叫起撞天屈來，將經過的情形，講了一遍。楊光達立時問道：「那麼，你瞧見那男人沒有？」

鐵雄瞪大了眼，他沒有瞧見那男人，當他推開門的時候，他只是看到鳳姑陡地從床上坐了起來，一臉吃驚的神色而已，鐵雄呆了一呆，搖了搖頭，楊光達也沒有再出聲，只是緊皺着眉。

一個鏢頭道：「總鏢頭，看來玉娘子講得不錯！」

楊胖子苦笑了一下，他寧願昨晚上所聽到的一切，全是玉娘子在胡說八道，但是現在，鐵雄是一個決不會說謊的人，他竟應該相信那一方面的話，實在是再也明白不過的事情了。

另一個鏢頭道：「這件事，得和這渾小子說說！」

楊胖子再苦笑了一下，道：「這件事，這樣曲折，這樣複雜，和鐵雄說，如何說得明白！」

但不管怎樣，說自然是非說不可的，是以他伸手，在鐵雄的身上，拍了一下，道：「你聽着，鳳姑不是好人，我們現在，再上李家莊去……」

鐵雄立時搖頭道：「我不去了，殺我頭也不去了！」

楊胖子畧想了一想，道：「你不去也好，可是我們一定要去，你到前面鎭上去等我，不可生事！」

鐵雄呆呆地點了點頭，楊胖子飛身上馬，道：「走！」

所有下了馬的人，全都又上了馬，抖着韁，一起馳了開去，馬蹄濺起老高的泥漿，不一會，就全馳遠了。

鐵雄怔了片刻，也策着馬，向前走去，不一會，上了一個土坡，經過了一夜大雨，那土坡上乾淨得就像是刷洗過的一樣，浮土全被冲走了，露出了原來埋在浮土之下的石塊來，鐵雄才一上土坡，就看到土坡的一塊大石上，坐着一個人！

鐵雄也沒有去看那是什麼人，他只是策着馬向前走着，可是，當他快接近那個人時，那人突然轉過身來，向他笑了一下，叫道：「鐵雄！」

鐵雄向那人望去，只見那人生得一副好相貌，劍眉朗目，笑容可掬，三十上下年紀，一身衣服，上面只有幾處雨跡，不過，鐵雄却從來也沒有見過他。

鐵雄勒定了馬，他也沒有心思去問對方是什麼人，何以會認得他，只是「嗯」地一聲。

那人笑了，又道：「鐵兄弟，剛才過去的，是北霸鏢局的人？」

鐵雄又點了點頭，還是只有「嗯」地一聲。

那人又道：「你下馬來，我有話對你說！」

鐵雄聽見這句話，才呆了一呆，道：「我又不認識你，有什麼話說！」

那人又笑了起來，道：「你快認識好了，如果有人問你，你是被什麼人殺死的，你就該說是我！」

鐵雄呆了一呆，一時之間，他眞有點弄不清楚那人的這句話應該如何去理會！

鐵雄一面想，一面道：「要是你殺了我，我怎麼對人說是誰殺我的！」

那人接着道：「要是我殺不了你，殺你的也就根本不是我了，這很有趣，是不是？」

鐵雄不耐煩地揮了揮手，道：「我沒有空和你說這些繞彎子的話！」

他一面說，一面又抖動韁繩，待策馬離去，可是也就在這時，那人的身子，突然撲向前，他的動作好快，一欺到近前，刀光一閃，一柄短刀，已經插進了鐵雄的小腹，直插到刀柄！

鐵雄陡地一呆，那人的動作實在太快了，以致他在剎那間，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只是本能地低頭一看，看到了落在自己小腹之外的刀柄，和看到了順着刀柄在滴下來的血。

在那一剎間，他仍然不感到痛，他甚至不相信那人眞的出手，殺了自己。

但是，那只是極短，極短時間的事，接着，痛楚突如其來，迅速地蔓延開來，鐵雄要開口講話，可是他一張口，自他口中，吐出來的不是聲音，而是又濃又腥的鮮血，他依稀還覺得那人正在笑着，而他卻什麼也不能做了，他的視綫在迅速地模糊，緊接着，又是一陣劇痛，天地間的一切事物，全變成了鮮紅色，而那濃鬱的鮮紅色，是不過如同電光一閃，接着，便變成一片黑色。

鐵雄的身子，自馬背上栽了下來，死了！

那人踏前一步，一腳踏住了鐵雄的身子，俯身握住了刀柄，向外用力一拔，一股鮮血，隨着刀身的被拔出而湧出來之際，那人抬起一腳，鐵雄的身子，被踢得骨碌碌地滾了幾滾，滾進一個溝壑中。

那人的動作極快，迅速地踢動着溝旁的浮土，不一會，就將鐵雄的身子，完全遮住，看他神態輕鬆的樣子，全然不像是一出手就殺了一個人，他拍了拍衣服上沾着的塵土，伸了一個懶腰，吹着口哨，吹的是山西青樓妓女慣唱的一支小調，然後，拉着馬，下了石崗。

鐵雄被殺的時候，楊胖子帶着衆鏢頭，又已馳出了里許，就算他回頭看，也看不到鐵雄被殺的情形了，而這時候，雨早已停了。雨過天青，日頭升出來，天一樣是那麼地熱，身上的衣服，立時變成半乾不濕，貼在身上，再加上一夜雨中趕路，每一個人，都有說不出來的不舒服和困頓，但是他們仍然咬緊牙關，向前馳着，不一會來到了小路和大路匯合的交岔口上。

路口有幾株樹，就着那幾株樹，搭着一個茶棚，一衆人馳到茶棚之前，都勒定了馬，楊胖子先翻身下了馬，其餘各鏢頭，都湧進了茶棚之中，賣茶的老頭子，還帶賣點心，各鏢頭都拿起來就吃。

楊胖子卻並不走進茶棚去，只是站在路上，路經過一夜的大雨，泥濘不堪，在路上，有許多交錯的車轍，有的陷得很深，泥漿在車轍中冒着泡。

楊胖子看了一會，轉過身來，向賣茶的老頭子道：「是不是剛才有一帮客商，很多鏢局中人經過？」

賣茶的老頭子抬起頭來，道：「正是，好多人，有幾個想下來歇歇腳，被一個人催着，說到了李家莊，還有沒茶喝麼？那些人也沒下來，唉，眼看上門的生意，都全沒了，眞……」

老頭子還在嘮嘮叨叨地說着，楊胖子已然陡地一聲大喝，道：「快走！」

他一面叫，一面騰地就上了馬。他的那匹坐騎，已經是千裏挑一，能負重的好馬了，可是他上馬上得太急了些，兩百來斤的身子，陡然壓了上去，也壓得那馬一下急嘶，差點沒有跪了下來。

北霸鏢局的衆鏢頭，一見總鏢頭上了馬，也連忙紛紛放下手中的茶碗，不理會賣茶老頭的大呼小叫，一起上馬，立時向前馳去，泥漿四濺，賣茶老頭弄得一身全是泥漿，氣得破口大罵。

楊胖子在前，衆鏢頭在後，一起向前急馳，不多久，李家莊的房屋，已然在望了，楊胖子將馬趕得更急，轉眼之間，已看到大屋前的空地上，停着多輛馬車，幾個鏢頭，正在照料着，看來各人才到了不久。

楊胖子直策馬馳到了大屋的門前，身子躍起，「砰」地一聲，撞在門上，直撞一扇大門，向內直飛了過去，越過了天井，撞上了廳堂的亮牕，將幾扇亮牕，撞得碎裂了開來。

而楊胖子這時，也顯出了眞功夫，只見他碩大身軀，直飛了進來，着地便滾，一下滾過了天井，立時躍起，身已在大廳之中，一聲大喝，道：「別動！」

大廳之中，坐滿了人，五家鏢局的各鏢頭全在，再加上十幾個客商，饒是廳堂寬大，也顯得濟濟一堂，李家的僕人正在替各人斟茶，秦鳳姑也在親自動手，招呼這一帮貴客，林達三端起一碗茶，正要喝下去，楊胖子就衝了進來，林達三呆了一呆，仍然將茶碗向口中送去，楊胖子反手一扯，拉下了一片亮牕，向林達三劈面拋了過去。

楊胖子這一下，來得更是突兀，林達三一個錯愕間，木板已然飛到，嗆啷一聲，擊在茶碗之上，將茶碗擊得粉碎，熱茶也濺了他一身。

林達三疾跳了起來，喝道：「楊胖子，你瘋了麼？」

這時候，大廳之中，雖然只有林達三一個人喝了出來，可是每個人瞪着楊胖子，從他們的神情看來，他們不開口則已，開口講的一定也是那一句話。

楊胖子並不說話，只是大踏步，來到了秦鳳姑的身前，秦鳳姑從楊胖子一撞破了門，飛身進來時，就已呆住了。這時，楊胖子直向她走來，胖人雖然和善，但楊胖子這時，臉上也有一重煞氣。看秦鳳姑的情形，像是想微笑迎接，可是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她卻也無論如何，笑不出來，是以只是瞪大了眼，望着楊胖子。

利那之間，大廳之中，靜得出奇，只有陸續走進來的北霸鏢局鏢頭脚步聲。

楊胖子一伸手，雖然沒有發招，但是會家眼裏，一看便知，那是阻住了秦鳳姑的去路，秦鳳姑只要一動，他立時可以出手。

秦鳳姑看來，那樣纖柔弱小，而楊胖子却是如此龐然大物，沒有人可以想像，要是大力楊光達，突然一掌摑了過去，秦

鳳姑中掌之後，會變成什麼模樣。

楊胖子一面伸出手，一面已然喝道：「老唐仔細看看，茶水裏有什麼花樣！」

被楊胖子叫着老唐的，是一個花白頭髮的中年人，這老唐，和山西唐門，稍有一點淵源，而山西唐門，擅使一切毒藥，天下馳名。

老唐手中也端着茶碗，聽得楊胖子那麼說，他低頭向茶碗中一看，伸手指進去，取出手指來，伸舌在手指上舐了一舐，這時人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老唐身上，只聽得老唐陡地石破天驚，叫出了三個字來，道：「蒙汗藥！」

這三個字一出口，就像是一個火把，投進了乾柴堆中一樣，大廳中所有的人，都轟地一下，叫了起來，一時之間，亂得什麼人說話都聽不見，而楊胖子也早已一伸手，抓住了秦鳳姑的手腕。

秦鳳姑的手腕被楊胖子緊緊抓着，身子在劇烈地發着抖，林達三大聲吼叫道：「他媽的誰也別出聲，老唐，你他媽的有沒有弄錯？」

在秦鳳姑的面前，講慣了粗話的武人，本來誰都自我約束幾分，可是這時，事情實在太意外了，林達三也顧不得什麼斯文了！

老唐聽得林達三那樣說，像是受了莫大的侮辱一樣，臉脹得通紅，道：「林總鏢頭，要是有錯，叫我不得好死，天打雷劈！」

正在亂着，忽然又一個僕人奔了出來，叫道：「不得了，不得了，老太太掛了頸子啦！」

大廳中本就亂得可以，那僕人進來一叫，更是亂得可以，一個鏢頭冒冒失失，大喝一聲道：「那一個老太太？出去！」

那僕人倒傻了眼，李家大宅中，本來就只有李太太一人，別人不明白，那僕人聽得鏢頭這樣喝更是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被楊胖子緊緊抓住了手腕的秦鳳姑，一直臉色蒼白，身子發着抖，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都時，她突然尖叫了起來，道：「大家全靜一靜！」

大廳中的那種混亂法，本來看來，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之平靜下來的。可是秦鳳姑那突如其來的一叫，却在剎那之間，整個大廳之中，靜得鴉雀無聲。

自然，那是有原因的，一則，秦鳳姑那一下叫聲，尖銳得像是一支箭一樣，刺進了每一個人的耳鼓之中，使得人人的心頭，都為之一震，只怕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想到，這樣文弱纖靜的小媳婦，會發出這樣淒厲驚人的呼叫聲來。

二則，秦鳳姑是以主人的身份，在這裏招待各人的，如今在茶水之中，竟然發現了蒙汗藥，這干係自然在秦鳳姑的身上。各人之所以靜，實在是由於這種叫聲，實在無法想像之故，當然都想聽一聽，最有干係的人，秦鳳姑要講些什麼，是以陡地靜了下來。

可是，當各人靜了下來之後，秦鳳姑却並不是向各人說話，一雙漆黑的眸子，看來不知有多麼深邃，望定了楊胖子，道：「楊總鏢頭，我走不了，也不會走，老太太出了事，我想去看看她！」

她剛才的那一下叫聲，聽來是如此之淒厲，但這時幾句話，却講得十分輕柔，而且有無限幽怨，令人聽了，任是鐵石心腸，也不禁心軟。

楊胖子不由自主，鬆開了手，他剛才抓得那麼用力，以致這時一鬆開了手，在秦鳳姑白玉也似的手腕之上，出現了五個極深的手指印。

秦鳳姑轉過身，向外走去，楊胖子向林達三使了一個眼色，林達三立時道：「大家在這裏，別亂走，也別亂碰這裏的東西。」

秦鳳姑在前，楊胖子和林達三兩人在後，那僕人滿頭大汗地跟着，出了大廳。

他們幾個人，才一出大廳，只聽得身後的大廳之中，又轟然地吵了起來，顯然是幾十個人，每一個人都在爭着說話，是以才會變得一個人的話都聽不清，變成了一片噓然之聲。

可是再向前走去，却靜了下來，李家的大宅很深邃，只是幾個僕人，慌慌張張，奔了進來。

楊胖子和林達三兩人，跟着秦鳳姑進來，自然是來監視秦鳳姑的，可是看秦鳳姑的神情，這時除了神色蒼白得可怕以外，却並沒有什麼驚懼之色，反倒緊抿着咀，現出一股嚴肅的神情來。

不一會，已然進了一間大房，只見幾個男女僕人，正呆若木鷄地站着，樑頭上，掛着的一圈繩子，還在搖幌不已，老太太已經被抬了下來，直挺挺地在床上，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早已經斷了氣。

秦鳳姑一聲不出，來到了床前，望着老太太的屍體，也不流淚，只是默默地站着。整間房間中，靜得出奇，只有那幾個僕人，偶然發出幾下抽噎聲來。

秦鳳姑呆了片刻，才伸手拉過了床單，慢慢向老太太身上蓋去，當床單快蓋上老太太的臉部之際，楊胖子陡地叫道：「慢一慢！」

秦鳳姑住了手，楊胖子踏前一步，瞇着眼，但是自他眼縫之中，却射出十分精明的光芒來，盯在老太太的頸子上。老太太是掛頸子死的，樣子之難看，自然別提了，頸際有一道相當深的繩痕，看來更是駭人，楊胖子一面看，一面往下淌着汗，他一臉的胖肉，忽然抽動了起來，道：「秦鳳姑，你太狠心了！」

秦鳳姑却還是那種神情，而且她一開口，竟像是眼前的事，全然和她無關一樣，她的眼皮略抬了一抬，道：「你看出了什麼？」

楊胖子只覺得氣往上沖，在那一剎間，他直恨不得揚手摑上秦鳳姑幾掌，可是他却忍住了沒有那麼做，只是咬牙切齒，道：「老太太不是掛頸子死的，是被你們勒死的！」

秦鳳姑聽得楊胖子這樣說，陡地抬起頭來，楊胖子指着老太太頸際的繩痕，又連聲冷笑，道：「你別賴了，你看看這繩痕，老太太死前，還曾掙扎過，是以繩痕有交叠着好幾道！」

秦鳳姑又低下頭去，將老太太的臉蓋上，這才緩緩地問道：「你說『你們』？我自然是一個，還有什麼人？」

楊胖子悶哼一聲，道：「還有一個，當然是李四！」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神眼遊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岳秀化裝爲琴師，偕歐陽俊隨同沈氏雙姝前往侍衞宮，在抵達一座敞廳前，岳秀與歐陽俊被拒於廳外，沈氏雙姝進入廳中，副領班言震直指她們爲丐帮中人，以被擒的丐帮長老彭鲁爲要脅，要她們直言坦供，危急間，歐陽俊與岳秀直闖大廳，岳秀隱身歐陽俊身後，以神功暗助歐陽俊擊倒四侍衞，擊敗言震，最後，身膺大領頭的密宗門下也爲歐陽俊所擒，要脅大領頭釋放彭鲁後，歐陽俊要沈氏雙姝火速離去，雙姝却要共同進退，歐陽俊向雙姝勸喻，動手相搏是玩命的事，不希望雙姝參與——

巧施困龍手　安全脫虎穴

沈二姑娘道：「大公子可是怕我拖累了你？」

歐陽俊道：「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是在下怕傷到兩位姑娘。」

沈二姑娘道：「不要緊，咱們姊妹還有自保之能！」

歐陽俊道：「在下希望兩位眞能平平安安的離去，然後，替在下燙一壺好酒，準備着。」

沈大姑娘低聲說道：「妹妹，羅大公子既然如此說，咱們就不用留這處了。」

歐陽俊道：「聽話才乖。」

沈二姑娘笑一笑，道：「好吧！咱們走了，不過，咱們能不能走得了呢？」

歐陽俊道：「這個麼？在下相信這位大領頭，會給幾位幫忙。」

七首一緊，那金領人前胸上，多了一道血槽。

輕輕吁了一口氣，歐陽俊緩緩說道：「大領頭要不要給在下一個面子，讓這兩位姑娘這位叫化子離開。」

金領人冷笑一聲，道：「他們本來就可以好好的離去，不會有人攔阻他們。」

歐陽俊道：「原來如此。」

回顧了沈家兩姊妹一眼，接道：「兩位，你們可以走了。」

沈家二姝和彭鲁，大踏步向前行了出去。

果然，室外面佈守了不少侍衞宮中的人，但却無人攔阻。

沈家姊妹和彭鲁保持了相當的距離，但却一直沒有打過招呼。

三個人很快的走的沒有了影兒。

金領人望着兩人的背影，輕輕吁一口氣，道：「他們走了。」

歐陽俊道：「哦！」

金領人道：「閣下準備如何對付在下，可以明白的交代一聲了。」

歐陽俊道：「現在，閣下好像完全落在下風了，這條件麼？就比較難談了。」

金領人冷冷說道：「姓羅的，你準備怎麼辦？需知道殺了我，你也無法逃離此地。」

歐陽俊道：「我不會逃，我要走，也

要你們正正大大的送出去。」

金領人道：「原來如此。」

歐陽俊道：「所以，只要閣下願意和我們好好的合作，在下相信，閣下可以保下你這條性命，但如激怒了在下，我就先殺了你，再闖出去。」

金領人道：「你自信能闖得出去？」

歐陽俊道：「這就要試試看了，如若閣下不信……」

七首微送，刺入了前胸中半寸多深。

金領人臉色大變，道：「住手，有話好說。」

歐陽俊笑一笑，道：「聽說密宗門下的大手印，乃武功中的一絕，但閣下的胆氣，却是小的很啊！」

金領人面色如土，咬着牙沒有出聲。

歐陽俊笑一笑，道：「朋友，咱們中原武林道上，有一句俗話說，人處矮椽下，不能不低頭，閣下最好聽話一些。」

金領人道：「好吧！閣下請說，如是在下不能答允的事，那就請閣下出手，取在下之命就是。」

歐陽俊道：「那很好，閣下果然是識時務的俊傑。」

金領人冷笑一聲，道：「閣下對區區的羞辱，難道還不够麼？」

歐陽俊冷冷說道：「現在，你聽着，我要你先答允不找嶺南羅家的麻煩。」

金領人道：「好！在下答允。」

歐陽俊道：「第二件事，就是希望閣下能够答允咱們平平安安離開此地。」

金領人道：「可以。」

歐陽俊看他答覆的如此乾脆，倒是有些意外，一時間，不知該如何措施了。

但聞一個細如蚊蚋的聲音，傳入耳際，道：「放開他，裝的大方一些。」

對岳秀，歐陽俊內心中早已敬若神明，當下哈哈一笑，道：「閣下來自藏邊，只怕還不知道咱們中原武林道上的乾脆俐落。」

鬆手放開那金領人，接道：「閣下去仔細的想想吧！是願爲敵，還是爲友。」

這麼樣一鬆一緊的一鬧，只把那金領人鬧的怔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言震大步行了過來，低聲道：「大領頭，受傷沒有？」

冷冷的望了言震一眼，金領人突然把日光轉注到歐陽俊的身上，道：「快走吧！趁我還沒有改變主意。」

歐陽俊仰天打個哈哈，道：「好！你閣下還算一位可交的朋友。」

轉身一拉抱着三弦的岳秀，接道：「你也走吧！」

快步向外行去。

日覩兩人背影消失，言震才沉聲說道：「就這樣放了他們麼？」

金領人冷冷說道：「好吧！你帶人去追他們回來吧！」

言震怔了一怔道：「屬下去追麼？」

金領人道：「不錯，你不敢去追，那就別提出這些問題……」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們全都給我退出去。」

排列在兩人身後的黑衣人，立刻魚貫奔出大廳。

這時，只有言震和另外一個金領人，銀領人，端坐未動。

那被歐陽俊羞辱的金領人，冷笑一聲，接道：「言震，把門關上。」

言震應了一聲，緩步行了過去，把廳門關了起來。

金領人日光轉到另一個金領人的身上，道：「師弟，今日之事，我這作師兄的眞是鬧的灰頭土臉，沒有一點面子了。」

那被稱作老二的金領人，緩緩站起身子，淡淡一笑，道：「師兄，這話是什麼意思，小弟，一直沒有開過口。」

金領老大突然哈哈一笑，道：「老二，咱們雖然是職位相等，不過，我是老大，排在了第一隊，你心中早就有些不服了，別人不知道你的爲人，我這作你師兄的，却是對你十分明白了。」

金領老二冷冷說道：「師兄，看在師門一點淵源上，我只不過是對你有份尊重，你這樣盛氣凌人，咄咄相逼，不知是何用心？」

金領老大冷厲一笑，道：「狐狸總有一天會露出了尾巴，師弟大概是早鱉不住了。」

金領老二臉色一變，道：「蔡通，咱們雖是同出一門，但師門的淵源，並非至親，我叫你一句師兄，那是因爲我特別的敬重你而已，你要是給臉不要臉，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蔡通道：「你這些心中的話，只怕是早就想好了，只是沒有說出來罷了……」

金領老二哈哈一笑，道：「蔡通，你剛才丟了人，想在作兄弟的身上，找回來一點面子，是麼？」

蔡通冷笑一聲，道：「龐俊，你一口一個蔡通，胆子不小啊？」

龐俊道：「够了，姓蔡的，你準備怎麼辦？」

蔡通道：「龐俊，今天，不是你就是我了，你出手吧！」

言震低聲說道：「大領頭，你們是師兄弟。」

蔡通冷笑一聲，道：「你閃開。」右手一揚，一拳擣向了龐俊前胸。

龐俊冷哼一聲，側身閃開，揮手一掌，斜裏劈了過去。

蔡通反臂封架，師兄弟兩人立時展開了一場惡鬥。

言震和另一個銀衣人，呆呆的站在一側，不知道如何是好。

原來，言震是蔡通的副手，另一個銀衣人是龐俊的副手，這兩人眼看自己的主子打的鮮血淋漓，又不知道是否應該帮手，一時之間，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措施。

蔡通，龐俊，都是同出一門，兩人的武功路數一樣，搏鬥起來，招數變化，也特別迅速。

原來，兩人都是一樣的變化，招數沒有用老，立刻就變了新的招數。

看上去，兩人的搏鬥，也特別的花俏，激烈。

事實上，這等同一路數武功的搏殺，也特別的凶險，見招破招，見式破式，各極其快。

片刻之間，雙方已搏殺了五十餘招。

這兩人搏鬥之勢，和別人不同的是，這兩個搏殺之中，不聞一點聲息，只是埋

頭苦鬥，搏殺雖烈，但却不聞一絲聲息。

言震望望另一個銀衣人，低聲說道：「雷兄，咱們應該如何？」

那姓雷的銀領人，皺皺眉頭，道：「言兄，咱們沒有法子，只有看他們打下去了。」

言震冷冷一哼，說道：「如是要他們打下去，只怕是早晚會打出一個勝負生死出來。」

雷姓銀衣人道：「那有甚麼辦法？」

言震道：「咱們一起出手，把他們分開如何？」

雷姓銀衣人道：「不行，他們已經用出了大手印的武功，咱們分不開他們兩個人，只怕把自己也給拖了進去。」

言震凝目望去，只見兩隻手掌之上，都泛起了血紅顏色。

隱隱間，可聞到兩人掌勢中泛起的掌風。

敢情兩人都運起了大手印的武功。

輕輕吁一口氣，言震緩緩說道：「咱們既然無法排解，也不能看到他們兩敗俱傷，這一點，應該如何？還望雷兄拿個主意。」

雷姓銀領人，低聲說道：「只有一個辦法，咱們快些報上去。」

言震一怔，道：「報上去。」

雷姓銀領人道：「報上去，雖然得罪了他們兩個，但咱們不會受到株連。」

言震道：「如此輕重衡量，自然是報上去好些，不過，要是他們兩位這一場搏殺，沒有分出勝敗，自相和解了，咱們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雷姓銀領人道：「兄弟這一個辦法，如是不能用，咱們就只有等着要他們打出一個結果了。」

言震輕輕歎息一聲，道：「雷兄，看起來，我們是只有等待他們打出一個結果了。」

雷姓銀領人苦笑一下，欲言又止。

就在兩人說話的當兒，雙方已然分出勝負。

只聽一聲悶哼，兩條糾纏在一處的人影，突然分開。

龐俊身不由己的向後連退了五六步遠才停下身子，張嘴吐出一口鮮血。

那姓雷的銀領人，快疾奔了過去，扶住龐俊，道：「大領頭，你的傷……」

龐俊臉色鐵青，接道：「我被他大手印，擊中前胸，只怕是不能活了……」

雷姓銀領人呆了一呆，接道：「這個，可以報給總領頭？」

龐俊搖搖頭，道：「不用了，他也沒有討得好去，他也中了我一掌。」

這兩人一場搏殺，但最爲尷尬的是言震和姓雷的銀領人，兩個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措施。

按下侍衛宮天翻地覆，且說歐陽俊和岳秀離開了侍衛宮城外分居的宅院，借夜色掩護，快步向前奔去。

大約那蔡通是地方最高的首腦，一聲令下之後，竟然無人追襲而來。

轉過了兩條街，忽然見人影一閃攔住了兩人去路。

耳際間，響起了沈二姑娘的笑聲，道：「浪子，高明啊！文文明明的擊退了强敵。」

歐陽俊苦笑了一下，說道：「我是車前面坐的老太太，好的在後面，這地方不是談話之處，咱們找一個好談話的地方再說。」

沈二姑娘道：「兩位請隨我來吧！」

轉身向前行去。

沈二姑娘的路徑很熟，穿街過巷，折來轉去，足足走了一盞熱茶工夫，才到了一座豆腐店前面。

一個年過半百的老頭子，正在推着一座小石磨，不停的轉動。

一盞不太明亮的油燈，更托襯出這景況的單調，凄凉。

這是陋巷中一座低矮瓦舍，一眼可見的小廳，放滿了盆盆罐罐。

沈二娘姑低聲說道：「兩位貴賓。」

推磨的老者一點頭，說道：「快去地穴。」

沈二姑娘道：「我先帶路。」一閃身，竄入了小店之中。

岳秀，歐陽俊，緊隨在沈二姑娘的身後而入。

沈二姑娘輕車熟路，行到壁角邊，伸手一推。

那被烟氣燻成金黃的牆壁，忽然間，出現了一個門戶。

岳秀，歐陽俊一側身子，當先而入。

沈二姑娘一放手，牆壁又恢復了原狀，人却一個轉身，搶在了岳秀的前面，道：「兩位，我走前面帶路。」

這座磚土矮屋，但却是曲徑通幽，一行進入了兩丈多深後，才轉到一座鐵門前面。

沈二姑娘輕扣鐵門，鐵門呀然而開。

鐵門內，情況大爲不同。

只見燈火輝煌，坐了不少的人。

沈大姑娘，和那受刑的彭魯，都已在座。

彭魯大步行了過來，面對着歐陽俊一抱拳，說道：「彭某人多承相救，感激不盡……」

歐陽俊一閃身，道：「彭兄，浪子歐陽俊，那有這份能耐，救你的是這位岳少俠。」

彭魯怔了一怔，道：「岳秀。」

歐陽俊道：「不錯……」

指指仍抱着一把三弦的岳秀，接道：「就是這一位，假扮兩位姑娘跟班的岳少俠。」

彭魯道：「久仰，久仰，老叫化有眼不識……」

岳秀接道：「用不着客氣了，在下只是投巧得手，幸未辱命罷了。」

彭魯道：「幸未辱命？」

岳秀道：「是，在下受兩位沈姑娘的邀請，才知彭魯爲侍衛宮中人所拘，借歐陽兄之手，暗施小技，制住敵人首腦，完全是一種出敵不意的冒險作法。」

彭魯道：「敝帮主曾在彭某面前，再三的推崇岳少俠，今日有幸得會，尤勝聞名多矣！」

岳秀笑一笑，道：「事實上，密宗門下的大手印，是一種很高明的武功，如若他們眞要全力和我們動手搏殺，恐難三五十招內能分出勝負。」

沈大姑娘突然插口說道：「彭長老，你請坐吧，咱們先談談正經事，他們都各有專職，不能離開工作的地方太久。」

彭魯輕輕咳了一聲，道：「這個，老叫化……」

岳秀微微一笑，道：「歐陽兄，咱們走吧！」

沈二姑娘一橫身，攔住去路，道：「兩位，現在侍衛宮中人，只怕已佈下偵騎，兩位地頭不熟，如何一個走法？」

歐陽俊道：「岳少俠恐貴帮在商談甚麼機要大事，不方便聽聞……」

沈二姑娘目光一瞥彭魯，道：「彭長老，是這樣麼？」

彭魯只覺臉上發熱，緩緩說道：「二姑娘，岳少俠和歐陽兄，對老叫化有救命之恩，按說，老叫化沒有這種避忌才是，不過，這件事，關係着咱們丐帮不少隱密，實不便讓外人聽到。」

岳秀冷眼旁觀，總覺丐帮中兩支人手，似乎是並不大融洽，心中暗道：「丐帮太過龐大了，內外明暗，兩支完全不同的人手，雖然各在一位帮主領導下，相傳下來，這中間，難免會有很多的磨擦。」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既是貴帮內部隱密，局外人，却不便與聞，我和歐陽兄先走一步了，貴帮中如有甚麼需用在下之處，派人通知在下一聲就是。」

沈二姑娘一揚柳眉兒，道：「岳少俠，請再稍留片刻。」

岳秀無可奈何，只好停下了腳步。

沈二姑娘緩緩說道：「彭長老，咱們請岳少俠拔刀相助，解救彭長老時，告訴了岳少俠一件事。」

彭魯道：「甚麼事？」

沈二姑娘道：「咱們告訴岳少俠說，彭長老身懷機密大事，和天下武林同道有關，咱們姊妹得到的消息，確也如此，不知這消息是眞是假？」

彭魯道：「這個麼，不完全對，但也並非全無關係。」

岳秀心中突然間生出了一種奇怪的感覺，決心停下不走。

沈二姑娘道：「那就請彭長老，先把和天下大事有關的內情說出來。」

彭魯道：「二姑娘，我看這樣吧！此地不宜久聚，老叫化先傳達帮主的令諭，然後，由妳沈二姑娘，再把應該告訴岳少俠的事，告訴他就是。」

岳秀心中打定主意，那就一語不發。

沈二姑娘道：「彭長老，咱們邀請岳少俠出手相助時，說明的條件，那就是要告訴他，那些事和天下武林同道有關。」

彭魯沉吟了一陣，道：「這麼說來，老叫化非說不可了。」

沈二姑娘道：「咱們姊妹答應的事，你不說，如何交代。」

彭魯雙目凝注在岳秀的臉上，瞧了一陣，說道：「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岳少俠麼？」

岳秀道：「不敢不敢，兄弟岳秀。」

彭魯道：「敝帮得到一個消息，確和武林同道有關。」

岳秀道：「閣下是否可以把詳細的內情，告訴在下呢？」

彭魯道：「這個麼，老叫化無法作主，還望岳兄體諒。」

岳秀笑一笑，道：「在下本非常在武林中走動的人，武林中是是非非，也和我攀不上關係，彭老既是有難言之隱，咱們也不敢勉强諸位……」

目光一掠歐陽俊，接道：「歐陽兄，咱們走吧。」

轉身向外行去。

沈二姑娘一橫身，攔住了岳秀，低聲道：「岳公子……」

岳秀接道：「歐陽兄會以嶺南羅大公子的身份，繼續和兩位姑娘保持連繫，在下等先走一步了。」

一面暗中用眼色示意二姑娘。

沈二姑娘沒有完全領悟岳秀示意的用心何在？但她却沒有再留岳秀。

歐陽俊大步追在了岳秀身後而去。

目睹岳秀和歐陽俊的背影遠去，沈二姑娘才回過頭低聲對彭魯說道：「彭老，丐帮中兩大主系，雖然各有主屬，不過，都在一個帮主的領導之下，甚麼事，似乎是都不應該瞞着我們。」

彭魯道：「二姑娘，老叫化覺得，咱們應先以公事爲主，我傳達帮主的令諭，只是要妳們配合我做兩件事。」

沈二姑娘道：「哼！如不是人家岳秀帮忙，我們兩姊妹，加上北京城中，潛伏的丐帮弟子，完全動員，只怕也救不了你彭老的命。」

彭魯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老叫化可以不要這條老命，但不能洩露了帮中隱密。」

沈二姑娘冷哼一聲，似想發作，但却被沈大姑娘攔阻，道：「妹妹，彭老是帮中的長老身份，對咱們也有管理之權，妹妹怎可以這樣對彭老無禮？」（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挺身出門魔宮叛逆，與李萬劍展開激鬥，十招一過，魔宮宮主喝令停手，她親自出手，將元寶蓋誅斬當場，叛逆首領宋清濤正擬發動羣打，宇文璧玉手下二十四婢已持燈而出，把一羣叛逆圍困當中，宮主也發動機關，將宋清濤等罩在一張巨網之內，將一干叛逆交予二十四名紅燈女婢處置後，宮主邀請白雲飛進入後宮，與宇文璧玉相晤，詎知兩人甫一相晤，宇文璧玉大發嬌嗔，責問白雲飛，衞琼霜怎的要捨命爲他求取靈丹，親侍體貼，白雲飛有些生氣地叱她簡直是在胡說八道——

恨避天山鳳　怒鬥地頭龍

「叭……」

宇文璧玉今日之來，好像是存心要羞辱冷血劍客白雲飛一樣，突然撩起手掌在他的臉上重重打了一掌。

白雲飛在一愣之間，竟沒有閃避，玉掌打在臉上火辣辣的，在那潔白的臉上立時浮現出五條印痕。宇文璧玉顫聲道：「你爲什麼不躲……」

白雲飛木然的道：「我會記着妳所給予我的報復，妳的高傲會帶給妳痛苦，在未來的歲月裏妳將會後悔此一舉動……」

他是何等高傲的人，挨了一掌之後，突然變得平靜又無情，深深的盯了宇文璧玉一眼，冷笑一聲，反身向外走去。

宇文璧玉泣聲的叫道：「雲飛，我不是……」

白雲飛冷冷的道：「不要多說了，我都知道……」

宇文璧玉向前追出幾步，道：「你就是不能聽我解釋……」

但是白雲飛和大烟桿歐陽空已經走出很遠了，宇文璧玉望着他那種決絕的神情，心裏突然有一陣悃悵湧上心頭，倒在宮主的懷裏輕輕哭泣起來。

宮主幽幽地一嘆，道：「大妹，妳也太剛強了……」

宇文璧玉淒傷的抬起頭來，眸中噙滿了一泡淚水，她茫然的望着門外，非常低沉的道：「我不知怎的，見了他又恨他，又想他，每當我和他相見之時，我禁不住想打他一頓……」

宮主冷靜的道：「那是因爲妳愛上了他……」

宇文璧玉喃喃地道：「我愛上他，我愛上他……」

落花片片隨水遂波去，波光盪漾，片片的葉花，在水中旋轉飄泊，像那無家的遊子，隨處飄流……

波光微蕩的水面上，斜斜的映着一個修長的人影，倒映在水中化成顫晃的波紋，愈散愈大……

「波……」一顆石子擲落在水中，激起無數的小圈，粉碎了水中的人影，也擊破了這人影的幻想，白雲飛正待拈起第二

顆石子的時候，他的腦海中又浮現出宇文璧玉那清麗的影子，及她那種是怨是幽的憤怒樣子……

「唉——」白雲飛深深的嘆口氣，道：「我始終無法拂去她的影子，有時我覺得她在我心中並不是個重要的人，可是當我冷靜孤獨的時候，我又會不自覺的想到她——」他落寞的長長嘆口氣，絲絲縷縷的回憶在他腦海之中旋轉，在他眼前浮現的除了宇文璧玉之外，還有衞瓊霜，夏馥萍，相識的這些少女都是同樣的美麗，同樣的有情，可是他始終沒有辦法去選擇那一個，或者是深愛那一個，因爲她們在他的心中，有着同樣的地位……

「嘿！」老烟蟲歐陽空低嘿一聲，曳着袍角橫空躍了過來，手裏抓着一隻廍油雞，嘿嘿笑道：「有餚無酒，誠屬一大憾事……」

白雲飛深知老烟蟲除了一生中瘋瘋傻傻的外，倒是個耿直忠心之人，他見他那種樣子好笑，不由道：「窮山窮水，那來的酒氣，老烟蟲，你莫非還藏了私……」

歐陽空嘿嘿笑道：「饞貓兒，狗鼻子，你倒是坐享其成……」

他反手背後拿出一個大酒葫蘆，在空中一晃，突然臉色一變，楞楞的僵立在地上，望着那個大酒葫蘆發呆。

不但是歐陽空楞了，連白雲飛也傻了，因那葫蘆不知被什麼東西敲下一角，裏面所有的酒早就溢出洩光，裏面已經空空如也了。

白雲飛怔怔地道：「老烟蟲，你好厲害的嘴，一根腸子通屁股，完全拿我在開心，酒喝光了，還故意調侃我……」

老烟蟲歐陽空急得搖手，道：「你不必再轉彎罵我了，我老烟蟲，此心唯天可表，決不敢拿這個開心……」

白雲飛不信的道：「那這是怎麼一回事？」

歐陽空想了想道：「我們今日可遇上高手了……」

白雲飛見四處無人，何來高手，不解的道：「你少賣關子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大烟蟲歐陽空冷哼道：「原來是這些東西，看我歐陽空是不是好欺負的……」

他像是非常生氣一樣，拉着白雲飛向外奔出，一路上奔跑如飛，倒弄得白雲飛滿頭霧水。

一路上，沒有碰見一個人影，冷血劍客白雲飛愈想愈有點不對勁，禁不住心裏的疑念，問道：「老烟蟲，你到底是要幹什麼？」

歐陽空氣得哇哇大叫，道：「我剛才買東西來的時候，在前村裏遇上一隊送禮的，這個酒葫蘆便是那些東西打碎……」

正說之間，前頭塵土滾滾，出現四匹高頭大馬，在前開路，後面跟着一輛大車，上面插着一柄杏黃小旗，兩個長臉漢子坐在車子上，像是押車的一樣。

白雲飛悄聲的說道：「這些是那裏來的？」

歐陽空哼了一聲道：「王八羔子，石九公的兒子……」

他像是恨極了這些人，對着那爭先的四個騎士衝了過去，這四個漢子一見，清叱一聲，四騎陡地刹住勢力，只聽一個沉喝：「不長眼的老頭子，你難道沒有看清這是黑面修羅石九公的旗……」

大烟蟲歐陽空雙掌撩空一拍，道：「去你奶奶的蛋，管你那個王八龜兒子的東西……」

四匹馬驟然受驚，發出一連的長鳴，前蹄仰起，四個漢子俱被甩在地上。

歐陽空拍掌大笑道：「過癮，過癮，這是四腳朝天……」

他正在大喊過癮的時候，自那輛大車上突然飛起一條人影，冷笑一聲，斜掌對着歐陽空拍來一掌。

「嘭……」

歐陽空在急切之間，揮掌迎上，掌緣相觸，發出一聲大响，雙方都是身形一晃，不自覺的退了一步。

這個發掌之人長得一臉兇像，長長的臉，再配上兩條濃眉，加上薄薄的嘴唇，眞是令人有種嘔心的感覺，他嘿嘿二聲，目光突然瞪着歐陽空。

這漢子臉色一沉道：「高明，高明，閣下能接我一掌，的確不簡單！」

「呸……」大烟蟲歐陽空不屑的呸了一聲道：「臭鬼，那一掌有什麼了不起，有種再打幾掌試試保管你爬着回去……」

這漢子冷笑一聲，正色的道：「你不要以爲我石大炮一掌是簡單的事，當年我大會關洛英雄的時候，能接我一掌的實是屈指可數……」

「嘿……」大烟蟲歐陽空不禁笑出聲，道：「怪不得你叫大炮呢，原來只會吹牛，我老烟蟲一生中除了愛抽大烟外，也愛吹吹牛，龜兒子，你要不要和你老子我較量一下……」

他口頭上佔盡了便宜，可把個石大炮給罵死了，石大炮氣得在地上跳起來。

歐陽空連連搖手道：「別跳，別跳，再跳就成甩炮了……」

石大炮怒吼一聲，叱道：「老東西，你，你這是找死！」

他實在無法再忍耐歐陽空的嘲笑和譏諷，大吼一聲，揮掌躍空撲了過來，斜伸一掌和歐陽空動起手來。

別看石大炮氣得昏了頭，動起手來眞不含糊，左掌兜空轉一大弧，在迅捷中又帶着凌厲，幻化中透着怪異，使大烟蟲歐陽空佔不到絲毫便宜。

歐陽空連着揮出三掌，大笑道：「龜兒子，你是那個娘養的……」

石大炮被他罵得一怔，等他會過其中之意時，不禁氣得幾乎要吐血，使他全身直顫，髮髯根根倒豎。

他欺身向前大跨一步，揮掌迎上，沉喝一聲道：「你這死老頭子，我大炮和你拚了……」

「嘭……嘭……嘭……」一連串三聲巨响，兩人同時被震了開去，雙方竟是功力相若，誰也沒有佔到便宜，白雲飛看得一皺眉頭，道：「老烟蟲，這事還是由我來吧！……」

歐陽空把眼一瞪，道：「不行，這小子打破了我的酒葫蘆，我要摘下他的腦袋當酒杯，今日誰說也不能饒他……」

石大炮怒冲冲的道：「你偷了我們的酒，還有臉找我們……」

他看了風度不凡的白雲飛一眼，像是一個出家遊玩的書生，誤認爲歐陽空是個跟班的。

他高聲的道：「你這年青人看來不像是搶刧奪車之人，怎麼叫這樣一個糟老頭子胡鬧，難道我們石家在什麼地方得罪了閣下……」

白雲飛一笑道：「你說得太過難聽了，在下白雲飛可不是那種人……」

大烟桿歐陽空嘿嘿一笑，道：「好呀，石大炮，你這個龜兒子，竟敢說我們要搶刧你的車子，嘿！我歐陽空今天可要看看石九公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值得我們動手……」

石大炮冷冷地斜睨了大烟桿歐陽空一眼，不屑的笑了笑，目光緩緩地投落在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身上。

他冷冷地道：「原來是新近崛起江湖的年青高手冷血劍客白雲飛，怪不得敢這樣目中無人呢，嘿……江湖上如果知道白雲飛是個刼車的小賊，恐怕要笑掉江湖朋友的大牙……」

白雲飛變色道：「你敢侮辱我？」

石大炮笑道：「你怕了，嘿！這難道不是事實……」

冷血劍客白雲飛正要教訓石大炮一頓，老烟蟲歐陽空已經閃身躍在他的前面，不准他出手。

歐陽空嘿嘿一笑道：「這事交給我老烟蟲好了，諒石公九也奈何不了我歐陽空一根毛，石九公浪得虛名，在江湖上已經騙名騙利不少年了，也該在這裏栽個跟頭了……」

石大炮一頓，道：「你們是故意來找麻煩的？」

歐陽空冷冷地道：「那倒不是，我歐陽空雖然行事乖張，却也有個分寸，只要人不犯我，我也不會犯人，你那老子欺世盜名，喝盡武林人物的血，我只不過是給他一個警告而已……」

石大炮恨恨的道：「我們石家莊何時得罪了你，黑面修羅在這裏從沒出過什麼事，想不到在這送禮途中，却遇上了你們……嘿，我爹加果知道此事，恐怕不容易善了……」

歐陽空將大烟桿輕輕一揮，道：「少抬出你老子來唬人，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麼脚色，配不配在這裏自吹自擂……」

他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事一樣，問道：「大炮，你這些東西要送到那裏？」

石大炮得意的一聲大笑道：「說出來你不要嚇掉了魂，這東西乃是送往大眉山莊華百陀那裏的，你若知道是華百陀的東西，我相信你不敢再存刼車的念頭……」

他這一席話本來以爲大烟桿歐陽空聽了以後，必會溜走遁逃，那知大烟桿歐陽空非但不懼，反而仰頭一陣哈哈的大笑，臉上流露出一種極爲不屑的神色。

歐陽空笑聲一歛道：「送給華百陀的東西，大概不會太差了。」

他恍如在自言自語，喃喃地又道：「值得，值得，這事值得一幹……」

白雲飛聽到神色一寒，心中陡地一震，疾快的忖道：「黑面修羅石九公怎會給華百陀送禮，華百陀已稱宇內第一高手，尋常的東西不會看在眼裏！不知道這大車裏載的是什麼東西？」

他冷嗤一聲，道：「老烟蟲，你先拿下他再說……」

大烟桿歐陽空也是神色一動，大烟桿在空中一掄，揮出數道桿影，嘿嘿大笑中，進步上身，詭異的一舒桿影，對着石大炮的身上點去。

石大炮沒有料到歐陽空出招這麼快速，雙方距離太近，要怎樣閃避都已經來不及了，只得化掌爲拳，在刻不容緩的一刹，照着歐陽空的太陽穴上撞來。

這是一種拚命的打法，正是攻敵自救的臨危一招，在石大炮想像中，歐陽空不死也得受傷，拳勢一出，頓時將全身勁力都用上了。

可是事實並不如想像中那樣輕鬆。

大烟桿歐陽空不光是一個經驗老到的高手，見拳影一掄而來，突然將頭一低，烟桿依然筆直點去。

「呃！」

雙方一沾卽分的一刹那間，石大炮突然發出一聲慘呃，整個身子却動彈不得，身在地上一滾，胸間大穴已被點上。

石大炮身形方倒，馬車上另一個漢子和那四個持劍大漢同時厲叱一聲，紛紛朝歐陽空撲了過來。

石大炮突然一聲怒喝道：「下去，不准你們再動手……」

適才和石大炮同時坐在車上的那個漢子，聞言一怔，恍如非常不願的，狼狽地退了回去，他不解的道：「大哥，我們豈能丟了爹爹的名頭？」

石大炮黯然的一笑道：「還有什麼話說？」

老烟蟲歐陽空將大烟桿一指車上，道：「裏面裝的什麼東西？」

石大炮冷冷地道：「你自己不會去看看。」

歐陽空冷冷一笑，在車裏翻看了一陣，除了珠寶之外沒有什麼特別惹眼的東西，他冷哼一聲道：「這也值得我動手？」

白雲飛見石大炮目中神色不定，不覺的怔了一怔，他斜睨了石大炮腰間那個鼓鼓的東西，冷笑道：「恐怕還有更貴重的東西藏在閣下的身上吧？」

石大炮怨毒的叱道：「胡說，憑黑面修羅四字，還怕有人來刼車不成，我怎會做那種事……」

歐陽空輕伸大烟桿，在石大炮的腰上輕輕一點，發出一聲清脆的異響，大烟桿歐陽空深吸口烟，腦海中突然湧起了一個意念。

他冷喝道：「拿出來！」

石大炮神情大變，目中突湧起一片恐怖之色，他遲疑了一會兒，咬着上咀唇，拿出一個長盒道：「給你，反正你也拿不去……」

歐陽空只覺這木盒彫製的，神工極整，精緻漂亮，但有宗怪異之處，就是這盒子極輕，不像是裝着什麼東西。

盒子啓開，裏面突然露出一塊像是被劍斬下來的衣角，這塊碎布才露出來，白雲飛身子已經一陣搖顫。

因爲這塊割下的衣角對他是太熟悉。

那是永遠不會讓人忘懷的一件事，看見這片衣角，他想起了慘死的爹爹，因爲這塊衣角正是他爹爹衣衫上一塊斷袍……

他熱血沸騰，目眥欲裂，大喝道：「拿給我！」

歐陽空不解的將那塊斷袍交到他的手中，白雲飛只覺心裏一酸，目中熱淚幾乎奪眶湧出，他抓着這一片袍角，整個都幾乎麻木了，他是那麼心傷與悲哀，滾滾的殺氣自他雙眉上擴散，道：「你……」

白雲飛咀角露出一絲殘酷的笑意，一步一步的往石大炮身前逼去，沒有人知道他要幹什麼？只知道這個青年人在一刹那間變了，變得非常殘酷，那種令人駭懼的樣子，就像要頃刻間死去一樣，使所有的人都暗暗駭懼着……

他目中有如噴火樣的大喝道：「你是從那裏得來這塊袍角……」

石大炮駭顫的道：「我怎麼知道是那裏來的，這是別人給我爹爹……」

白雲飛叱問道：「這個人是誰？」

石大炮冷冷地道：「基於某種理由，我可以不告訴你！」

「嘿！」歐陽空低嘿一聲，喝道：「這個龜兒子交給我好了，我老烟虫只要略使分筋錯骨手法，我不相信他是鐵打的金剛……」

石大炮臉色慘然大變，怒道：「你敢這樣對付我？」

歐陽空嘿嘿笑道：「你只要說出來，我老烟虫便放過你……」

石大炮冷哼一聲道：「沒有什麼好說的，我什麼都不知道……」

白雲飛伸手拍了石大炮一掌，冷冷地道：「我恨不得立時殺了你，這一掌叫你識相點，趕快的把這塊袍角的來龍去脈告訴我……」

石大炮無動於衷的一搖頭，道：「我還是那句老話，什麼都不知道……」

大烟桿歐陽空怒罵一聲，道：「你眞是不識好歹，大概你還不知我老烟虫治人的手段……」

他嘿嘿一聲低笑，伸指就要往石大炮身上點去。

石大炮索性雙目一閉道：「你這樣對付一個不願反抗的人，算是什麼東西？」

這樣一來，老烟虫歐陽空倒無法下手了，看了冷血劍客一眼，一時也拿不定主意。

白雲飛凝重的將那一塊袍角放回懷中，石大炮一見大急，霍地在地跳了起來，大聲道：「這個你可不能拿去。」

白雲飛一怔，道：「這是我父之物，如何不能拿去！」

他這時反而冷靜下來，知道要追查出殺死爹爹的仇人，只要從石大炮身上下手，若是操之過急，反而不好。

石大炮焦急的道：「這是一個朋友所托，丟了任何東西都可以！却不能丟了這樣東西，你冷血劍客最好能將它留下……」

白雲飛冷冷地道：「很抱歉，我必須把它帶走……」

說着向老烟虫歐陽空一施眼色，兩人返身就要離去。

石大炮怒聲的道：「你們這樣一走，我到那裏去找你們……」

白雲飛冷冷地道：「找我容易，我在前面城市還要盤桓幾天……」

他心裏這時另有打算，和歐陽空急急的離去。兩人一走到看不見石大炮的時候才停下身來。

歐陽空蹙了一肚子疑團，不由問道：「小子，你到底在搗什麼鬼？」

白雲飛凄然地道：「我要在這裏停留二三天，看看誰來向我索取這塊袍角，然後設法將這些幕後之人引出來，我爹爹的事情可能會漸漸明朗……」

歐陽空一歎道：「你有多少把握？」

白雲飛搖搖頭道：「這只是我的一種想法，眞正把握倒沒有多少，假如這條路走不通，我再去石家莊見見黑面修羅，再不然直闖大眉山莊，問問華百陀……」

「嘿……」歐陽空大笑道：「小子，你眞是個狂人，簡直要和江湖各家都要動上手了，我能有你這麼一個朋友，也感到驕傲，好，我們先塡塡肚子去！……」

兩人身形一提，疾快的馳去。

渾圓的雨珠，像情人的眼淚，佈滿空中的雲端，滴了下來，敲在地面上，响起一連串淅瀝淅瀝的雨聲，凄迷的暮色，凄迷的雨聲，濃濃的籠罩在窮山惡水裏……

在這午後的大雨裏，泥濘的道路上，沒有一個人迹，恍如那些過路的行旅都因雨而躲在客店裏。

濕漉的大路上，這時突然响起一串緩慢的銅鈴聲，鈴聲逐漸的傳來，只見一個身着藍衫的青年牽着一匹高大的白馬，在雨中慢慢的走着，他茫然的望着雲空，讓雨點滴在臉上，滴落的水珠，順着鼻尖流到嘴唇，他伸出舌頭舔了舔，只覺得淡然無味，像他心中蘊藏的那份感情一樣，無法分辨出那是什麼味道……

銅鈴在馬的頸子上輕輕搖曳，和着雨聲交織在一起……

這青年冒着不算小的雨，在雨中漫步，倒是有很好的興緻，若非是懂得雨中樂趣的人，誰也不會在這時走出來，除非這是一個傻子，或者是正在失意的人……

雨中的他像是有沉重的心事，他茫然的望着泥濘的路上，發出一聲沉重的歎息，這聲歎息正和他的人一樣，同樣是那麼憂鬱，凄涼……

突然，自那薄薄的嘴唇弧角上，掀起一絲蕭索而又苦澀的笑意，他落寞的笑了笑，自我解嘲的道：「我眞是個傻子。在這麼大的雨裏，竟會獨自一個人出來，讓這雨點淋在身上，而更好笑的，是我居然會突然歡喜這些飄下來的雨絲……」

那是因爲這淅瀝的雨珠，太像情人的眼淚了，也像是奇幻瑰麗的雲天，忽然失去了踏在雲絮上的仙女，像情人似的爲着她而哭泣……而在他，心中雖然被盪起無數個少女的影子，可是，另一件事却像塊重鉛樣的，壓得他氣都喘不過來，那就是父仇，還有無量宗毀滅點蒼之恨……

如今，父仇已經露出一絲踪跡，像那黑黝黝的夜裏，突然展現了一點燈光，這點燈光像是一絲希望，永遠隨着這絲燈光摸索着前進……。

然而，三天的時光很快的過去了，黑面修羅的踪跡沒有出現，連石家莊的人都沒見着一個，他焦急的等待黑面修羅石九公的前來，以便在他身上找尋出那截袍角的來歷，可是他失望了，他不得不請歐陽

空去看看情形了。

白雲飛孤獨的在雨中行走着，泥濘的黃土沾滿了他的靴子，他撩起袖子輕輕拭去臉上的雨珠，突然長歎道：「大煙桿去了這麼久，還沒回來，不要出事了……」

這個意念在他腦海一閃而逝，他陡然緊張起來，心中頓時掠過一道陰影，在那朗俊的臉上，立時閃現出一絲陰霾，舒捲的眉毛微微向上翹着，冷煞的笑意漸漸浮出……

「哈哈哈……」

白雲飛正在沉思之間，背後突然響起一連串大笑之聲，他心中一駭，不禁回頭望去，這一望使他心中駭然而顫，一時倒楞在地上。

只見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騎在自己的馬背上，這個老人什麼時候騎上馬背，何時來到自己的身後，他都不知道，白雲飛心神俱顫，不禁對這功力高超的老人產生一種凜懼之意，他這時一手抓着馬韁，回身站在地上，竟不知該如何處理這件事情。

蹄聲緩慢而逝，這個老人坐在馬背上，搖晃着身子，正在打瞌睡，不時從鼻子裏傳出如雷的呼吸聲，聲浪像江潮洶湧，地面上泛起微微震動，那匹馬像是站立不穩似的，在地上搖搖擺擺的，幾乎要倒了下去……。

白雲飛暗中駭凜，對這老人的功力更是稱奇，他在這神秘老人身上畧畧一瞥，不禁張口吐舌，幾乎不敢相信世間有這種事，原來這時疾雨如珠，遍洒墜落，在他已經全身盡濕，滿頭是水，而在這老人面前則是滴水未沾，每當落下的雨珠快要近這老人身上之時，便會有一股氣勁，將那落下的雨水逼得不能近身，這種奇景不僅是本身功力的表現，也是力與勁的混合功力。

那老人恍如在睡着了一樣，他依然緊閉雙目，在馬上搖晃了一會，突然沉聲喝道：「老劉，你怎麼不走啦，給大老爺牽馬是你的福份，等我一高興給你討個小媳婦，那時！哈……」

白雲飛冷哼一聲，道：「閣下不要再裝死了，有什麼事不妨直接說出來……」

這老人睡態如舊，嘿嘿笑道：「好，老劉，老夫平日待你不薄，你在這裏竟敢向我抬槓，是不是看雨太大了，我沒法走回去，好！算我白養了你一場，今天就再給加一分銀子，好！老夫那輩子缺了德，受你們這些下人的閒氣……。」

白雲飛被他弄得一楞，想這老人必是有意來戲弄自己，他冷笑一聲，將馬韁向上一甩，那馬陡地受驚，悲鳴一聲，前蹄仰起，嚇得那個老人在馬上鬼叫不已。

這老人顫聲的大叫道：「老劉，你想謀財害命呀，我今天除了帶了點零碎的銀子外，那些珠寶，可沒帶在身上，你可看走了眼……。」

白雲飛冷冷地道：「閣下少在我白某人面前裝瘋傻，我……。」

這老人雙目緩緩啓開訝異的道：「你姓白，我還以爲是我那馬伕老劉呢……」

他揉了揉眼睛，朝四處一瞥，忽然哎呀一聲叫了起來，道：「不對！不對，我怎會坐在你這頭畜生身上……」

白雲飛冷笑道：「你再滿嘴胡說，休怪我不客氣了……」

這老人急搖雙手，道：「白公子，你可別誤會，我只是說我怎麼會騎錯了牲口上，可並沒有罵你，白公子，你行行好，怪……」

白雲飛深知眼前這個老人不太簡單，僅從對方那種逼氣施勁的功夫上，已知是個罕見的勁敵，他冷冷地喝道：「閣下是誰？」

這沉重的喝聲鏗鏘有力，震得空中嗡嗡直響，嬝嬝的餘音在空中迴盪甚久方始散去……

這神秘老人呵呵一笑道：「小老兒家住關洛文爺村，你就稱我文四爺就行！」

白雲飛心神一顫，腦海中陡地閃過一個意念，忖道：「原來是關洛第一家文四爺，怪不得有這樣渾厚的功力呢，我和文家一無瓜葛他故意找碴子是什麼意思？」

這個忖念在他腦海之中一閃而逝，冷冷地道：「閣下不在關洛逍遙，跑到南疆來居心何在？」

文四爺呵呵笑道：「好說，好說，冷血劍客大名傳遍整個五湖四海，小老兒深覺閣下這樣年紀輕輕便有這樣的本事，確是人世間罕見的奇才，小老兒一來技癢，二來也要看看閣下到底有幾分眞才實學，能够在一年之間創下這樣大的名聲……」

白雲飛雙眉一皺，冷煞的道：「僅是存心見識見識而已麼？」

文四爺一怔，道：「當然還有一點小事情和白公子商量商量了……」

白雲飛不屑的道：「何必要跟我商量，閣下只要贏得過在下雙掌，不要說是事情好辦，就是人頭也雙手奉上……」

文四爺哈哈狂笑道：「嚴重，嚴重，白公子說得太嚴重了，小老兒這次除了代友追回一件東西之外，倒沒有和你反臉成仇之心……」

白雲飛冷笑道：「你不要多說了，有本事，就從我手上拿去，沒有本事的就快滾……」

這下可把文四爺氣壞了，他在關洛道上素以大力稱雄，江湖上誰不敬他一聲文四爺，受盡天下羣雄的敬仰，那知白雲飛年少氣盛，居然不把他放在眼裏，文四爺嘿嘿一陣冷笑，身形輕輕一飄，像棉絮樣的落在地上。

文四爺嘿嘿兩聲，道：「狂妄的小東西，你是找死！」

他右臂一抬，自掌心之中陡地湧出一股氣勁，白雲飛身形一擰，飄退五步，雖然他退得極快，也不禁被那勁強的掌勁推得身形不穩。

文四爺哈哈笑道：「怪不得大炮栽在你的手裏呢，還眞有兩下子……」

白雲飛冷哼道：「你這老渾蛋，也不看看我白雲飛是什麼人，憑着你的幾手三脚貓功夫也妄想替黑面修羅出面……」

文四爺冷冷地道：「石九公和老夫最稱莫逆，你欺負了石家莊，就等於欺負了我文四爺，今天我若不給你點顏色……」

白雲飛聞言怒叱一聲，反手掣出懸於腰際的射日神劍，輕輕一抖，空中閃出六個劍花，冷寒的劍氣瀰佈空際，那六個劍花一顫而逝，居然使文四爺大生凜異。

文四爺啊了一聲道：「好劍，想不到射日神劍在你手上出現……」

白雲飛冷笑道：「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現在你更想不到我要取你的性命，在我手裏我不容許有人從我劍下逃生……」

文四爺冷冷地道：「老夫在洛水曾連着會過南北地方，一十三省英雄豪傑，可從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大言不慚的小子，我出道至今沒遇過敵手，但願你的手上功夫要比你嘴唇功夫還要强上數倍，免得我倆眞正交手，使我大失所望……」

白雲飛不屑的道：「事實如何馬上就可以證明，我要出手了……」

他深深吸口氣，俊朗的臉上陡地罩上一層寒霜，白雲飛斜出長劍，凝重的舒出，劍上寒光一顫，撩空湧出。

文四爺在江湖上會過無數高手，可從沒見過一個施劍的人會有這樣大的磅礡之勢，僅從對方馭劍的神態上，已知對方年齡雖輕，却有一代宗主之風，他暗暗大駭，等那寒冷的劍光撩出，急忙錯身向側旁躍去。

文四爺乘着身形一躍之勢，曲身一招「深水探底」，一股渾厚的大力自雙袖之中抖出，逼得白雲飛身子一緩。

白雲飛抖馭長劍，低哼一聲道：「你接我這招『六龍迴日』看看！」

空中劍影大閃，蓬蓬的劍氣流艷泛起，在劍影顫動裏，白雲飛大喝一聲，長劍斜斜劈去，如影隨形而至。

文四爺冷汗涔涔滾落，深長的吐了一口氣，聚集全身的勁力，運聚於雙掌之上，疾快的朝劍刃上拍去。

白雲飛冷笑道：「你這是找死！」

他深得劍道之神髓，已達隨心所欲的地步，劍刄斜斜一轉，在空中劃起一道大弧，反往文四爺舒出的手腕之處削去。

文四爺料不到白雲飛劍技如此神妙，這時欲避已經不及，在急不容緩的情形下，他低嘿一聲，右足突然撩出，踢向白雲飛的小腹之處，居然是一種拚命的打法。

白雲飛身形一退，劍刄直劈向對方右臂。

陡地，場外傳來一聲大笑，道：「四爺，我來助你！」

一蓬濕淋淋的泥土混合着兩塊碎石疾射而來，白雲飛在驟然一見之下，還以爲是霸道無倫的暗器，他身形急旋，在揮劍劈出之間，在空中輕輕一閃，人已脫出這蓬泥石的範圍之外。

「呃！」

文四爺雖然僥倖未死，臂上却讓鋒利的劍刄劃破一道口子，他低呃了一聲，撫着左臂顫抖而退。

他痛苦的哼了一聲，道：「白雲飛，你好狠……」

白雲飛冷冷一笑，目光緩緩投落在身旁那個頭戴瓜皮小帽，咀上留着兩撇黑鬍的漢子，他目中寒光一湧，臉上浮現出一絲淡淡的殺機，那漢子心中一寒，沒有料到對方目中所射出來的神光是那麼冷寒。

白雲飛冷冷地喝道：「閣下是那方高人？」

這漢子哈哈大笑道：「不敢，區區姓查……。」

白雲飛不屑的道：「原來是金沙堡堡主，在下倒失敬了。」

金沙堡主查大雄嘿嘿笑道：「金沙堡遠處南疆，在江湖上素無爭雄逞霸之意，可是近來有人傳言，閣下這次遠涉南疆，除了要恢復點蒼之外，還要將我南疆數百英雄驅逐出去，像閣下這種壯擧與豪語，在南疆尚是初見，在下查大雄身爲南疆的一份子，自是要看看甚麼樣的人有這樣的本事……」

白雲飛哦了一聲道：「有這等事？」

他不知這流言謠傳是怎樣來的，但從查大雄那種堅決的口吻，決不像是捕風捉影，隨口胡說，而金沙堡在江湖上也是響噹噹的獨成一派，以查大雄在武林的身份與地位更不會輕易相信他人之言，白雲飛百思不解，一時陷於沉思之中。

白雲飛暗暗一嘆，疾快的忖思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自己才回南疆便有這種事情發生，難道是有人故意中傷，要聯合南疆英雄趕我出去……」

金沙堡主查大雄見白雲飛沉思不語，不禁冷笑道：「閣下是否有這種事情？」

白雲飛目中寒光一閃，冷冷地道：「我不知道。」

金沙堡主查大雄一怔，道：「你自己的事怎會不知道，白雲飛，你自己不是小孩子，決不會幼稚得連自己所做的事都會忘掉，攔刼石家莊黑面修羅石九公的車子，是你在南疆第一件案子，也是你給南疆各派一個顏色看，這些事情……」

「住口！」白雲飛冷喝道：「你是在教訓我麼？」

金沙堡主查大雄臉上現出一片激動之色，道：「我查大雄在江湖雖是不足輕重之人，可是南疆是我出生的地方，爲了整個南疆，我願和閣下首先動手……」

白雲飛冷冷地道：「閣下當眞是快人快語，我們手下分高明……」

他對這突然發生的事不知該如何處理，不禁將腦海中紊亂的思緒通通抛擲出去，斜運長劍，凝重的望着金沙堡主查大雄，準備以平生所學首先鬥鬥南疆金沙堡。

「慢着！」

文四爺寒着臉，冷煞的走了過來，道：「白雲飛，你眞有稱雄南疆之心……」

白雲飛一怔，沒有答話。

文四爺道：「閣下是承認了。」

白雲飛長長的吁了口氣，只覺心中有股沉沉的悶氣，難以發洩出來，他冷煞的一笑，沒有表情的道：「我在南疆除了和無量宗派有着不解的深仇大恨外，與其他各派毫無糾葛可言，點蒼派復派之事只是早晚間之事，我不顧因爲點蒼之事而牽涉這麼多派在裏面……」

在他娓娓說來，只望文四爺和金沙堡主查大雄能够知難而退，不信那流傳謠言妄生事故，用心可謂良苦，但在文四爺和查大雄聽來，非但不相信這由衷之言，反而誤會白雲飛這是緩衝之計，是在拖延時間……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嘿嘿乾笑兩聲，道：「點蒼開派之日，恐怕就是我們各家倒霉之時……」

白雲飛怔了一怔，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冷笑道：「我說的

句句是實，閣下的肚子裏相信比本堡主還要明白！」

白雲飛哈哈笑道：「這麼說閣下是非動手不可了……」

金沙堡查大雄堅決的道：「捨此一途，本堡主再也想不出更好的解決辦法。」

白雲飛凝重的道：「好！我就先會會南疆第一大堡查大堡主……」

他凝重緩緩抬起射日神劍，高高指向穹空，一蓬劍芒顫吐湧出，金沙堡堡主查大雄神色一凜，注視着白雲飛一舉一動。

文四爺嘿嘿兩聲道：「查堡主，對付這種人還客氣幹甚麼……」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一怔，頓時笑道：「極是，極是，文四爺說得不錯。」

他再也不客氣，自背上緩緩拿出一對精鋼日月輪，運勁逼於輪上，日月輪突然一轉，發出兩聲怪異的銳響，白雲飛心中一顫，只覺心中氣血一陣浮動，那銳利怪異的响聲，居然使他心神逐漸不寧，無法將全神意志凝注在運劍之上。

金沙堡查大雄身形一挫，雙輪在空中劃起二個半弧，銳利的嘯聲顫震而起，自左自右兜空劈來。

白雲飛沉聲大喝，道：「好一對日月輪！」

他自恃神劍所至，無堅不摧，雖然精鋼日月輪是沉重兵器，是施劍的尅星，可是白雲飛神劍天下無敵，抖臂一顫，長劍疾快的揮了出去。

「叮！」

一溜火花顫閃飛出，雙方身形同時一震，各自退了兩步，金沙堡堡主查大雄朝雙輪一望，登時駭得倒吸冷氣，只見雙輪之上，已被削破一道缺口，他將這成名的兵器愛逾性命，驟見兵器受損，不禁怒吼一聲，亡命的撲了過來。

文四爺看得雙眉一蹙，道：「查堡主，你還是靜下心來！」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怒吼道：「我非和這小子拚了不可，簡直不把我們南疆的英雄放在眼裏，你瞧，他是多麼的氣人……」

白雲飛長劍一揮，冷笑道：「你心浮氣躁，更不是我的對手，查大堡主，文四爺說的不錯，一步走錯，滿盤皆輸，還是冷靜點好……」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一聽之下，幾乎要氣炸了肺，他在南疆英雄中，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從未受人如此奚落過，這時他急怒攻心，根本不顧一切的厲害，雙輪展開，全是攻敵的招術。

白雲飛存心激怒這個自視甚高的一方之主，見他存心拚命，招式雜亂無章，不禁冷笑道：「再有三招，就是授首濺血的時候！」

查大雄大吼道：「三招過後，本堡主自動把命交給你了……」

攻勢凌厲，逼得白雲飛身形疾晃，長劍揮起，在金沙堡堡主查大雄的身上挑了一劍，痛得他怒吼不已。

文四爺見金沙堡堡主查大雄愈來愈不行了，他悶聲不吭的向前急跨二步，揮拳向白雲飛身後擊了過去。

白雲飛回身一劍劈出，怒叱道：「你不要臉！」

文四爺陰沉的一笑道：「對付你這種人，並不需要任何光明手段……」

「嘿！」金沙堡堡主查大雄乘着文四爺揮拳搗出之際，雙輪自左右斜擊過來，他見文四爺出手相助，精神不由一振，出手招式在沉穩中透着辛辣，比剛才那種凌厲而散亂的招式要强得多了。

白雲飛身處兩大高手中間，陡覺壓力奇重，他見這兩個高手這樣無恥的聯手對付自己，不禁氣得殺機更濃。

片片劍影顫出，將兩大高手關進一片劍光裏。

這時雙方動手劇烈，根本無法顧忌身外之事物，在這三大高手交手之時，自濛濛的細雨之中，突然出現撐一把小傘的姑娘，在泥濘的道路上緩緩而來。

這少女身着一套翠綠羅衫，雙眸中閃射出一股冷寒的光芒，她在這三人身前凝步不前，看了一會兒，突然搖搖頭一笑，道：「喂，你們別再打了！」

話聲雖然不高，却使場中之人清晰的傳進耳中，清脆的話聲悅耳中透着清麗，竟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

金沙堡堡主和文四爺這時已殺紅了眼，欲想罷手退回，却被白雲飛的長劍纏住，急得大吼數聲，拚力支撐。

這少女雙肩一聳幽幽地道：「你們好大的胆子，居然連姑娘的話都不聽了……」她輕輕理了一下額前飄亂的髮絲，冷冷地道：「查大雄，你怎麼和文四爺兩人打他一個……」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和文四爺雖然無法分神去看看這個少女是誰，但從她那種直呼其名的口吻上，可知這個少女也不是個簡單的人物，兩人幾乎是同一心思，各攻一招，逼退白雲飛一步，雙雙跳出圈外。

白雲飛斜捻長劍，冷冷地道：「二位怎麼不打了？」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喘息幾聲，厲喝道：「機會多得很，你等着！」

那少女緩緩走到三人的中間，格格笑道：「是啊！機會太多了，又何必急在一時……」

只見她蓮步輕移，臉上透出一股嬌媚之色，一絲微笑永遠掛在咀角上，髮髻微蓬，眉角含笑，在清麗中又含有俏艷，白雲飛神色一楞，竟被這少女的容貌所懾。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和文四爺一見是她，臉上立時流露出一種敬畏之態，連忙恭身一禮，同聲道：「上官姑娘！」

上官菁冷冷地道：「你們兩人對付一個，不怕給南疆丟人麼……」

金沙堡主查大雄臉上通紅，吶吶的道：「這……」

文四爺却哈哈一笑道：「老夫是關洛人氏，與你們南疆沒有干係……」

上官菁冷笑道：「關洛英雄就是以多爲勝，羣起聯攻麼……」

「這……」文四爺一呆，一時也無話可說。

白雲飛斜睨了查大雄和文四爺一眼，冷聲道：「欺世盜名之輩，大多是厚顏無恥……」

上官菁秀眉一皺，橫了白雲飛一眼，冷冷道：「我責備他們並不是幫助你，這事是我們南疆各家的事，你還是少說幾句，多說了當心自找沒趣……」（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朱唇令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仁傑，柳迎春得到黃聖仁、古文英、李含春和莫仁劍的外援，終於逃出了十絕神君的地底迷宮，返回倪小娟爲他們所賃居的大屋，黃聖仁和莫仁劍先後告辭而去，他們方走，倪小娟生母倪素貞惠然降臨，對他們說出目今武林危機，孕發在當年方仁傑師父身上，正當方仁傑等凝神靜聽之際，倪素貞發覺有人潛踪偷窺，立即竄出視察，果見一長衫白髮老者，倪素貞親自出手與鬥，雙方均不願以本門絕學出招，長衫老者收招罷鬥，倪素貞聲稱終有日要迫其現出身份，老者稱他也這麼希望——

昔年風流孽　今日血雨潮

月白長衫老者不等倪素貞接腔，又立即接道：「老朽還有一個不情之請，希望白夫人能够慨允。」

倪素貞冷然接道：「你我之間，拉不上任何淵源，既然是不情之請，那就不提也罷！」

月白長衫老者苦笑道：「但我已經聽了一半了，妳好意思趕我半途離去。」

倪素貞微微一怔道：「你那不情之請，就是要繼續聽我那尚未說完的故事？」

月白長衫老者連連點首道：「正是，正是。」

倪素貞美目深注地接問：「你，是否那故事中的當事人之一？」

月白長衫老者苦笑了一下之後，才點點頭道：「可以這麼說。」

倪素貞沉思着接道：「既然你也是故事中的當事人之一，却爲何還要聽什麼故事呢？」

月白長衫老者道：「白夫人有所不知，老朽雖然也是故事中的當事人之一，但對當年全部事實的經過，却仍有許多不明之處。」

倪素貞點點頭道：「既然如此，那你就繼續聽下去吧，不過……」一頓話鋒，却是臉色一沉道：「我在這兒也是作客，儘管我能寬恕你的輕薄罪行，此間居停主人，却絕對不會歡迎你這種惡客，所以，我雖然容許你繼續聽下去，却只能像方才那樣，在外面偷聽。」

月白長衫老者連忙接道：「那是當然，那是當然！其實，就這樣，老朽已經是感盛情了。」接着，又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其實，老朽生就一張烏鴉咀，除了口齒輕薄，喜歡佔點小便宜之外，人却是蠻正派的。」

李含春冷嗤一聲道：「鬼才相信。」

倪素貞輕輕一嘆道：「別理他了，我們回屋裏去吧！」

天色已經大亮，回到屋裏之後，古文英以女主人姿態，立即換上熱茶，並張羅着早點，但却被倪素貞止住了：「文英，我還不餓，不用張羅什麼了，還是繼續把故事說完吧！」

柳含烟也附和着道：「對了，我們都不餓。」

倪素貞笑問道：「方才，我說到什麼地方了？」

方仁傑接口道：「方才說到家師與素娟前輩之間，幾經波折，而告分離。」

「不錯。」李含春含笑接道：「方才我正向前輩請問，遭受了些什麼波折，就被那混賬老頭打斷了。」

倪素貞輕輕一嘆道：「說到當年黃大俠與家姊二人所受的波折，可就眞是說來話長啦！」

後園中傳來那月白長衫老者的語聲，說道：「不要緊，話長就慢慢說，方才有一個賣豆漿和燒餅油條的担子由園外經過，我已經全部買下了，要他繞道送到前面來，諸位可以邊吃邊談，一點小意思，請莫嫌棄，而且，老朽以人格担保，食物中沒有下毒。」

倪素貞揚聲嬌笑道：「閣下可眞是有心人，我這裏先行道謝啦！」

那月白長衫老者的語聲，呵呵大笑道：「方才，還殺得難解難分的，這會却又相敬如賓起來，想想可眞有趣得很。」

倪素貞秀眉揚了揚，却沒接腔。

豆漿和燒餅油條都送來了，倪素貞低聲說道：「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先檢查一下再吃。」

經過用銀簪試過，證明食品中確未被下毒之後，才開始邊吃邊談起來。

倪素貞整理了一下思路，才輕輕一嘆道：「當時，陶大俠與家姊之間，儘管陶大俠方面，因爲乃母的阻力，以及他自己的矛盾心理，而顯得猶豫不決之外，家姊方面，却已到了非君不嫁的程度。」

柳含烟向方仁傑笑問道：「方大哥，令師陶前輩，一直都不曾在你面前提起過麼？」

方仁傑苦笑了一下道：「是的，一直都不曾提起過。」

倪素貞嬌笑道：「柳姑娘，要聽故事，最好是少打岔。」

柳含烟歉笑道：「好的，好的……」

倪素貞正容接道：「以當時的情況而論，最不願將家姊嫁與陶大俠的，還算是先父。但他老人家雖然壞，總算壞得有分寸，而並不曾對陶大俠恩將仇報，但却是盡一切手段，拆散家姊與陶大俠二人之間的感情。」

頓住話鋒，畧一沉思之後，才幽幽地接道：「就在這一段時間中，陶大俠突然受到一次意外的狙擊。傷勢雖然不算太嚴重，却也不算太輕。先父聞悉之後，立即將陶大俠接入寒家，延請名醫，悉心診治，足有一個多月，陶大俠才算完全康復。

「當然，在這一個多月中，家姊也經常陪着陶大俠，而使得他們之間的感情，於無形之中，又增進了不少。」

話鋒再度一頓，又苦笑着接道：「說到這裏，我必須說出一句站在我的立場上來說，是很不應該說的話來。」

方仁傑正容接道：「既然是不該說的話，那還是不說的好。」

倪素貞也是正容說道：「但爲了忠於事實，我却是非說不可，因爲，我懷疑陶大俠的受傷，是先父暗中所下的手……」

方仁傑截口訝問道：「前輩何所據而作此大胆假設？」

倪素貞笑道：「你想想看，令師是一個賭徒，也是一位孝子，除了因救家姊而得罪飛虎寨的人之外，可說是與任何人都談不到深仇大恨。」

古文英嬌笑道：「對了，像當時那情形，如果是黃飛虎暗中派人下的手，則家師必無生理，如果是一般的過節，則家師不會受到那麼重大的傷害。」

方仁傑連連點首道：「有理有理！」

倪素貞正容接道：「所以，我才認爲以先父的嫌疑最大。」

古文英笑問道：「前輩想必另外還有所據？」

「是的。」倪素貞正容接道：「我的另一根據，就是根據先父在陶大俠的療傷期間，對陶太夫人所作的威脅。」

方仁傑接問道：「那是怎麼說的？」

倪素貞道：「據我所知，先父曾告訴陶太夫人，陶大俠的被狙擊，必然是爲家姊的原故，而受到旁人嫉妬，也可能是飛虎寨的人所爲，這一次雖能倖免於死，但長此以往，以後的痲煩必然更多，所以，根本解決之計，還是等陶大俠傷癒之後，立即秘密地遠走高飛，才是上上之策。」

頓住話鋒，美目環掃在座的四位年輕人，輕嘆着接道：「你們想想看，我的懷疑，有沒有道理。」

方仁傑首先响應道：「這倒的確是大有可能。」

「而且。」倪素貞正容接道：「陶家家境貧寒，陶太夫人更是本性狷介，不會接受人餽贈，但當陶大俠傷癒之後，也不知先父使的是什麼手段，本性狷介的陶太夫人，居然接受先父的一筆鉅額贈欵，强迫愛子相偕悄然離去，先父還暗中派人護送到目的地。」

李含春笑問道：「陶前輩母子倆離去時，素娟前輩是否知道？」

倪素貞苦笑道：「妳想，先父會讓她知道麼！」

李含春接道：「縱然當天能瞞着，以後還是會被揭穿的。」

倪素貞道：「是的，第二天，家姊就知道了。當時，她什麼話都沒有說，只是整天以淚洗面，並以絕食來表示無言的抗議。

「這下子，先父可慌了手脚，想盡了一切辦法，也不能够解開家姊心中的死結，最後，只好答應派人，護送其前往『金陵』……」

頓住話鋒，才歉然一笑道：「對了，方才，我忘了說明，陶大俠母子倆高飛遠走的地點，就是『金陵』。」

李含春嬌笑道：「由『浙江』西北的天目山麓，遷往龍盤虎踞的『金陵』，這一段路，可的確不算近。」

「是啊！」倪素貞苦笑着接道：「先父的本意，以爲將陶大俠送得遠遠的，就可以使家姊死心的了，豈知却反而給自己

添上痲煩。」

一頓話鋒，又輕嘆一聲道：「可是，當家姊到達『金陵』時，已經是陶大俠到達『金陵』的三個月之後，人事上已有着很多的變遷了。」

柳含春嚥下一口豆漿，笑問道：「那是一些怎樣的變遷呢？」

倪素貞道：「首先是陶大俠結識了在『金陵』地區極爲活躍，而又是綺年玉貌的二位，這二位姑娘，一位姓胡，名貞貞，一位姓卜，名婉兒，這兩位美姑娘，雖然都是一樣的綺年玉貌，在『金陵』地區，一樣的活躍，對陶大俠母子一樣的好，陶母也一樣的喜愛她們，而希望兩位美姑娘中，有一位能成爲她的兒媳婦，但那兩位姑娘却有着不同的個性和環境。……」

柳含烟笑問道：「倪前輩，在這個故事中，那兩位姑娘，也很重要麼？」

倪素貞禁不住苦笑道：「我老人家說得口乾舌燥的，妳還以爲我在說廢話？」

柳含烟訕然一笑道：「晚輩怎敢。」

倪素貞神色一整道：「如果我的忖測不錯，目前這一場即將掀起的江湖殺刼中，恐怕都少不了這二位姑娘的份兒。」

四位年輕人禁不住同時一「哦」，倪素貞又娓娓地接了下去。

「胡貞貞的父親是『金陵』首富，却和我的父親一樣，名聲很不好，但胡貞貞是一位十足的好姑娘，既温柔，又敦厚，更有着一顆仁慈而善良的心。

「相反地，卜婉兒的家庭環境很不好，而其本性也陰險，狠毒，却又善於僞裝，不明底細的人，還以爲她也和胡貞貞一樣的善良哩！」

古文英輕輕一嘆道：「知人知面不知心，這話倒是一點都不錯的。」

李含春嬌笑道：「方大嫂，別發議論了，還是聽故事吧！」

倪素貞微微一笑道：「這小妮子好性急啊！」

李含春嬌笑道：「聽故事嘛！我可最怕有人打岔。」

古文英歉笑道：「好，我不再打岔就是。」

倪素貞却又娓娓地接說下去道：「這是家姊到達『金陵』時，陶大俠母子二人的概況……」

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當然，由於陶大俠新交二位綺年玉貌的姑娘，對家姊而言，是非常不利，但事實上，却還有更不利於家姊的情況哩！」

柳含烟含笑揷咀問道：「倪前輩，那更不利於素娟前輩的情況，能否讓我猜上一猜？」

倪素貞含笑點首道：「可以，只是恐怕妳沒法猜得着。」

「我想，不會離譜太遠。」柳含烟嬌笑着問道：「是不是令尊大人，又在陶太夫人身上，先行下了什麼功夫？」

倪素貞笑道：「眞是鬼精靈！」接着，才正容說道：「是的，先父已派人先到『金陵』，在陶太夫人身上下了一番功夫。本來，陶家一脈單傳，陶太夫人就不願意娶一個雙腿殘廢的媳婦，如今，陶大俠既然又新結交了兩位如花似玉的美姑娘，你們試想，在如此諸般情況湊合之下，家姊趕到『金陵』之後，還能够有好日子過麼？」

李含春接問道：「難道陶前輩也對素娟前輩變心了？」

倪素貞輕嘆一聲道：「陶大俠倒並未變心，但家姊受不住另兩位美姑娘的冷嘲熱諷，尤其是陶太夫人的過份冷淡，終於在住了二十多天之後，只好留書偕同原先護送她的人，悄然離去。」

柳含烟接問道：「當時，陶前輩沒有追趕？」

倪素貞道：「家姊是特別趁陶大俠有事離開『金陵』時，才留書出走的，等陶大俠回來看到那封留書時，人已去了數百里之外，自然沒法追趕，同時，家姊那封留書中，所說的情況，也使陶大俠不便追趕。」

方仁傑蹙眉問道：「素娟前輩留給家師的書信中，說了些什麼呢？」

倪素貞苦笑道：「詳情我不清楚，但大意是這樣的，家姊說：她覺得自己的感情，過於衝動，又不能獲得太夫人的歡心，如果勉强結合，三方面都是痛苦，不如及早回頭，另謀發展，才是上策，同時，她已慢慢地，發現了另一個男人的優點，她已逐漸滋生情愫，而那個男人對她，更是百依百順，嘘寒問暖地，伺候得無微不至。」

古文英接問道：「那另一個男人是誰呢？」

倪素貞道：「就是奉命護送家姊去『金陵』的人，姓金，名達夫，以當時情形來說，金達夫不論人品，武功，以及家世，都遠較陶大俠爲優。」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道：「說來，這也是家父有意的安排。」

柳含烟接道：「我不信素娟前輩會愛上那個金達夫。」

「是的。」倪素貞接道：「家姊的全部感情，都交給了陶大俠，是不會再愛別人的了。但事實上，三個月之後，陶大俠却又接到一封家姊所寫的親筆信，說她已經和金達夫成婚了。」

「啊……」四位年輕人，都禁不住同時驚「啊」出聲。

李含春蹙眉問道：「那封信，可是假的？」

倪素貞道：「信是眞的，但事實却是假的。」

柳含烟也蹙眉問道：「當時，素娟前輩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倪素貞苦笑道：「還不是爲了要陶大俠對她死心。」

方仁傑禁不住喟然長嘆道：「讓意中人死心，而將滿懷凄楚埋藏心底，素娟前輩這種犧牲自己，成全別人的精神，可的確是太偉大了！」

其餘四位，也都是喟然長嘆，沒有接腔。

沉寂了少頃之後，李含春才輕嘆着問道：「以後呢？倪前輩。」

倪素貞幽幽地一嘆道：「以後，家姊自然是鬱鬱寡歡地病倒了，不到三個月，就與世長辭。」

室內又沉寂了，連那位在外面旁聽的月白長衫老者，也禁不住發出一聲深長的

嘆息。

倪素貞揚聲說道：「閣下，故事已告一段落，你可以請啦！」

那月白長衫老者笑道：「白夫人，告一段落，並非表示完結，我還希望聽到後面的。」

倪素貞苦笑了一下道：「那你就等着聽吧！」

微頓話鋒，才輕嘆着接道：「家姊彌留之際，曾送給我一件小禮物，就是我現在武功的來源……」

「啊……」聽話的四位年輕人，禁不住又是一聲驚「啊」，却沒人發問，那是一件什麼禮物，因爲，他們都明白，這是個人的秘密，問也問不出什麼名堂來的，否則，方才倪素貞就用不着在那月白長衫老者的面前，保存武功路數的秘密了。

倪素貞又是輕輕一嘆道：「直到不久之前，我才由陶大俠口中獲悉，現在陶大俠手中的『三才綠玉杖』，也是家姊送給他的紀念品，但當時，我們都不知道，那是武林人物夢寐以求的至寶。」

方仁傑蹙眉問道：「素娟前輩不良於行，又不懂得武功，那些武林瑰寶，又是怎麼獲得的呢？」

「我也弄不清楚。」倪素貞接道：「據我所知，家姊性喜古玩，平常專愛搜集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所以，我判斷她，是於無意中搜購得來。」

方仁傑點點頭道：「唔！這情形，很有可能。」

倪素貞接道：「以後，我嫁人了，先父也鬱鬱以終。我生下小娟之後，爲了紀念家姊，特將其過繼於家姊靈前，並取名倪小娟。」

頓住話鋒，好像是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道：「說到這裏，眞的是告一段落了，現在，只剩下陶大俠與另兩位美姑娘的故事啦！」

室外，又傳來那月白長衫老者的語聲道：「白夫人，在下急於知道的，可正是妳還不曾說出來的那一段啊！」

倪素貞哼了一聲道：「這兒四個年輕人都不急，你急什麼！」

月白長衫老者的語聲笑道：「四位年輕人，是根本沒聽過那故事，所以不急，而在下我，却是對那故事已經算是一知半解的人，所以，自然會急於知道全部的眞相啦！」

倪素貞又是一哼道：「我也是聽人家轉告，可未必是全部眞相。」

「不會的。」月白長衫老者的語聲接道：「如果我的判斷不錯，白夫人這故事，是由陶大俠口中聽來，是也不是？」

倪素貞接道：「不錯。」

月白長衫老者的語聲道：「陶大俠是故事中的男主角，由他口中說出的故事，我想一定全是眞實的。」

倪素貞笑了笑道：「好，那你就準備恭聆下去吧！」

月白長衫老者的語聲呵呵大笑道：「在下不但正在恭聆，而且早就洗過耳朶了哩！」

倪素貞這才沉思着接道：「方才，我已說過，陶大俠在『金陵』所結識的兩位美姑娘中，胡貞貞溫柔，善良，家境好，但胡父却爲富不仁，名氣很壞，而卜婉兒的情形，却大致與胡貞貞相反。」

柳含烟點首接道：「是的，這些，我們都還記得。」

倪素貞幽幽地一嘆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患，這話，可是一點也不錯的。

「就當胡，卜兩位美姑娘爭相向陶大俠母子獻媚，相持不下之時，兩位姑娘的家中，却有了巨大的轉變，身爲『金陵』首富的胡家，於一夕之間家破人亡，冰消瓦解，只有胡貞貞一個人，因出事的當晚在陶大俠家中，而倖免於難。」

方仁傑注目問道：「那是什麼的變故呢？」

倪素貞長嘆一聲道：「是受到江湖匪徒的洗刼。」

接着，又喟然長嘆道：「前面已經說過，胡家財雄勢大，又是爲富不仁，一般人平常既嫉妬，又惱恨，這一遭了橫禍，自然是人心大快，而所有的報復，都加在胡貞貞這個弱女子身上，如非是陶大俠母子多方勸慰，很可能胡貞貞就會走上自絕的道路了。」

柳含烟接問道：「那卜家又是怎樣了呢？」

「卜家麼！」倪素貞苦笑道：「却與胡家相反，忽然之間，發達起來了，事後才知道，胡家的遭刼，卜家母女，也曾經揷上過一手。」

「啊！」四位年輕人同聲一「啊」之後，倪素貞又輕嘆着接道：「但當時的卜婉兒，表現得很夠義氣，本來，胡，卜二位姑娘之間，雖然表面上相處很不錯，但爲了獲得陶大俠的歡心，骨子裏，却是在勾心鬥角的。」

古文英淡笑着接道：「這個，倒也算是人之常情。」

倪素貞接道：「自從胡家遭難之後，卜婉兒却是除了陶大俠母子之外，對胡貞貞最關心，也是接濟最多的一位。」

頓住話鋒，美目向四位年輕人一掃，才幽幽地一嘆道：「諸位當能想像到，當時的胡貞貞，是一種怎樣的心情？」

李含春哼了一聲道：「如果是我，我就不會接受那種接濟。」

「是的。」倪素貞接道：「當時的胡貞貞，也有不接受的想法，但現實問題，却不能不顧及。因爲，當時陶大俠母子的環境也不好，原先由先父所暗中贈送的一筆錢，已快要花完，又怎能再加一個胡貞貞的負担哩！」

方仁傑輕嘆一聲道：「俗語說得好，一文錢可以逼死英雄漢，在現實問題之下，胡姑娘可不能不低頭。」

倪素貞苦笑道：「是的，不但胡貞貞低了頭，連陶太夫人也低了頭啦！」

古文英搶先訝問道：「此話怎講？」

倪素貞幽幽地接道：「一句話，是爲了錢，因爲，先父所暗中贈與陶母的那筆錢，也快花光了，在當時那種情形之下，卜婉兒的接濟，等於是雪中送炭，陶太夫人的感動，那是很自然的事。」

柳含烟揷口接道：「於是，陶太夫人對卜婉兒的觀感，也必然有了重大的變化了？」

「是的。」倪素貞接道：「儘管陶太夫人對胡貞貞也還是一如以往，但胡貞貞心頭，可就別是一番滋味啦！」

李含春接問道：「當時，陶前輩是怎樣的態度呢？」

倪素貞道：「當時的陶大俠，儘管表面上對胡、卜，二位姑娘，都是一視同仁，但他的心中，却是偏愛着胡貞貞的。」

柳含烟接道：「當時，胡、卜二位姑娘，也都明白？」

「不錯。」倪素貞接道：「但他們却都是心照不宣。」

接着，又歉笑道：「有一點，我該加以補充說明：那就是卜婉兒對陶家的接濟一如先父一樣，是暗中進行。陶大俠是根本被蒙在鼓中。」

古文英嘆道：「如此一來，陶太夫人可會更加對卜婉兒另眼相看啦！」

倪素貞也嘆口氣道：「是的。也就是這諸般原因的湊合，胡貞貞不能不另作打算了。」

話鋒略爲一頓，才輕嘆着接道：「就當時，黃聖仁以花花公子的姿態，打入了胡貞貞的生活圈中，事後才知道，那也是卜婉兒所暗中安排。」

李含春訝問道：「卜婉兒將黃聖仁拉進來幹嗎？」

倪素貞嬌笑道：「小妮子，這一問，就問得不聰明啦！」

李含春若有所悟地，訕然一笑道：「哦！我有點明白了。」

倪素貞笑問道：「說出試試看？」

李含春接道：「卜婉兒想剷除她這個情敵，但在表面上，又得在陶家母子面前，保持君子風度，所以才暗地給胡貞貞另外安排一個男人？」

「不錯。」倪素貞點首接道：「卜婉兒是乘胡貞貞因承受不住各方面所加諸她的無形壓力，而急思有所作爲時，才適時將黃聖仁引進來，以收水到渠成之效，這一手，不但高明，而且也夠絕。」

四位年輕人表示同意點了點頭。

倪素貞輕嘆着接道：「於是，胡貞貞被黃聖仁帶走了，而陶大俠却仍然是被蒙在鼓中。」

柳含烟接問道：「對於胡貞貞的悄然離去，陶太夫人是否也不知道？」

倪素貞苦笑道：「陶太夫人是否知道，我就不敢妄加臆測了。」

柳含烟接問道：「以後呢？」

倪素貞苦笑道：「以後的事，沒有人知道，但可以斷定的是：胡貞貞必然是受夠了苦難，才離開黃聖仁的，不過，詳情如何，就得問胡貞貞和黃聖仁這兩位當事人才明白了。」

李含春接口問道：「在陶前輩的想像中，必然是認爲胡貞貞是失踪的了，這情形，必然是會使陶前輩非常着急的，是也不是？」

倪素貞點點首接道：「是的，當時，陶大俠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對陶太夫人的寬慰，與卜婉兒的勸導，都聽如未聞，而只是到處搜尋胡貞貞的下落，連人也憔悴而又消瘦了。

「這情形，看在陶太夫人眼中，可眞是既焦急，又懊悔，在內疚神明的情況之下，陶太夫人終於病倒了，而且是一病不起。」

「啊……」四位年輕人又不約而同地，發出一聲驚呼。

倪素貞娓娓地接着道：「陶太夫人於彌留之際，受不住良心的譴責，終於將以往瞞着愛兒的一切，都源源本本地說了出來。」

李含春輕輕一嘆道：「這可使陶前輩更加難過了。」

「是的。」倪素貞苦笑道：「儘管只因陶太夫人的一念之差，而毀了家姊、胡貞貞，以及陶大俠等三個人的畢生幸福，但那是他的母親，而且，其出發點本是爲了他好，在此種情況之下，陶大俠除了歸之於命運之外，還能說些甚麼哩！」

四位年輕人也同時長嘆一聲之後，才由柳含烟發問道：「倪前輩，那位卜婉兒，是否跟陶前輩結合了呢？」

「妳想會麼？」倪素貞苦笑道：「當時，陶大俠滿懷痛苦，沒處發洩，自然是一股腦兒都發洩在卜婉兒的身上，於是，卜婉兒在挨了一頓狗血淋頭的臭罵之後，被黃大俠趕走了。」

方仁傑苦笑着長嘆一聲道：「悶了半天，只有這幾句話，才勉强算得上是大快人心。」

柳含烟又向倪素貞注目問道：「以後呢？倪前輩。」

倪素貞幽幽一嘆道：「以後的事沒人知道，但現在却有點蛛絲馬跡可尋了。」

柳含烟接問道：「前輩說的是哪一方面的事？」

柳含烟道：「第一，是久已不在江湖活動的黃聖仁，又已開始活動……」

外面，那月白長衫老人的語聲接道：「是的，黃聖仁這個人，可委實是有點神秘。」

倪素貞接道：「第二，是那個多災多難，歷盡滄桑的胡貞貞，也可能已經出山了，而且成就很高。」

這一說，不但使四位年輕人驚啊出聲，連外面月白長衫老人也驚啊出聲。

柳含烟接問道：「倪前輩，您已經見到那胡貞貞了？」

倪素貞道：「見到胡貞貞的不是我，而是陶大俠，不過，胡貞貞似乎是有意避免跟陶大俠見面，因而陶大俠只是驚鴻一瞥地，未能加以証實。」接着，才揚聲向外面問道：「閣下，你既然也是當年的當事人中之一，對於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是否也能提供一點兒消息呢？」

那月白長衫老人的語聲歉笑道：「很抱歉！白夫人不知道的事，在下也是不知道。」

柳含烟揚聲問道：「那麼，你究竟是誰？」

月白長衫老人接道：「目前，我不便說，但總有一天，諸位都會知道的。」

柳含烟哼了一聲，道：「眞是不可思議！」

李含春却向倪素貞笑問道：「倪前輩，陶前輩所見到的胡貞貞，現在哪兒？」

「誰知道哩！」倪素貞漫應着反問道：「李姑娘、柳姑娘，妳們二位對令師的來歷，竟然是一點都不知道麼？」

李含春、柳含烟二人幾乎是同時苦笑道：「我們只知道她老人家，是令主，也是師傅。」

倪素貞注目問道：「連姓甚麼也不知道？」

二位姑娘又同時點首，苦笑一聲道：「是。」

「那麼。」倪素貞正容接說道：「我不妨透露一個秘密，陶大俠所看到的胡貞貞，也就是妳們的師傅——『朱唇令』令主。」

「啊……」

就當室內室外，同時傳出一陣驚「啊」之聲中，倪素貞又正容接道：「不過，事情未經証實，目前，陶大俠正在暗中查証之中，在未經正式証實之前，希望諸位都能暫守秘密。」

「是……」四位年輕人同聲恭喏聲中，倪素貞却向室外揚聲說道：「閣下，我這要求，也同樣適用於你。」

那月白長衫老人笑道：「老朽知道了啦！」

倪素貞揚聲接道：「閣下，故事已告一段落，可以請啦！」

月白長衫老人的語聲接道：「多謝白夫人，使我增加了不少見聞，老朽就此告辭。」

倪素貞目光一掃四位年輕人，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道：「故事說完了，你們有甚麼感想呢？」

古文英首先接道：「據我的判斷，『朱唇令』令主就是胡貞貞前輩，是不會有多大問題的了。」

倪素貞笑問道：「何以見得？」

古文英接道：「這可分兩方面來說，第一：家師的目光是何等銳利，他老人既然見到過朱唇令主，而又有這種判斷，我想不致於有甚差錯。」

倪素貞輕「唔」了一聲，道：「第二呢？」

古文英笑了笑道：「第二，是根據朱唇令主對黃聖仁那種深惡痛絕，必欲殺之而甘心的情形，才大胆地作此假設。」

倪素貞點點頭道：「妳說是事隔多年，外貌上都有改變，令師之所以見過朱唇令令主，而不敢確定，這也當是主要原因之一。」

李含春也挿口接道：「還有，家師突然改變要殺死黃聖仁的命令，也實是令人費解。」

柳含烟附和着接道：「是啊！如果家師就是胡貞貞前輩，以她老人家在黃聖仁身上所受的苦難而言，是沒有理由要延後殺死黃聖仁的時間的。」

古文英蹙眉接道：「這個，我就沒法解釋了。」

方仁傑沉思着接道：「可惜黃聖仁已走了，不然，倒可以要他這個當事人加以研判一番。」

倪素貞輕嘆一聲道：「這問題，我們暫時擱下。」

說着，已站起身來，正容接道：「現在，我必須出去一下，起更之前，我一定回來，到時候，也許我還有借重四位之處，所以希望四位暫時不要離開這兒。」

方仁傑搶先點首道：「好的，起更之前，晚輩等一定都在這兒恭候……」

× ×

當天黃昏時分。

十絕神君那地下迷宮之中，那位西宮娘娘的寢宮之內，西宮娘娘正與一位面色青慘，蓄着三綹長鬚的中年文士，在低聲商談甚麼。

由於這兩位臉色的肅穆，以及行動的詭秘，足以顯示他們所商談的，必然是極機密的重要事項。

兩人一直商談了頓飯工夫之久，西宮娘娘才將語聲畧爲提高，笑了笑，說道：「也許這辦法，可以試出一點端倪來，不過……」

忽然頓住話鋒，俏臉一沉道：「我鄭重警告你，你要是別有用心，可別怪我反臉無情。」

青衫文士笑問道：「你是怕我假戲眞作……」

西宮娘娘截口一哼道：「你自己明白那是最好不過。」

青衫文士涎臉笑道：「妳也未免太多心了，平心而論，我有了妳這樣的美人兒，還能不知足麼！」

西宮娘娘又是一哼，道：「說得可眞好聽，你這地下迷宮中的騷娘們，還算少了！」

「可是。」青衫文士拈鬚邪笑道：「擅寵專房的，還是妳啊！」

說着，並將西宮娘娘一把摟入懷中，向她的俏臉上親去……

看這情形，敢情這位青衫文士，就是十絕神君哩！

西宮娘娘蹙眉接道：「我早就說過，在我的寢宮中，不要戴甚麼人皮面具。」

青衫文士苦笑一聲，說道：「現在，還沒到安寢的時候啊！妳該明白，目前，我還不想公開身份，所以，在自己手下人面前，也不能不保密，因爲，目前已經証明，咱們這兒，有敵人的奸細，同時，也得提防我們的人，被敵人所擒時，會洩漏我的身份……」

西宮娘娘掙扎着坐了起來，打斷他的話，說道：「够了，還是辦你的正經事去吧！」

看這情形，這位青衫文士，已確定就是十絕神君了。

十絕神君訝問道：「怎麼？妳不陪我去？」

西宮娘娘懶洋洋地接口道：「我沒興趣。」

十絕神君苦笑道：「好，妳沒興趣，我一個人去就是。」

十絕神君離去之後，西宮娘娘立即將房門關好並上門，然後由屏風後拉出一個身裁高大而又非常健壯的年輕人來，像乳燕投懷似地，像向對方健壯的胸脯中，嗲聲嗲氣地說道：「寃家，把你一個人悶在屏風後面，我好心痛啊……」

× ×

十絕神君緩步走向白天虹、倪小娟所住的房間前，那職司伺候的宮女，連忙揚聲說道：「神君駕到！」

白天虹、倪小娟二人，本來是各自在自己的房間中打坐行功，聞言之後，倪小娟首先一挑眉道：「妳鬼叫些甚麼！」

那宮女苦笑一聲，說道：「姑娘，神君來啦！」

倪小娟哼了一聲道：「管他！」

十絕神君已緩步進入倪小娟的房間中，含笑說道：「小娟，我告訴妳一個好消息。」

倪小娟哼了一聲道：「是不是可以讓我們走了？」

「差不多。」十絕神君笑了笑道：「但妳只猜對了一半。」

倪小娟注目問道：「此話怎講？」

十絕神君神秘地笑道：「如果妳能接受我的條件，妳哥哥可以先行放走。」

倪小娟又哼了一聲，道：「說出來試試看？」

十絕神君涎臉笑道：「如果妳能自願作我的妃子……」

倪小娟截口一「呸」道：「作夢！」

十絕神君苦笑了一下道：「我知道妳不會願意的，所以，我還準備了第二個辦法。」

倪小娟冷笑一聲，沒接腔，十絕神君却含笑接道：「咱們放手一搏，如果妳能在百招之內，不被我所制服，我可以放你們離去，否則，那妳就只好乖乖地作我的妃子，但是妳的哥哥白天虹，我仍然放他走。」

倪小娟披唇一哂道：「這條件，好像很够寬大。」

「是啊……」十絕神君含笑接道：「我本來就是寬宏大量的人。」

倪小娟美目深注地問道：「你，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十絕神君笑道：「本神君所說的話，豈有不算數之理。」

倪小娟一挑秀眉，霍地站了起來道：「好！你進招……」

十絕神君呵呵一笑，說道：「小丫頭，妳眞算得上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也不多想一想，如果本神君在百招之內，制服不了妳這麼一個黃毛丫頭，還談什麼武林霸業！」

倪小娟冷冷的接道：「少廢話！進招吧！」

「好！」十絕神君沉聲接道：「老夫有僭了！」

話落招隨，五指箕張地，揚掌向倪小娟的左肩抓下。

倪小娟冷笑一聲：「來得好！」

話聲中，左肩微塌，避過對方的一抓，同時，右臂斜揮，右足橫掃，不但是避招反擊一氣呵成，而且一招變式，既快速，又凌厲。

十絕神君又是呵呵一笑道：「小丫頭，可眞不含糊啊……」

話聲未落，已快速絕倫地攻出了三招，將倪小娟迫退了床邊。並邪笑道：「丫頭，再退就上床了哩……」

就當此時，門外傳來一個嬌甜語聲道：「稟神君，婢子有緊急機密奉稟。」

十絕神君算得上是正在緊要關頭。因爲，到目爲前止，他與倪小娟雖然交手已近十招式，並將倪小娟逼到了床邊，但倪小娟所使的招式，却是不成章法地，都是不屬於同一門派的精招。

很顯然，倪小娟並未使用她的本門武功來，以目前的情況而論，倪小娟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如不使出她本門的精招來，就勢將被對方所擒了。

十絕神君自然不願放棄這大好機會，但門外那嬌甜語聲的話，却又不敢不管，只好臨時收招，並向倪小娟笑道：「暫時便宜妳。」

倪小娟冷冷地一笑，並未接腔。

十絕神君却回身向那俏立室外，顯得頗爲尷尬的一位宮女問道：「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那宮女囁嚅地答道：「稟神君，是……是……」

「是」了半天，却沒有下文。

十絕神君臉色一沉道：「不論什麼事，妳儘管放胆直言。」

那宮女這才微顯不安地說道：「稟神君，西宮娘娘房裏有……有人。」

語意含糊，而且語聲也特別低。

十絕神君一怔道：「有人，又不是有鬼，有什麼值得奇怪的！」

那宮女急道：「是一個男人，寢宮的門，關得緊緊的。」

十絕神君臉色一變道：「那是誰？」

那宮女道：「婢子只看到一個背影，不知道是誰。」

十絕神君已恢復了正常，並自我解嘲地一笑道：「人都沒看清楚，就來告密，也未免太沉不住氣了。」

那宮女連忙接道：「不！婢子已看清楚了，那絕對是一個男人。」

白天虹已由隔壁房間繞了過來，插口笑道：「妳這丫頭，也未免太以多事了，頂把綠帽子，還能把你們神君壓垮麼！眞是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十絕神君狠狠地瞪了白天虹一眼道：「你小子少得意……」

話沒說完，人已大踏步地，走向室外，並沉聲接道：「菊兒，跟我來。」

原來這位報信的宮女，就是「朱唇令」令主手下，「十二金釵」中的十一釵，也就是柳含烟的師姊。

白天虹，倪小娟兩兄妹，可能還不會跟菊兒正式打交道，因而聞言之後，只是向菊兒投過深深的一瞥。

菊兒恭應一聲，回身跟了上去，但她於回身之際，却順手向室內扔下了一個紙糰。

倪小娟連忙將紙糰拾起，打開一看，只見上面潦草地寫着：「不可顯露本門武功，寧可服輸就擒。」

倪小娟閱後，不禁暗自苦笑道：「寧可服輸就擒，難道要我乖乖地給那老賊當妃子不成……」

白天虹低聲笑道：「不用急，這位神秘人物，必然還會另有指示的。」

倪小娟蹙眉接道：「我担心這也是十絕神君所玩的陰謀？」

白天虹一怔道：「妹妹，能不能說詳細一點？」

倪小娟道：「大哥想想看，這位菊兒姑娘，每次同我們打交道時，都以字條傳遞而不說話，甚至也不容我們有看清她的面孔的機會，像這情形，會不會是十絕神君故意佈成的圈套，讓我們自動去上當的呢？」

白天虹點點頭道：「這倒的確是有道理，那位姑娘的字條上，總是不能這，不能那的，却從來沒有進一步的解釋或補充說明……」

倪小娟忽然截口一「唔」道：「只有一個原因，才可以勉强說得過去。」

白天虹接問道：「什麼原因啊？」

倪小娟道：「很可能是方大哥脫險之後，十絕神君這老魔發覺地下室宮中有了內奸，而特別加强管理和監視……」

白天虹連連點首道：「對，對，有道理，有道理……」

倪小娟不由白了他一眼道：「你呀！虧你還是哥哥哩！自己沒有一點兒主見，只是隨聲附和的。」

白天虹苦笑道：「小妹，娘早就說過，妳從小就比我要聰明得多啊！」

倪小娟又白了他一眼道：「你那一點也不笨，就是不肯用腦筋。」

白天虹神色一整道：「目前，我們該怎麼辦呢？」

倪小娟「唔」了一聲道：「且到時候再隨機應變吧！」

× × ×

這時候，西宮娘娘的寢宮中，十絕神君，西宮娘娘二人，却像是兩隻卽將展開一場惡鬥的公鷄，互相怒視着，都是默然無語。

那位本來是烟視媚行的西宮娘娘，此刻，鬢亂釵橫，衣衫不整，但她所顯示的威態，却似乎比十絕神君更要神氣。

室內，已沒有第三者，也沒有打鬥過的跡象，顯然地，他們雙方日前都還在冷戰的階段。

兩個人僵持了半晌之後，西宮娘娘才首先打破沉寂地哼了一聲道：「你的消息，可够靈通啊！」

十絕神君哼了一聲，沒接腔。

西宮娘娘冷笑着問道：「是誰向你告密的？」

十絕神君冷然反問道：「我爲什麼要告訴妳？」

西宮娘娘陰險地一笑道：「你不告訴我，我有辦法會查出來的。」

一頓話鋒之後，又注目問道：「目前的事，你打算怎麼辦？」

十絕神君有點茫然地說道：「什麼事啊？」

西宮娘娘冷笑道：「捉姦捉雙，你已經是人脏俱獲了，還裝什麼迷糊！」

十絕神君這才長嘆一聲道：「我能把妳怎麼樣哩！」

西宮娘娘哼了一聲道：「你自己明白，那是再好不過。」

說完，逕自起身，走到梳粧枱前，着手裝扮自己，一面並冷笑道：「也不想想自己，你過去是一種怎樣的情況，沒有我，你能有今天麼！」

十絕神君接道：「妳對我的好處，我不會忘記，但妳總不能給我帽子戴啊！」

西宮娘娘披唇一哂道：「頂把綠帽子，壓不死人的！」

接着，又哼了一聲道：「憑老娘的汗馬功勞，找個把面首玩玩，難道還算過了份……」

十絕神君苦笑道：「這樣，妳置我於何種地位？」

「你，自然還是十絕神君的地位。」西宮娘娘似笑非笑地接道：「想想你自己，煞有介事地，三宮六院的，你曾經想到過我的地位麼？」

十絕神君道：「這是體制，也是經妳同意……」

「呸！」西宮娘娘怒叱一聲道：「屁的體制，如果沒有我，你的狗命，老早就給你老子宰掉了，如今，却神氣活現地，居然吃起我的醋來……」

十絕神君截口苦笑道：「好啦！何必揭我的瘡疤。」

西宮娘娘扭頭笑問道：「揭開來，不好聞，是也不是？」

十絕神君苦笑着央求道：「我的太上皇，我求求妳，別提過去了。」

「可以。」西宮娘娘沉臉接道：「不提過去，就談未來的，從現在起，我的一切行動，都不許你過問！」

十絕神君連連點首，說道：「可以，可以……」

西宮娘娘接道：「如果偶然想起要到我這西宮來時，必須事先派人通知。」

十絕神君又點點頭道：「遵命……」

西宮娘娘沉聲接道：「別口角春風地，陽奉陰違，我不能不特別警告你……」

霍地車轉嬌軀，聲容俱莊地接道：「從現在起，如果我的面首有個什麼三長兩短的，我會唯你是問！」

十絕神君苦笑道：「妳想我敢麼！」

西宮娘娘冷然接道：「不管你敢不敢，我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你要是將我的話當作馬耳東風，嘿嘿嘿……」

繼一陣陰笑之後，才沉聲接道：「我有力量成全你，也有力量毀掉你！」

十絕神君尷尬地笑了笑，道：「好了，我一切都聽妳的，不要再說什麼難聽的話啦。」

西宮娘娘哼了一聲：「好聽的，我說不出來。」

十絕神君訕然一笑道：「還是說正經的吧！」

西宮娘娘道：「你還會有正經事？」

十絕神君道：「怎會沒有正經事，日前，强敵環伺，隨時都會有大戰發生，我們不該事先籌謀一個萬全的策畧麼？」

西宮娘娘漫應道：「你自己是否已有腹案？」

「我想。」十絕神君囁嚅地接道：「我想由妳出面，將令妹請到這兒來。」

西宮娘娘嬌笑道：「你想得可眞是一廂情願。」

十絕神君道：「我也是爲了大局着想的啊！」

西宮娘娘含笑接道：「用不着那麼急急辯解，我又沒有說明，你是爲了你們過去的一段情，才向我提出這個要求的。」

十絕神君只好報以苦笑道：「我怎麼也說不過妳。」

西宮娘娘似笑非笑地接道：「對於你們過去的那一段情，我並不嫉妬，同時我自己也想到過，要將我妹妹請到這兒來帮忙……」

十絕神君禁不住目光一亮地，截口問道：「眞的？」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文・臥龍生　圖・盧令

素手飈香

掘尋三妙寶　魔鬧萬花宮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成全與龐士冲硬拚一掌受內傷之後，谷寒香忽率先放步疾奔，鄭秋已受她心靈控制，自是隨後跟隨，陰手一魔和成全因貪婪寶藏和恐懼落單致遭龐士冲毒手，也放腿緊跟，這一來使成全內傷加緊發作，終被龐士冲追至擊傷，陰手一魔日睹身處險境，也疾速逃去，龐士冲忽地一改惡態，要求與谷寒香同往掘寶，他只求一睹爲快，絕不染指寶藏，谷寒香遂取出問心子，審視一番後突問龐士冲可知她有一養子，是她唯一親人，龐士冲譏她對養子並沒感情，谷寒香聲言若有誰動他一髮必激烈報復——

龐士冲雙眉連聳，問道：「那翎兒尙在迷踪谷內麼？」

谷寒香玉容之上，煞氣陡增，峻聲道：「你問這話是何用意？」

龐士冲怔了俄頃，道：「老夫順口問問，妳不講也罷。」目光一垂，朝她掌中的問心子望去。谷寒香重又伸手懷中，取出那個破布小包，打開布包一看，果見其中藏的，是那半截寒犀小刀。

她左手持「問心子」，右手持定「寒犀刀」，將刀口按於珠上，手指貫勁，將「問心子」徐徐一轉。

天材地寶，果是不同凡俗，但聽「嗤——」的一聲微響，那「問心子」隨着她的手指轉動，頓時被齊中割開。

谷寒香目光到處，發覺「問心子」果然中空，而且其中藏了一團白綾似的物體，想是年日過久，那團白綾已轉成了淡黃顏色。她心頭怦怦跳動，偸眼向龐士冲一瞥，見他目光如兩道冷電，向四處掃視不已，對於自己，反而視若無覩，於是匆匆收起「問心子」的外殼和「寒犀刀」，將那團陳舊的白綾攤了開來。

只見這塊白綾長寬不過五寸，非絲非帛，極爲細薄，不知何物織成，白綾上亦無字跡，僅以濃墨畫了一些山川木石，亭台樓榭的輪廓，着筆不多，極難辨認。

谷寒香乃是天資聰慧之人，她初初看去，只覺得不着邊際，再看下去，忽感到頗爲眼熟，繼續再看，却是愈看愈爲心驚，越是駭然。忽聽龐士冲冷聲道：「江湖之上，立卽就要因此轟動，說不定尙要掀起一場滔天的風浪，時間寶貴，若有不識的字，還是請教老夫吧。」

谷寒香心頭有氣，玉腕一震，將那塊白綾擲了過去。

龐士冲伸手接住，雙目烱烱，低頭望去。他才只看了一忽工夫，立時脫口說道：「果然在『萬花宮』！可是老夫搜遍了那塊地方，偏又毫無所獲，難道那酸丁的遺物，已被佟公常捷足先登了不成？」

谷寒香何嘗未曾將「萬花宮」踏遍，只是搜索枯腸，也想不出尙有何等隱秘所在，未經自己發覺。但聽龐士冲問道：「佟公常的武功，妳是否都摸清了？」

谷寒香道：「摸清了又怎樣？」

龐士冲聽她語氣不善，不禁爲之一怔，重又向那白綾凝視幾眼，問道：「這草圖的形式，妳可記全了？」

谷寒香冷冷道：「記全了又怎樣？」

龐士冲微微一笑，將那白綾揉成一團，雙掌一合一搓，剎時變成了一片黃粉，洒落在地。

谷寒香暗暗忖道：「毒火成全，陰手一魔，以及范家莊的人，俱已知道「問心子」和「寒犀刀」同落入了自己手中，毒火成全和陰手一魔二人美夢成空，勢必將消息洩露出去，鼓動江湖，興風作浪，趁機圖漁人之利，夜長夢多，看來自己確實

應該盡快的下手才對。

心意一決，立時對鄭秋將手一揮，拔步往前奔去。

龐士沖暗暗皺了一皺眉頭，袍袖一拂，默然隨在鄭秋的身後。

一路之上，誰也不開口講話，奔到日中時分，三人在汝南城中匆匆吃了酒飯，然後奔出東門，繼續趕路。

江湖上消息雖是不脛而走，叵奈，這三人的脚程過於快捷，因而，三妙遺珍出世在即的風聲，始終未能趕到，三人的前面了。三人晝夜兼程，斜貫皖省，不消多日，由豫南趕到了浙東，抵達天台山下。

才入山內，半空中忽起一聲怪唳，一隻鐵翅大鳥劃空而過，霍地又折翼轉回，在空中打了兩個盤旋，突然怪叫一聲，鐵翅一斂，俯衝而下。

只見谷寒香左臂一抬，嘬口低虛一聲，那怪鳥似是頗爲歡暢，半空中接連幾個翻滾，倏地，落在她的玉臂之上，左顧右盼，嘎嘎亂叫。

谷寒香玉手一伸，撫了撫怪鳥身上的羽毛，含笑道：「你倒是優遊自在，可知你的主人，度日如年麼？」

龐士沖見她與一隻怪鳥談話，不禁啞然失笑道：「好醜的鳥兒……」

那怪鳥似是深通人言，長唳一聲，雙翼微搧，猛向龐士沖撲去。

谷寒香玉掌一翻，倏地抓住怪鳥的兩條鋼爪，冷冷說道：「鳥兒雖醜，對主人却忠心耿耿，勝似那批陽奉陰違，各懷私心的小人。」

龐士沖聽她忽然以鳥喻人，微微一怔，道：「你憤世嫉俗，在妳的心目之內，世間業已沒有好人。」

谷寒香冷冷一哼，震腕一送，喝道：「通知包九峯，說我回山來了！」

那怪鳥騰起半空，盤旋數匝，果然向山中飛去，口中嘎嘎長鳴，叫得空山響應，廻聲四起。

她自與胡栢齡結褵後，流轉江湖，居無定所，計算起來，倒似在「萬花宮」成了她的家業，如今小別數月，重返家園，由於幾月來出生入死，迭經風浪，這時重臨故居，不禁興起一種遊子還鄉之感。

三人加疾脚步，折入一叢參天蔽日的樹叢，一陣疾奔，穿過一段長約五六里路，濃蔭密佈的樹林。

樹林盡頭，一彎山溪，繞山汩汩流出，再行幾條山道，忽然眼前一亮，山道盡處，一片廣坪，廣坪西方，矗立着一座高達四丈的紫石牌坊，石坊橫頂，「天台仙境」四個隸體大字。

那鬚髮如銀，名叫包九峯的駝背老人，早已得了怪鳥傳信，率領着兩個青衣婢女，恭立在石坊下迎候，一見谷寒香馳近，齊齊躬身行禮。

谷寒香才到近處，石坊兩旁的樹幹上面，立時「索索」的一陣乾響，數百隻紅色小鳥，激飛而起，滿空翔舞，同時不遠處的兩道削壁之後，也響起了百獸齊鳴之聲。

忽聽龐士沖冷冷的道：「有福不享，一心造刼，老天爺倘若有眼，也不會容妳有好的下場！」

谷寒香聞言之下，不禁怒氣陡生，冷冷說道：「如今到了地頭，你須小心在意，防我取你的性命。」

龐士沖鼻中一哼，昂首望天，道：「妳也不可大意，或許老夫臨時變計，突然刼寶殺人。」

這一路之上，兩人不知已鬧過多少蹩扭，勾心鬥角，爾虞我詐，間或還鬥上幾招。

龐士沖似乎存心找事，抓住機會，必要撩撥谷寒香一陣，言詞之間，常常暗諷她喪心病狂，但知仇恨，不明仁恕之道，谷寒香空自氣惱，亦將他無可如何。

適在此時，又是一陣沉鬱的吼聲，傳入了衆人耳際，接着遠遠處的削壁之後，突然奔出四頭身高逾丈的猩猩，兩旁峙立的削壁峯頂，每隔一段，現出一頭金毛巨獅，居高臨下，羣向此處俯瞰下視。

谷寒香看鄭秋雙眼之內，充滿了敵意，十指箕張，微微上揚，似在暗暗凝聚功力，不覺面容微弛，柔聲說道：「這些猛獸，已經由我飼養馴伏，絕對不會侵犯我的了。」

說話中，那四頭大黑猩猩，業已風馳電掣地奔到近處，在谷寒香身前歡呼跳躍，鬧嚷不休，雖是醜態百出，喜悅之情，却表露無遺。

谷寒香目含笑意，凝注四頭猩猩一眼，心中暗暗忖道：終老此鄉，雖與草木同朽，倒也逍遙自在，可惜大哥已死，這等桃源避世的日子，此生是與我無緣了的。

轉念之下，不禁感慨叢生，暗暗地浩歎一聲。

忽聽龐士沖冷冷的說道：「如果老夫所料不差，毒火成全與陰手一魔兩個賊胚，必然會邀集一批狐羣狗黨，趕來此間生事。」

谷寒香亦早已顧慮到此，當下朝四頭猩猩低嘯一聲，那四頭龐然大物頓時閉口低眉，俯伏在地。

她沉吟一陣，忽向包九峯道：「督促各處的珍禽猛獸，加强防務，任何人擅闖禁宮一律格殺勿論，來敵可能人多勢衆，武功高强，謹記先下手爲强，不必擇什麼手段。」

包九峯聞言一怔，道：「少林，武當兩派的人，要侵犯萬花宮麼？」

谷寒香秀眉一蹙，說道：「是一個叫做陰手一魔的……」

忽聽龐士沖冷冷說道：「別忘了還有一個毒火成全，那傢伙的『驚天魔火彈』非人力可敵，燒光了妳這萬花宮，妳可是喊天也不應。」

谷寒香哂然道：「我以爲你已一掌將他擊死，原來他依然無恙，如此看來，他的武功倒不遜於暗器了。」

龐士沖冷哼一聲，冷聲道：「妳以爲老夫的功力不濟，一掌打他不死麼？嘿嘿嘿！老夫是特爲將他留下，用以對付妳的了。」

谷寒香目挾霜刃，陰沉沉地朝他凝視了半晌，轉向包九峯，說道：「這陰手一魔和毒火成全兩人，都是無惡不作，兇名久著之輩，他們邀集的人，也不會有善良之輩，你只管放手去幹，絕不會錯殺一個好人。」

包九峯躬身道：「只要不是正人君子

，我就可以放心了。」

忽見龐士沖仰首一笑，說道：「原來萬花宮尚有好人，這倒是出於老夫意料之外了！」

谷寒香怒氣陡生，張口一聲急嘯，玉掌一揚，倏地擊了過去。

龐士沖那會將她放在眼中，大袖一揮，擊出一股潛力暗勁，反襲過去。

突地，一陣震耳的咆哮，發自四頭大黑猩猩的口中，聲如悶雷，震得人耳膜生痛。

只見那四頭大黑猩猩平躍而起，紛紛向龐士沖撲了過去，爭先恐後，猛惡絕倫，火紅的眼睛一開一閉，塌鼻直塌，發出絲絲刺聲，血般大口之內，露出森森白牙，猙獰萬狀，威勢懾人。

龐士沖似是識得這四頭畜牲的厲害，但見他哈哈一陣長笑，飛身一躍，霍地激射出數十丈外，倏落倏起，直向萬花宮內馳去。

谷寒香暗暗氣惱，匆匆追過去，萬花宮座落二十餘里，由紫石牌望上去，尚要翻山越嶺，通過幾處峯巒連雲，羣山環抱的隘道，和繞山而流的溪澗，中間尚有長逾二十丈的石樑，濃蔭蔽日的密林，險阻重重，不一而足。

一路之上，隨處都有奇禽猛獸，這批禽獸都是久經飼養訓練，見有生人，頓時羣起攻擊，詎奈龐士沖的身法太快，署現即逝，眨眼馳出甚遠，任何鳥獸虫蛇皆難追及。

此時滿宮鳥鳴，遍山獸吼，龐士沖在前，谷寒香與鄭秋在後，三人流星趕月一般，直往宮內疾馳。

龐士沖在萬花宮內窺探甚久，輕車熟路，對其間的部署瞭若指掌，但見他左拐右折，毫不停頓，片刻之間，奔近了宮牆之外。

此處奇香醉人，一望無際的浩瀚花海，萬花密植中，露出一條白石小徑，小徑盡頭，矗立着朱柱碧瓦，紅欄粉牆，美輪美奐的宮殿。

龐士沖奔到此處，倏地駐足不前，轉面一望谷寒香，漠然道：「急不如快，早點勘察地方吧。」

谷寒香冷哼一聲，越身上前，當先奔去。

一段橫路，一道石橋，石橋之後，並排立着八個身軀異常高大的大漢。

這八個形體驚人的大漢，每人手中，執定一桿一丈三四的長茅，茅尖之上，發出一片紫藍湛湛的光芒。

谷寒香才一現身，八人已齊齊拜伏下去，只是八人口中，俱無絲毫聲息。

她玉手揮了一揮，嬌軀微幌，轉往左側一條小徑奔去，順着宮牆奔了一段，接着轉而右，發足疾馳。

繞來繞去，終於繞至一處花如繁星，流泉似瀑的所在，谷寒香停下身來，目凝神光，朝四處打量不止。

龐士沖雙目之內，倏的精芒迫射，環顧四週一眼，自語道：「果然不錯，那圖中所指的正是這個地方。」說罷分花拂柳，往一旁的山石處走了過去。

谷寒香暗暗忖道：萬花宮一草一木的佈設，都是匠心獨具，格調極高，若非胸有丘壑之人，決難有這等手筆。

她轉念之下，愈信這萬花宮，必然與三妙書生有所關連，對於發掘遺珍的信心，亦愈爲堅定。

此處靠萬花宮的後方，一面是高約八九丈的石壁，一面通往宮殿，其餘則是奇花異卉，淺水短橋，和一座修整得奐然一新的八角涼亭。

谷寒香心中暗忖道：「高人奇士的遺珍，想來總不致於埋藏於土內，瞧這四周的形勢，關鍵定然在那石壁之上。」

忽聽龐士沖冷誚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谷寒香，妳就不怕老夫先找到了寶物麼？」

谷寒香分開花木，朝石壁下走了過去，口中冷冰冰的道：「此處經常有人整理，那麼容易尋到的寶物，只怕早已被人拾走了。」

只聽龐士沖哼了一聲，道：「妳若不信，何不過來瞧瞧。」

谷寒香循聲走了過去，只見龐士沖立在石壁之前，雙手抓住壁上密茂的藤蘿，目光熠熠，盯住一個小小的洞穴裏發怔。

這個穴寬廣不足五尺，其深才只四尺不到，一目瞭然，毫無起眼之處，唯一有異的地方，乃是洞穴的乾燥異常，既無雜草蔓生，亦無半點虫蟻之跡。

只聽龐士沖冷聲道：「妳張開眼睛，瞧瞧這洞內有何異狀。」

這兩人越來越不客氣，言語之間，大有水火難容的樣子，谷寒香妙目凝光，向小洞仔細瞧了半晌，委實瞧不出有何異狀，口頭上又不願意示弱，於是岔開話題，冷笑道：「看你對此處這般熟悉，倒似早就疑心三妙遺物藏在『萬花宮』了的。」

龐士沖亦報以冷笑，說道：「天下的靈山勝景，那一處未經老夫踩探？哼哼！偌大的一爿『萬花宮』，武林之內，却無人知道其興建之人，這豈非大爲可疑之事情？」

他說到此處，忽將左手大袖一揮，朝那小洞之內輕輕推去。

只聽「卡」的一聲輕響，一陣柔和的潛力暗勁，由龐士沖大袖之上湧出，向洞穴中的地面拂過，撞擊在洞壁之上，直激得塵土飛揚，滿洞廻蕩不已。

忽聽龐士沖低喝道：「閃開一步！」身子一側，大袖隨手向回一收，那滿洞廻旋飛舞的塵土，倏地變成一道濛濛灰流，直往洞外射出。

谷寒香閃開半步，心中暗暗忖道：飛袖的功夫練得這等深厚精純，也算是登峯造極，無可再進了！思忖中，目光流動，瞥了悄然立在一旁的鄭秋一眼，美眸一轉動，重又移往龐士沖身上。

龐士沖似乎洞察她的心意，嘿然一笑，道：「如果老夫猜得不錯，妳大概覺得三妙酸丁的遺物，尚在虛無飄渺之間，以其捨近求遠，莫如設法以藥物制住老夫，有了老夫這個殺人工具，妳爲夫報仇之事，也就易如反掌了。」

谷寒香確曾有過這想法，此時被他當面揭破，依然面不紅，氣不喘，聲色不動，她只陰沉沉地盯他一眼，轉臉向那小洞中望去。

她目光才落洞內，頓時玉容蒼白，櫻

口一張，幾乎驚叫出聲。

原來經過龐士沖所發內家眞力拂過之後，這小洞之中，忽然現出兩椿異事，一是石壁之上，赫然現出一個指力刻劃的人像，這人像着筆不多，輕描淡寫，刻劃出一個文士裝束之人，此人左手藏於背後，右手微抬，食中二指，指定自己的心田，意態如生，栩栩欲活。

另外一椿異事，則是人像前的石地之上，有幾塊圓潤異常的凹痕，大小不一，深淺不同，一眼望去，恰似一人面壁盤膝而坐，雙腿坐出的痕跡。

谷寒香驚詫欲絕，身形一弓，一頭鑽入了洞內，細瞧那人像的筆劃，正如以金剛指力之類的功夫，在石壁之上，信手劃成。

只聽龐士沖冷聲說道：「谷寒香，妳且出來，待老夫揭掉這座山頭，瞧瞧那酸丁究竟遺下了一些什麼。」

谷寒香目光流眸，暗暗向四壁察視一眼，但見洞穴內天衣無縫，無絲毫罅隙，於是退出洞外，一顧龐士沖道：「萬花宮的主人在此，你若自信氣力充足，儘管將這座石壁剷平。」

龐士沖怒聲道：「這個自然，反正妳是要死的人，身外之物，惋惜它則甚？」說罷跨上一步，舉掌一揮，突地向洞外隔空擊去。

蓬然一聲暴震，亂石狂飛，齊往洞外激射。

龐士沖橫閃一步，避過洞口激射出的石塊，接着左足一踏，一掌向小洞的右壁擊去，跟着閃向右旁，一掌擊向小洞的左壁。

蓬蓬蓬之聲，震得人耳膜生痛，碗大的石塊，在洞中互相撞擊，有的隨着澎湃的狂飆往洞外激出，猛惡之勢，彷彿天崩地裂。

谷寒香站在一側，眼看龐士沖面含怒色，一掌接連一掌的擊出，生似擊向一個誓不兩立的敵人，細一尋思，似有所悟，是以揚聲問道：「龐士沖，你恨三妙書生麼？」

龐士沖收掌退後，轉臉一望谷寒香，怒道：「老夫與那酸丁素昧平生，風馬牛不相及，我恨他幹什麼？」

谷寒香冷笑一聲，道：「違心之論！你雖與他從未謀面，但是他的名頭蓋過你，瞧他以指力在壁上留像，石壁外表不現異狀的功夫，其武學造詣，顯然高出你十倍不止……」

龐士沖雙目暴睜，眼中稜芒四射，右手一揚，要待一掌擊來。

鄔秋悄然站在一旁，睹狀之下，倏地踏上一步，立於谷寒香身畔，雙掌齊胸，蓄勢待發。

這等情況，路上曾經發生過多次，龐士沖知道谷寒香與鄔秋聯手對付自己，自己頗難佔到便宜，於是，掌力一散，冷聲說道：「武學之道，了無止境，而且修爲有別，成就不一，妳說那酸丁在石上留像，外表不着痕跡，其實，那只是妳瞎了眼睛……」

谷寒香獰聲道：「你若不想早死，最好是口頭謹慎。」

龐士沖雙眼一翻，道：「妳說那酸丁留像未着痕跡，老夫又是如何發現的？哼！不是妳有眼無珠，又是什麼？」

谷寒香無辭以對，只得報以一陣冷笑，轉眼再向洞中望去。

只見石洞四壁，被龐士沖劈空三掌，震得斑斑駁駁，瘡痍滿目，無一尺完整之處，不過，這小洞顯然到此爲止，並無夾壁內洞等。

忽聽龐士沖道：「谷寒香，那酸丁的遺物，妳還想不想要？」

谷寒香望了望壁上殘缺不全的人像，冷然道：「你別管我的事，先問問你自己，是否還要見識人家的遺跡？」

龐士沖沉吟了一陣，冷冷道：「不瞧瞧那窮酸的本領，老夫食不甘味，睡不安枕，……」

谷寒香冷笑一聲，接口道：「你死也不能瞑目。」

龐士沖突然狂笑一聲，道：「不親眼看到妳惡貫滿盈的悲慘下場，老夫豈會輕易死去。」

他語音一頓，接道：「老夫敢以項上的人頭打賭，三妙酸丁的遺物，就在此山的山腹之內，只是一時之間，難以找其開啓的門戶。」

谷寒香淡淡的道：「你不是要揭掉這石壁麼？怎的又不動手了？」

龐士沖目射寒光，凝注谷寒香道：「老夫忽然想到，讓妳坐享其成，未免太不化算，倘若妳趁着老夫力竭筋疲之際，猝下毒手，與那呆子合力謀害老夫，那更是大爲不值。」

谷寒香嘿嘿一笑，道：「你倒是步步爲營，絲毫也不大意。」

龐士沖道：「似妳這等心狠手毒，絕情寡義之人，老夫豈能不加意提防的？」

谷寒香目光一冷，陰沉沉地看他一眼，默然無語。

三人站在石洞之外，忽然同時沉默起來，鄔秋懵懂無知，根本不知講話，谷寒香與龐士沖則在各絞腦汁，齊搜枯腸，籌思探索三妙遺物的方法，另外尚有兩名青衣侍婢，站立在花叢之外，聽候谷寒香的使喚。

片刻之後，龐士沖突然打破沉寂，用手一指鄔秋，朝谷寒香道：「妳命那個呆子向洞中擊上一掌試試，老夫仔細聽聽回音，即知這石壁是否中空。」

谷寒香已將這四週的地勢仔細想過，如果山腹中別有天地，其門戶理該設置在這面石壁之上，此時無法可施，只得向鄔秋以手示意，命他凝聚功力，以劈空掌向洞中擊去。

鄔秋長日守在谷寒香身側，對她的心意和手式，業已頗爲熟悉，這時微微一頓，立即功貫右掌，揮手向洞中擊去。

他這凝勁一掌，其勁力之沉雄，較之龐士沖並不多遜，只聽一聲轟然巨响，碎石狂飛，擊在洞壁之上，轉而由洞口迸射出來，沉悶的回音，由洞中一陣接一陣的湧出。

龐士沖兩眼微閉，雙眉深聚，似在凝神傾聽洞口傳出的回音，谷寒香雖然也在細辨那「嗡嗡」震响的餘音，却絲毫覺不出有什麼特異之處。

鄔秋一掌擊過以後，見谷寒香未作表示，莫明其妙之下，雙掌齊胸推出，擊出一陣排山倒海的掌力，二度向着石洞中擊去。

這一擊他竭盡了全力，强猛的掌勁，將洞壁震得碎石如雨，紛紛反激而出，巨响之聲，直傳「萬花宮」外，餘音搖幌，久久不絕，那滿地繁花，亦爲之無風自顫，震動不休。

谷寒香暗暗忖道：這一掌當眞有震山撼嶽之威，想不到服用過「向心露」的人，武功會如此的突飛猛晉。

思忖中，見鄔秋雙手在胸前劃了一個圓圈，再度朝前推出，急忙飄身上前，伸手將他攔住。

只聽龐士沖鼻孔中一哼，冷冷說道：「原來妳的心腸軟弱，知道顧惜手下人的氣力。」

谷寒香陰陰一笑，道：「强敵在側，我也不能不爲自身打算。」

龐士沖睜目望她一眼，身形一幌，再次鑽入了洞內。

這洞穴空間不大，雖經龐士沖和鄔秋一連數掌，將洞壁震碎了尺厚的一層，却也不過六尺方圓，谷寒香見龐士沖業已鑽了進去，於是就立在洞口，縱目向洞壁上察看。

但見龐士沖伸出右掌，在洞壁上徐徐地拍着，敲得那洞壁卜卜作响，乍看之下，似覺悠悠地搖幌。

谷寒香瞧了一忽，心中尋思道：「如果這洞壁上有門戶，豈能一絲裂縫俱無，至低限度，也該多少留有痕跡。」

轉念之下，不禁冷笑說道：「我看你不用枉費心力了，那圖案所示的地點雖在此處，門戶却不一定就是此洞。」

龐士沖飄身退出洞外，雙眉一軒，怒聲道：「無知小輩，依妳之見，門戶又在何處呢？」

谷寒香玉面一沉，道：「我若找着了門戶，你就別想活了。」

龐士沖看她雙目之內，殺機閃閃，不由仰天一陣狂笑，道：「妳未曾找到門戶之前，遲遲不願下手，可是担心害死了老夫之後，獨自一人，會感到徬徨無主，不知如何着手？」

只見谷寒香秀目一睜，眼中迸射出兩道凌厲的冷燄，道：「找得着三妙書生的遺物，必可使武功大爲增進，那時有你無你皆可，找不到三妙遺物，我要留你有用，這等說法，你該可以明白了。」

龐士沖哈哈一聲狂笑，厲聲道：「谷寒香，老夫與你打個賭，包你找着那狗屁書生的東西，妳敢是不敢？」

谷寒香秀眉一揚，冷聲道：「如何賭法？」

龐士沖伸手向洞口一指，道：「妳進入那個洞口，依照地上遺留的印坐好，十日之內，必定能發覺那狗屁書生擺佈的機關……」

谷寒香冷笑道：「你想我不飲不食，坐上十日十夜？」

龐士沖淡淡的道：「那有何不可？倘若十日之內，妳察不出關鍵所在，毋須妳親自動手，老夫自飲『向心露』，終生替妳爲奴。」

谷寒香芳心一動，目射奇光，朝他臉上望去。

龐士沖怒聲一哼，道：「妳看老夫則甚？龐士沖是何等樣人，難道會言而無信不成。」

谷寒香微微一哂，道：「你就看得這般準麼？」

龐士沖厲喝道：「妳囉嗦甚麼？願賭則賭，不願則罷！」

谷寒香心中暗暗忖道：這老怪物定必發現甚麼端倪，又不願低首下心，向那三妙書生低頭。轉念之際，不覺移目向洞中望了過去。

只聽龐士沖說道：「那地上的凹痕，即是一個蒲團，妳依樣坐好，萬一餓得難以忍受，也可隨時進些飲食，只是十日之內，不可起身出洞。」

谷寒香忍不住微微一笑，道：「我實在想不出其中的奧妙。」她沉思了一陣，問道：「如果是你贏了，發現出探取遺物的門道，那又怎麼樣？」

龐士沖冷然說道：「老夫對妳一無所求，倘若十日內找出了門道，遺物依然歸妳，老夫只要妳聽幾句逆耳忠言，至於是否依言行事，也全憑妳自己抉擇。」

谷寒香聞言之後，心頭暗暗轉念道：那三妙書生，必是一個才智超羣之人，他所安排的後事，必然顧慮周詳，萬無一失，若不依照他原定的步驟去作，多半會心勞日拙，空忙一頓。

她想到此處，抬眼再向龐士沖一望，私忖道：此人的聰明和智慧，看來也在自己之上，想他爲了一粒「問心子」奔波一世，對於三妙書生的事，諒必也思慮得極爲詳盡了。

正當她左思右想，委決難下之際，她的腦海之內，突然現出胡柏齡英偉的身影，接着是他那威武爽朗的面龐，跟着那面龐神情一變，現出滿臉痛苦的表情。

龐士沖看她臉色陰晴不定，變幻不已，不知她在想些甚麼，忍了片刻，終於大聲道：「谷寒香，妳是担心老夫設計暗算妳麼？」

谷寒香聞言一怔，定了定神，反問道：「你急於想瞧三妙書生的遺物麼？」

龐士沖怒聲道：「不會比妳更急！」

谷寒香淡然一笑，玉手一揚，向花叢外的兩名侍婢招了一招。

那兩名青衣侍女一見招喚，頓時身形疾閃，眨眼之下，穿過緊密的花叢，趕到了谷寒香身前。

谷寒香看兩人的輕功都大有進展，玉面之上，不禁略露喜色，說道：「此間的事，爾等諒必聽出了一點眉目……」

那兩個青衣侍婢齊齊惶聲道：「婢子等未曾聽到。」

谷寒香玉手一擺，道：「反正事關重大，妳二人輪流在此伺候，我要進入那洞中面壁，可能十日後始才出洞，速告知包九峯，無論生熟，任何人不許入宮。」

那兩個青衣侍婢恭喏一聲，立即分了一人轉身奔去。

谷寒香冷冰冰地轉望龐士沖一眼，道：「別忘你身中奇毒未解，死了我谷寒香，你也活不了多久的時間。」

龐士沖沉聲一哼，道：「妳不必恐嚇老夫，生死之事，老夫自有打算。」

谷寒香頷首一笑，轉朝鄭秋做了一個手勢，命他守護在洞口，然後身形微俯，一鑽入了洞內。

她長袖微拂，將地面的沙石塵土掃出洞外，然後依照地上的印痕坐下。

這坐姿與她本來打坐的姿式畧有不同，但也沒有甚麼奇特之處，她依樣坐下，眼望石壁上殘缺得難以辨識的指痕，想像着那文士裝束的人相。

她並不相信，如此呆坐上十日十夜，即可發現三妙書生的遺珍，她甚至懷疑，那文士裝束之人，是否卽是武林傳言中的奇人。

她之所以毅然坐了下來，只有爲了與龐士冲打賭，她暗暗決定，只待十日期滿，逼着龐士冲服下「向心露」，然後再收伏陰手魔和毒火成全等人，只待羽翼一豐，實力一足，立卽大舉掃蕩武當，少林，將兩派的首要人物剷剷誅絕，然後……

開始時，她思潮起伏，但她到底是身負上乘內功之人，想了一忽，終於摒絕雜念，冥心內視，暗暗練起功來。

萬花宮內，突然寂靜下來，包九峯趕來探望過一次，但見谷寒香在洞內面壁，黑罩蒙面的鄭秋盤腿坐在洞口，白髮蕭蕭的龐士冲閉目坐在花叢之外，只有那青衣女婢的眼睛是張開的，他不知衆人在鬧甚麼玄虛，但他知道事態嚴重，因而悄悄朝那青衣女婢吩咐幾句後，立卽趕往前宮去了。

轉眼間，一切沉寂下來，鳥獸的鳴聲也沒有了，似乎整個「萬花宮」內，再無一樣生物。

紅日西沉之後，上弦月，由東方冉冉昇起……

月墮星沉，旭日再由東方露出……

日復一日，時間緩緩地過去，第三日中午，谷寒香開始煩躁起來。

那青衣小婢每日按時送來三人的飲食，龐士冲與鄭秋餓了就吃，偶爾也起身活動一下，只有谷寒香一人，她一逕坐在洞內，雙腿從未移動過一次。

不知爲了甚麼，她轉面瞧一瞧身畔食物，芳心之內，總覺得有一件事情未了，懶得去動飲食。

此時，她燥喝難耐，正欲一躍而起，但她强行忍住，她知只要自己離地站起，這三日夜的工夫便白費了。

一種堅靱無比的毅力，令她閉目枯坐，絲毫不去動彈，偶爾張一張眼，壁上除了斑痕累累，其餘甚麼也沒有。

驀地，她瞿然一驚，心中暗暗忖道：

龐士冲莫非在使弄詭計，倘若自己餓得筋疲力竭，鄭秋一人豈是他的敵手，如果自己走火入魔，那更成了俎上之肉，任他宰割了。

轉念之下，不覺心意一變，隨手取過一點食物呑入腹內，然後澄清神智，重又閉目運起功來。

如此又過了兩日，待到第五日深夜，萬花宮外，突地火光冲天，跟着鳥鳴獸吼之聲，響徹霄漢，偶爾夾雜幾聲武林高手所發的急嘯之聲。

谷寒香星目一睁，瞧瞧洞壁上反映出的火光，聽那悶雷似的野獸咆哮之聲，一陣緊似一陣，於是出聲呼喚道：「青萍過來。」

那名叫青萍的侍女正自舉措難定，聞得傳喚，急忙飄身進入洞內，躬身道：「夫人，有何吩咐？」

忽聽龐士冲冷冷的道：「來者必是毒火成全等人，不過包九峯尙未來報，想必情勢尙不嚴重。」

谷寒香自從矢志爲夫報仇以後，卽養成了一副不知畏懼的性情，似是在她的芳心深處，感覺到夫仇難報，但又不得不盡力而爲，因而若能在報仇的過程當中，不由自主的死去，則是一個最好的結局。

因之她毫不考慮，卽向那青萍道：「妳去傳話給包九峯，無論來犯的是何等樣人，統統不必攔截，領到此地見我，不過放進不放出，若無我的吩咐，任何向外闖的，一律格殺無論。」

那青萍恭喏一聲，立卽轉身馳去。

龐士冲立在花叢之外，將她的話聽得一清二楚，忍不住沉聲一哼，道：「老夫見過的亡命之徒不少，但如妳這般不計厲害，不管成敗的，却是絕無僅有。」

谷寒香冷笑一聲，懶得爭口舌之利，只將全身功力凝注雙耳，向萬花宮的宮門外聽去。

片刻之後，鳥鳴獸吼之聲倏地靜止，接着兩聲懾人心魄的尖嘯劃過長空，直對此處飛射而來。

這兩聲尖嘯來得好快，幌眼之間，聲到人到，只見當先落地的一人骨瘦如柴，全身黑衣，但却生了兩條白眉，隨後一人身着土色長衫，臉色金黃，有如死了數月的人，從棺材中拖出來的一般，眉宇神情間，滿佈陰森之氣。

這兩人身已落地，那嘯聲的餘音尙在空中搖曳，遠山皆應，頗有天搖地動之勢，就連天上殘星，也似悠悠晃動，搖搖欲墮。

兩人落地未久，半空中勁風震耳，那隻碩大無朋的怪鳥突然疾掠而下，在花叢上霍地一個盤旋，瀉落於那小洞上方的崖壁之上，雙睛電射，朝先到的二人顧盼不已。

那全身黑衣，骨瘦如柴的白眉老者，與那身着土色長衫，臉色金黃的老人，二人落地之後，一眼看清花叢邊的龐士冲和鄭秋，不禁相視一陣狂笑，哈哈之聲，震得萬花齊動，枝葉簌簌搖落。

笑聲未歇，嗖嗖之聲連響，陰手一魔與毒火成全當先躍到，接着包九峯率領兩隊奇形怪狀的人，風馳電掣而來。

只見左邊一隊十人，身披綠色披風，右邊十人，身披紅色披風，這兩隊人，俱都面白如紙，長髮披散，直垂腰際，每人左手執着一面小小的皮，鼓空着右手，最怪是每人的腰肢之上，都各生出一隻手，這隻手上，執着一隻銅鈴，不過銅鈴皮鼓，未發絲毫聲響。

這二十個三手怪人，俱是萬花宮的舊主人佟公常所遺，谷寒香接掌門戶後，因無力恢復其形體，因而任其留在宮內，既未遣散，亦未帶下山去。

這兩隊怪人奔到花叢之外，包九峯舉手一揮，口中發出「吱吱絲絲」的一聲輕響，兩隊怪人頓時一左一右，奔到谷寒香面壁的那座小洞兩旁站定，目光齊注着陰

手一魔等四人，口中齊發一種含混不清的輕呼之聲。

忽聽龐士冲冷冷一笑，道：「你們兩個老廢物，昔日倖逃一死，如今再度出來現世，大概是練成了幾手絕藝吧？」

原來那全身黑衣，骨瘦如柴的白眉老者，乃是鬼老水寒，那身着土色長衫，臉色金黃的老人，乃是人魔伍獨，這兩人昔日爲了爭奪「問心子」，都與龐士冲交過手，後爲龐士冲所敗，兩人一氣之下，遠離中原，埋首北極冰天雪地之中，精研寒陰神功二三十年。

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鬼老水寒陰沉沉低笑半晌，道：「龐老兒，今日天假其便，你我間的千年賬作一筆算。」他語音微頓，傲然又道：「念你找尋『寒犀刀』不無微勞，我兄弟論功行賞，給你佔一點便宜。」

龐士冲雙目一翻，仰望當頭幾顆殘星，慢呑呑的道：「怎麼？你兩個老廢物要伸出脖子，讓老夫砍下你們的腦袋當洩氣麼？」

鬼老水寒白眉怒聳，獰聲道：「老兒莫圖嘴皮子痛快，我兄弟站在此處，任你揀上一個，勝得了我兄弟的寒陰神功，今夜就放你一條生路。」

龐士冲冷冷說道：「你們這兩個廢物，說話等於放屁，依老夫之見，還是乾乾脆脆，你們兩人一起上，老夫也好久未曾打個痛快的了！」

鬼老水寒削瘦的臉上，閃掠過一抹殺機，大袖一拂，飄身飛上花叢之上，道：「老匹夫上來，取不了老兒的性命，管他娘的三妙遺珍，水寒也懶得要了。」

忽聽人魔五獨道：「水兄也太性急了，連本帶利，包在兄弟身上如何？」

他兩道青冷的目光，轉投到龐士冲臉上，道：「龐老兒，你先叫谷寒香那女娃出來，姓伍的有話問她。」

龐士冲聞言之下，心中暗暗忖道：那山腹明明中空，老夫激那丫頭枯坐十日，原望她靜極生慧，找出山腹開啓的門戶，誰知她心浮氣躁，根本體察不出老夫的用意。

轉念之下，不禁暗暗一嘆，掉頭向那洞中叫道：「谷寒香，老夫昔日的手下敗將，鬼老水寒和伍獨兩個廢物，請妳出洞答話。」

谷寒香面對石壁，看不到衆人的形貌，不過由三人對答之間，業已聽出水寒和伍獨兩人，這時依然端坐不動，揚聲問道：「龐士冲，咱們的賭約還算不算？」

龐士冲怒聲道：「妳要算就算，不算拉倒！」

毒火成全向洞口凝注一眼，突然雙掌一合，向外一分，縱聲道：「谷寒香，甚麼賭約？相好的到齊了，妳藏頭露尾，難道是怕羞不成？」說話中，一陣勁風應手而出，將花叢吹得齊中分開，朝兩旁仆倒，露出了那個石洞。

毒火成全等四人，無不身負上乘內功，每人的目力都大異尋常，就這一眼之下，俱已將石洞中，看得巨細無遺。

谷寒香雖是背着身子，但從花葉拂動的聲音，亦能得知毒火成全的舉動。

耳聽他口出污穢之言，芳心之內，震怒萬分，不禁雙手一按地面，由洞口倒射而出。

她身形一現，毒火成全等人反而默然無語，十餘道目光齊皆落在她的身上，似是都等待她最先開口講話。

倏地，一陣疾促的衣襟飄風之聲響起，鄭秋和那兩隊三手怪人，齊齊移步，擁立到她的身側。

龐士冲目射神光，朝她凝注半晌，肅然的臉上，微微泛現出一縷憐憫之色，道：「妳枯坐五日，神情倒不萎頓，看來那酸丁的打坐姿式，另有一種奥妙。」

谷寒香冷冷的道：「咱們的賭約只得作罷了。」目光一轉，落在鬼老水寒，與人魔伍獨身上，說道：「兩位怎樣稱呼，貪夜造訪，未知有何見教？」

鬼老水寒與人魔伍獨似乎突然之間，爲她的美色所迷，自己變作了另外一人，只見他兩人相覷一眼，神色之間，好似都不知如何措詞，始才不致唐突佳人。

頓了一頓，人魔伍獨突然雙手一拱，搶着說道：「老朽名叫伍獨。」伸手向鬼老水寒一指，接道：「這一位大名水寒，江湖朋友都稱作鬼老。」

谷寒香淡淡一笑，道：「久仰二位的大名，但不知寵臨萬花宮因了何事？」

人魔伍獨沉吟了一陣，道：「說來事情不大，但有三椿之多——」他仰起臉來，乾笑一聲，接道：「一來那位鄭秋兄乃是我等的同道至交，耳聞他落於谷姑娘手內，我等若不前來一看究竟，難免有失朋友間的義氣……」

谷寒香微微一笑，道：「鄭秋在此地，他安然無恙，兩位應該放心了。」

人魔伍獨聞言一怔，轉眼向鄭秋望了過去。

鬼老水寒忽然揚聲叫道：「鄭兄！你還識得兄弟等麼？」

鄭秋凝凝呆呆，那裏知道答應，他頭覆麻罩，衆人無法瞧出他臉上的神情，亦不知他是否聽到了鬼老水寒的話。

谷寒香陡地陰陰一笑，移目向陰手一魔道：「你與鄭秋也是舊識，何不將『向心露』的解藥，與他服上一粒？」

陰手一魔未料她講出這等口是心非的話，但他究竟是久走江湖，甚擅心機之人，畧一轉念，頓時由懷中取出一粒藥丸，朝谷寒香拋了過去。

谷寒香玉手一伸，接住了那粒藥丸瞧了一瞧，突然兩道秀眉微微一蹙，沉吟不語。

毒火成全挨了龐士冲碎石開碑的一掌，被谷寒香半途撇下，心中原已對她恨至極處，誓欲將她碎屍萬段，始才甘心，豈料此刻面面相覷，心頭的激忿，倏地又化爲烏有了。

他敞聲一笑，顯示自已內傷已復，功力猶在，接着笑聲道：「谷寒香，快將解藥給鄭兄服下，咱們老友重聚，急着叙舊一番。」

谷寒香冷冷望他一眼，突然伸手懷中，另外又摸出了一粒藥丸。

只見她手托兩粒藥丸，仔細審視半晌，忽然目光一抬，望住陰手一魔，冷冷說道：「你前次交給我的解藥是一種，這次給的又是另外一種，到底何者是眞，何者



是假？」

陰手一魔明知她不會解救鄧秋，因而大大方方地拿出一粒解藥，當着衆人面前，正要瞧瞧她如何抵賴，詎料她胡亂拿出一粒藥丸，使這等以假亂眞之計，他雖老奸巨滑，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辯駁。

忽聽谷寒香冷笑道：「難道你一種毒藥，却有兩種解藥不成？」

陰手一魔怒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妳這種含沙射影，羅織罪名的辦法，騙得了誰？」

鬼老水寒，人魔伍獨，以及毒火成全等人，都知谷寒香在使弄狡獪，但因她風華蓋世，美艷天人，色不迷人人自迷之下，三人俱覺她狡黠得令人可愛，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人魔伍獨笑聲一歇，高聲道：「陰手兄，解鈴還須擊鈴人，是你的『向心露』，還是由你親手解救吧。」

他面龐一轉，朝谷寒香眉花眼笑，柔聲說道：「妳儘管放心，有老朽在此，包管鄧兄神志清醒之後，不會向妳算賬，而且只等此間事了，老朽等同心協力，助妳報仇雪恨，以償夙願。」

谷寒香任他睜眼說夢，却自眼望陰手一魔，冷然發笑。

陰手一魔目光一掃人魔伍獨，心中暗暗罵道：「老匹夫，你只管消遣老夫，有一日，你落入這丫頭的手內，自有你的罪受。」

心中在罵，口中却淡淡的道：「我姑且一試，鄧兄神志已失，制他不住，也難以逼他就範……」說話中，重又取出一粒藥丸，緩步向鄧秋身前走去，眼中射出一片友善的光芒，一面輕言細語的道：「鄧兄，兄弟陰手一魔，與你多年至交，如今特來救你脫却危難……」他喃喃自語，尚未走近鄧秋身前，忽見鄧秋雙目之內，兇光四射，左足斜跨，擋在谷寒香身前，呼的一掌，劈空猛擊過來。

陰手一魔一聽那掌風初起，即帶呼嘯澎湃之聲，不禁心頭大駭，雙足猛一點地，擰身倒射而回，只見一陣狂飈，直向陰手一魔先頭立身之處撲去，陰手一魔離地而起，鄧秋頓時手腕一震，縮掌向後一收，那陣狂猛的掌飈突在原地一陣廻旋，須臾消散不見，數尺外的花草木石，也不過畧幌即止。

忽聽龐士冲嘿嘿冷笑一陣，道：「你們兩個老廢物，此來的第二樁事，自然是向老夫找場了。」

鬼老水寒搶先道：「姓水的生平不作賠本買賣，此來非但找場，而且取你龐士冲的性命，以消三十年埋首寒漠之恨。」

龐士冲冷笑連連，滿臉夷然不屑之色，道：「你們還有何事須得交待，快快料理完畢，老夫便來成全你們的心願。」

谷寒香環掃衆人一眼，接口道：「第三樁事，自然是三妙遺珍了。」

人魔伍獨口齒一動，尚未講出話來，毒火成全陡地狂笑一聲，道：「妳可曾知道，武當，少林，崑崙，峨嵋四派之人，正在天台山下集結，準備大舉遠犯，趁妳遠離『迷踪谷』老家時合力將妳擒下？」

這消息太過突然，谷寒香先是一怔，繼而陷於沉思之內。

忽聽人魔伍獨縱聲一笑，道：「話雖如此，不過妳不用操心，我等已命門下弟子守在山下，監視四派之人的舉動，有咱們幾個老不死的在此，保妳無驚無險，無災無難……」他語音微頓，轉眼一顧那壁上的石洞，接道：「妳適才與龐老兒打什麼賭，可是與三妙遺物有關麼？」

龐士冲冷然接口道：「三妙遺寶就在這座石壁之後，老夫與她打賭，誰先找着門戶，誰就是寶物的主人。」

毒火成全的鴛鴦臉上，突然綻出一片醜怪的笑容，高聲道：「好哇！大夥全來賭上一賭，瞧瞧誰的運氣最佳。」

鬼老水寒森森一哼，道：「賭對方機巧，可不賭什麼下着玩意……」

毒火成全一聽話中有刺，不禁怒氣陡生，雙眼一翻，道：「水兄有什麼高明的玩意，何不先抖出來兄弟瞧瞧。」

鬼老水寒兩道白眉倏地一聳，瘦瘦的臉上，閃過一抹殺機，道：「動手相搏，拳脚無眼，成兄……」

人魔伍獨忽將雙手連搖，道：「兩位又犯心病了！要知讓龐老兒揀便宜事小，讓谷寒香姑娘看笑話，我瞧兩位的老臉往何處放。」

毒火成全與鬼老水寒聞言之下，同時移目向谷寒香望去，兩人面上的神色，不禁同是一弛，人魔伍獨哈哈乾笑一聲，道：「成兄！誰不知你那『驚天魔火彈』的威力，你先炸開這座石壁，三妙遺珍尋到之後，先由谷寒香姑娘盡量拿取，有她看不中的，咱們幾個老不死的，再隨便拾點什麼，意思意思。」他轉面一顧陰手一魔，問道：「陰手老兄，你瞧兄弟這辦法如何？」

陰手一魔瞥了谷寒香一眼，點頭說道：「老朽本來只是與谷寒香鬥氣，三妙遺珍既在萬花宮內，自然屬她一人所有，老朽活了一把年紀，豈能覬覦她的東西。」

忽見谷寒香螓首一揚，淡淡地環掠衆人一眼，冷聲說道：「三妙書生既然年過百齡，行跡遍天下，他所遺留的物件，定然不少，……」

鬼老水寒接口道：「是啊！我們這個老不死的虛名在外，吐出的口水，誰也不致再收回來，妳退過一旁，水寒拚着耗損功力，也要以寒陰神功將這石壁震開。」

龐士冲見衆人巧言令色，爭着向谷寒香討好，心中又好氣，又好笑，忍不住插口道：「你耗損了功力，須防老夫趁機取你的狗命。」

鬼老水寒勃然大怒，身形一幌，直向龐士冲身前欺近。

谷寒香一見兩人將要動手，心中暗暗忖道：敵人雖只四個，然而個個都是功力絕世的高手，而且人人對自己存有不良之心，一旦破臉，自己勢必落於四面楚歌之境，單憑自己和鄧秋二人，顯然不是彼等的對手，萬花宮的下人雖多，在這些武功出神入化的高手之前却又派不了大作用。

這念頭像閃電一般，在她心頭疾掠而過，她忽然體念到，這天池老怪龐士冲，乃是一個對她頗有善意的人物，心念電轉下，唯恐龐士冲拚得你死我活，失了平衡眼下這局勢的力量，不覺玉掌一揮，倏地向鬼老水寒拍去。

（未完）



怪談千一夜

意馬心猿
驚心動魄

汎卡迪
精心譯述

定價＄2.70



第八集已經出版



東南亞
第一奇書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